

武俠世界
杜娘子（亡命江湖故事）滄海客・著
一代妖姬，淫亂武林的媚娘，竟自封聖母，並擇日在珞珈山開府立宗，不料已死在她劍下，且已毀容的杜娘子，竟得一神尼之助，不但得以不死，且在桐柏山中鬼谷，練成了神奇的兜天羅，誓報不共戴天之仇。
$3.50
1064

編者話 我們多年以來，所刊載的一切不論長、短、中篇作品，俱爲影、視界及播音界爭相搶購版權映播，足見本刊刊出的巨著，不但對讀者們有極爲濃厚的興趣，而且引起了一般影播迷深度之投入，歷久不蹶，始終愛戴……

黃鷹先生的另一部金牌名著——中篇武俠故事﹂名劍﹂，即將在本刊連載發表。是篇故事電影版權亦已由嘉禾電影公司重金購得。下期裡，讀者們在本刊中，既可優先得睹原著之精彩描述，不久又可在銀幕上欣賞到故事中主角人物，栩栩活現畫面了，雙重享受，眼福不淺，特此奉告。

** ** **

﹂杜娘子﹂是繼﹂穆木兒﹂故事後另一新篇。今期巨型小說是叙述穆木兒的另一新面目出現，故事裡精采百出！至於那死在一代妖姬媚娘劍下及已毀容的杜娘子際遇如何？練成了甚麼神奇武功？結果又怎麼樣？今期﹂杜娘子﹂一文都有詳盡的交代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太空科學幻想故事﹂變形生物﹂，要知未來太空可能發生甚麼大事？請閱本文。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杜娘子（亡命江湖傳奇故事）
一代妖姬，淫亂武林的媚娘，自封聖母，開府立宗！不料已死在她劍下，且已毀容的杜娘子，得一神尼之助，不但得以不死，且練成了神奇的兜天羅，誓報不共戴天之仇……滄海客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南海一鳳（魔風血雨故事之二）
恐翻陳年賬　老魔眉頭皺……凌波 42

天仇令（俠義恩仇奇情小說）◀中▶
妒火情難已　設阱綰郎心……鄧雷 5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江山如畫（神州奇俠故事之三）
衆志可成城　固守別傳寺……溫涼玉 66

劍歸何處（俠情中篇故事）
母子幸相逢　餘杭訪神醫……秦紅 72

神捕世家（俠義奇情故事）
搜狠無懈怠　狡兔有三窟……高皐 79

閃電拳王（奇俠司馬洛故事）◀續完▶
歸去來兮　我武維揚……馮嘉 8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霸變（俠義傳奇恩仇）
尋求眞相白　直搗逍遙谷……黃鷹 99

無憂公主（歷史俠義故事）
一再遭騷擾　豈懷璧其罪……蕭逸 107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半痴牛鼻子　邪術炫奇能……臥龍生 114

叢畫掌故・軼事珍聞

長安醉生（叢畫掌篇）……混沌書生 54

閻應元（民族英雄軼事）……秦中客 95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6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脂粉兩小賊　翦徑逢公主

杜娘子

亡命江湖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盧　令·圖

「姐姐，姐姐，我……餓啦。」

黑暗的林中，一個姑娘的聲音說，大道穿過林子，却清晰可見，因爲林子外面，月明如水，而那大道，是用白色的石頭舖出來的！

「姐姐，姐姐，你聽到沒有。」那姑娘的聲音又說：「我餓啦，我心裏發慌，腿上一點勁兒也沒有。」

不遠處，黑暗中，另一個姑娘的聲音發自樹後，未答話，先嘆了口氣，說：「小青兒，我也是的，忍耐些，他就快來了，我們就快有銀子了。」

小青兒的聲音說：「他一定會來嗎？姐姐，有了銀子，我要一盤醋溜大鯉魚，不，我要叫兩盤，那人壞死了，明知我們身邊只有幾個錢，只能買兩碗白水麵，他却在我們面前大吃大喝。姐姐，我獨個兒就要兩盤。」

小青兒狠狠啐了一口，但立即傳來嚥口水的聲響，顯然不是饞涎欲滴，而是巳滴了。

那姐姐說：「黃河要春暖，鯉魚才肥，不料江南這時候，竟會有這麼大的肥鯉魚，小青兒，你提起來，我是說：你提起那個姓盧的小子來，我就惱，死栝，那一雙賊眼，在我身上溜過來，又溜過去。所以……」



「所以你要打刦他，」小青兒格的一聲笑，才又說：「姐姐，其實，我知道的，你瞞不了我，其實你心裏一點兒也不惱，只怕還喜歡哩，那時啊，你臉兒上像抹了胭脂，紅紅的臉兒上只有害臊，一些兒看不出惱來。」

姐姐道：「你胡說，小青兒，你再胡說，小心我剝掉你的皮。」

小青兒笑道：「姐姐，說眞的，這樣的俏郎君，你打着燈籠火把也找不到，這番我們穿州過府，走了上千里路，這般的俏郎君，不也罕曾見麼？好啦，我不說，只不過……眞奇怪，姐姐，你怎知他姓盧呢？」

「我怎會不曉得，」那姐姐說：「他那船艙門上掛着的那對大燈籠，清清楚楚一邊寫着欽賜員外郎，一邊寫着一個大盧字！」

「原來你心裏早有他啦，」小青兒說：「要不，你怎會連人家艙門口的燈籠也注意到了。而且那是在大白天，你否認也不行，姐姐……啊唷！」

嗤的一聲響，一塊石子嵌入小青兒身前的樹身上。看來那姐姐手上的勁道還眞不小，像眞有些惱了，說：「小青兒，你再胡說……」

「我不說就是，」小青兒在忍着笑：「不說這個，說正經，行不行呢？姐姐，你眞要打刦他，不，這叫翦徑，是不是？姐姐，你想過沒有，要是爺爺知道了，爺爺才眞會剝你的皮。」

「爺爺在千多里之外，怎會曉得，我才不担心哩，小青兒，我們身上連個銀星兒也沒有了，怎能到得了武昌，而且到了那裏，住店要店錢，吃飯也要飯錢，我也不想的，但沒法兒了，而他……」

「盧公子，」小青兒說：「啊呀，這麼快，就變作你的他啦。姐姐，姐姐，我再不敢啦，好姐姐，你饒過我這遭兒。」

又一連傳來嗤嗤兩聲，是小石子破空的聲響，這番不是打在樹身上，而是打在小青兒身邊的草叢裏，那勁道眞不小，也眞把小青兒嚇得再不敢胡說了。

那姐姐道：「哼！除非你去告訴爺爺，要不然爺爺豈會知道，諒你也沒這個胆，今晚翦徑，你也有份，而且，壓根兒就是你的主意，不但這個，這番我原是追趕你來的，你也眞胆大了，竟要跑去武昌府瞧熱鬧。」

「好哇，姐姐，」小青兒說，「你全賴在我身上了，就算你所說的都不假，爺爺才不信你哩，你要是不也想去瞧這場熱鬧，怎不把我揪回去，怎先倒和我作起伴兒來了，姐姐，我可不像你，總是畏首畏

尾，怕這怕那，我心裏敢想，我也敢做出來，爺爺不是也說過麼，那媚娘雖不正派，但這開府立宗的盛事，可眞也是百年難逢。」

那姐姐說：「聽爺爺說，還是爺爺年輕的時候，雲台十三門擧行立宗盛事，還不是開府，已轟動天下了，那時天下武林，各門各派，都派了人去觀禮，熱鬧得了不得，但雲台十三門乃是正大門派，風雷劍在大河南北响噹噹，這次却不同了，這媚娘可不是行爲端正的女人，爺爺不就是接到了請柬也不願去麼，爺爺還說，璐珈山開府立宗那一天，絕不會平安無事的，別的不說，她霸佔了人家九宮劍派的祖居，九宮劍派雖然勢微了，只要是還有人活着，就不會罷休，而且，那媚娘樹敵太多了，不知會有多少人在那一天找上門去，所以，小青兒，我眞不知道該不該去趁這場熱鬧。」

小青兒說道：「你一路來，一路都這麼說，姐姐只怕你到了武昌府，也還打不定主意，就算那一天不會太平，也是人家有寃報寃，有仇報仇，我們可與誰也無寃無仇，怕什麼。」

「噤聲！」那姐姐忽然低聲急道：「來了，你聽，大路上有了脚步聲。」

「姐姐，」小青兒又說：「還遠哩，再有兩盞茶工夫，看他能不能走進林子來，當眞，姐姐，你怎知準是他，他怎會夜裏還在這道上走。」

姐姐說：「這太簡單了，他以舟作家，舟泊河下，這是他的必經之路，我們又親眼見到了，他又不落店，不回船去，難

道露宿不成。」

「咦！」小青兒的聲音更低了，說：

「快瞧，姐姐，眞是他，他來啦。」

兩人不出聲了，大道上的脚步聲近了，已清晰可聞，顯然來人高一脚，低一脚，那脚步沉重得很，八成兒有了醉意。

來的敢情是個翩翩佳公子，衣錦繡，束髮無冠，眞是踉踉蹌蹌闖進林子裏來。

黑暗中，竄出兩條人影，攔住了他的去路。

「呔！」一個說：「那綿羊兒站住了，此山是我開……」

那公子一聲啊呀，晃了晃，總算站住了，但嚇得身子一退，却又晃了起來，竟然沒跌倒。

「此山是我開……」那人又重復說：「嗳！姐姐，下面一句怎麼說。」

另一人重重地踩了一脚，說：「此樹是我栽，若要……」

那一個叫姐姐的搶着說道：「我記起來了，讓我來說，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

那公子的酒意像是嚇退了一多半，把手掌豎在耳朶後面，道：「你說甚麼？再說一遍，說清楚些，行不行，你叫我做甚麼？」

敢情她是個姑娘，從聲音，和她那身形高矮看來，最大也不過十四五歲，竟還是個小姑娘。

「行，」小姑娘說：「你這綿羊兒聽着：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喂，聽清楚了沒有？」

那公子搖了搖頭，說：「怎麼我成了綿羊兒啦，我還是不明白你說些甚麼！」

「呔！」陡地寒光一閃，小姑娘人小，身手還是眞不弱，一把兩尺長短的劍已指正那公子的前胸，說：「我們翦徑，翦徑就是打刼，你明白了麼，綿羊兒，趁早把財物留下來，姑娘我饒你不死，你你！喂，你可是不要命啦，別往前來。」

不是那公子嚇得後退，後退的倒是那亮着劍的姑娘，八成是綿羊兒嚇傻了，身子一晃，竟然上前一步，慌得那小姑娘慌忙後退。

那公子把兩個姑娘瞧了瞧，說道：「敢情是你們兩位，女大王，饒饒……饒命哇。」

那年長的姑娘喝道：「別嚷嚷，快，快把銀子獻出來，饒你不死。」

敢情她手中也有一把不長不短的劍，只不過僅在那公子面上一晃，便垂了下來，顯然不忍心嚇壞他。

少年的聲音竟和兩個姑娘一般清脆，睨着兩個姑娘竟然脆生生，打了個哈哈，說：「我倒想獻出銀子來，只不過，我害怕……」

小姑娘把劍一晃，說：「敢情你就只這點兒胆量啊，別怕，我不殺你。」

少年公子搖手說：「我不是怕你們殺我，我，我怕，怕那個老爺爺曉得了，剝你們的皮兒，嗳唷，這麼嬌滴滴的兩個小美人兒，剝了皮兒，那有多難堪，想必也痛得很啊？是不是！」

小姑娘大叫一聲：「呔！」年長的姑娘手中劍捲起一片寒濤，但立即呆住了，一時間，兩個姑娘都摸着臉蛋兒，瞪大了眼睛，望着那少年公子。

忐怪，適才人影一晃，分明兩人的臉兒上都被摸了一下，擰了一把，但這裏只有他們三人，少年公子又仍然站在原地，沒有動彈。

少年公子說：「嗳，這麼嬌嫩的臉蛋兒，要是把臉皮兒剝下來，那有多可惜。唷唷，好香。」

他不但嗅他的手，而且嗅了又親，這麼說，適才擰她們臉蛋兒的，眞是他了。小姑娘臉脹紅了，氣得直踩脚，說：「好小子，敢情眞是你，今晚你獻了銀兩也不行，我非殺你不可。」

那年長的姑娘臉更紅得發紫，但到底年紀大些，能沉着些兒，手中劍斜出，噹的一聲響，把小青兒刺出的劍擋過一邊，說道：「小青兒，他！有古怪，別……」

小青兒一斜身，閃電般身子一矮，竟從年長姑娘的劍下鑽了出去，一圈臂，劍仍刺向少年的前心。叫道：「他是個壞透了的小子，我非殺他不可，姐姐，你別攔我。」

刷刷刷，一連就是三劍，少年公子叫道：「啊呀呀，救命啦，這小姐要殺我。」一轉兩轉，看似他踉踉蹌蹌，慌慌張張，不料那三劍盡皆落空，落空也罷了，呔！他竟在她胸脯兒上抓了一把，把小青兒更是氣得發暈，氣得她差點兒把牙兒也咬碎了，叫道：「姐姐！姐姐，你看他！他！還不殺了他！」

那姑娘如何看不見，只不過嚇呆了，却是被小青兒一言提醒，搶上前一步，斜刺裏刺出，那劍身一顫，橫推條點，劍光化作一片寒濤，總算那少年公子也退了一步。

她抓住小青兒，急忙一帶一推，同時也後退了兩步，到底她年長些，有見識，敢情這少年公子有一身奇絕的功夫，憑她們姐妹的隻劍，和人家相比，差得太遠了，當眞是太歲頭上動土，有眼不識泰山。

那少年公子道：「好劍法，怎麼，你們不要銀子，也不要我的命啦？」

小青兒氣得淚流滿面，嗳唷！原來是把自己的脚踩痛了，因爲她氣極，也恨極了，獨脚兒跳着嚷：「姐姐，別饒他，殺死他，我我……嗳唷！」

她那痛脚一點地，登時一個跟蹌，少年身子一晃，不知他怎麼一旋身，竟已轉到那姑娘，把小青兒在倒地之前，扶住了，不，不，不知他怎生一帶，小青兒竟跌倒在他懷裏。

那姐姐急了，一劍急掃而來，但劍出手，却停在空中，不遞也不撤。

因爲，敢情那少年公子雖然輕薄些，但顯然是好意，一手奪過她的劍來，咦！小青兒竟不掙扎了，乖乖地躺在他懷裏，少年公子已就勢坐了下來，拿起小青兒的痛脚來，一陣搓揉，最後才把小青兒翻轉身，在她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說：「瞧你還淘不淘氣，起來吧，沒事了。」

那姐姐嚇壞了，敢情這少年公子點穴功夫也高明得很，不怪人家對她們姐妹手中兩隻劍，視如無物了。

小青兒也嚇呆了，現在，再也不敢倔强了，手中有劍尚且奈何人家不得，何況劍已不在手中，而且，而且……嗳呀！心

裏打從那兒鑽出那麼小鹿兒來，直撞橫衝。他溜到姐姐身後了，臉兒上像火燒。

那少年公子繞着兩個姑娘一轉，再轉，轉到她們面前，說：「好好，不錯，你兩個聽着了，我給你們兩條路走，一是把你們押解回去……哼！讓你們先逃出一里地，我也能把你們揪回來，不要想吃苦頭，趁早兒打消逃走的念頭，小青兒，你那脚跟再移動一下，我先打斷你的腿，仍然送去給你爺爺，讓他剝你兩個的皮！」

三人雖在林中，但大道從林隙中，有月光照射下來，照見兩個姑娘的臉兒，由紫黑變成雪白，小青兒尚還罷了，那年長的姑娘連身子也發起抖來。

少年公子道：「見到你爺爺，我就說！好哇，人人尊敬的老英雄，响噹噹的大豪傑，原來高大的門牆，是個賊窩兒，不用說，你們的爺爺的鬍鬚吹上了半天……怎麼？你們怕啦？」

噗通一聲，那年長的姑娘跪下了，顫聲道：「公子爺，我們……再不敢啦。」

少年公子道：「小青兒，你敢是不服氣，好大胆子，竟敢瞪着我，要不要在你爺爺剝下你的皮來之前，我先挖出你的眼睛兒來？」

那姐姐惶急道：「公子爺請息怒，我這妹子年幼，不懂事，求你原諒些兒，小青兒，還不求公子爺饒恕咱們。」

「噢！」少年公子點了點頭，道：「好吧，既然你們認錯了，怕啦，那我給你們第二條路走，我身邊正缺少兩個丫環，你這兩個妞兒其實武功已不錯了，只不過今兒撞在我手裏，若是普通江湖中人，再多兩個，只怕也不是你們的敵手。」

小青兒啐了半口，又再瞪眼了，總算她姐姐在背後對她直搖手，制止了她。

那少年公子假裝沒有看見，繼續說道：「既然你們有了一身功夫，你爺爺也不是無名之輩，說作我的丫頭，你也放不下這個臉來，這麼辦，我也不當你們眞是丫頭，從今以後，就留下在我身邊，替我辦辦事，沒事，就替我作個伴兒，我也不虧待你們，閒着的時候，我也會指點你們的功夫，那可是你們曠世的機緣，萬千之幸，不用多久，你們的功夫必然一日千里。」

却是那小青兒嚷了起來，叫道：「當眞，你會教我們功夫，你願把……把……那是甚麼功夫啊，我的劍明明砍在你身上，却連眼也沒霎一下，就不見了你，這門功夫，你也教我？」

少年公子呵呵一笑，道：「那是我最膚淺的功夫了，我說的乃是一種上乘輕功，名叫大挪移，那是我首先要教你們的，只要你們肯……」

「我肯！我肯，」小青兒一躍而前，喜孜孜，叫道：「別說作你丫環，便是作牛馬，我都願意，只要你肯教給我這門功夫。」

少年公子道：「那麼，你呢？對了，我還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兒。」

小青兒生怕姐姐不肯，叫道：「我姐姐叫小倩，不，我是說：爺爺叫她小倩，公子爺，我姐姐肯，姐姐早喜歡你啦，她要是日日夜夜留在你身邊，眞是求之不得，只不過她臉皮子嫩些，不敢說出來。」

少年公子又一聲呵呵，笑得那小倩滿面通紅，追着小青兒要打，嚇得小青兒一溜烟，躲在少年公子背後，叫道：「公子爺，她要打我，快救我。」

小倩那是眞要打他，羞得一轉身，連連踩脚，道：「小鬼頭，你再胡說……」

小青兒道：「我才不是胡說哩，是眞的，公子爺……」

少年公子道：「你再說，小倩又要害躁啦，咱們說正經，我不但把大挪移的功夫教你們，而且以後會教你們更上乘的功夫，將來你們在江湖上行走，就再無人是你們的敵手了。還有一點，你們不是要去武昌瞧熱鬧麼……」

小青兒嗳呀一聲，叫了起來，說：「公子爺，原來你還能未卜先知，這門功夫我也要學。」

少年失聲笑道：「那有未卜先知的，我又不是神仙，小青兒，你不用學，不久你就能像我一樣，人家看不見你，你却把人家的談話，聽得清楚。」

小青兒說：「原來……你偷聽到我和姐姐的談話了？」

少年說道：「那還不容易麼，只要你學會了大挪移輕功，來去就沒人能發現你了。」

小青兒瞪大了眼睛，說：「但你，你怎麼打路上走來，我們清清楚楚，聽得你遠遠走來的？」

少年答道：「小倩，你說給她聽聽，這小丫頭還不明白。」

小倩已不再那麼羞澀了，說：「小青兒，你眞蠢，公子的輕功高絕，他不能退回去，再慢慢走來麼？」

小青兒啜着嘴，說：「我才不蠢哩，我早想到啦，只不過要他親口說出來。」

少年公子道：「好啦，我的船就要直駛武昌，不也正合你們的心意麼，而且好教你們高興，那媚娘這開府立宗大典，我若不到場，那也熱鬧不起來啦，你二人在我身邊，不就和你爺爺沒關連了麼，便是你們的爺爺知道了，將來追究起來……」

小青兒搶着說道：「天塌下來，有大樹撐着，唯公子你是問，那與我們絲毫無關。」

少年公子呵呵一笑，說：「小青兒，原來你眞不蠢。」

小青兒好不得意，說：「公子爺，不信，你即刻教我那上乘輕功，瞧我是不是即刻就會。」

少年公子一擺手，道：「小青兒，非是我不上你的當，只不過這大道邊上，人來人往之地，豈是傳授功夫的地方，此去河下，也還有老遠的路。」

他轉身對着小倩，道：「那麼，作我的丫環，你也是千肯萬肯的了。」

小倩道：「婢子心甘情願，終生侍候公子。」

少年道：「好好，我不但要傳授你們一身功夫，將來也無敵天下，而且，你們跟定我了，將來也享受不盡富貴榮華，不用打刼，也會有如山的金銀。」

「是翦徑，不是打刼。」小青兒得意地一昂頭兒，說：「姐姐，是不是？」

小倩也忍不住笑啦，說：「蠢丫頭，翦徑也就是打刼，只不過不是明火入人家。別讓公子笑話啦。」

小青兒的嘴又噘了起來，說：「我那知道許多，我沒翦徑，也沒打刼過，偏是第一遭兒，就……就……喂！公子爺，你問了我們半天，咱們對你却一點兒也不知道，有人問起，說：你家公子姓什名何，我們也答不上來，那還做甚麼丫環。」

小倩白了她一眼，道：「又來啦，欽賜員外郎，盧家大公子，這是去武昌府，辦一件事兒。」

那公子道：「好好，不錯，我姓盧了，這個姓兒倒現成，走罷，跟我回船，時候不早了。」

怎麼姓也有現成的？難道他不是姓盧，別有姓？不對嘛，那紗燈上明明白白寫着？

小倩心上不過掠過一抹疑雲，可也不放在心上，他這麼有錢，這麼好武功，倒要改名換姓不成，那才好笑了。

這盧家公子有心要試一試兩人腳下的功夫，不由他不暗暗點頭，別瞧兩人年紀幼小，放在江湖上，其實也過得去了。兩人的劍招也都刁鑽更凌厲，尤其是那小倩，看來最多不過十六歲，比小青兒大不了兩歲，但奔了半個時辰，心氣一點兒也不浮。

小青兒却氣喘喘說：「盧公子，好端端的，你怎麼忽然嘆起氣來啦。」

小青兒不說破，也還罷了，盧公子登時長嘆一聲，道：「有一個人，他，捨我而去了，我停舟在江邊三日，等了三日，亦不見他蹤影，找遍了這一帶的城鎮，亦毫無踪跡。」

小青兒道：「盧公子，是甚麼人斗胆，你告訴我，我去揪他來，你狠狠打他一頓屁股，他就再也不敢跑啦。」

小倩噗嗤一聲，說：「盧公子，小青兒是經驗之談，她常常趁爺爺不留意，只一轉背，她就溜跑去玩兒，爺爺揪她回來，少不免要打她一頓屁股。」

盧公子道：「是麼，好主意，小青兒，你要是從我身邊溜走，我揪你回來，也打你一頓屁股。」

「而且要狠狠的，」小倩說：「爺爺疼她，那是眞打了，因爲打得不够狠，這才又溜跑了，而且跑得這麼遠，跑到這裏來了，我匆忙追趕，要不，就不會帶不够盤纏了。」前面現出了燈火，燈火照亮了河下，有一處燈光特別明亮，燈火從一隻華麗的舟中照射到江上，照射到岸上好遠，艙門口亮的紗燈上，一邊是幾個朱紅字：欽賜員外郎，一邊是個大「盧」字。

「到啦。」盧公子說。

× × ×

小倩在艙裏侍候盧公子盥洗，小青兒從船頭溜到船尾，又從船尾跑到船頭，有道是南船北馬，那是眞的，打從北邊來的小青兒，對這船上的一切，感到那麼新鮮，何況這不是一隻普通的船，而是一隻華麗的錦舟，舟上的一切，莫不令人感到富貴逼人，不但盧公子居住的前艙，便是小倩和小青兒居住的後艙，也舖着柔軟的地毯，懸着錦幔，也許描柱金兒小一些，繪花的天花板也低了些，但一些兒不減高雅，也更加精緻了。還有那錦榻，小青兒從沒睡過，她長了這麼大，壓根兒連見也沒見過這麼柔軟的床，這樣的船，豈僅北邊沒見過，便魚米鄉的江南也少見。

現在小青兒是人家的小丫頭了，但她一點兒也不感到屈辱，而且還高興極了，她就會學到那神奇的上乘輕功了，想起來她就心花兒朵朵開。盧公子答應了的，還要傳她更了得的功夫，那麼，小丫頭和徒弟又有何區別呢，徒弟也要侍候師傅，何況是這麼俊俏的一位公子，這麼翩翩的一位佳公子。何況，他比扳起面孔來的小倩更和善些。

別說小青兒了，連平日那麼高傲的小倩，也巴不得作他的丫環哩，還有甚麼比作丫環更能日日夜夜，時時刻刻地親近他的嗎？

小青兒楞在船頭上了，傍邊有兩個船夫在把船板抹得閃閃生光，眞的，太陽還未照到船頭，船頭上的船板已發出黃澄澄的光采了。

眞的，怎麼有這麼美的少年，他要是穿起女兒家的衣衫來，一定比小倩姐姐還要美。而小倩，在家鄉時，已是出了名的美人兒了。

小倩被這公子迷住了，她曉得，她也是個情竇初開的不大不小的姑娘了。如何不懂得小倩。她知道：小倩更是千肯萬肯，心甘情願作丫環，因爲小倩早已被這多情的公子俘擄了。她呢？她小青兒可是爲了學功夫，眞的，再屈辱些，她也肯的，何況，說是丫環，人家公子眞沒當她們是丫環。

只待公子下令船就要開行了，要直駛武昌，就憑這一宗兒，她也肯作丫環的，又不憂愁沒盤纏，想想看，她們不但稱心如願，能看到這場熱鬧了，而且，現在，她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她們竟會身入那場熱鬧之中。

心下沒有半絲兒作丫環的屈辱，心花倒朵朵開，小青兒的笑臉，像初昇自江上的太陽一樣明亮。但那是做甚麼啊？陡然間，岸上出現了無數官兵，遠遠地有人吆喝起來，紅纓槍上的紅纓，在晨風裏飄然，高處的官兵弓上弦，奔下來的官兵刀出鞘，喝令大小船隻，一律不准開行，那江上已開出的幾隻船，必被截回來了。

驚動了艙中的盧公子和小倩，也走出船頭來了。

小倩怔道：「這是做甚麼啊？」

小兒青說：「噯唷，好大陣仗。」

盧公子一聲啊呀，說：「不好了！」人家是欽賜的員外啊，又不是欽犯，憑財勢武功，怎生連他也說不好了？兩個姑娘心中一般驚疑，都望着他。

盧公子道：「準是你們的案子犯了，你兩個大胆的丫頭，知不知道，翦徑是殺頭的罪，這這……這些官兵，怕只就是來捉拿你們的。」

小青兒嚇得一溜，溜到他背後，小倩眨眨眼，却是腳尖兒轉了轉，就停下來了，因爲她這公子的眼中，看到了隱藏着的笑意。

小倩的眉兒揚了揚，說：「好啊，丫環作賊，那公子不用說就是賊頭兒，這船也是賊窩兒了，我才不怕嘿，小青兒，你忘了人家怎麼說來着，天塌下來了，有長人撐，殺頭第一個也輪不到咱們。」

當眞，小青兒的眼兒也直眨，那個心

裏的彎兒可也轉過來了，誰說不是呢，好啊！

那公子噯唷唷直嚷，說：「好丫頭，你怎麼撐我。」

小青兒說：「誰教你嚇唬我們，姐姐，我們別饒他。」

小倩叫道：「小青兒，別鬧，有人來了。」

來的是一個軍爺，帶着兩個抱刀的兵丁，是逐船搜查而來的，這隻船孤另另泊在上流頭，遠隔着碼頭上的船隻，是以那軍爺帶着兩個兵丁走了來，但一見那艙門口的紗燈，再打量少年和身側的兩個姑娘一眼，登時臉上堆下了笑來，說道：「原來是宜城盧員外的家船，這位想是盧公子了？」

小倩忙上前一步，道：「你又不瞎，自是我家公子。」

盧公子道：「小倩，休得無禮，這位軍爺，可是走了甚麼人犯麼？」不待那軍爺答話，已對小青兒吩咐道：「快去艙裏取十兩紋銀來。」

那軍爺已轉過去的腳尖，立即又轉了過來，道：「却是不怪這位小大姊，若知是公子的船，我等那敢來騷擾，公子爺你有所不知，日前水上漂來的三具無頭浮屍，那人頭也已撈起來了，才知是三日前在江上失踪的三位侍衞大人，這還得了，殺官已等於造反了，何况是皇上身邊的侍衞大人，現今漢水上下，各州府縣，大小官員一律坐罪，盡皆已撤職留任，限令三日要捉拿兇手歸案，何况三具屍身是在本地方撈上來的，縣大爺和守備的三魂早已少了二魂，七魄少了六魄。

小倩啊呀一聲，說：「多怕人，盧公子，是眞的麼？是誰恁地大胆，連皇上身邊的人也敢殺。」

盧公子點了點頭，道：「原來是爲了此事，那日我這船泊岸，恰見縣大爺前來驗屍，小倩，你沒見麼，岸上那蘆蓆，就是那日蓋屍的。」隨對那軍爺道：「是了，你們這是來搜查兇手。」

軍爺說：「可不是麼，也不過是半個時辰前，才接到武昌府府台大人的文書，原來那三個人頭已流入大江了，倒也還辨認得出來，既然三個侍衞大人是在江上被殺的，自然要封江搜船，無論軍民人等，船隻一律不准航行。」

盧公子從小青兒手中接過銀子，走出船頭，向軍爺手裏一塞，說道：「你們這趟可要辛苦了，這點銀子送三位買杯酒喝，却是三位休要客氣，這案非同小可，若知三位不會上船搜查，休道三位了，便我也担當不起。這兩個是我身邊的丫環，更有四個船伕，皆是宜城人氏。」

那軍爺接過銀子，就勢一拱手，道：「盧員外皇上欽賜的封號，我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上公子的船，却是公子今日只怕行不得了，怕的是那不曉事的，無知冒犯了公子，在這裏停泊，有在下早晚前來請安，任他是誰，也不敢來驚擾。」

盧公子道：「恁地時，多蒙庇護了，好在我也沒急要之事，停留兩日亦不妨，三位身負重任，請罷。」

那三人急忙忙去了，公子向後梢望了一眼，小青兒道：「眞沒出息，四個船夫全躲起來了，這有什麼好怕的，又不是他們殺了人。」

盧公子呵呵笑道：「先前躲在我背後的人，不用說是有出息的了。」

小青兒噘咀道：「咱們沒殺人，怕什麼，你還提先前，那是你嚇唬我們。」

小倩說道：「這是那兒說起，這麼說，一兩日中我們都不能動身了，當眞，誰有這樣天大的胆子？連皇帝身邊的人也敢殺。」

一匹奔馬從碼頭上跑過，不大工夫，又來了一匹，號令一個傳達下來，碼頭上搜查船隻的官兵，迅速撤走了，不多一會，走得乾乾淨淨。

小青兒和小倩兀自站在盧家公子身邊，那小倩嘆了口氣，又道：「能作到宮中侍衞的，那自是武功很好的了，三個侍衞同時被殺，而且都砍了頭，可知殺這三人的，武功更了不得，別說殺了人，人家不會留下來等官兵捉拿，即使官兵眞找到了，又豈能捉得到他。」

小青兒說：「是啊，連官兵也捉得到的人，也殺不了三個侍衞了，這那是來捉人，擾民就眞，連公子也被他們敲詐了十兩銀子去，那些船家更要破財了，我眞不服氣，憑甚麼公子要給他們十兩銀子。」

那盧公子瞧瞧小倩，又瞧小青，說道：「瞧不出，你這兩丫頭倒有些見識，好好。」

小青兒仰着臉兒，說：「公子爺，這侍衞是皇上身邊的人，是不是？這裏遠離京城沒一萬，也有八千里，我眞不明白，皇帝身邊的人，怎會跑到這漢江來？哎呀！莫非這裏出了甚麼大事故不成？」

盧公子喜道：「你兩個聰明又伶俐，眞配作我的丫環，好，我說個故事兒你們聽，都跟我來。」

回到艙中，那公子盤膝坐在錦榻上，小倩小青坐在他腳邊，船不開，又不能上岸，豈不悶煞人，有故事兒聽好不歡喜。

盧公子道：「從前，有一個皇帝，皇帝高高在上，那文武百官，誰不想巴結他，討好他，就在近着京城，只有一日路程的地方，有一個城市，城市住着一個天下間最美最美的姑娘，當眞是沉魚落雁，閉目羞花，那姑娘本已由她爹作主，許配了一個極有才學的文士爲妻，姑娘的爹，却是一位名武師，只不過已厭倦了江湖風塵，不願女兒傳他家傳武學，却不料有一位年輕的俠士，對那姑娘一見傾心，痴心一片。」

小青兒說：「眞有這樣的美人兒麼？沉魚落雁，閉目羞花，我不信，姐姐，你信不信？」

小倩說：「別打岔。」

公子凝眸窗外，一朶縹渺的天空上的浮雲，竟像是打窗前飄過。說道：「才子配佳人，原該是美滿婚姻，要不然得到那痴情的俠士愛護，那天下最美最美的姑娘亦該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爲那俠士不但對她情痴，而且一身武功，無敵天下，却不料蕭牆禍起，變生不測，那地方官兒，勾結了宮中侍衞，硬生生拆散了那對好鴛鴦。搶去姑娘，送入宮中。」

小青兒忍不住又插咀道：「那俠士呢，哼！連心愛的人也保護不了，還說什麼

無敵天下，更算不得情痴。」

公子嘆了口氣道：「你們有所不知，那俠士得知名花已有主，而且是佳人得配才子，雖未花燭洞房，但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以黯然遠走南海去了，待得那俠士返回中土，得知美人入宮已封爲貴妃，姑娘的爹恨極了那府官，一夜盡殺那府官全家之後，也自殺了。一入一探，更見那姑娘雖然已貴爲妃子，却仍然終日以淚洗面，因爲她不但已得知她爹爹已慘死，更知她那夫婿逃亡異鄉，生死未卜。而那皇宮之中，雖然後宮佳麗三千人，那皇帝對她更是三千寵愛在一身，但姑娘不愛富貴榮華，她爹雖非皇上所殺，却因他而死，是以雖然已作了皇上枕邊人，非但沒有愛，却越更憎恨，花前月下，那俠士更得知姑娘仍念念不忘他，到底那姑娘生長在武林世家，非庸脂俗粉。」

「於是，」小倩說：「那俠士把那天下最美最美的姑娘救出宮來了。」

公子點了點頭，道：「那俠士要作今世的崑崙奴，自從那時起，他甚至對人自命崑崙奴了。可惜，救出了姑娘，却已找不到她那夫婿，而宮中的緹騎却已跟踵而至，那崑崙奴也才知道，姑娘已懷了身孕，皇上無兒，若她生下一子，便是太子，若是生女，便是公主，但知道已晚了，且姑娘恨極了皇上，也不願再回宮中，且對那崑崙奴坦誠相告，那文士不過是父母之命，其實眞心愛的是他。

「崑崙奴一時不能作出決斷來，便將在南海採集的緬鐵之精打造的一把崑崙刀，那是他獨創的奇門兵器，練成了可殺人於百步之外……」

小青兒叫道：「哎呀！豈不是劍仙了！原來世上眞有劍仙！」

公子道：「雖非劍仙，却也和傳說的差不多，那崑崙刀共有一十二片刀葉，殺人於百步之外，且能飛回來，要知姑娘雖然出身武林世家，却未傳得家傳武學，他武功雖然無敵天下，奈何他寡不敵衆，宮中侍衞又皆武林高手，不得已，匆忙把傳了姑娘的刀法，和他得自異人的修練上乘內功口訣，由他斷後，姑娘先前逃走。」

小倩的眼睛眨了眨，說：「我明白了，必是那皇上也情有獨鍾，對那位天下最美好的美人痴情之極，一直不死心，派出宮中侍衞，走遍海角天涯，尋訪那美人的下落。」

公子凝眸着天際的浮雲，點了點頭，道：「小倩，你眞聰明，猜對了，皇上對那美人朝思暮想，眞個是十餘年如一日，不訪出他心愛的貴妃來，他也不死心。何況貴妃腹中有他的骨肉，無論是太子或公主，傳下旨意，一定要尋訪到。」

小青兒道：「你騙我們的，這不是故事，是眞人眞事，這被殺三個侍衞，一定就是來尋訪那貴妃的了。」

「不是貴妃，」小倩說：「貴妃也再不是天下最美最美的美人兒了，因爲時間隔了一二十年，再美的美人兒也遲暮了，尋訪的是太子，或是公主，因爲聖旨一下，天下得令，那貴妃死不見屍，可知仍然生存，當然十月臨盆，也產下了太子或公主來。」

小青兒叫道：「姐姐，你這話倒提醒了我，是一年前了，有一個姓宋的去拜訪爺爺，說是尋訪甚麼人，無論軍民人等，訪到了，即可獲萬金重賞，還要封爲萬戶侯，後來爺爺說，那人是宮中侍衞。」

小倩道：「還用你來說麼，公子爺一說，我就知不是故事，是眞人而且是眼前的眞事。公子爺，後來呢，那貴妃有崑崙奴死命斷後，自是能脫身了，要不然，那宮中的侍衞不會仍然尋訪不休了，却是那崑崙奴呢？當眞無敵天下？竟也能全身而退麼？我眞……希望，但願他能全身而退，他們有情人，終成了眷屬。」

公子長嘆了一聲，說道：「有道是單拳難敵四手，任他英雄了得，强煞也只得孤身一人，那崑崙奴的性命是保全了，却已斷了一臂，眇了一目，雖然逃得性命，待他的傷養好了，已成了個殘廢之人，也不知美人的下落何方。」

小青兒眼巴巴望着公子，那小嘴兒也張大了，摒着呼吸，小倩也把眼兒睜得大大的。半晌，還是那小青兒忍耐不住，頓着脚，說道：「噯呀！不來了，要說又不說，你壞死啦！」

小倩道：「小青兒，不許沒規沒矩，公子爺，後來呢？後來……」

那公子仍然疑眸窗外，窗外的天空，又飄過一抹淡淡的浮雲，浮雲鑲上了金色的彩邊兒原來太陽已悄悄地昇起來了。

他又說了，道：「後來，眞個是山中無甲子，日月逐水流，那貴妃在遙遠遙遠的地方，在那羣山之祖的山下，生下的一個女兒，也已長大成人了，那貴妃也把崑崙奴傳授的內功口訣，修練成了上乘內家功夫，那一門功夫，在指上特別能發出天下無敵的威力來，因爲崑崙奴那奇門崑崙刀，全憑指上功夫，發出一十二片圓葉飛刀，才能殺人於百步之外，也才能殺了人後又飛回來。」

小青兒叫道：「你沒騙我們，是不是？那麼，那貴妃已成了刀神啦，眞的……眞有這樣神奇的無敵的武功？」

小倩把她的衫兒連扯了兩下，說：「小青兒，你再打岔，公子爺就不說啦。」

嚇得小青兒連忙噤聲，乖乖地正襟而坐。

「那貴妃……那貴妃……」小倩輕輕悄悄地說，她是在提醒那公子。

公子說道：「那貴妃娘娘帶着她那女兒……」

「是公主……」小青兒吐了吐舌頭，眞的，她不是想打岔的，只不過情不自禁話出口，立即警覺了，忙不迭又住了口。

公子點了點頭，說道：「是，那是萬確千眞，是公主，貴妃帶着公主，又回到中土來了，因爲她遠走西域之時，兩人分手之際，崑崙奴和那貴妃有約，若是分散了，彼此互又不能，也無法尋找，十年之後，在桐柏山中相會。」

小倩偏也插了咀，道：「一年半載已太久啦，却爲何要十年啊？」

公子道：「問得好，小倩，你要知道，既然分散了，那貴妃身無武功，雖然也曾從她爹練過一路劍法，那不過是用以强身，而不能防身，更何況宮中侍衞全出動了不說，各處關隘要道，全有兵馬把守，那貴妃一現身，還不會立即被獲遭擒麼，是以非得十年以上功夫，不能在崑崙刀小有成就，飛刀雖仍不能傷人於百步之外，但十步之外能退敵，而又能把飛刀收回來，那就可以自保了，故爾那崑崙奴和她約定，除非他去尋她，否則，至少十年後在崑崙刀有了成就，才能再返中土，而且，那時候，搜捕他們的緹騎，必也鬆懈下來了！」

小青兒衝口而出，道：「那麼，那有情人，終於成了眷屬啦。桐柏山我曉得，我和姐姐南來，就曾打從那山下經過。」

公子黯然一聲幽幽長嘆，說道：「不料那貴妃帶着公主，雖然平安來到了中土，在桐柏山中，足不離山等了三年，謝了春花，迎來了秋月，三易寒暑，崑崙奴却仍然踪跡不見，那貴妃自是相思早到了纖腰……」

小青兒的眼睛不僅睜得好大，而且迷惑了，說：「甚麼相思到纖腰啊？」

公子道：「那貴妃雖然少練刀劍，年輕時却多讀詩書，在桐柏山中，月下花前，那是公主時常聽到的吟句，那貴妃吟道：『相思因甚到纖腰，定知我今無魂可銷。』可憐的貴妃說道：那崑崙奴若在人世，絕無不來相會之理，必是那日拚死掩護她，力戰而死，早去九泉之下了，若要相會，只有黃泉路上逢了。那貴妃不但日益瘦了纖腰，也愁損了雙黛蛾，不久就與世長辭了。」

小倩雙目淚已盈眶，說道：「可憐的貴妃……」

小青兒說：「我說，我說啊，那公主最是可憐，貴妃死啦，豈不孤另另，留下她一人在山中，無靠無依！」

公子道：「那時，那公主已和小青兒你一般大的年紀了，她遵照娘臨終的吩咐，又在山中等了兩年，那一日，山中忽然來了一雙少年男女，那女的被一個名叫杜娘子的傷心女人，强收爲徒，少年却遇上了公主，於是……於是……」

小倩神往地說道：「貴妃是天下最美最美的美人兒，不用說，那公主一定美得很了，一定像林中的仙子一樣。」

小青兒說：「那少年一見到公主，一定就愛上她啦，那麼，公主不再孤單無依了！」

公子道：「你們只猜對了一半，再多這麼一點兒，在那少年心目中，那公主非但不美，而且他已有了意中姑娘。」

「我知道，」小倩說，「就是那個甚麼杜娘子强收爲徒的姑娘！」

「我不信，我不信。」小青兒叫道：「那公主一定美得很，那少年敢不愛那公主，多早晚被我遇上了，瞧我剝下他的皮來！」

兩個姑娘全都一怔，即使是小青兒，也感到好生奇怪，因爲那公子眼中，閃過一絲笑意，自從他對兩人說起故事，他那眼中，臉上，唇兒邊，就再沒笑意出現過了的。

公子道：「那公主原是挺美的，只不過用松烟把臉兒抹黑了，衣衫又襤褸不堪，看來蓬頭垢面，因爲長年孤獨，自幼飄零，那繃緊了的臉兒，自然也就冷上加冷。雖然如此，那少年也跟着她走了！」

小倩急忙抓住小青兒的手揑了揑，示意她別插咀。那公子又繼續說道：「他們去到大漠山，替那少年的心上姑娘辦完了一件事，會過了那姑娘的師傅和師祖，然後……」

有人重重地哼了一聲，是小青兒，她才不理會小倩的示意哩，惱道：「那公主多好啊，我是說：公主對那少年多好，竟帶他去替他那心上姑娘辦事，那少年不知感恩，倒敢不愛公主！」

公子道：「之後，他們去到漢江之西，大巴山的餘脈，那大神農架下，隱居下來，那麼公主也才現出本來面目，也才把自己出身來歷詳細告訴了他。從此之後，那三月之中，公主終於把她娘遺傳給她的崑崙刀，初步練成了，我是說：那崑崙刀的一十二片刀葉已能發射出手，酒杯粗細的樹枝亦能斬斷，刀葉亦能飛回，只不過她功力尚淺，只能在十步之內而已。」

小倩有如泥塑木雕，眼睛越睜越大，那雙目之中，有驚疑，也流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少年公子凝眸看那窗外的雲天，忘怪，怎生她那眸子裏竟顯露出淡淡的幽怨？他沒回過頭來，自然也沒發現小倩的神色有異了。

小青兒却叫道：「我只道那貴妃一死，那崑崙刀就失傳了。這麼說崑崙刀後繼有人，今而後，天下人都會知道：劍之仙，刀之神，那是萬確千眞，不是傳聞啦，但願能見到，開一開眼界就好了。」

那公子道：「小青兒，你就快見到了，却是神差鬼使，去到大神農架下，只不過是要找尋一個隱密之處來練那崑崙刀，不料誤打誤闖，竟然找到了她母女獲訪也等候了五年的人。」

小青兒連小倩，也齊聲叫道：「崑崙奴！」

公子道：「原來那崑崙奴重傷之後，雖逃得性命，但已斷了一臂，也少了一目，加上歲月催人，當年瀟洒英俊的俠士，已變成老醜怪了，一者他不願那貴妃見到他的又老又醜怪的面目，因爲他太愛那貴妃了，他要他那英俊瀟洒的年輕面貌，永遠活在她心中。再者怕貴妃知道他爲了她，而重傷殘廢，心下會難過，而遺憾終生，是以避不見面。

「不不，他也曾在那個桐柏山中，等候了數年之久，雖然他不願那貴妃見到他又老又醜的面貌，他却盼望能再見她一面，那時死也瞑目了，不料貴妃回到中土，已早過了那約晤之期。」

小青兒道：「是啊，那崑崙奴以十年爲期的，貴妃帶着公主前來，公主既然已十多歲了，那會不遲了數年之久！」

公子道：「你們有所不知，那貴妃雖然出身武林世家，却沒紮下基本功夫，那崑崙刀上必有所指的，不料她苦練了一十五年，才能把崑崙刀的威力，初步發揮出來，是以遲了數年。崑崙奴探出貴妃已不在人世了，絕望之餘，這才跑出那人跡罕至的大神農架下了，了却殘生，等候死神召喚，不料神差鬼使，公主却無意中闖了去。

「那崑崙奴一見公主，登時嚇了一大跳，因爲公主像極了她娘，活脫就是貴妃的化身。」

小倩把臉兒湊近了些，是要把他端詳得更仔細些，道：「眞個天下最美最美的美人兒！」

小青兒道：「我早就說過啦，那公主是貴妃所生，龍生龍，鳳生鳳，那會不也是個天仙樣的美人兒！」

公子却似沉緬在故事中，有若不聞，繼續說道：「後來他知道原來是貴妃之女，好生感傷，便將一身功夫，傳授給了少年，由他傳授給那公主。」

小青兒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道：「那是爲甚麼啊，爲何他不自己傳授，倒要那少年代他傳藝？」

公子道：「便是那少年不知道，那公主却偷聽到了他暗中的自言自語，原來他怕拆散了公主的骨肉親情，說甚麼公主也是當今皇上的女兒，那皇上又念念不忘她，十數年來如一日，苦尋不捨。那崑崙奴想道：老一輩的恩怨情仇，爲何要害那公主一生，她既是當今皇上的親骨肉，自然回去皇宮，享受富貴榮華，那貴妃九泉有知，知道愛女已有所歸，自是死也瞑目了。是以不願他那醜陋的容顏，殘廢的軀體，與公主相見，因爲他知道，那貴妃心中所愛的，原來是他，不用說，她生前對他的懷念與感恩，公主也聽得多了，若然那公主也是性情中人，對他也感恩圖報，豈不是無異離間了公主的父女之情，而他，已是行將就木了，風燭殘年，何能長久照顧公主！」

小倩長長地一聲嘆息，道：「這崑崙奴眞個是至情至聖，令人好生可敬。」

公子又道：「那公主明白了他用心之苦，是以雖然只得一山之隔，却假裝不知，其實，公主亦是另有深意在！她要崑崙奴把一生所學，盡傳那少年。」

小青兒道：「因爲那公主也愛極了那少年！」

公子眼如秋水橫波，氾濫出無限柔情，說道：「那崑崙奴萬念俱灰，已勘破世情，四大皆空，那還願再收徒兒，若然公主現身和他相見了，只怕他就會立即杳如黃鶴，從此不知所踪，他那一身絕學失傳，豈不可惜，如此才能盡全其美。」

小青兒嘖嘖兩聲，道：「好個絕頂聰明的公主，若是換了別人，豈不壞了大事。我說啊，姐姐，其實這公主才更加可敬，公子爺，後來呢？後來又怎麼啦！」

「後來……」公子眉頭兒皺了皺，道：「就在那少年盡傳了崑崙奴的武學，謝天謝地，因爲那少年也是正宗門派，武功劍術，本已不弱了，是以在崑崙奴教導指示之下，莫不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崑崙奴有所教，他莫不立即心領神會，是以才能一日千里，短短兩月多功夫，他已盡傳崑崙奴的一身絕學了，那公主一見時機已至，本來即要現身，拜見崑崙奴的，不料三個宮中侍衞突然聞風掩至……」

小倩霍地站起身來，小青兒叫道：「啊啊……原來……就是……」

公子回過頭來，擺了擺手，道：「你們猜錯了，這三具無頭浮屍，並非那三個侍衞，那三人中，倒是有一個，也落了這般下場，身首異處，但另外兩個因爲並不多事，倒仍保全了性命。」

小青兒若有所失，道：「可惜，那公主樣樣都好，只是……殘忍了些兒，八成兒先後四個侍衞身首異處，都是被她的飛刀斬下頭來。」

那公子忽然如痴如呆，又轉過身去了，呆呆地望船艙外的滾滾東逝水，道：「也許，她錯了，下手殘忍了些，但她……實在……」

「她實在太愛那少年了，」小倩輕悄悄走近公子肩下，說道：「小青兒，還不過來拜見公主，婢子年幼無知，不知是公主喬裝扮，罪該萬死。」

小倩早跪下叩起頭來，慌得小青兒一聲噯呀，嚇得她臉色大變，想到昨晚，竟然打封公主，今日言語又諸多冒犯，怎不恐慌。

要知小青兒別看她年紀小，也早看出些兒來了，除非是說她自個兒的故事，她豈會如是動容的，人家皇上派出那麼多人馬，尚且尋訪不出貴妃母女的下落，她却知道得如此清清楚楚。

但是……且慢，公主是女兒身，而他……他他……

小青兒伸長了腰子，她不瞧也還罷了，只一瞧，那膝頭兒登時軟了，噗通一聲，也跪下了。

敢情是眞的，若是男子漢，喉間怎會沒有喉核，而且天下那有這麼美的少年。

正是公主，只不過她從了娘的姓，姓穆，尚未有名，迄今仍用她娘替她取的小名兒，名叫木兒。

穆木兒急掃了一眼，低聲喝道：「還不快起身，不准大聲說話，休被外人聽到了。」

她一把將兩個姑娘拖了起來，吩咐道：「我實是喜歡你兩人，這才將實情相告，小青兒，尤其是你可得小心，若是洩漏了半句，我才眞要剝下你的皮來。」

小青兒好生惶恐，又可憐兮兮，道：「婢子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洩漏半句。」

公主道：「我仍姓盧，你兩人記住了，對我仍以盧公子相稱，你二人是我的貼身丫環。」

兩個姑娘忙不迭頭兒連點，小倩道：「公子放心。」

一見公主又和顏悅色，嘿！她這麼美，其實再兇的時候，一點也不會令人害怕，小青兒說：「那麼，公子還教不教我們武功呢，你說過的，可不准不算數。」

小倩喝道：「你敢……無禮，公子，原諒她年幼無知，一些兒禮數也不懂。」

公主倒笑了，說道：「我正要她如此，我雖然是當今公主，可不要作甚麼公主，今日我告訴你們的，只可記在心裏，最好是忘記。」

小倩道：「婢子知道。」

公主，不，公子說道：「小青兒，只怕你不學哩，今後要你們替我辦事，憑你們那點兒功夫，也能辦得了事麼，趁這兩日無事，待會我就先傳你們大挪移上乘輕功。」

小青兒喜得跳起來，撲了過去，叫道：「多謝公……你說多謝公子啊。」

師徒俱怪異　互逞口舌能

小倩像失落了甚麼，小青兒却高興極了，原來她不是甚麼佳公子，而是公主，和她們一樣的女兒身，小倩的一縷柔情，成了天際縹渺的游絲，但失落的感覺却因消除了屈辱的喜悅補償了，不過半日工夫，小倩已像小青兒一樣高興了，尤其是她們從穆木兒傳授了那大挪移輕功之後。

那船艙小得很，船艙，能有多大呢，但地方越小，越是狹窄，他們越感到那輕功的神妙來，也越是高興了。

小青兒神采飛揚，說：「姐姐，不怪我的劍明明扎在她身上，却沒有一劍不落空，姐姐，當時我眞嚇了一大跳，還以爲遇了鬼，原來巧妙在這裏，現在，咱們再也不怕爺爺追來了，爺爺再也奈何不得我們。」

「你胡說，」小倩道：「不過，爺爺即使追了來，即使知道我們作了丫頭，他也會高興的，只不過，小青兒，我正在作難呢？爺爺來了，怎麼對他說明白呢？」

小青兒說：「那還不容易麼，我們讓公……主……」

「住咀！」小倩急忙探頭出去瞧了瞧，幸好，一個人影也沒有。

小青兒道：「我是說！讓公子拿主意，爺爺練了一輩子功夫，見我們離開他才不多幾天，功夫竟然精進神妙了這許多，他高興還來不及。」

小倩道：「你說得不錯！爺爺一生酷愛武功，咦！小青兒你瞧，那隻船……」

一隻江船從江心彎了過來，不是靠向碼頭，而是向她們這隻船的停泊處駛來，船頭上的船夫已放下槳，拿起篙來，顯然是要在近處停泊。

小倩一把沒揪着，小青兒已跑出船頭了，公主何時上了岸，原是在她們身邊的，兩個姑娘竟不知道，除了按時送茶水，送飯，四個船夫幾乎不露面，露面時也一聲不响，這船倒像只有她們這兩個姑娘。

小倩也不得不跟着出了船頭，關起艙門來，兩個姑娘心無二用地練了四個多時辰的功夫，眞有些兒倦了，小青兒簡直就是個小猴兒，永遠也不安靜的。

「小青兒，」小倩說：「無論見到甚麼不許生事，小心公……子剝你的皮。」

小青兒嘻嘻笑，說：「他也像爺爺，從小說到大，爺爺只是會剝他自己的咀皮兒，咦，姐姐，你瞧，那船上只有兩個女人。」

小倩說：「那有什麼好奇怪的。」

小青兒說：「奇怪的是，那艙裏的女人一身黑衣，也罩着黑面紗，姐姐，你瞧，那船上的姑娘也出來了，咦，姐姐……姐姐……」

小倩也直了眼，因爲鑽出艙來的姑娘，美貌得令人妬嫉，夕陽剛好斜照在她臉上，也照亮了她那粉紅的笑臉，連夕陽也來造美，替她臉兒上抹胭脂。

小青兒湊近小倩身邊，說：「姐姐，你這個青州道上的美人兒，可比人家比下去啦！咦！你瞧。」

小倩瞧見了，泊岸的船隻撞在岸邊，船身如何不會劇幌，但那姑娘站在船頭，身子始終保持與江面垂直，船隻在劇幌，她的身子却一點兒也不幌動。

好一身俊功夫！

小倩鼻頭兒皺了皺，說：「有什麼稀奇，南邊的船，北邊的馬，從小生長在水上的人家，我不信她馬背上也行。」

那船靠岸了，船上的姑娘也發現了小青兒和小倩，對着兩個姑娘笑了笑，點了點頭。

那姑娘笑起來更美了，眞像是嬌花吐艷，小青兒抓住小倩的胳膊，說：「姐姐，她對我們點頭哩，我眞……喜歡她。」

小倩輕蔑地哼了半聲，扭過頭去，說：「快回艙，公子就快回來啦，等會考驗你的功夫，小心他……」

「剝我的皮，」小青兒格的一聲笑說：「我是從小兒剝大的，我才不怕哩。」

小青兒雖然恁地說，却是搶先鑽進艙裏去了，她眞不怕剝皮，要是爺爺說打她一頓小屁股，那就是眞打她才有些兒怕。

她是在大挪移輕功上，嚐出了甜頭來，那輕功眞奇妙，面對面，幌眼就不見了人，人呢，轉到對方身後去了，那麼小的船艙，那大挪移輕功施展起來，竟成了無窮天地。

而這還是公主……啊，公子初步傳授的粗淺功夫，她一定要令公子驚訝稱讚，那麼，他就會傳她更高深的武學了，若是她也傳了那崑崙飛刀，也能殺人於百步之外……小青兒的心花朵朵開，她今兒已不是第一遭幻想過了，爺爺氣得直吹鬍髭，小青兒，你這小鬼，在那裏啊，於是，他身後傳來小青兒的聲音，說：爺爺，我在這裏呀，啊唷！爺爺大叫一聲，小鬼頭，揪着你，瞧我不剝你的皮兒。

那有多好玩兒啊，爺爺揪不住她，她倒揪着爺爺吹起來的鬍髭打鞦韆。

但小青兒停下步子來了，小倩在做甚麼？

小倩藏在艙門口，掀起簾子一角在往外瞄，小青兒一怔，妙極了，剛練的大挪移，立即就派上用場，閃在窗門邊，把那隻新泊岸的船看得個仔細。

那船上的姑娘在向碼頭上望，小青兒也望，碼頭上若在平時，在這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原該是最熱鬧的時候，因爲上行下駛的船隻，正是到埗的時候，明兒一早開行的船隻，自是忙着落貨，到埗的船隻却要卸貨，那有不亂得一片，但今兒可不同了，碼頭上冷冷清清，簡直連一個走動的人影也沒有，泊滿船隻的岸邊，也不過三五個人坐在船頭，沒一個踏脚岸上。

小青兒怎會不明白，碼頭上自從那官兵撤走了以後，就是這幅情景，顯然是那官兵吩咐下了，不准舟離岸，也不許人上岸。

奇怪，這船又怎生駛來的呢，小青兒先前，看得清楚，是打上流頭駛來的，憑甚麼這船倒放行了。

只聽那姑娘退到艙門口，對艙裏叫了聲師傅，說：「我瞧，準有蹊蹺，怎生船上岸上都見人，却不見人走動。」

敢情這船上人尚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啊……眞美，她一點兒也不像小倩，鎮日繃着臉兒。

那姑娘霍地一旋身，小青兒的嘴就噘起來了，原來她正想試一試新學來的大挪移，這姑娘的美貌和笑臉，又那麼吸引她，要是會思前想後，要是不逞能，也就不是小姑娘了。

小青兒心下念生，立即一按窗台，飄身過船來，只道落在那姑娘身後，她不會發現的，不料小青兒脚尖才點着船板，人家已倏地旋身過來了。

那姑娘笑了，說：「小妹子，你別噘嘴，若是你不帶出風聲來，我眞還發覺不出來了，咱們是隣居了，是不是，你來串門子麼，好極啦。」

當眞，她適才是逆着風，難免會帶出風聲來的，那麼，非是這大挪移輕功不神妙，也非是她尙未練到家。

小青兒咀兒不噘，眉兒倒揚了，把那姑娘瞧了瞧，橫跨半步，又瞧。

那姑娘噗嗤一聲笑，說：「你這麼瞧多費事，我給你瞧。」

眞的，她在小青兒面前轉起身來，緩緩地。

小青兒說：「你，眞好看。」

那姑娘總算忍住笑，說：「是麼，小妹子，你姓甚麼，你也挺美呢，來，你這一身輕功好俊，難爲你怎麼練的來啊。」

她把小青兒的手携起來了，又道：「小妹子，你來不是只爲了讚我美吧，來，咱們坐在船板上，你要告訴我甚麼？」

小青兒睜大了眼，瞧着她，瞬也不瞬，那姑娘好不容易也忍住了沒笑出聲來，說：「你還沒看够麼？」

小青兒說：「不，是……啊，不，我是說：你怎麼知道我有話要告訴你，哎呀！了不得，你連我爲什麼噘咀也曉得。」

那姑娘道：「說穿了，一些兒也不奇，因爲我也有一位師姊，像你這樣大的時候，就也最喜歡逞強，我要是新學會了一門功夫，總要千方百計，找機會試一試，小妹子，你這大挪移功夫剛才學會的，是麼？」

若不是那姑娘伸手搭在她的肩上，小青兒已跳起來了，驚道：「原來你……你也會？」

那姑娘搖搖頭，道：「我那兒會，只不過這門功夫，和九宮變位小異大同，其實也二而一，小妹子，是眞的，你眞聰明，今日若不是我，你落在任誰身後，人家也發覺不出你來，好啦，你有甚麼話兒，說啊……可是要我猜麼？好，我猜上一猜，你來是想告訴我，岸上爲何冷冷淸淸，連一個走動的人也沒有，是不是？」

小青兒叫道：「姊姊，你別是神仙吧，我沒開口，你全部猜着了。」

那姑娘說：「因爲我剛在奇怪，話聲未落，你就來了。」

人家說出來，可不是一些兒也不奇麼，小青兒點點頭，說道：「敢情你們還不知道，有人殺了宮中三個侍衞。三具無頭屍身，就在這兒撈起來的，上面府衙來令，這裏那會不着慌，今兒早上逐船搜查，不用說，城裏也在逐戶搜查了，是以不准船隻開行，也沒有人敢走動，姐姐，你們打上流頭來，難道會不知道？」

那姑娘攬着她說：「我眞喜歡你這個小妹子，你有所不知，我們這船在不遠處泊了三日，那裏沒人家，今日午後才駛出來，故你不知。」

小青兒叫她姐姐，叫得眞甜。這姑娘已說過了，也有一個師姊，叫慣了人家姐姐的人，一旦也被人叫姊姊了，那自是感到甜上加甜。

小青兒奇道：「姐姐，你倒一點兒不驚，也不害怕？」她的眼睛睜得圓又大。

那姑娘噘着咀又笑了，說：「我也和你一般模樣，從小兒天不怕，地不怕，我爲何要驚怕，我又沒殺人，與我無關。」

小青兒說：「但是，被殺的是宮中侍衞啊，而且還是三個，三個都被人家殺了頭。」

姑娘說：「那麼，你怕啦？」

小青兒說：「我才不知怕哩，我只是討厭，姐姐，煩死啦，我們要去武昌府的，船却開不出去，更不知甚麼時候才開得出去，悶煞人。」

那姑娘啊了一聲，顯然小青兒一句武昌府令她驚詫了，說道：「原來你們也要去武昌府，小妹子，讓我也看一看你。」

她眞把小青兒推開了些，打量起來，又說：「讓我再猜上一猜，你小小年紀，已有這好身手啦，你師傅一定是個武功了不起的老前輩，你們是要去武昌府璐珈山，是也不是？」

小青兒嘻嘻笑道：「姐姐，這番你可猜錯啦，我只有爺爺，沒有師傅，不過我們要去璐珈山，那倒是眞的，你只猜對了一半。」

姑娘說：「你和你爺爺，眞是要去璐珈山，可是……」

小青兒搖手道：「不是，船裏不是爺爺，我是和小倩姐姐偸跑出來，去武昌府瞧熱鬧的，船裏只有我家……公子。」

「小青兒，」有人在叫道：「還不快滾回來，你再多話，小心公子回來剝你的皮。」

是小倩，站在船頭上呼喚，姑娘說：「原來你叫小青兒，小青兒，你家公子是誰啊？這大挪移輕功可是他教你的？」

小青兒慌了，說：「我不敢說，你，放手。」奪出手來，飛身過船去了。

那小青兒飛身掠去，脚尖尙未點着船頭，已被小倩一把抓住，拖入艙裏去。那艙門口，紗燈已亮了起來，「欽賜員外郎」五個朱紅字，也亮了起來，更亮的自是那個大盧字。

原來天色已暗下來了，夜幕已垂江，岸上已見點點燈火，碼頭上的船隻裏倒沒亮燈，夜色更早入人家，空蕩蕩的江岸上，其實尙未黑盡。

那楞在船頭上的姑娘說道：「師傅，你見多識廣，這大挪移乃是上乘輕功，據說早已失傳了，不料竟在這小姑娘身上見到。她家公子會是甚麼人呢？啊！她家公子？難道這小青兒竟還是個小丫頭？」

夜色已籠罩着江岸，艙裏更黑得不見人，只有一個女子的冷冷的聲音傳出來，說道：「可惜你放她走了，我也在驚疑哩，這小姑娘一落上船頭，我就看出來了，我怕嚇了她，才沒言語。哼！有甚麼我不曉得的，你門中那九宮步法，聽我祖父說神髓，創自你尊祖，便是從這大挪移得到些兒的，說得好聽點，是從大挪移演化出來的，說得不好聽些，不過走偸了人家這門功夫的一鱗半爪，但雖然如此，九宮步已獨步武林了，九宮劍也因而添了無窮變化來。」

那姑娘分明心中在冷笑，但沒出聲，

說道：「這有甚麼不好聽，見不得人的，若是人人固步自封，天下武術不能發揚光大了，互相切磋印證，取長補短，精益求精，才能生生不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哼！」

她到底哼出聲來了，又道：「那媚娘千方百計，要收我爲徒，不過就是偸我門中的走宮換位，這番前去武昌府，若不是我把九宮變化教了你，憑你那兜天羅，能有把握報仇雪恨麼！」

「住咀！」艙裏的女人厲聲道：「好丫頭，你以爲已傳了我的一丈虹，就不把我放在眼裏，竟敢出言無禮，你可是想死了。」

怎麼？姑娘不是叫她師傅，這兩人不是師徒麼？

姑娘冷冷的說道：「我便想死，可惜你也不敢殺我，因爲你要報仇雪恨，你非得我相助不可，杜娘子……」

艙裏的女人聲音冷厲極了，叫道：「反了，反了，你這個該死的孽徒！」

那姑娘道：「杜娘子，你聽着了，本來呢，說甚麼你也傳了我一丈虹，我尊敬你，叫你一聲師傅，那也應該，但你既也知道，背棄師門，那就是忤逆不道，我原本已有師，是你强逼我，硬要收我爲徒，可不是我心甘情願。」

那姑娘好快的身法，簡直沒見她移步，已到了船邊，忽然失去了她的踪跡，小青兒幾乎驚呼出聲。原來她被小倩拖進艙去，兩個姑娘躲在窗後，看得明明白白，也都聽得明明白白。

小倩即時掩住了他的咀，在她身邊低聲道：「別出聲，快看！」

小青兒鬆了一口氣，錯眼間，那姑娘又俏生生站在船頭邊上，倒像壓根兒她就是站在那裏一般。

只聽那姑娘又冷冷地說道：「杜娘子，你聽着了，你那兜天羅再也奈何不得我，別人也許怕你，我可不怕你。」

小青兒也在小倩身邊說道：「甚麼兜天羅啊？我怎麼看不見？」

小倩把她的手揑了揑，示意她快看，別出聲。

那船中的幪面女子，原來叫杜娘子，氣得大叫：「好哇，你這該死的女娃娃，你騙我傳了我的獨門功夫，你本事大啦，翅膀也硬啦，再也不認我這個師傅啦。」

那姑娘冷冷地說道：「杜娘子，你聽明白了，不錯，那一丈虹是你家傳的獨門功夫，但兩年前才是，現在早已不是你獨門獨有的了，而且壓根兒就不是你傳我的，你又不是不知，你那一丈虹早已落在媚娘手中了，而且媚娘不但盡得了你那一丈虹的奧秘，而且揉和她自身淵博的武學，一丈虹早已成了兩丈虹，威力比起在你手中，可大得多了，也早在你强逼我拜你爲師之前，我已從媚娘得到了你這一丈虹的奧秘，却是你也知道，那媚娘也和你一般，要强迫收我爲徒，而且她對我，可比你好多了，我若眞要棄師別投，也輪不到你，杜娘子，你知道麼，那媚娘爲你强迫我拜她爲師，不過是要想得到我門中的九宮心法，而今，我却教會了你，爲何我要教你，便因爲你說甚麼也在一丈虹上指點過我，我是禮尚往來，從此以後，我們扯了個直，你不欠我甚麼，我也不欠你一分一毫。」

小倩和小青兒只驚奇得目瞪口呆，把這姑娘的一席話參詳一下，已把那舟中兩人的關係弄明白多半了，兩個姑娘最驚訝的是：原來那將在武昌府璐珈山開府立宗的媚娘，也曾要强逼那姑娘爲徒。

艙中的杜娘子一時沒言語，但隔着老遠，也聽得出她在咬牙切齒，顯然對船頭上的姑娘恨極了，却又奈何人家不得。

船頭的姑娘忽然嘆了口氣，聲調也柔和了，說道：「話又說回來，雖然我是被你强逼的，但說甚麼我已向你叩過頭了，也叫過你師傅了，你若不再這麼盛氣凌人，頤指氣使，作爲你的記名弟子，那也非不可能，說甚麼你也是位武林前輩，再說，此番前去武昌府，我們更是敵愾同仇，你那兜天羅再厲害，若無我相助，只怕你尙未近得媚娘之身，便已用武無地了，老實說：我師傅宮九娘要奪回璐珈山祖居，報那斷臂之仇，憑我師傅三人，他敵不過人家人多，你和我們聯手，那本是彼此有益之事，待我見過師傅，禀明之後，正式拜你作個記名弟子，你孑然一身，今後我就侍候你終生。」

艙中寂然無語，船頭上的姑娘又道：「你可明白些，在別人眼中，你那兜天羅無形無影，厲害無比，我却能令你多年辛苦，毀於一旦，適才我可不是怕你，而是留下它來，讓你去雪恨報仇，我話已說完了，你自己去想想吧。」

兜天羅！這船上的兩個姑娘都知道，先前船頭上的姑娘忽然不見了踪跡，原來是倒身在船舷下了，顯然就是躲避甚麼無形無影的兜天羅，既能對付得了開府立宗的媚娘，那自是厲害無比了，既然無形又無影，不用說也就厲害之極。

那艙中忽然傳出一聲幽幽地嘆息聲，却沒言語，船頭上的姑娘忽然叫了聲師傅，也嘆了口氣，說道：「是你逼我，本來我不想傷你的心，待見我師傅，禀告明白了，再正式拜在你名下，作爲記名弟子，偏你這暴戾的性子一些兒也不改，其實在鬼谷中我隨時隨刻都能丢下你走了的，因爲可憐你孤獨無依，人前你又不願現身，這才留下來，今後你若不再盛氣凌人，不再動輒打罵，那我仍然尊敬你，叫你師傅，心裏也眞心當你師傅，好啦，師傅，船家快燒好飯了，我侍候你用晚飯。」

那姑娘進艙去了。後艙有火光一閃一閃的，原來是船家在做晚飯。

江面上，岸上，又恢復了寧靜，不，簡直是死一樣靜，碼頭上那麼多江船，其實和這兩艘船相距也不過七八丈遠，簡直就聽不到人聲。不用說，全都知道是甚麼回事，宮中的侍衞，皇帝身邊的人被殺，而且被殺了三個，若是捉拿不到兇手，便是縣太爺的首級也難保，何況平常百姓，誰不掉了二魂，少了六魄各各吊胆提心。

那姑娘進艙去了，小倩和小青兒却仍不動彈。小倩在心中把鬼谷兩字一連說了兩遍，似乎，好像，在那兒聽到過？

小青兒忽然啊了一聲，說：「鬼谷！我想起來了，我知道這人是誰了，艙中是杜娘子，船頭上適才那位姐姐，原來就是……就是……」

「就是那個少年心愛的姑娘，是她，」小倩說：「不怪那少年竟會捨棄了公……公子，敢情她眞美，……極了。」

小青兒說：「那麼，姐姐，你也承認她美了，眞難得，連你這個從不服人的姐姐，也承認她美極啦，姐姐，你說：她和公主那一個更好看。」

那公主二字，小青兒是在小倩耳邊說的，自是只小倩一人才聽得到。

誰更美啊？連陸羽——就是木兒公子尋訪與等待的少年，也答不出來，驀然之間，她們如何尋得出答案，小倩說：「我，不曉得，我却在想：小青兒，你記得今兒公子怎麼說來着？他說，在桐柏山中的時候，那艙中的幪面女子……」

「杜娘子。」小青兒說。

「是，是杜娘子。」小倩說：「這杜娘子也曾強迫要收公子爲徒，那麼……那麼，這女人一定厲害得很了，是不是？」

她是在和小青兒說話麼？但眼兒却望着那江上的烟波，眼神是那麼迷惑，更像是在自言自語。

「但那位姐姐一定也不怕她，你我都看見了。」小青兒說。

兩個姑娘迅速交換了一瞥，也交換了一句心裏想到而沒有說出來的話：「那麼，船上這姑娘，豈不是比她們的公子更了得。」

小青兒如呆似痴，說道：「她多好啊，對我多好，她喜歡我，姐姐，我也……喜歡她。」

小倩急忙回顧，但靜蕩蕩的，艙中仍然只得她姐妹兩人，那公子仍未回轉，這才鬆了口氣，說道：「小青兒，你可得留神，要是被公子聽見了，當心公子會不高興的。」

小青兒說：「爲甚麼啊？公子和她無寃無仇。」

小倩皺皺眉頭，小青兒年紀還小，怎會明白。她可不敢再言語，公子去了大半天，也該是回來的時候，她猜得到，公子也像昨兒遇到她姊妹一樣，四出尋訪那一個突然捨她而去的少年。

「睡罷，小青兒。」小倩說：「練了一天功夫，我可睏極了。」

她輕輕地嘆了口氣，是因爲心裏感到輕鬆了？還是爲了她那少女情懷上的一抹淡淡的失意，她自己也不知道，但却總是與發現了公子原來是公主有關，今兒後，她們再也不用避諱了。

× × ×

小青兒從夢中驚醒過來，她霍地坐起身來。月光從船艙的紗窗透射進來，像破碎的心投擲在床前的船板上，不，是心兒投擲在船板上，碎裂開來。因爲心形的船窗上，嵌着梅花格，那摺疊的飄動的窗紗，也殘缺了月光。

原來是個夢，小倩在她身邊睡得好香，雖然她已知道，那不過是夢罷了，但小青兒心裏仍有餘悸。

多可怕，她夢見公主把傍邊船上那姑娘身上的皮，一塊塊剝下來，血流滿地。

眞奇怪，從小爺爺就嚇唬她，說：「小青兒，你這小鬼頭，當心我把你的皮剝下來。」爺爺嚇唬了她多少年了，但小青兒從沒做過這樣可怕的夢。當然，她知道爺爺是說着玩兒的，不是眞要剝她的皮，所以從沒害怕過。

這不過是夢吧了，但小青兒不但心有餘悸，而且，眞有些兒怕。

會嗎？要是公主捉到了她，會不會剝那姑娘的皮，把她磨折至死呢？不用說：那鮮血就會流滿地。

會嗎？公主今日也嚇唬過她，說要剝下她的皮來，她知道，公主也像爺爺一樣，是一句玩話兒，但公主却恨那個船上的姐姐，因爲公主愛那個捨棄而去的少年，少年却愛那船上的姐姐。

會嗎？多可怕，公主先後砍下四個侍衛的頭來，而那些侍衛，非但與她無寃無仇，而且是來迎接公主去享受榮華富貴的，公主却把人家殺了，只因公主不要離開那個心愛的少年，也許少年離開了公主，不是因爲心愛這位姐姐之故，但至少，那少年有一天會愛這位姐姐。

小青兒才發覺，原來是日有所思，才夜有所夢，原來她早已在心下替這位姑娘担心了，若是公主回來見到她，會放過她？會不會眞剝下她的皮來？

那位姐姐對她多好嗎？在那位姐姐的臂彎裏感覺出來的親熱，她從未在睡在身邊這位小倩姐姐的臂彎裏感到的，眞奇怪，她連人家的姓名兒也不知道，就叫人家姐姐了，是那麼自然而然，那一聲姐姐，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衝口叫了出來。

不，我一定要去告訴她。

小青兒從來就是這麼任性的，想到甚麼，立即就做，她悄悄溜下了床。而且急忙忙，若是被公主回來發現了，她會沒命了。公主已成了刀之神，當今天下，誰能在公主的崑崙刀下逃得出命來。

公主不在，那床上的被褥仍然疊得好好的，顯然尚未回來。

謝天謝地，她得趕快，不，也不能讓小倩知道，小倩一定會阻止她的。

她輕輕溜出船艙，翻上船篷。咦！就在她溜上船篷的瞬間，隣船上一個揹負着甚麼的人，正打船頭竄上岸去，像是揹着一個大包袱。

小青兒立即就辨出來了，是那個幪面的女子杜娘子，噯呀！杜娘子背上揹的是一個人！

她沒瞧清楚，但不用瞧，她也知道杜娘子揹的是甚麼人了，船上除了那姑娘，就只得一個船夫，杜娘子怎會把船夫揹上岸去。

小青兒毫不遲疑，不往上翻，立即順着船舷，飛掠上岸。今日那姑娘與杜娘子的一席話，又回到心頭，她耳邊又响起了當時令她不寒而慄的咬牙切齒的聲音，現在，她不僅心寒，而且驚恐了，這杜娘子將那姐姐擒去，不知要怎生折磨她了！

小青兒從不思前想後的，她知道杜娘子揹的一定是那位不知名的姐姐，她一定要救她。

不料剛學來的大挪移，即刻就派用塲，那大挪移雖是臨敵時才能派上用塲的功夫，但却給了小青兒無比的勇氣和信心，她年紀雖小，她可是爺爺和姐姐罵的小猴兒，因爲她奔跑起來，別說小倩了，便是爺爺也要費好大的勁，才能捉得到她。

眞奇妙，以往她奔跑起來，無論怎麼

快，也不能說是腳不沾塵，但現在，她幾乎感覺不出腳尖點地，已竄出去了。

不到頓飯工夫，她已追近了，這杜娘子既然曾迫公主作她的徒兒，那武功之了得可想而知，而且還不過三數月前之事，但小青兒一點也不怕，剛學會的大挪移功夫，給她壯了胆，那位被杜娘子擒住的姐姐，一定是受了暗算，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嘛，那姐姐原是不怕杜娘子的，却也讚她的輕身功夫。

杜娘子要把那姐姐揹去那裏啊？雖然不過頓飯工夫，却已遠離了那縣城，少說已走出十多二十里地了，漸漸山高林密起來，農家也少見，那月色倒更明亮了些。

不，小青兒不是害怕，而是越是瞧得清楚了，他越驚奇，那位姐姐像是蜷曲着身子，側身貼在杜娘子背上，看不見有繩索。

兜天羅！無形無影的兜天羅！

小青兒幾乎驚恐得叫出聲來，這一定就是那姐姐說的兜天羅了，她被那無影無形的羅網兜住了！

杜娘子停下步來了，原來已來到了一個庵堂，怎麼刹那間，杜娘子就不見了。

小青兒直奔到庵前，急忙一縮身，且慢，這杜娘子既敢找開府立宗的媚娘算帳，又擒下了那位當面也敢說不怕她的姐姐，豈是好惹的，庵門邊有株大樹，小青兒閃在樹後。

庵門緊閉着，靜悄悄的，只有風聲，樹聲。

杜娘子呢？不料小青兒才一回頭，啊唷，陡然身子一緊，已是動彈不得，兩臂像被無形的繩索綑住了，不掙扎也還吧了，兩肘向外一翻，反而站立不穩了，登時倒地。

敢情連兩脚也被綑着了。幾乎身子尙未沾地，不但身子不由自主地蜷了起來，而且飛了出去，還未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早覺地覆天翻，差點兒沒痛的暈了過去。

原來她被人拋入半空，扔過了牆，重重地跌落在青石板上！

仍然動彈不得，而且連頭幾乎壓在胸上，被緊壓在彎曲起來的兩膝之間。

天！她的頭抬不起來，但眼角總算還能瞄得着，一個人向她走近來，一個黑衣人，從那飄展的黑衣下，她看到那人的脚了。

是個女人！

小青兒現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這走近來的人是杜娘子，她被甚麼兜天羅困住了。

好痛啊，左肩頭像是骨頭裂了一樣，後腦上也痛，她被人從半空中扔過牆來，必是左肩頭着地，怎會不痛，總算她還不是眞暈了過去，罵道：「原來是你這個該死的女魔，放開我，有胆的和我鬥過，暗算人算不得好……」

不對啊，她是女人，不是漢子，當然不是甚麼好漢，怎麼罵呢？可把小青兒考住了。

她看到伸出來的手了，那手把她提起來了，抓住她一隻骼膊，像提小狗兒一樣，她小時候玩皮極了，就是這樣把小狗兒提起來的，噯唷！好痛，她被提了起來，那無形的繩索收得更緊了，尤其肩頭和腦後疼痛的地方，自是痛上加痛。

是杜娘子，眞是這女魔，她見到罩在那頭上的黑紗了。

杜娘子一聲不响，小青兒沒痛得暈去，倒氣得發暈了。

「放開我，放開我，」小青兒大聲嚷。她想起來了，罵道：「死女魔，壞女魔，你是個壞透了的女魔，哎……」

燈光乍現，她又被重重扔在地上，但雖是右肩落地，那左肩頭却也重重地撞在牆上，這番可眞痛得暈過去了。

耳邊忽聽有人喚道：「小妹子！小妹子！你醒了麼？別出聲。」

是誰在喚她啊？我醒了麼？小青兒想。一定是她動彈了，醒了才會動彈，人家也曉得她是不是醒了。

小青兒忽然噗嗤一聲，不是她不知天高地厚，而是忽然間醒來，忘記了被無形的網羅綑綁住了。眞好笑，她若不是醒了，怎能想呢。能想了，自是醒了。

「你笑甚麼？」那呼喝她的聲音低低地在她耳邊說：「別出聲，被她聽到了，你又有苦頭吃了。」

她記起了，也記起了痛來，哎唷！

她只叫了半聲，因爲她也記起耳邊的忠告來，不可出聲，否則要吃苦頭了。

她全都記起來了。耳邊低語的是那位美貌的姐姐，她却不見人。

牆角下黑暗處，那美貌的姐姐又在說了：「別掙扎，一旦被兜天羅網住了，你休想掙扎得脫，倒會更緊了，你受的罪也大了。目前只有個法兒：千萬別掙扎。」

小青兒看到了，雖然只看得一團黑影，就在牆角下，身邊不遠處，一團較濃些的黑影。但她也知道，那就是那個也被綑綁住了的姐姐。當然她被綑住了，要不然怎會不來解救她。

小青兒說：「美貌姐姐，是你啊。你怎麼被那女魔綁住了？」

黑影發出一聲笑，說：「小青兒，你這張小嘴兒眞甜，我倒要問你，你跑來做甚麼？她最恨人家叫她女魔。記住了，你別罵，也別叫她女魔，就沒事的，我不許她傷害你，只不過暫時不能解救你。」

小青兒道：「美貌的姐姐，你說過不怕她的，怎又被綁住了啊，她那麼恨你，恨得切齒咬牙，你怎說沒事，我是來救你啊，不料……」

「不料被她也綁住了，」那黑影說，語氣，話聲，沒有半點兒驚惶：「我要不是自願，她是綁不住我的。我被她綑綁，就是消除她心中之恨，小青兒，她雖然乖戾些，但不是壞人，而且是個可憐人，今晚是我不好，不該激怒她，太多的不幸令她乖戾，她的氣消了，我會沒事了。」

「但你被她綑住了，」小青兒說：「她眞不會殺你麼？我聽到她切齒咬牙的聲音，連心也寒透了。」

「她不會殺我的，」那美貌姑娘說：「因爲她要報仇雪恨，非得我相助不可，小妹子你眞好。」

小青兒安心了些，說道：「我是告訴你一件事，不料才出艙，就見到那女魔……他不是女魔麼，她把你揹在背上，我嚇壞了，立即追了來。」

那姑娘說：「我見到，見到你隨在後

面，小妹子，了不得，你這點年紀，輕功已這麼好了，啊！」

「做甚麼？」小青兒急忙掃了一眼，但並沒人來，庵堂傍邊的小屋裏，有燈光露出來，在夜風搖幌的樹木，令那微弱的燈光閃爍了，乍暗還明，看來這庵堂已有不少年代了，短牆裏圍繞着小屋的樹木，却又高又大了。

那姑娘道：「你要找我？有話要告訴我？」

小青兒道：「美貌的姐姐，我越想越怕，越替你担心，姐姐，趁我家公……子回來前，你非得快離開不可，不可讓他見到你。」

那姑娘一怔，道：「你家公子？我和他無寃無仇，小青兒，何況……你說，爲何要怕他？」

小青兒急了，道：「姐姐，我栽……我不能說，我知道：你的本事也好得很，但你不知，我家……公子能够殺人於十步之外，白光一閃，就會人頭落地，就像那三侍衛……哎呀！姐姐，我沒說甚麼，是不是？」

「你沒說，甚麼也沒說。」那姑娘忍住笑，開始有些兒驚訝，因爲她從小青兒的言態上看得出來，是認眞又誠懇的，道：「你也沒告訴我，殺那三個侍衛的就是你家公子。」

「眞的，我沒說。」小青兒吐了一口悶在喉間的氣：「我眞沒說過，是嗎？」

「那麼……」美貌的姑娘滿面驚疑，她滿面驚疑的時候，也好看嗎？

可惜，小青兒只看到稍爲濃些的一團黑影，看不見她美麗的臉。

「那麼，」美貌的姑娘又在說了：「你家公子豈不成了仙，難道眞有劍仙？」

「不，」小青兒說：「他用的是刀，姐姐，那是眞的，他那飛刀發出去了，殺了人，又會飛回來，那三個侍衛……啊！不不。」

姑娘說：「那三個侍衛一定連他的影兒也沒見到，就已人頭落地了，不，小青兒，你甚麼也沒有告訴我，是我自己說的，但有一樁，你可是說了也不要緊，你家公子和那三個侍衛有仇麼？」

哎！小青兒想搖頭，不料頭搖不動，倒牽動了疼痛的肩頭。

姑娘說：「小青兒，適才必是跌得不輕，你別動彈，杜娘子這網兒厲害得很，你越掙扎，把你綁得越緊了。」

小青兒說：「其實也不像先前一樣痛了，姐姐，我家公子怎會和他們有仇呢，他們保護公子也來不及，只是不願被他們發現了，會接他回去享受富貴榮華，因爲……因爲……」

那美貌的姑娘更驚訝了，說：「因爲甚麼，小青兒，這裏除了我，就沒第三個人了，話出你口，入我之耳，好妹子，你巴巴的跑來知會我，又不懼危險，追下來救我，小青兒，你對我眞好，我要把你當親妹子一樣看待。親妹子有話，是不會瞞姐姐的，是不是啊？小青兒，你願意作我的親妹子麼？」

「我願意，」小青兒說：「姐姐，隔牆眞無耳麼？我是說牆外。」

「當然沒有，」姑娘說：「即使有人，也聽不到我們談話的，是不是？」

「好，」小青兒說：「姐姐，我……說個故事兒給你聽。」

「好啊，」那姑娘眉開眼笑，小青兒當然看不見，但一聽那聲調就知她在眉開眼笑了，說：「小妹子，你猜怎麼着，我最喜歡聽故事兒，可不是你甚麼也沒說，只不過說了個故事兒罷啦。」

眞要多謝公主，教了小青兒這個乖乖公主昨日晚間說的故事兒，眞說得妙極啦，公主也是甚麼也沒說麼，但她和小倩却知道，那是誰的故事兒。

小青兒說道：「從前，有一個貴妃，是皇帝寵幸的妃子，那妃子被皇帝搶入宮去之前，已由父母作主，把她許給了一個文士，那妃子也像姐姐你一樣美極啦。」

那姑娘噗嗤半聲，她不敢笑出聲來，怎麼把她扯在裏面了？這故事兒自然和她有關，但她也知道，可還不到有關的時候，因爲那是從前的事。

「哎呀！」小青兒怔了怔，說：「眞的，姐姐，那妃子後來被人從宮中救了出來，生了一個女兒，自然也就是公主了，這公主像極了她娘，我是說：那妃子。而你，姐姐你却像那公主，我……我是說，你和公主一樣，都美極了，當眞，若然她也回復了女兒身，怕也不和你一般美。」

那姑娘適才剛警告過小青兒，不料她自己吃苦頭了，因爲她一驚之下，忘了不能掙扎的，竟霍地想坐起來，登時感到一陣窒息，喉間像被割裂一般痛，幸是她懂得如何解救，忙不迭一側頭，避過了緊勒在喉間的那根看不見的細絲。

她知道了，小青兒在告訴她，那公子就是公主。

那姑娘緩過氣來了，說道：「我明白了，那公主女扮男妝，三個侍衛都是來迎接她回京去享受富貴榮華的，但公主不願意，因爲三個侍衛已發現了她的行藏，於是，殺了三人，哼！這公主的心腸也太狠了，簡直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但那又是爲甚麼啊，爲何她不願回京？」

小青兒道：「姐姐，她不是回京，那般人，好多好多，無數的侍衛，是在尋訪她的下落，迎接她去京的，因爲那貴妃太美了，有一個武功天下無雙的青年，也在默默地戀着她，但去得晚了一步，她父母把她許配給一個文士了，那青年好不傷心失望，黯然離去，待得他知道心愛的人被搶送入了宮，發生了劇變，從南海趕回京來，已是那貴妃入宮一年之久了，當他獲悉他心愛的人，雖然已貴爲妃子，但身在宮中，仍終日以淚洗面，待他得知原來那貴妃想念的，並非是那個父母作主許配的文士，而是他時，他就毅然把貴妃救出宮來了，他雖然武功了得，强煞也只得一人，宮中侍衛却太多了，能作到宮中侍衛的，那武功自然也是不弱的了，苦苦追捕之下，那青年打發貴妃逃走，由他斷後。」

那姑娘嘆口氣，道：「任你英雄了得，如何能敵得過那麼多武林高手，能保得住性命，已經是萬幸的了。」

小青兒道：「那青年雖然重傷，總算逃得性命，貴妃僥倖逃到了西域，在崑崙山下住了下來。」

那姑娘道：「我明白了，原來那公主

是貴妃逃出宮來後所生的，貴妃在宮時已懷有身孕，皇帝自然知道，是以下令，務要尋訪到貴妃母女，接去宮中。」

小青兒道：「姐姐，原來那皇帝雖有三宮六院，後宮佳麗三千，但三千寵愛在那貴妃一身，自從失去了貴妃後，夜夜伴愁眠，思念得了不得，下令大搜天下，十數年如一日，還加派了侍衛，遍佈天下，任何地方發現了貴妃的踪跡，立即以八百里傳音，左近的侍衛，也就立即趕來會合了。」

美貌的姑娘道：「小青兒，好妹子，你這故事兒眞好聽，可惜最重要的一點還沒說出來，那公主爲何不願回去享受富貴榮華啊？」

小青兒道：「因爲她那死去的娘恨那皇帝，因爲提起來就恨，那公主聽得多了，自然也恨上了，但主要的原因却是公主回到中原後，就在……就在那桐柏山中，遇到了一個少年，而且愛上了他，不願離開他……」

美貌的姑娘竟會氣促起來，說道：「且慢，小青兒，你這故事發生得不很久，不過是三月前之事，是不是啊？」

小青兒有如不聞，繼續說道：「但不知爲了甚麼，那少年却離開了公主，也令她又傷心，又恨極了，她傷心，因爲她太愛他了，她恨，因爲公主在遇到那少年之前，有一個和她一樣美貌又聰明的姑娘，和他在一起，那公主當然未對人家說過，但她身邊的人都知道，公主也担心，即使那少年不是爲了那位姑娘之故而離開她，但若有朝一日少年和那姑娘遇上了，公主就會永遠永遠失去那少年了。所以……所以……」

美貌的姑娘說：「所以，小青兒，你不說，我也能猜得準，所以那公主就泊舟在江邊，找啊，找啊！一連找三天，她仍不死心，仍然四處尋找那少年，小青兒，你說的是故事兒罷啦，你甚麼也沒有告訴我。但小青兒，你却不知道那故事的發展，我雖然也不知道，但猜得到，那少年不論爲甚麼離開公主，那姑娘却未和他見過面，因此，你不用替古人担憂，我是說，不用担心公主會對那姑娘不利，何況，那姑娘也許不服呢？她雖然沒有了不得的本事，但最厲害的大壞人，都莫奈她何。」

小青兒說：「但是，姐姐，沒有人能比公主的本事更大了，她一揚手，三個侍衛的人頭就落了地。」

美貌的姑娘道：「小青兒，那公主眞是劍之仙，刀之神嗎？也許，那姑娘的本事比起那三個侍衛來，要大得多呢，却是有一樁，我仍然不明白，那公主的一身本事，從那兒學來的呢？莫非她在西域的時候，得到曠世的奇遇麼？」

「不是的，」小青兒說：「公主的武功是貴妃傳給她的，那貴妃本也是出身武林世家，只不過她的武功不是家傳武學，而是那個救她出宮來的俠士教的，雖然他們相聚在一起的時間太短了，但却足够傳授那貴妃兩門功夫，一是內功口訣，一是神奇的飛刀，姐姐，你忘了，那貴妃在崑崙山下一住十餘年，連生下來的公主也長大成人了，那兩門功夫，還會不能練成功麼。」

美貌的姑娘沒有聲音了，小青兒倒驚惶起來了，可是有人來了，也許牆外有人來？

但沒有，他聽不出有異樣的聲響，只有秋虫的鳴聲，再就是蕭蕭風聲。

「姐姐，姐姐，你還在麼。」小青兒怯怯地，低聲喚道。

「我在這裏呢！」美貌的姑娘說：「那杜娘子若不來放開我們，我和你休想能脫身，小青兒，你不用害怕，眞的，杜娘子只是性情乖戾些，可憐的杜娘子，她本來也是很美的，現在却醜得像鬼一樣，她的容貌被她的丈夫和媚娘毀了後，性情才變得乖戾了，她殺了無數無數的人，但可全是壞人，因爲她恨忘恩負心，無情寡義的人，這樣的人她才會殺的，她不會殺我們……咦！」

「那不見得，」忽然，黑暗中，傳了來冷得令人心也寒了的聲音說。

怎麼不見燈光了，原來被人遮擋住了，只顧談話，已有人走過來了也不知道，也許來得太快了。小青兒天不怕，地不怕，但現下怕啦。她是想罵的，因爲她恨極了，雖然看不見，但聽聲音也知是杜娘子，她不敢罵，怕吃苦頭。

「師傅，」那姑娘叫道：「我已讓你消了氣，也該放開我們了，快把你的兜天羅收起來。」

冷冷地兩聲冷笑，杜娘子說：「你這該死的丫頭。你不知道厲害，也認不得我這個師傅。」

「我一直叫你師傅。」姑娘說：「一日爲師，終生也是師傅，雖然當初你强迫我拜你爲師，但無論如何，我已向你叩過頭啦，只不過我已有師，你也不願收一個背叛師門的人作徒弟的，是不是啊，當初我甚麼都告訴你了，現在仍然這麼說，待我稟明家師，那時我就正式拜在你名下，作個記名弟子，你若是不再這麼動輒罵我打我，我也會尊敬你的……」

「別出聲！」杜娘子低聲道：「奇怪，半夜三更，怎會有人來了？來的人還不少。」

「快放開我，」那姑娘急了，叫道：「別走啊，怎知來的是甚麼人，若是來了你那忘恩負義的丈夫，媚娘那賤女人也可能同來，因爲他們一定在開府立宗之前，先不放過你……」

黑暗中，杜娘子擺了擺手，忽地一閃身，不見了，但連小青兒也能聽到牆外的脚步聲，可不是麼，來的人眞不少。

脚步聲像狂風驟雨一般，來到庵門口了，來得眞快。

打門聲入耳了，反聽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何必費事，這樣一道矮矮的牆，却是……喂！你瞧淸楚了，那人眞是進庵去了，眞如你說的……」

「黃統領，你也太小看我了，」有人接口道：「我呂尚行走江湖，還沒走過眼，憑我脚底下的功夫，就是攔截不下那人來，他想擺脫我，只怕也不容易，我見他入庵去了，不敢打草驚蛇，這才是趕回去知會你們，這可不是我胆怯，他背上揹着一個人，我竟也幾乎跟不牢他，那身功夫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些日來，我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人物出現，只怕就能從他

身上找得出幾宗來，是以不得不小心。」

「好！」那黃統領說：「不怪提督大人賞識你了，你不貪功，遠謀深慮，佩服佩服，宋爺，你繼續打門，呂尚，姜凌，你二人一左一右，我打後面進去，當心那人被驚走了。」

打門聲又傳來了，美貌的姑娘說：「小青兒，來的原來是宮中侍衞，共是四個人。」

她竟然滾到小青兒身邊來了，不但更近庵門，而且草也長些，可以掩蔽她們。

燈光亮了，有人從那小屋中提着風燈開門出來了，是一個中年尼姑。

「小青兒。」姑娘說：「你瞧見了麼，這尼姑也有一身功夫，必是杜娘子的甚麼人。」

那尼姑問道：「誰啊？」

門外說：「錯過宿頭的行路人，來討杯茶喝。」

風燈近了，兩個姑娘更清楚看得到尼姑的面貌了，其實慈眉善目，年紀已在四十以外了。

庵門開了，走進一個年過五十的老人來，雙目炯炯有神，衝着那尼姑一抱拳，那顯然是在戒備，不是抱拳爲禮。說道：「多有打擾，師太見諒。」

那尼姑道：「出家人與人方便，施主請進。」

話聲未落，只聽嗖嗖連聲，打從左右及庵後，飛落下三個漢子來，對那尼姑全不以正眼相看，互望了一眼，都無言的搖了搖頭。

打門口進來的那人道：「可不是怪麼，明明看見……黃爺，你說該怎麼辦？」

那庵後來的漢子道：「其實口喝，你我匆匆趕來，連晚飯也沒顧得吃，便擾這位師父一餐齋飯再說吧，我等也該商議一下。」

原來這人便是那姓黃的副統領，他身邊一人立即吩咐尼姑備齋，竟是不待相請，齊奔入庵堂，不大工夫，那敞開的庵堂門內，便亮了燈火，小小一個庵堂，神龕佔去了一小半，還能有多少，是以，從那大開的大門中，外面的人把裏面的看得清清楚楚，相距那麼近，裏面四人的談話，也聽得清清楚楚。

那姑娘道：「小青兒，你沒事吧？」

小青兒說：「姐姐，敢情這四人都是宮中的侍衞呀，姐姐，我不知道說得對不對，那個姓黃的副統領，看來武功還不及那個打大門口進的人。」

「那人姓宋。」姑娘說道：「小青兒，你眞有眼光，那姓宋的是個內功高手。但最精明的還是另外兩個，看來武功都不錯。」

「我知道，一個姓呂。」小青兒說：「該死的，哎呀！杜娘子去了那裏啊，再不放開我，我可要罵啦。」

姑娘道：「你可千萬別出聲，更罵不得。」

小青兒罵道：「該死的女魔，殺千刀的女魔，我要罵，我和她無冤無仇，她爲何綑我。」

那姑娘噗嗤一聲笑，却沒言語，小青兒罵是罵啦，但只有在她咀邊的人才聽得到，其實兩人壓根兒就是耳語，否則庵堂中的人早發現她們了。

只見那姓宋的侍衞在門口步來走去，忽然停下步來，面對着三人說道：「這庵堂裏可曾搜遍了，當眞沒人？這不奇怪麼，明明見到那人進了庵，呂兄，你說是不是？」

坐在神案傍的呂尚道：「如何不眞，若是不怕打草驚蛇，我早出手了。嘿嘿，我不敢給自己臉上貼金，憑我呂尚手底下這點功夫，若然那人眞是……眞是那人，只怕留不下人家，我這個項上的人頭，倒先分家，宋爺的令兄何等英雄，甚至那三位，那一位不比我呂尚强。」

姓宋的道：「呂爺，這番若不是你有見地，我們此刻早去到大河之北了，我可沒半句責怪呂爺之意，此事關係重大，原該愼重行事。」

「還有一宗。」呂尚道：「黑夜之中，我沒看得十分清楚，但那人分明是個女人……」

那姓黃的副統領本來背着手，兩眼望房頂，顯然在思索甚麼，聞言霍地轉過身來，睜大了眼睛，道：「女人！是女人麼？爲何你不早說？」

「又是……一個女人！」姓宋的眼睛也睜大了，道：「那番邦女子年紀輕，這女人却幪着面？黃爺……」

那個一直沒開口的人也湊上來了，面色凝重得很，說道：「我已經在這裏懷疑了，各位，我有一言，我有一個……假定……」

呂尚道：「姜子牙，我就知你不開口，屈指一算，準有主意，兩位，這姜凌從來就是我們的姜子牙。」

姓黃的說道：「却是我先有一言，各位，無論人前人後，今後休以統領相稱，我姓黃名堯，你我只可稱兄道弟，各位記住了。」

姓宋的道：「說的是，我姓宋名希古，以後兩位休要客氣，姜兄有何見地，請說。」

那姜凌道：「宋爺與令兄，在武林之中，誰不知是佛菩薩，又是早年入宮，從未與江湖中人結怨，那身首異處的三位，也和江湖中人阻隔着一道萬仞宮牆，大家都知道，三位並無不共戴天的仇家，但却都慘死了，而且又皆在漢江，而且……宋爺慘遭殺害之時，正躡踪那番邦女子，這三位被害之地，又出現了一個幪面人物，而且也是一個女子，這兩人之間，有否關連？」

黃堯道：「說得是……」

宋希古急走兩步，忽然停步，回身，道：「還有一個，家兄等三人，分明已發現了那一個當年重傷，眇了一目，斷了一臂之人，共就是三人了。」

黃堯道：「不錯不錯，十數年來，我等苦尋不獲的三個人，分明已在眼前，若是別人，任他是誰，任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殺害他四人。」

「也沒有這本事，嘿嘿。」呂尚說道：「尤其是遇害的那位宋爺，大河南北，誰不敬佩，竟然不曾出手，便已身首異處了。」

姜凌道：「故爾，黃爺，若然這已先後現身的三人，正是咱們要找的人，我以

爲不可操之過急，因爲……」

黃堯道：「姜兄若有高見，便不妨直說，你放心，這庵中你我搜查過了，實是只有那尼姑一人。」

姜凌探頭向外面瞄了瞄，縮回頭去，才道：「這漢江之頭，長江之濱，黃爺，你忘却有件大事了。」

那宋希古首先點了點頭，黃堯說道：「你是說珞珈山開府立宗那回事？那又如何？」

姜凌道：「黃爺，這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各位這麼多人，尋訪了這麼多年，連天涯海角也搜尋遍了。這三人却踪跡毫無，而今，却在珞珈山開府立宗之時，突然都現身出來，這豈是偶然。」

黃堯猛地一拍大腿，道：「眞個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那姜凌又回頭掃了一眼，道：「呂老弟所見，若眞是……嘿嘿，你我四人……憑你我四人，又能如何，於事無補尚在其次，只怕也落得那四人一般下場。各位，我姓姜的闖蕩江湖，三十年不到，二十年却又有多，怕死也不吃這碗江湖飯了，不過是……」

黃堯道：「姜兄不用說了，咱們全是替皇上効力，生死早已置諸度外，不是怕死，而是怕負了聖恩。宋兄，你可千萬要忍耐些兒。」

宋希古嘆了口氣，道：「姜兄所說，的確是萬全之策，小弟便是不量力，也不敢以私廢公，黃爺，你就拿主意吧。」

黃堯道：「好，我們即刻到縣衙，知會各路人衆，全在武昌府會齊，若不是呂兄機警愼重，我等幾乎毀了大事。」

他一揮手，搶了出來，陡地面前人影一閃，原來是那尼姑托着四盞茶前來，小青兒咦了一聲，說：「姐姐，那尼姑果然好身手！」

若不是好身手，兩人分明已經碰上了的，豈能閃避得開，而且滴茶也不見潑出來。

「別出聲。」那姑娘道：「小青兒，你把手脚活動一下。」

甚麼？那美貌的姑娘已挨近她身，而且不再是蜷屈躺臥，而是在她身邊抱膝而坐。

敢情她身上的無形網羅已解了，果然她也能坐得起身來了。小青兒一時倒怔住了。

早見那黃堯錯身，滑步，挫腰，抱拳說道：「有擾師太了，我等現有要事，不克擾茶了，這裏有些許香資，請師太收下了。」

那黃堯一揚手，只見尼姑的托盤倏起乍落，那盤中已多了一錠銀子。隨着黃堯身後出來的三個侍衞，再也不似先前一般狂傲了，那四人迅速交換了一瞥，不自覺對尼姑一拱手，再隨着黃堯的手一揮，急忙忙越牆而去，只一眨眼間，已去得無影無踪。

小青兒透過那一口氣來，說：「姐姐，那宮中的侍衞，全都這般好功夫麼？」

那姑娘道：「那也不見得，論功夫，那個姓宋的最好，姓呂姓姜的是老江湖，功夫也過得去了，那姓黃的雖是個統領，其實武功在那三人之下，小青兒，你記住了，你見到這姓黃的再現身，那就有好戲瞧了，你不是來瞧熱鬧的麼，那也就是最熱鬧的時候。」

小青兒跳了起來，因爲就在兩人的近處，不，是面前，傳來一聲冷笑，跟着有人哼了一聲，黑影也由淡而濃，現出一個人影來。

杜娘子！

小青兒眼中噴出了火來，杜娘子冷冷的說道：「今天便宜了這兩個丫頭。」

那美貌的姑娘不待小青兒開口，揪着她的胳膊，只一帶，擋在她身前，說道：「我可沒向你求饒，小青兒也沒有，我們才不感謝你哩，你不過是爲了要對付那四人，不得不收回你那兜天羅來。」

小青兒可罵開啦，說：「喂，我又沒狂你，和你無冤也無仇，你爲甚麼綑我，我這肩頭……」

杜娘子道：「小丫頭，你的肩頭還痛得很，是不是，那你就記住了，以後再敢管我的事，再鬼鬼祟祟跟在我身後，我還要你吃更大的苦頭，丫頭！」

杜娘子對那姑娘切齒厲聲道：「你還敢再咀硬麼，別以爲我不敢殺你。」

那姑娘頭兒一揚，說道：「你就是不敢，你要殺我，你就不用費這麼大的勁，把我扛來這裏了，只因爲我知道你心急，急着走，官家封鎖了江面，船隻開行不得，你一定打陸上走，我啊，小青兒，你想睏覺的時候，你顧不顧跑夜路，你說，有人揹你走，那好是不好？」

「好啊！」小青兒眉開眼笑，滿臉怒氣登時化爲烏有，却怒放了心花，說：「姐姐，原來你故意讓她用網兒兜着，原來是好讓她扛着你走路，原來我誤會了，原來……」

杜娘子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她那右臂抬起，又放了下來，因爲這美貌的姑娘左脚一滑，身子兒沒轉，脚尖却轉了。

小青兒一怔，說：「姐姐，姐姐，原來你也會大挪移！」

杜娘子怒吼一聲，道：「原來你這兩個丫頭都該死，我早晚……早晚……」

「早晚你一定不會放過我。」那姑娘半點也不懼怕，說：「但不是現在，因爲你要留下來帮助你報仇雪恨，啊唷！」

小青兒道：「做甚麼？姐姐！」

杜娘子分明又沒動彈，連臂也沒抬一下。

那姑娘說：「小青兒，你餓不餓，我可眞餓啦，你聞到了沒有，好香！」

庵堂門口有人說道：「既如此，你師徒來吧，深夜客來，只可惜貧尼沒好招待的。」

燈光下，那尼姑含笑而立，已在向她們招手。

那姑娘拖着小青兒，打從杜娘子身邊一掠而過，說道：「多謝師太。」

不料那女尼一揚手，兩個姑娘身前，就似豎立了一堵無形的牆壁，迫得兩人落在她身邊，只因那女尼的笑容更慈祥了，兩個姑娘驚而不懼，萬不料這女尼豈僅有一身功夫，內力竟然如此驚人！

那女尼已兩手緩緩伸出，分握着兩個姑娘的手來，說：「讓我看看你們！」

她的目光只對小青兒注視了俄頃，落

在那姑娘面上，就不瞬眼了，頭兒却點了起來，說道：「你叫狄心蓮，是吧？好好，你師傅宮九娘可也曾提起過九宮山有一個苦命的金師太。」

小青兒道：「姐姐，原來你姓狄。」

正是狄心蓮，啊了一聲，面上喜容頓現，說道：「原來是百忍大師，家師多有提及。」

只見那杜娘子急退一步，說道：「你……你們……」

那金師太嘆了口氣，苦笑道：「百忍已成金，姑娘，你就叫我金師太吧。」

狄心蓮眼珠兒急轉，已躬身道：「是，晚輩拜見師太。」

那金師太一擺手，已對杜娘子點頭道：「施主休要驚疑，既然百忍已成金了，雖尚不能菩提本無樹，此心却已是明鏡台了，無掛無牽，更早已無恩無怨。你三人奔走了一夜，想已餓來，請來用齋。」

杜娘子道：「我明白了，不怪你解了她二人的兜天羅，你和她師徒有淵源！」

金師太道：「善哉，這位姑娘與你已有師徒之份，又豈無淵源，今晚我這庵中多事，就有人……來了！」

陡然間，小青兒驀覺眼前一暗，那雙脚却已離了地，耳畔也已風生。

小青兒驚駭得目瞪口呆，因爲眼前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分明身已不在庵堂中！

耳邊傳來狄心蓮的聲音，說道：「小青兒，我在這裏，別怕，我們是在神龕裏，別出聲，有人來了。」

光亮又出現了，但不是在光亮照射下，身前像是有一堵屏風般，把光亮阻擋住了，原來她和狄心蓮已身在泥菩薩後面。

狄心蓮挨近她，在她身邊道：「你是被金師太把你帶進來的，你看是誰來了？啊！」

她的話聲低，那一聲驚訝的呼聲亦低，其實根本沒叫出來，却是小青兒啊了一聲，若不是狄心蓮反應極快，而且忙不迭把她的咀掩住了，幾乎叫出了聲來。

燈光又搖晃起來，那人來得好快，帶起來的微風，令燈光搖曳起來。

是一個少年相公，翩翩若玉樹臨風，負着雙手，好不瀟洒。那像是如飛而來的，倒像本來就在堂中，但任他裝得極是瀟洒，可也掩飾不了他面上的驚訝之色，只見他踱了兩步，那眉頭兒已皺了起來，眼珠子在不停地打轉。

「他奇怪了，」狄心蓮兀自掩着小青兒的咀，在她身邊悄悄說：「分明堂中有人，怎生一個也不見了啊？」她輕聲一笑，不，只是半聲，說：「不好！」

那少年目光落在神龕上了，而且不再轉移，一定是他發現了神像後有人。

狄心蓮急忙低聲道：「別動彈，他發現我們啦，不過……不過麼，不過這少年有一身功夫而已，和我們又無關係，也用不着聽他的。」

不料她的手才一鬆，小青兒已斜身鑽了出去，叫道：「公子，是我啊，不是別個，你瞧，只有我一人在這裏。」

那少年相公把跨出的右脚急忙縮了回來，愕然道：「怎麼是你？原來……是你，淘氣，若是你出來遲了些，你這小命兒就沒了。」

小青兒嘻嘻笑道：「我不信你那飛刀有那麼厲害，你又沒把崑崙刀取出來。」

少年公子哼了一聲，道：「何用取出來，我只一拍，圓葉刀就能飛出了，快說，你怎會跑到這裏來，又怎會躲在那後面，眞……沒有人麼？」

「當然沒有，」小青兒說，忙不迭跳下神龕。臉上變顏變色：「你騙我，你眞……眞一拍刀就飛出來？」

那公子臉色一沉，道：「小青兒，我問你，怎生跑到這裏來？」

小青兒咀兒一噘，說：「我出來找你啊，你半天也沒回來，天黑啦，我趁姐姐睡啦，就……」

「就悄悄溜出來。」那少年的臉色緩和了。

小青兒說：「我找啊，找啊，就找到這裏來啦，啊唷，你……」

不料那少年公子一轉身，一把揪住了她，厲聲道：「人呢？我分明見到不只一人在這裏，人那去了，小青兒，怕不怕我剝你的皮。趁早實說了便罷！」

小青兒的眼圈兒紅了說：「你不講理，剛才……嗯，我替你担心得了不得，庵裏來了四個人，原來是來捉拿兇手的，捉拿……捉拿……」

「捉拿殺那三個侍衛的兇手，」少年公子又把小青兒放開，道：「說下去。」

「我心中說：他們商量甚麼啊，」小青兒說道：「我一閃身，就溜到那菩薩身後去了，我想：他們商量的，八成與公子有關，待打聽得機密事，回去再報與公子知。」

「好好，」少年公子點了點頭，在那蒲團上坐下來了，說道：「你把他們商量的。說來我聽聽。」

小青兒站在他面前，就擋去了一大半神龕，但願那美貌的姐姐，不，狄姐姐，趁早溜跑就好了。道：「公子爺，你那崑崙飛刀放出來，我只知道厲害得了不得，那三個侍衛本事那麼大，但連公子爺你的人影也沒瞄見就沒命了。却還不知道你只要在腰間一拍，那刀就能飛出來。」

「你說些甚麼？」少年公子道：「我問你的是：他們商量些甚麼？」

小青兒道：「原來四人眞是捉拿你來的，走得口渴了，跑來討杯茶喝，他們說：休要打草驚蛇，一個姓姜的說：你們知道武昌府就有一件武林中的大事嗎？爲甚麼你們找了這麼多年也沒見現身的人，却在此地此刻出現了。」

「那人說你們？」公子揚了揚眉兒，道：「難道他不是宮中侍衛？」

「是侍衛。」小青兒說：「聽那個姓黃的頭兒說……」

「黃堯，是他。」公子說。

小青兒睜大了眼睛，說：「你曉得，原來……」

「說下去。」

「聽那姓黃的說：那人是甚麼提督大人推薦來的，」小青兒說：「姓姜的出的主意，他眞猜着了。知道……知道那公主必定要去武昌府。」

「故爾他們走了，」少年公子說：「他們要在武昌府佈下天羅地網。」

小青兒急了，道：「但他們不知道，

公主不會去，去的只是盧公子，盧公子，你可不怕他們是不是啊？」

盧公子呵呵大笑，說：「小青兒你怕沒熱鬧瞧了，是不是，那公主不怕。」

小青兒說：「是啊，公主天不怕，地也不怕，公主誰也不怕的，何況是盧家公子你。」

那盧公子忽然嘆了口氣，說：「但那公主却怕失去……失去了他，他去得無影無踪，那公主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知道，我知道。」小青兒說：「盧公子又出來尋找了老大半天，我知道你找誰，你找他，找了幾天幾夜了。」

那少年公子嘆了口氣，牙齒兒忽然咬緊了，甚至咬得發出了格格的聲響來，說：「我也知道，他一定去找他的心蓮妹妹去了。」

「不不，」小青兒急道：「他沒有，眞的，他沒有去找那個姑娘，啊！」

小青兒慌張地急忙掩住她自己的咀，急急忙忙退了一步。因爲那公子跳了起來，但他的脚尖只是那麼轉了一轉，就不再動了。

小青兒倒抽了口涼氣，眞的，她一直小心翼翼，眞該死，她到底還是洩漏了。

「原來藏在神龕裏的是狄姑娘，」公子說：「狄姑娘，出來吧。」

「不不……不不……」小青兒退一步，再退了一步，退到左面，又慌慌張張滑過右邊。

公子冷冷地說道：「小青兒，你不用怕，今晚我還不會剝你的皮，給我滾開去！出來吧，狄姑娘，我早知神龕裏還有人，原來是你，敢情這麼個小小的尼庵，竟是藏龍臥虎之地，那麼，杜娘子也來了，好得很啊，爲何不也出來相見。」

忽聽庵堂外有人說道：「這裏沒有龍，鳳倒是有一隻。」

羣集荒庵內　老人說因由

小青兒睜大了眼睛，怎麼狄心蓮竟會從門外走進來，她爲何要進來，既然已到了門外，她是可以不用現身的，她該遠走高飛。

但狄心蓮打從庵堂外進來了，她竟還笑得那麼斯文淡定。從頭到脚把那少年公子打量了又打量，而且跨着橫步兒，說：「小青兒，原來這就是你家盧公子呀，噯唷，可眞是一表人才，嘖嘖，眞是人見人愛，盧公子，你貴姓啊，噯呀，你瞧，我準是失魂落魄了，明知公子姓盧，倒又問你貴姓，小青兒，可不准你笑話我，我我……我眞羨慕你，小青兒，我要是侍候你家公子，那怕是一夜呢？我就有福了。」

那盧公子也在打量她，小青兒不心跳，越更發楞了，因爲她家公子的眼珠只轉了那麼兩轉，非但她看不出敵意，倒看出了笑意來。

那公子點了點頭，不，是狠瞪了小青兒一眼，才對這個狄心蓮姑娘點了點頭，說道：「那日一見，姑娘灰頭土臉，再見已是月下了，當眞見面勝似聞名，好一個美人兒，不怪那麼多人爲你着迷了。」說着，更向狄心蓮走近一步，低聲道：「姑娘既已知道我是誰了，還請隱瞞則個。」

那狄心蓮雖然笑語如珠，却非無戒備的，打從庵堂外進來，手中已有一握紅綢，姑娘們手中豈少得了這麼一塊絹兒的，自是沒人會奇怪，却是小青兒奇怪起來了。狄姐姐臉上的笑容不減，但那雙目中却多了令她不解的迷惑。

狄心蓮的眉梢兒挑了一挑，顯露出有些兒愕然，道：「你……見過我？」

「我見到你。」盧公子笑道：「那日在桐柏山中，你浴在朝霞裏，可惜的是那朵花兒雖然嬌艷，却蒙了塵。」

「桐柏山中的朝霞？啊！」狄心蓮睜大眼說：「我記起來了，那天早上，我們死裏逃生，從崖下翻上來，我倦極了。」

盧公子道：「你當然該記得的，若不是倦極，睡去了，又豈會被鬼谷的杜娘子把你刦了去。再見你，已是在鬼谷的月下了。」

「鬼谷的月下！」狄心蓮道：「那麼，那一晚，那一晚……」

「月光照在那籬笆門的時候，」盧家公子說：「你跟在杜娘子身後，走了出來，來到那寒潭之濱的樹下，她強逼你拜她爲師。」

狄心蓮說：「那麼，那麼你甚麼都瞧見了，原來桐柏山中，除了那杜娘子，除了那已離去的媚娘之外，還有人？你對杜娘子的一舉一動，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盧家公子挑高了眉兒一笑，才道：「瞧見了的，不僅是我一個，還有一個陸哥哥瞧見了他的心蓮妹妹，他要不親眼瞧見，那會捨得離開桐柏山。」

盧公子爲何眼也不瞬地瞧着狄心蓮？

小青兒瞧着她家公子，也是不瞬眼，眞的，却也眞奇怪，盧公子的目光雖然有些兒異樣，任誰也聽得出來，話也說得酸溜溜的，就是眼中不現凌芒，冷些兒也倒是有的。

小青兒揑緊了的一雙拳，也不放鬆了些，也才發覺掌心被冷汗濕了。

那麼，她家公子雖然恨這狄心蓮，却不會殺她的，小青兒鬆了一口氣。

狄心蓮道：「那人姓陸，單名一個羽字，乃是雲台十三門的門下。」

「他身蒙不白之寃，亡命江湖。」盧家公子說：「他無依無靠，孑然一身，只道遇到了一位紅粉知己，不料那位貌如花的姑娘在杜娘子威逼之下，竟把他忘記得乾乾淨淨，他傷心的走啦，離了桐柏山，可沒忘記那姑娘有一位師傅和師姐在惦念着她，於是，他南下去到大洪山，見到了她師傅宮九娘和她的師姐薛紅，轉告了她平安的消息，他才長長地嘆了口氣，走啦！」

小青兒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不僅聽得眞，而且看得也眞，眞眞實實，她家公子坦誠相告，沒有半句謊言。

「我一定誤會了，她其實是最好最好的人！」小青兒想：「原來我誤會了，不，我誤會了我家公子，他是公主，不是公主，我一定要忘記她是公主，她也不是穆木兒，他姓盧，盧公子。」

狄心蓮怔怔地說：「原來你一直和他在一起。」

「一直和他在一起，」盧公子說：「天下雖大，却無他容身之地，我帶着他去到大神農架下。」

「我曉得。」狄心蓮說：「我沒去過那大神農架，但去過巫山，大神農架在巫山的北面。那是個亘古無人烟的地方，你們……你和他一直在一起，是麼？直到新近出山來？」

「直到我們把功夫練成了，」盧公子說：「現在，他再也不是你認識的陸哥哥了。」

雖然盧公子在揚着眉兒，但連小青兒也看得出來，先前她是白担心了，她看得出來，盧家公子眼中非但沒有冷芒，即使間或也瞬間出現過，但絕不凌厲，只是又盯着狄心蓮不瞬眼。

狄心蓮喜道：「那眞好，我眞替他高興，盧公子武功蓋世，雖然只是短短的三月，他必也武功倍增了。」

「你你……」盧公子顯然一怔，道：「你一點也不……不……」

狄心蓮喜孜孜說道：「我不過受人之託，有一位他門中的尊長，我們稱他雪峯老人，只因我們在一個雪峯上和那老人家相識，所以稱他雪峯老人，陸哥哥從來沒在江湖上行走過，雲台十三門的劍術雖然領袖大河以北的武林，到底他少了歷練，他又重傷新癒，故求雪峯老人託我姐妹照顧他，但我們師徒自身難保，怎能把他留在師傅身邊呢，若有不測，豈不是反而連累他，沒法兒啦，我就帶着他北上，不過是要他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他那狠毒的大師兄意料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把他帶去大神農架，你倒高興。」盧公子的眼睛閉上了一會兒。

「我眞高興。」狄心蓮兀自喜孜孜說：「我們就不負雪峯老人所託了，因爲那是個誰也找不到的地方，他那大師兄即使都散發了武林帖，也沒人能找得到他。」

「你眞……高興？」

「而且有你武功蓋世的盧公子在他身邊，」狄心蓮不是假裝高興，說：「便是有人找到，也不用担心了，也只有你才能保護他。」

她不是假裝，連小青兒也看得出來，因爲她笑得更美了，那聲調也是快樂的。小青兒也看得出，她家公子在閉着眼的瞬間，在吸一口長氣。

小青兒却在吐一口氣，她放心了。

睜開了眼來的盧公子說：「我們出了山，我是說，離開了大神農架，因爲他和你相約之期已近了。」

「不是和我。」狄心蓮說：「是雪峯老人和他相約會晤之期，只不過老人家有事武昌府，也應允助我們一臂之力，不過是巧合。」

「但他沒有忘記你，」盧公子說：「他沒說出來，但我知道，於是，我伴他去到桐柏山，本是想把你從杜娘子手中救出來，帶離那鬼谷，然後，去和你師傅會合，你當然知道，我也會陪同他去見過你的師傅，和你那師姐薛姑娘。」

「你眞好，」狄心蓮說：「我眞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

盧公子轉過身去了，掃了一眼，說道：「你該出來啦，你不用躲躲藏藏，我知道你在那裏。」

他在對誰說話啊？當眞，那金師太和杜娘子怎生再不出現？

小青兒聽不出有任何聲响，眞了不得，那金師太把她帶到神龕裏，就不知去向，還有那杜娘子怎生像從這庵中消失了？

現在，狄心蓮只有眼中才能看得出笑意，說道：「她會來的，她不會走，因爲她不能沒有我。只不過離去一會兒。盧公子，我尚不知道的是，他怎又離開了你。因爲他比我年長，所以我叫他陸哥哥，你停船在這裏，又離船尋找的，也是他，是不是啊？」

盧公子又在打量她了，說道：「那麼，他眞不是去大洪山尋找你們？其實，我也知道不是，因爲他往西來了，並沒有渡漢水、封江之前，沒有船家渡過他，我知道。」

狄心蓮的眼睛發出了一瞥光亮，說：「那麼，他不會去得很遠的，我知道，漢水封江之前，陸上也不准人往來，各處西來東去的孔道，全有人在把守搜查。你當然明白，宮中侍衞不但有人認得他，也已對他生了疑。因爲他……他和你一再現過身！」

那盧公子又再橫了小青兒一眼，那是再明白不過的，她把所知道的，全告訴狄心蓮了。

盧公子皺起的眉頭又揚了起來，說道：「這麼說，你不但知道我是誰，而且全曉得了。」

狄心蓮忙道：「盧公子，你可別怪責小青兒，我可不蠢，那些宮中侍衞能猜得到的，我更旁觀者清，何况他們才走，你就來了，江湖之上，武林之中，誰有你這樣的身手，還有第二個人麼？當眞是曠世無儔。」

盧公子從那庵堂門口，望着那迷茫的夜空說道：「但我，找不到他，我找遍了南去西往所有的城鎭，他却踪跡不見。」

狄心蓮的目中、面上，再也沒有表情了，她是望着盧公子的，但那雙目其實迷茫，就像盧公子的凝眸庵堂外的夜空一樣，竟也會喃喃自語起來說道：「他不會去大洪山的，既然他知道杜娘子帶走了我。去武昌，也太早了些，因爲他要找的人，誰也找不到，却有要找他的人在等待他，他那個萬惡的大師兄，和那些與奔雷手的石開山同流合污的人，還有那媚娘……」

盧公子忽然重重的一蹀脚，啊的叫了一聲。

狄心蓮道：「而你，找的全是遠處，估計他的脚程能走到的地方，反而，這近處……」

盧公子說：「當眞，反而這近處，我沒有找過。」

狄心蓮道：「要明白他去遠了沒有，其實也不難，若是你告訴我，他爲何離開了你，是爲何不告而別，我看得出來，你對他這樣……這樣好，不過，你要老老實說！」

盧公子道：「爲甚麼？爲甚麼啊？我也不明白，他突然走了，一聲也不响，我要是知道，那就好了，不過麼……」他望着狄心蓮了，看不出他有何愛憎，說道：「我已知道，他，說的眞不錯，你眞是絕頂聰明。」

「不，」狄心蓮說：「我只是旁觀者清，也許，你眞不知道他爲何突然走了，

讓我想想看，三天了，我是說，連同今日算起，他走了，已是第三天了，那時，他走的時候，你做了些甚麼？」

「我，做了些甚麼？」盧公子怔怔地說，目光又從狄心蓮面上移開去了，又投入庵堂外那茫茫的黑夜中：「我甚麼也沒有做啊？」

小青兒說：「公子爺，你說過的，你知道他爲什麼走了，爲什麼要離開你。」

「讓我來猜猜看。」狄心蓮說：「那時，你們的船靠岸，岸上正圍着大羣人，那岸邊地上，有三具撈起來不久的無頭死屍，是不是？」

小兒青說：「狄姐姐，你像……像親眼見到的一樣。」

盧公子顯然掉在痛苦的回憶裏了，喃喃地道：「我眞說過麼？說過甚麼啊？」

「你不是說過，」狄心蓮道：「你不過心裏在想，不自覺把心裏想的說了出來，我再猜一猜看，看說得對不對。」

盧公子的目光又落在她面上了，咀兒張了起來，目光冷了些。

「岸上有三具無頭死屍，圍着一大堆人，亂糟糟，不用說，你站在船頭上，要看個究竟，待你回到船艙中，他便不見了，從此失了踪跡。」

盧家公子的冷目中，露出了無比驚訝，他只是瞪大了眼睛，說：「你！原來你見到，你不是今天剛來的，哼！你已不打自招啦！」

小青兒叫道：「她是剛來的，我見到，公子爺，是眞的，狄姐姐，小心！」

盧家公子向狄心蓮逼近了一步，又再半步，可就能够，只要一伸手，就能揪住狄心蓮了。

狄心蓮道：「不打自招的不是我，你承認，我猜得一些兒也不差！」

「不，你見到，」盧家公子連身子也在震顫，說：「他在那裏？你把他……帶到那裏去了，你說。」

小青兒把提到口腔中來了，一口冷氣却直沉下心底，因爲她家公子一伸手，已抓住狄心蓮的胳膊！

狄心蓮的牙關立即咬緊了，冷汗也立即從她的粉額上滲出來，但小青兒只是跨出一步，就停步不前了，因爲微笑仍然掛在她的臉上，她唇邊的笑雖然有些兒扭曲，但仍然是那麼甜。

「你錯了，」狄心蓮說：「你也不相信你自己說的，因爲你明知我沒離開過杜娘子，我逃出她的兜天羅，和我在一起的是杜娘子，我也沒見過你說的那個他。」

她非得再把牙關咬緊不可，否則她就不能抵受得了臂上的劇痛，她額上的冷汗，大顆大顆的在反射着燈光。

她的臂像要折斷了一樣，唇邊的笑更扭曲了，但無論如何，她仍然在笑。

「我在猜想，」狄心蓮的聲調，雖然有些兒頓挫，微見顫抖，但仍說得那麼淡定，道：「若是他，陸哥哥，突然……突然之間前來，他見到你，啊，不，我可不敢再想了。」

「他突然前來！」盧公子說：「你說，他會突然前來！」

「當然有可能，」狄心蓮吐了一口氣，那麼重重的，而且兩眼閉上了一會兒：「既然他沒去遠，就在近處，怎會沒這可能呢。」

小青兒心上懸着的一塊石頭落下去了，因爲她家公子的手鬆開了，緩緩地，順着狄心蓮的手臂滑落下來，狄心蓮的臉色白得像紙一樣，不自覺地把那被捏之處搓揉，那總是含笑的眼睛，顯露驚駭與恐懼，但迅速閉上了，分明是不願被人見到。

「他眞會突然前來？」盧公子也是不自覺地，探頭向外望，可見他是如何急切盼望那陸哥哥回來，回到他身邊。

狄心蓮迅速抹去了額上的冷汗，道：「我只是說……有可能，若我講得不錯，你，不過是在暗中查看你，因爲你令他害怕，他太失望了，但他……我知道他的性情，他是個多情的人，尤其是人家對他有過好處，若不是你出手太狠辣了……」

狄心蓮兀自在揉着右臂的痛處，但分



明那左手又不敢觸及那痛處。

小青兒痛極了，若不是她那右臂其痛欲斷，豈會恁地，不自覺走近前去，叫道：「姐姐，姐姐……」

「他不會離開你的，」狄心蓮又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地吐出來，才又說道：「我知道他的性情，他怎會離開你呢，即使人不在你身邊，他的心，也……惦念着你的。」

她在避開盧家公子的目光，轉向走近她的小青兒說：「那麼，你說的是眞的了，不過，不要緊。」

「我……我說了甚麼啊？」小青兒說：「甚麼不要緊啊？」

狄心蓮把那右臂掄了一掄，却又對那公子說了，道：「這麼說，是眞的了，眞是你殺了那三人，不，還有一個，你啊，令他有多傷心，雖然人不是他殺的，但他害怕更難過。」

「他……害怕，爲何他要害怕啊？我又不會傷害他，我怎麼會？」

他說，顯然地，他對狄心蓮再也不懷疑，也更加信服了。

「他不是怕你傷害他，」狄心蓮說：「他知道你不會，却會爲了他，你會再傷害他人，會再殺更多的人，他不但知道那四人是你殺的，也知道那四人因爲他，才作了無頭之鬼。」

狄心蓮目不轉睛地在瞧着他了，那個不是公子的盧家公子。

「但我只是……只是……」盧公子說：「只是不要離開他，我不殺那些人，他們就會把我帶走，把我關在……既然你已知道我是誰了，我也不再瞞你，他們要把我關在那萬仞宮牆裏，從此，我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公主……」

「不不，」他叫道：「我不是公主……我不是公主……」

急得狄心蓮一蹤脚，搶到門口，急掃了一眼，道：「低聲些，若是你不願被他們知道你就是公主。」

「我不是。」他說：「我也不願意，而且，我恨他，那個害了我娘一生一世的人。」

「但他仍然是你爹。」狄心蓮說：「多少年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過你娘，也知道有了你。他不僅是個多情的丈夫，也是個極其慈愛的爹。」

「是眞的，公子。」小青兒也會一臉肅容，說道：「我聽他們說過，就是那走了的四個人，他們說……狄姐姐，他們怎麼說的啊？」

狄心蓮道：「他們說，自你娘從宮裏被刼走了，你那個有三宮六院的爹，就夜夜對愁眠，朝朝暮暮想念你娘。」

「我說得上來了，」小青兒道：「皇上算計你已出世了，只不過不知是太子還是公主，傳旨天下，務要尋訪到你母女，重賞千金，封萬戶侯。」

狄心蓮對她霎了霎眼，嘿！這小青兒那是說不上來，敢情也聰明得很，不過是要她幫腔，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不但語氣也加重了，而且也就不讓這公主插咀。

「是，」狄心蓮道：「難得的是，皇上並不因爲時間隔得久了就心冷下來，反倒逐年增派人手，務要尋訪到你母女，你娘生前再是個天仙一樣的美人兒，也不再年輕了，但他對你娘的愛反倒久而彌堅，也可知道他多麼愛你母女。」

「不不，」小青兒說：「皇上還不知貴妃生下的是太子還是公主，他不知你們是母子還是母女。」

「你知道爲甚麼嗎？」狄心蓮說：「皇上雖有三宮六院，却沒有一個子女，可見他對你娘有多情深，後宮佳麗三千，全不放在眼裏，心目中只有你娘一個人。」

「姐姐，」小青兒說：「皇上再沒子女了，他年駕崩了後，豈不是就由公主接掌皇位，噯呀！公主那時豈不就是女皇帝了。」

狄心蓮道：「大胆的小青兒，女皇陛下面前，還不跪下。」

小青兒當眞跪下了，不料只跪了一條腿，已啊呀一聲大叫，被公主一脚踢了開去，踢得小青兒就地一滾，其實那一脚踢在她大腿上，一點兒也不痛，別說那一脚壓根兒就沒有力，而且小青兒就地一滾，自是一點兒也不痛。

公主道：「你們聽着了，我不是甚麼公主，我是穆木兒，現在却是盧公子。」

小青兒說：「遵旨。」

兩人在你一言，我一語的時候，自是咀裏說着，眼睛瞧着，面前這個翩翩盧公子，那面上的一層凝霜已在逐漸溶解了，狄心蓮暗暗鬆了一口氣，臂上也不那麼疼痛了，道：「小青兒，該打，你又不聽話了，你家公子姓盧。」

「原來是你！哼！」

話聲入耳，燈光陡地一暗，小青兒啊一聲，脚尖一轉，早溜到她家公子身後。

是杜娘子，庵堂中燈光本已不明，她面罩黑紗，一身黑衣，乍現身，直似一團由濃而淡的黑影。

狄心蓮一見了，叫道：「師傅，他是盧公子。」

杜娘子像幽靈一般，從左飄移到右，庵堂中燈光乍暗還明，小青兒明知她是人，亦覺得鬼氣森森，何況先前已吃過她的苦頭，叫道：「公子小心。」

「原來你就是桐柏山上那妞兒，敢情還有點來歷。」杜娘子在他面前了，說：「穆木兒，木兒，原來你就是木兒。」

「現在是盧家公子，」木兒冷冷地說道：「你已在外面聽了不少時候，倒免得我多費唇舌，你聽着了，杜娘子，從前是穆木兒，現在是盧公子，你敢把今晚聽到的話走漏半句，我便教你成爲一個無頭的幽靈，你要想報仇雪恨，今後要乖乖聽我的話。」

狄心蓮忙道：「師傅，是眞的，盧公子若是答應了你，你我要報仇雪恨，眞是易如反掌，別以爲你編織了兜天羅，就無人能敵了，再厲害你也敵不過萬馬千軍，便是我，我也不再不……」

「住咀！」杜娘子厲聲道。目光仍然凝視着木兒，難道眞的就是桐柏山上的木兒？

穆木兒道：「杜娘子，你還記得我那頭兀鷹麼？年前你連我那奴兒也不敵，竟妄想收我爲徒，我不過是看在你身世可憐，才不與你計較，現在麼……我且讓你們見識一下。」

只見他一撩衣，手一揚，便見暗光流轉，瑲瑲兩聲輕响，手中已是一把形如鐵扇之物，也不過比普通摺扇稍稍長大些。

狄心蓮說道：「這就是你的……崑崙刀！」

穆木兒喝道：「你們若是要命，不許妄動一下，小青兒，滾過來。」

那自是崑崙刀，小青兒知道厲害，可沒見過，已明白她的意思，忙跳到木兒身後，說：「公子爺，你不傷害他們，是不是？」

陡然間，木兒的鐵扇上又瑲的一聲响，飛出一道寒光，登時成了一片寒濤，庵堂的燈火也搖曳起來，狄心蓮早聽小青兒說過了，那敢動彈，杜娘子亦是不言也不動，待得燈火再明，也不再覺得寒氣砭膚了，却也再不覺得有何異處。

正疑惑間，木兒已合了鐵扇，又成了一根有暗光流轉的短鐵棒，看來倒有些像判官筆。

木兒道：「杜娘子，你若不願被人看到你那鬼臉，趁早把面紗扯下來些，還有你，狄心蓮……」

狄心蓮已滿面驚疑了，因爲她已發現杜娘子的面紗已短了半截，已露出了半截有如豬肝一般的醜臉來，她和杜娘子相處了三月，眞還沒見過杜娘子的面目，那面色非但如同豬肝，而且兩排白森森的牙齒盡露在外，更顯得醜惡如鬼，原來杜娘子的兩片咀唇已沒了！

木兒嘖嘖兩聲，說道：「好一頭秀髮，狄心蓮，但願你這頭青絲，不會是煩惱絲。」

狄心蓮頓覺一股寒氣直沉入心頭，敢情她的滿頭秀髮已披散下來，而她，分明用一塊絲絹紮住的。

可不是繫髮的絲絹已經被割裂成了兩半，只有邊上還絲連，就跌落在她身後的脚邊。

木兒冷冷的說道：「現下你們見識過了，也該知道那三個侍衞怎生成無頭之鬼，今晚我要取你的性命，你二人早已身首異處了，誰！」

木兒這一聲喝問才出口，一道寒光，早已從那鐵棒尖上飛出，不，是鐵棒張而如扇的同時，寒光立即飛出！

喝聲未落，門口已出現了那金師太，手中托着個托盤，仍然是那麼寶相莊嚴中，慈祥微笑，說道：「貴客夜來，貧尼無無可欵待，公子請用茶。」

杜娘子早已退去牆角，急忙重整面紗，狄心蓮拾起地上的破絹，正在發楞，却是那木兒咦了一聲，退了一步，她那面色也如狄心蓮一般，滿面驚疑。

小青兒也發現了，目光落在金師太手中的托盤上，張大了咀兒再也闔不上來。

先在庵堂中的四人，目光也都落在那托盤上。

金師太的托盤上，茶杯傍邊，有一把似刀非刀，似令箭却又彎曲的精光閃閃的鐵片，分明就是適才木兒射出去的不再飛回來的崑崙刀！敢情那刀是如此形狀。

金師太已含笑走到木兒面前，道：「公子請用茶，請恕貧尼多有得罪。」

木兒一把搶過盤中的刀葉，又是瑲的一聲响，手中鐵扇乍開倏合，已把那葉片還入刀中。

金師太道：「公子也當眞是匠心獨具，今晚令貧尼開眼界了，只不過太霸道了些，若不是貧尼手中有這隻托盤，怕不也已身首異處了。」

木兒大吃一驚，就憑這麼一隻托盤，竟能收去她這崑崙刀！

狄心蓮道：「盧公子，這位是金師太，便是此庵的住持，現在你該知道了，天下沒有無敵的武功，也沒有不能克制的兵器。」

那金師太道：「狄姑娘，你說錯了，至少在現下，尚沒有能勝得過崑崙刀的，貧尼之所以能用托盤接下這位公子的刀葉，只因他是聞聲發刀，而且年紀尚輕，若是功力再精進，貧尼便難接得下來了。」

木兒道：「你你……是誰？」

金師太點頭含笑，說道：「適才正說間，公子突然駕臨，貧尼不得不迴避，各位都請坐了，貧尼正有言相告。公子請用茶。」

木兒目不轉睛的望着她，怔怔地接過茶杯，金師太已對狄心蓮一點頭，道：「貧尼今日要托大了，令師與我總算有點淵源，我的來歷，請賢侄女向他們略作說，難得貴客光臨，眞是個蓬蓽生輝，各位想已餓了，且容我備了齋飯便來。」

狄心蓮躬身道：「這有勞師太了。」

金師太向木兒和杜娘子一點頭，緩步去了，從她的脚下，那看得出是有一身高絕武功的人來。

木兒目送老尼去了，第一個開口，說道：「不用猜，這頓齋飯她不會讓我們白吃的，必是要說甚麼因果。」

狄心蓮心想：「這公主看來也極是聰明。」同時心下也明白了，杜娘子自從回到庵堂中來後，對她非但目光不再冷厲了，而且顯然避免對她望，不用說，準是金師太對杜娘子有所開導了。忙道：「師傅，你別惱，今日我衝撞了你，待會兒我向你陪不是，盧公子，請坐啊，糟糕，這庵堂中只有蒲團，來，小青兒帮我把蒲團擺好，侍候你家公子坐地。」

木兒若有所失，以爲崑崙刀便已是無敵天下，不料人家一個老尼就輕易接了下來，恨不得狄心蓮即刻說出這老尼的來歷，何用小青兒相請，早坐下了。杜娘子却在那牆角就地坐了下來，再無一句言語。

狄心蓮把小青兒一拉，向杜娘子呶了呶咀，那意思是說：「別怕，你瞧，她也怕咱們哩。」

只聽杜娘子冷冷地說道：「丫頭，快快說了，我要知道，百忍大師如何成了金師太。」

狄心蓮道：「當眞，就我所知，你和這金師太並無淵源，我從未聽我那師傅說起來，你祖父那一輩和百忍大師分明沒有任何關係，而且……而且……」

狄心蓮心說：「而且那時候，憑你祖父那點功夫，和人家也不能有淵源。」

不料杜娘子嘆了口氣，狄心蓮一怔，杜娘子的嘆息聲，她雖已不是第一次聽到了，但她便是嘆息，聲調中也滿是怨怒，可不似這般柔和。

杜娘子道：「這金師太乃是我的救命

恩人，那日我不但身中劇毒暗器，而且被媚娘幾乎剝去了面皮，連我那忘恩負義的該死的漢……子……」

小青兒毛骨悚然，幾乎縮到了狄心蓮脇下，原來切齒的聲音，竟會這般令人毛骨悚然。

木兒道：「你說過，我記得，那一雙賊男女都以為你已死了。」

杜娘子恨恨地說道：「若不是以為我已死了，至少再也不能活了，豈會放過我，天可見憐，金師太在他們轉身後，立即救了我，先保住了我的命，待救我到了此地，憑金師太的無邊法力，總算回復了我的功力，並指引我去到桐柏山中。」

狄心蓮啊了一聲，道：「師傅，敢情你和師太有這麼一段淵源。」

杜娘子道：「是我再三叩問師太名姓，也僅以金師太相告，我受了師太救命大恩，竟不知師太的來歷，好不慚愧。從今以後，不許你再叫我師傅，你已有師。」

狄心蓮肅容道：「一日為師，終身也是師，師傅，現在你不想認我這徒兒也不行了，只要你不再……我已說過，我拜在你名下，只是記名弟子。」

木兒冷冷地說道：「人家已有師，不理人家願不願意，硬要收人家作徒，幸好你已成了醜……」

狄心蓮忙插咀道：「不，我是願意的，盧公子，不瞞你說，當我知道那媚娘的煉火一丈虹，原來就是師傅的家傳武學，師傅要收我為徒，我正是求之不得呢。」

「煉火！」木兒一怔，說：「又是甚麼叫一丈虹啊？」

狄心蓮說道：「那是我師傅的家傳武學一丈虹練到了火候，便似一團團煉獄之火。」

杜娘子冷笑一聲，道：「今日我若有飛虹煉火在手中，哼！便是你那一十二把崑崙刀全部放出來，休想收得回一把去，小小年紀，竟然如此狂傲，目中無人，心蓮，快把金師太的來歷告訴我。」

若是先前，木兒那裏肯信，但現已不由她不信了，金師太以一個托盤，竟已收去了她的飛刀，何況她早知杜娘子武功了得。

狄心蓮道：「說起來，這金師太原來是我太師祖一輩的人了，太師祖創立九宮劍派，那時與百忍大師同隱於幕阜山中，得到百忍大師從旁相助，九宮劍法才得爐火純青，聽師傅說：後來百忍大師雲遊在外，一去不返，太師祖遵從百忍大師的指示，說道：我佛慈悲，若不入世，何能救苦救難，此劍若不傳之於世，豈不辜負多年辛苦，但若廣收門徒，又難免良莠不齊，甚或造無邊罪孽。」

忽聽杜娘子插咀道：「是了，是了，原來是這麼個緣故。」

狄心蓮一怔，道：「師傅，你在說甚麼？」

杜娘子的聲調竟也會柔和起來，狄心蓮跟隨她三月，不但未曾聽到過，便是木兒在山中兩年，亦從未得見杜娘子心中曾有無恨的時候。

誰會懼怕柔和的聲音，小青兒雖沒離開狄心蓮，但不再縮在她脇下了。

杜娘子不像是回答，而是自言自語，說道：「原來如此，不怪祖父不收徒，爹也只把武功傳授給我了，原來如此。」

狄心蓮明白了，道：「是了，師傅，你祖先與金師太，不，那時仍是百忍大師，雖然沒有淵源，却和我師祖，也許是太師祖印證過武功，怕不也受了影響，我太師祖明白了百忍大師的勸告，雖然創立了九宮劍派，却是代代單傳，到了我恩師宮九娘這一代，因無子女，這才收了薛紅姐姐和我這麼兩個徒兒，而且，若不是眼看九宮劍派就要絕傳了，恩師還不會這麼早把九宮心法傳給師姊。」

杜娘子道：「是了，是了，不怪金師太會在危險之際，趕去救我了，誰說當年的百忍大師，現下的金師太和我沒淵源，現在你們亦可明白了，我與那忘恩負義的漢子和媚娘，誓不兩立，不是他們死，就是我亡，我門中的武功，雖無過人之處，但祖父未曾把一丈虹練到煉火的境界，九泉之下亦不瞑目。」

狄心蓮道：「師傅，原來你……徒兒向你陪不是了，實是不該衝撞你，若我早知師傅的這番苦心，別說作記名弟子了，便拜你為師，我那恩師亦不會責怪我背叛師門，待稟明過我那恩師……」

木兒道：「恭喜狄姑娘，得傳武林絕技，待得一丈飛虹化為煉火，狄姑娘稱霸武林，自是指日可待了。只不過麼，杜娘子，人家不是不知你的苦心，其實不知人家苦心的，倒是你。」

狄心蓮道：「你！你說甚麼？」

木兒道：「我是說：有人一見那一丈虹尚不過是在媚娘手中，已有那麼大的威力，若是在原主兒手裏，那還了得，這人早就醉心這門功夫了，不料得來却全不費功夫，那原主兒竟要收她為徒。」

狄心蓮道：「你……你全都知道。」

木兒說：「全知道的不是我，我不過是道聽途說罷了。」

狄心蓮面上從未消逝過的笑容不見了，道：「你是說：陸哥哥告訴你的？」

木兒轉向杜娘子，道：「世間人多是如此，越是不易得到的東西，越是珍貴，有一種人，得不到的東西，越是珍貴得了不得，偏要得到手中，你就是這種人，杜娘子，人家可看透了你，你發起惡來，倒像是個鬼，論到奸，你却不配了，看來拜人家為師的，倒是你。」

狄心蓮面色蒼白，道：「你你……你胡說。」

木兒道：「但願我是胡說，可惜說這話的人不是我，要不，人家陸哥哥也不會心碎，也不會黯然夜走桐柏山了……」

言尚未了，只聽金師太的聲音在外，說道：「施主既已前來，為何不請進。」

狄心蓮一臉惶急，叫道：「陸哥哥，別走啊。」

木兒的身法却更快跨一步，阻住了她的去路，那大挪移功夫實是神妙之極，木兒豈僅阻住了狄心蓮的去路，而且一把拖過小青兒來。道：「你早知他來了，就在外面，我可也不蠢，美人兒，再見啦，人家要是願意見你，既已前來，也就不會走了，再見，美人兒，珞珈山中，你不愁見不到他。」

呔！狄心蓮竟然閃避不開，那木兒臨

走，竟還在她臉上擰了一把。

庵堂中燈火乍暗，待得復明，却已只賸下她一人了，便連杜娘子也不知去何。

杜娘子隨在金師太身後，走了進來，再又阻攔住了狄心蓮的去路，而且不僅是阻，那金師太一拂袖，狄心蓮便已趺坐在蒲團上，杜娘子在老尼的示意下，也坐了下來。

待得金師太在那當中蒲團上趺坐定了，才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已知此女的來歷了，我不是說懷疑她非貴胄公主，而是此女的武功，你如何擒得下她來，那少年……」

金師太轉面向狄心蓮，道：「想必就是你們口中所說的陸姓少年了，我已多年不問世事，竟不知武林中出了這麼多後起之秀，當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勝舊人了，看來武功和這公主是同一路數，却又是何許人？」

杜娘子道：「我認得，他即是那日晨早，在桐柏山中所見，和心蓮在一起的少年。」

這那還是桐柏山鬼谷中的杜娘子，老尼的慨嘆，似有感染一般，杜娘子也長長嘆了口氣，而且顯得異常萎頓，又道：「不料我辛苦了數年，只道這兜天羅編織成了，便可……便可……」

金師太道：「善哉，兜天羅即是髮網，亦即是法網之意，豈是要你用之於爭強鬥狠。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作惡之人，必難逃法網，不過是只爭遲與早而已。」

狄心蓮啊了一聲，道：「師太，原來這兜天羅是師太你……」

杜娘子在桐柏山中，殺人無數，取髮作網，這百忍已成金的師太，怎會授以杜娘子如此血腥的兜天羅？

金師太肅容道：「問得好，姑娘，我亦問你一句，世間若無魔，佛祖要那無邊法力何用，我佛慈悲，亦不得不以無邊法力降魔，然佛法無邊，尚且尺道丈魔，魔之不降，即道之滅，是降魔亦即護法了，當年你太師祖以九宮劍法傳之後世，亦本除惡即是行善之旨。」

狄心蓮道：「便是晚輩亦幼承師訓，若非十惡難赦，不准妄動殺念，不瞞師太說，那日在珞珈山上，若不是恩師一念之仁，劍下留情，豈會傷在那媚娘劍下。」

杜娘子道：「師太問你，那少年端的是甚麼人？唉！我這兜天羅，竟然擒不住他不說了，甚至連他的去路也阻不住。」

狄心蓮不禁同樣嘆了口氣，她心中好狠，好一個狡獪的公主，原來她先前的一番言語，是說給外面的人聽的。說真的，雖然她絕頂聰明，從來判斷的都無差錯，但也只是判斷而已，並不真知道陸羽已在庵堂之外。不用說，數月前在桐柏山中留下他一人，已令他誤會了，這一被公主當面加鹽加醋，偏是她又不曾辯說，這一來，誤會自也更加深了。

狄心蓮難過極了，她在杜娘子威逼之下過了三月，豈有不知杜娘子的成功，那陸羽的腳下功夫，她自也清清楚楚，兜天羅又何其厲害，竟然擒陸羽不住，那還用說麼，這三月之中，陸羽的武功已一日千里，大大增進了。

他的武功增強了多少？那是不難明白的，這木兒公主的武功有多厲害，她也能明白多半了。

除非陸羽和木兒公主的武功已不相上下，豈有連杜娘子也阻不住的。

杜娘子喝道：「你這丫頭怎麼了，問你的話，為何你不言語。」

狄心蓮黯然道：「他是……雲台十三門的門徒，……」

「風雷劍派的傳人？」金師太點了點頭。

杜娘子啊了一聲道：「風雷劍派的傳人！」

雲台十三門的風雷劍，領袖大河南北，是武林中人，誰會不知。

但杜娘子却立即搖起頭來，道：「你胡說，他那絕頂的腳下功夫，實是生平僅見，那是雲台十三門的功夫。」

狄心蓮不禁又嘆了口氣，這不是果真如她所料了麼，他再也不是百日前的陸羽了。

她道：「師傅，三月前，聽師傅適才之言，這個甚麼木兒公主亦在桐柏山中，不也判若兩人了麼，她身邊那個小青兒已對我說了個大概，原來他兩人在大神農架下，獲得了曠世奇遇，兩人的功夫都已一日千里，她再也不是三月前的木兒，這陸哥哥當然也不再是雲台十三門下的小徒弟了。」

金師太道：「我已多年不在江湖上行走，但雲台十三門以拳劍稱雄華北，却還知道，這少年行動如電，身法快得無與倫比，果然已非雲台功夫了。」

狄心蓮當下才把陸羽的身世說了出來，道：「陸哥哥說：他自幼即被雲台十三門的掌門人收養，作了末傳弟子，他身世奇苦，母親在生下他後便已死去了，他爹單名一個翼字，迄今仍然死得不明不白，雲台十三門的掌門人石雷收他為徒之時，已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了。」

金師太道：「陸翼，那是保定府的一名武師，我亦知道有其人，說下去。」

狄心蓮道：「是三月前，陸哥哥的恩師石雷，竟也在一天晚上，死得不明不白，一把短劍穿心而死，殺死那石雷的人，却任那短劍穿心，並未取去。原來那短劍乃是雲台十三門歷代相傳，由掌門人持有，是以無異是雲台十三門的掌門權劍。」

杜娘子愕然地道：「他死在自己的劍下。」

「不，」狄心蓮嘆了口氣，道：「那劍若仍由石雷保管，陸哥哥也不會蒙受不白之寃了，在石雷死前不久，那劍已賜給陸哥哥了。

「原來石雷門下共有四個弟子，大師兄乃是武林中已名頭响亮的奔雷手石開山，二弟子名叫唐堯，三弟子名杜華，陸哥哥，雖是最小的一個徒弟，但最得石雷鍾愛。」

金師太皺了眉頭，道：「劍乃掌門人的權劍，既然賜給了他，即是說石雷決心把掌門之位傳給他了，阿彌陀佛，石雷豈不知廢長而立幼，乃致亂招禍之由。」

狄心蓮道：「師太尚不知石雷有一女，從小與陸哥哥青梅竹馬，一塊長大的，名叫石梅，我也曾暗中見過，和陸哥哥年紀相若，長得極美，不但石雷寵愛，那三

個師兄亦爭相討好她，那石開山更已對外揚言，不僅他日以大弟子接掌雲台門戶，並要娶師妹爲妻……」

杜娘子道：「那石雷把掌門權劍賜給這姓陸的少年，自是有意把女兒也嫁給他了。」

狄心蓮道：「正是如此，石雷被殺，而且死在賜給陸哥哥的短劍之下，罪證俱在，陸哥哥可眞是跳在黃河也洗不淸。」

金師太道：「善哉，貪嗔念起，罪惡隨之而生，是石雷自取其咎了。」

狄心蓮嘆了口氣，道：「只要明白了內情，其實不難明白，陸哥哥爲何要弑師？那石開山對外揚言，說陸哥哥的爹是被石雷所殺，陸哥哥乃是報殺父之仇，但有目共睹，石雷收養陸哥哥之時，年方七歲，把他當作親生兒子一般撫養敎育，若陸哥哥的爹眞是石雷所殺，他倒不斬草除根，反倒收養他。有如已出不說，而且傳給陸哥哥一身功夫麼，而且把雲台門風雷劍最後三招，只傳掌門的護法三絕招也傳授他麼，是以，那雪峯老人帶着我和師妹南下，路過雲台，立即知道事有蹊蹺，陸哥哥其實寃枉。」

「雪峯老人！」

杜娘子拿眼來望着金師太，道：「雪峯老人是誰？怎生沒聽過？」

金師太也搖了搖頭。

狄心蓮忙道：「其實我姊妹並不知老人家的眞姓名，不過是和那老人家在呂梁山的雪峯之上相遇，問他姓名也不告，故爾以雪峯老人相稱，但現下我們已有些明白了，老人家必是雲台十三門的一位歸隱的尊長，那老人命我姊妹暗中護送陸哥哥南來，他却留下在雲台，必要把陸哥哥的寃情查個水落石出，並約定以三月後爲期，在武昌府相晤。

「原來這老人和九宮劍派亦大有淵源，曾和我師祖切磋過劍術，雖非莫逆之交，却和師祖互相敬重，是以得知媚娘搶佔了我們那珞珈山祖居，並斷了恩師一臂，立允南來相助，這就是以往的經過了。」

杜娘子道：「是了，這姓陸的少年原與你同行止的，必是在桐柏山中，遇到了這個公主木兒。」

狄心蓮道：「我也是今晚才聽小青兒說了個大概，但那小青兒也不過日前才被這木兒公主收在身邊作侍女，她所知亦不很多。」

當下把小青所告的，對兩人說了，道：「原來這木兒公主，雖然極嬌貴，那身世之奇，亦極是奇絕。」

金師太點了點道：「自從撈獲那三具無頭死屍，繼之漢水封江，我雖不問世事已久，也不得過問了，是以這木兒公主的身世，也巳知道了個大概，只是尚不知那崑崙奴又是何許人。」

狄心蓮道：「晚輩僅知他年少時候，巳是武功非凡了，自從把木兒公主的娘，那貴妃自宮中救出，送走西域後，他身受重傷，便從此隱於大神農架下，那崑崙奴自非他的眞姓名，不過以古劍俠自喩罷了，隱居後，更改了名，自稱獨孤叟。」

金師太道：「他竟與當今皇上作對，刦走貴妃，多殺宮中侍衞，乃是滅三族之罪，豈能以眞姓名示人。」

狄心蓮道：「當今天下大概除了小青兒姊妹，也只有我知道了，那獨孤老人當年自南海採緬鐵之英，打造了一種威力奇大的奇門兵刃，合則如拐又似判官筆，張則成了鐵扇，內有一十二片刀葉，却曲如曲尺，發射出來，能傷人於百步之外，那自是要內功眞力造極登峯才能辦得到，今晚我們可都開了眼界，雖然這木兒公主僅能飛刀於十步之內，却巳見威力了。」

一時之間，庵堂中的三人都沒了言語，杜娘子先前被木兒公主的飛刀劃破了面紗，那自是因爲不存傷她，否則她那還有命在，如何不餘悸尤存。

金師太連宣了兩聲佛號，雙眉緊鎖，狄心蓮却凝視門外的夜空，道：「難道他：他也從獨孤老人傳了這……崑崙刀！」

「那是崑崙刀麼，」杜娘子道：「若是一丈虹練到了煉火的境界，能不能……能不能破得了那崑崙刀，把那飛刀逐片收下來？」

狄心蓮說道：「師傅，你不是說能够麼？」

杜娘子道：「那是因爲我不知那刀乃是緬鐵之英打造，若然眞是吹毛得過，連金玉亦可斷，一丈虹雖是金絲人髮織成，只怕也不能攖其鋒。」

金師太道：「善哉，造化之於物，生生不息，有生必有尅，可慮的是此女戾氣太重，却又難怪她，自她有生以來，受盡了諸般磨難凄苦，也難免滿懷怨毒了。」

金師太雙目垂簾，杜娘子在面紗之下，亦默默無言，狄心蓮心想：「杜娘子又何嚐不是戾氣太重了，看來這金師太才眞有無邊法力，不知他怎麼一席言語，竟把一個鬼魔一般的杜娘子改變了，即使不能改變她那奇醜的面貌，至少巳消除了她聲調中的恨。」

「師傅，」狄心蓮恭恭敬敬地叫道：「你若是早提起金師太就好了，只要恩師知道有這淵源，便說我拜你爲記名弟子，便是拜你爲師，那也不算是背叛師門了，師傅，我們要不要也即刻動身。」

原來陸羽竟然獲得了這曠世奇緣，若然得到他和這公主相助，這金師太既然把幾乎巳喪命在媚娘劍下的杜娘子救到此間來，再送她到桐柏山，武昌府這場武林浩刦，她必也不會置身事外的，何況還有一個雪峯老人，那麼，何愁恩師的斷臂之仇不報，珞珈山祖居不能奪回來。

狄心蓮起身又坐下，坐下又起身，如何能瞞得過金師太的一雙慧眼，道：「善哉，難得你不重兒女私情，那正是天下武林之福，不用急在一時，我有話說。」

金師太隨即說出一番話來，只把個狄心蓮聽得目瞪口呆。

原來這老尼何嘗是不問世事，當年助狄心蓮的師祖創立九宮劍派，巳種了因，僅僅是這一點淵源，宮九娘有難，珞珈山的祖居被奪，她也不能不管，更不料那自稱崑崙奴的獨孤叟，原來竟是她的姪兒。

金師太嘆了口氣，說道：「現在你們當知我爲何在這庵裏定居下來了，當年我那姪爲情所困，闖下滅族的滔天大禍，若不是我相救，他早巳不保命了，是我送他到大神農架山中去隱居，不准他再出山一步。」

狄心蓮啊了一聲，道：「原來他不去西域與貴妃相會，是師太阻止他的。」

金師太道：「你說錯了，他巳眇了一目，斷了一臂，是他自慚形穢，何況那貴妃巳身懷六甲，巳爲人母了。」

杜娘子道：「是了，是了，不怪師太能輕易用托盤接下公主那飛刀來，那必是一門家傳武學，以師太的功力，自是勝那公主百十倍。」

金師太搖了搖頭，說道：「是，也不是，那形如摺扇，以一十二把形如曲尺的飛刀作扇葉的兵器，乃是先祖留下來的一張草圖，只因緬鐵難求，指上功夫又必須有十年以上修爲，才能有成，是以歷代子孫雖都知道有這一張草圖，却無人動念製造出來，我家人丁稀少，到了我這一代，就只得我這一個姪子承繼香烟了，我更看破紅塵，削髮爲尼。」

金師太說至此，長嘆了一聲，才又說道：「說起來，我也有不是的，只因我僅有此一姪承繼香烟，難免疼愛他多些，把靜中參悟的禪功秘奥，傳授給了他，助長了他的內功眞力，平常人窮數十年之功亦不能達到的內功境界，却能在七八年間，便可達成了，是我忘了那張祖先遺留下的草圖，却不料他非但不忘，而且把那刀打造出來，也許知道他那指上功夫巳能發揮出那刀的妙用來了，這才動念吧，總之，待到我曉得，巳太晚了，唉，他若不是練成了那崑崙刀，天胆也不敢隻身入皇宮，刦走貴妃，闖下這滅族的滔天大禍。」

說至此，金師太更長長地一聲浩嘆，又道：「現下我所担心的，乃是公主不但傳了此刀，而且巳能發揮出此刀的威力來了，別看我先前能接下她那飛刀來，那是因爲她功力尚淺，若是一十二把同時發出，發自數丈之外，我亦無能爲力了，現下你該知道，我爲何留下你們來了……」

杜娘子和狄心蓮同是一怔，只聽金師太轉面向外，說道：「你這老兒也該來了，阿彌陀佛，有你前來，這就好辦了。」

狄心蓮早跳了起來，幾乎門口的人影才現，她巳叫了起來，叫道：「老人家，你可來啦。」

原來那飄浮的白影，是一個老人的白髯白髮，月白色的衫兒，加上白襪芒鞋，偏是面色紅潤，眞個是鶴髮童顏。

老人呵呵笑道：「你是眞不知，還是假不知，這三日之中，我巳兩度和你相遇，不信就能瞞得過你這一雙慧眼。」

金師太含笑不答，却說道：「恭喜恭喜，雲台十三門後繼有人，爲何不請來坐地。」

狄心蓮一錯身，在那老人呵呵聲中，從老人的脅下一鑽，搶了出去，出去了，才傳來她的叫聲，只聽她叫道：「陸哥哥，你在那裏啊？」

原來這老人正是雪峯老人，一身白如雪，可不是名如其人麼，那狄心蓮師姊妹原不知老人的眞名姓，問他也不告，故以雪峯老人相稱，更不料與金師太不僅相識，顯然巳是老相識了，她如何不喜，有了這兩位老人家，何愁師仇不報，祖居不能奪回來。

陸哥哥呢？金師太說的一定是陸羽，狄心蓮在只有星光的黑暗中，怔住了，沒人啊，庵外黑夜茫茫，只有樹木在夜風搖幌。

忽聽身後傳來一聲低低地嘆息，說道：「心蓮妹妹，我，在這裏。」

是陸羽，原來他倚在門旁邊，低垂着頭。

狄心蓮叫道：「陸哥哥，你想念的我好苦啊！」

不料她撲了過去，竟然失了陸羽的踪跡，不，她知道，甚至她不回身，也知道陸羽轉到了她的身後！

她伸出去的兩臂甚至忘了垂下來，但她的心却在往下沉！

這不再是她的陸哥哥了，因爲陸羽在退後，在她伸出去的雙臂之前退後，而且只是那麼迅速瞧了她一眼，就掉過頭去！

陸羽說道：「回到你師傅那兒去，去吧。」

「你！」狄心蓮的心更在下沉了，說：「那麼，你，你相信了她，你眞相信那公主說的，不，她不是甚麼公主，她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她……」

陸羽在惶然四顧，驚惶的搖手，他仍然叫她心蓮妹妹了，道：「她是公主，是眞的，千眞萬確的公主，即使不是，我也希望她是的。」

他在嘆氣了，狄心蓮却在切齒，敢情那公主先前說的一席話，眞是說給陸羽聽的，說她忘記了他，說她巴不得拜在杜娘子名下，不，她說沒忘記過他，却是他，他說甚麼？

「希望她是？」

哼！他變啦，不怪他來了也不進庵，他早巳來了的，先前還可說那公主在庵中，現在，現在呢？現在他仍然躲着呢？

狄心蓮也在後退了，退了一步，冷冷地說道：「她是公主，那麼，你就是駙馬爺了，啊唷，原來是駙馬爺駕到，小女子自是高攀不起了。」

狄心蓮是個何等高傲的姑娘，一個從小被嬌縱大的姑娘，如何忍受得了委屈。

她轉身就走，陸羽一閃身，急叫道：「妳等一等。」

不料她是轉身向庵裏走去，陸羽雖然擱阻了個空，倒鬆了口氣！

只聽狄心蓮連嘆了一聲，她進入庵堂不快，出來却快，恰與進來的陸羽迎個正着。

陸羽急退一步，道：「甚麼！三位前輩？」

他不但從狄心蓮的神色，而且從她身側，也能望進庵堂，庵堂裏燈光不明，但却看得淸楚，裏面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庵堂中的金師太，雪峯老人，杜娘子，巳踪跡不見，陸羽楞在階下，似痴如呆，狄心蓮望着那迷茫的長空，道：「原來，我明白了……」

陸羽心下焦急，她爲何不往下說啊？道：「心蓮妹妹，你絕頂聰明，沒有任何事能瞞得過你的，你一定知道這三位前輩那去了？」

狄心蓮不言，仍然凝眸着長空，道：「我問你，我問你一句，你答我一句，先前你在外面，偸聽了我們的談話。」

「不不，」陸羽說：「我是無意，無意中發現了那幾個宮中的侍衞。」

哼！狄心蓮道：「你怕他們把你的公主捉了去，是麼？」

陸羽嘆了口氣，道：「心蓮妹妹，適才我說有話對你說，就是一句話了，若是能把她捉回宮去，禁錮在那萬仞宮牆裏，那可眞是萬千之幸了。心蓮妹妹，憑那四個侍衛，若能捉她回宮，日前江上的三具浮屍，也就不會成爲無頭之鬼了，我是眞怕她又濫殺無辜，心蓮妹妹你想想，那宮中的侍衛們，一般也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兒，不過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

狄心蓮回過頭來了，道：「你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故意離開了她的身邊！」

陸羽說：「是，有我在她身邊，我知道，我……巳清楚認識她了，她就絕不會回宮，我眞不敢想，那時，會有多少人死在她的崑崙刀下。」

狄心蓮道：「但你在這三日中，其實並未離開過漢江，並未離開過她一步，你，仍然捨不得離開她的，其實，你巳後悔了。」

陸羽的頭垂下去了，嘆了口氣，說道：「不是後悔，而是……我眞不知道。」

「你知道的。」狄心蓮說：「你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對你那麼痴情，她不能沒有你，不但你後悔了，她也後悔，她爲了不願離開你，才濫殺無辜，卻不料反而失去了你。」

「好一個聰明而又懂事的孩兒。」

「師太！」

是金師太，庵堂中不見了的金師太，忽然出現在院中，而且在環顧左右。

金師太的左右是雪峯老人和杜娘子。

金師太道：「我就知道，她是一個最聰明，又最懂事的孩兒，讓她親自明白，當面說清楚了，不是更好麼，現在好了，你們也該去了。」

杜娘子道：「多謝師太指點迷津，心蓮，即使你心中沒我這個師傅，也還有恩師九娘，和你那薛紅師姊，這公主却是孑然一身，世上有萬萬千千，在她心目中，却只有這少年一個。」

金師太道：「善哉，心蓮心蓮，姑娘心中生蓮，種此善因，必有善報，一丈虹非不能達到煉火的境界，將來尅制崑崙刀的，必是煉火，凡物相尅，盼姑娘好自爲之！」

雪峯老人道：「此乃清靜佛地，你我不可久留，杜娘子，你帶同這姑娘去吧，你我武昌府再得相見，那時，呵呵……」

狄心蓮和陸羽却是一怔，因爲雪峯老人在對狄心蓮點頭。

只見杜娘子微一躬身，道：「得師太與前輩指點，小徒亦非頑劣，此時必能火煉羣魔，時機巳迫，不敢久留，就此別過了。」

狄心蓮聽出話中有因，忙向金師太與雪峯老人拜別，雖然對陸羽投下黯然一瞥，但亦不留戀，急忙忙追尋杜娘子去了。

雪峯老人這才對陸羽道：「快來叩見師太，可知你與師太大有淵源麼？你懷中的崑崙刀，乃是師太家傳之物，先前你巳聽得明白了。」

陸羽如何不明白，那改名爲獨孤叟的孤崑崙奴，乃是這師太之侄，他雖然未拜獨叟爲師，却巳傳了崑崙刀，算起來這金師太該是師祖一輩了。

不料陸羽才一腿跪下，金師太巳一拂袖，他的身子立被一股無形的阻力迫退！

金師太道：「你還不帶他快去，再晚，人家的船就會開行了，我那侄兒一身魔刧未了，若無我在他身邊，殺刧必又難免，我也得即刻離此。」

雪峯老人點頭道：「你所說倒是眞的，宮中侍衛巳發現了他的踪跡，必不罷手，奈何他孤身一人，一但被迫出手，又不知有多少人死傷了，只是這庵……」

金師太含笑道：「臭皮囊早晚也要拋棄，何況身邊廬舍，却是你這老兒，一旦事了，也該早歸靈台。」

雪峯老人一拱手，那手尚未放下，金師太巳去得無影無踪，這才急忙招呼陸羽上路。路上，聽雪峯老人一說，才知適才三人忽然失了踪跡，原來是傳授杜娘子的內功心法，並由雪峯老人替兩人護法。

雪峯老人嘆道：「那崑崙刀雖是金師太祖上傳落來的一張藍圖，却連金師太亦不知道威力如是之大，金師太自幼便巳皈依我佛，這兵凶之器，早巳不放在他心上了，不料却由她的侄兒打造成功了，而且傳給了貴妃母女，今晚一見那公主出手，可眞嚇了她一大跳。」

陸羽道：「但師太分明以手中托盤，輕易接了下來，並未傷她分毫？」

雪峯老人道：「這藍圖即是她祖上傳落下來的，自是具有她家傳武學之長。」

「指上功夫！」

「正是指上功夫，」雪峯老人道：「我知你巳傳了崑崙刀，當知功力聚於一點，雖非無窮大，却能增强數倍，指有所觸，皆能透達，練武巔峯境界，不僅獨吐，而且能吸，師太的功夫巳到了爐火純青境界，力透怎會不如磁引針，何况那公主小小年紀，便是從小練起，指上又能有多大功力！」

陸羽肅容道：「公主雖然年紀不大，但功夫純而且專，自幼除了練那指上功夫之外，可說就沒練任何擊技了，是以十年苦練之功，勝人二三十年，那崑崙刀在我手中，不就發揮不出威力來麼？雖能飛出，却不能刀隨意發。」

雪峯老人讚道：「好，不料你穎悟過人，既巳明白此刀奧秘，將來必有大成。時間無多，你休要辜負師太一番心意。」

何處覓師尊　生死頓成謎

老人當下把經過詳細說了，原來這雪峯老人早年巳與師太結識，江邊發現了三具無頭死屍，又被封了江，怎會不轟傳遠近，既然遇上了，怎會不驚疑憤怒，他尚未探訪出究竟，金師太巳現身相見，說明去脈來龍，令雪峯老人驚訝的是，竟無他門戶中人有關，此事更是非管不可了，這才與金師太商量安排，不但即刻尋到了陸羽，而且把他留了來，專等杜娘子與狄心蓮前來！

原來這雪峯老人既是陸羽的師叔祖，老人也不再隱瞞了，其實，陸羽不但早巳猜到老人是師門尊長，狄心蓮亦巳明白老人是甚麼人了，只不過都心照不宣而巳，陸羽自是又喜又悲。老人既然替他出了頭，何愁寃情不白，何况他這條命是老人家所救，這兩日子來，都跟定老人身邊，聽命行事，只不過尚不知爲何要等候杜娘子與狄心蓮前來。

雪峯老人仍不以眞姓名相告，陸羽也不敢問，其實這兩日來，都等候在江邊，遵奉金師太之命，等候迎接杜娘子，並未遠去，那穆木兒公主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

老人突然停下來了，原來巳到了江邊，坡下岸邊的舟船，又復見了燈火，木兒那艘豪華的江船，更是清楚可見。只見那公主立身船頭，肩下站着小青兒，分明有所待，捧着茶的小倩，正從艙中走出，顯然木兒與小青兒也不過剛才回船。

雪峯老人却如不見，遙望那點點燈火的江船，道：「封江之令巳撤，這些船隻明日即可開行了。」

木兒公主在等待誰？當然是等待他了，陸羽偷偷地溜了老人一眼，他眞不醉，明明是他的老叔祖，雪峯老人不過是狄心蓮兩姐妹對老人的稱呼，竟也要他一般兒相稱。

陸羽深深地吸了口氣，這木兒公主對他的一片痴情，這三日來他都巳看在眼裏，如何會不感動，雪峯老人却有如未見。

他後悔了麼？後悔不該離開木兒，若不是後悔，今晚與狄心蓮相遇，怎麼會避不相見，至少，他曾在那一瞬間，曾動過逃避的念頭。

雪峯老人說道：「你坐下了，我有話說。」

陸羽怎會不知老人有話說，他一直不敢問，也一直在等候。

老人道：「你該巳知道，我帶你來此之意？」

陸羽恭恭敬敬地說道：「是，老人家，你和師太的意思，要我回到她身邊，不，我是說公主身邊。」

老人道：「你說對了一半，我原意要把你帶在身邊，就便考驗你的本門功夫，今後光大雲台十三門，便全靠你了。」

陸羽心下一陣狂喜，道：「老人家，這麼說，你巳查明了眞象，巳找出了殺害師傅之人？」

不料老人皺着眉，搖了搖頭，道：「可是萬萬想不到的，你竟然有了此奇妙的遇合，雖說任何武功，有如學問，都不可固步自封，要先打門戶，豈能不取長補短，但你這三月來的際遇，巳變易了本門武功根本……」

陸羽巳明白老人意思了，忙躬身道：「老人家，弟子做夢也沒想過要做本門的傳人，執掌門戶之事，弟子上有三位師兄，即使恩師在日有所偏愛，傳了本門三絕招，賜了短劍，不也始終未明言麼，可見恩師便有此意，亦有碍難不能明告之處，何况經此……劇變！」

老人點了點頭，道：「廢長立幼，致亂之由，你師傅若非對你心存偏愛，也不致死得不明不白了，難得你明白，此事以後再說了，師門之事，我巳對你的二師兄唐堯有所指示，時機一至，你的不白之寃即可盡洗，現你身負重任，你可知道？」

陸羽如何不曉得，忙躬身道：「老人家你是崑崙刀出，武林刦難立生？」

老人點頭道：「正是此故，那崑崙刀威力之大，實是無可匹敵，我亦是今晚才開眼界，此女功力尚淺，此刀威力巳如是之大，若再過數年，那還了得，這便是我留下你之故，也因這緣故，才把杜娘子師徒，召喚前來！」

「杜娘子……師徒？」

陸羽迷惑了，他留下在木兒公主身邊，也許還能制止她濫殺無辜，怎又與杜娘子的狄心蓮有關連？待聽雪峯老人一說，這才明白！

原來金師太之所以在杜娘子巳眼看性命不保之際，救下她來，不是無因的，金師太早巳不過問江湖中事，怎會去找杜娘子家下，即時救了她的命呢？是因爲金師太知她侄兒不但打造成了崑崙刀，而且傳給了貴妃，貴妃巳然懷孕，早晚生下子女，那貴妃被强擄入宮，家破人亡，她如何會不對皇帝恨之入骨，隨之遠走西域，自也受盡了諸般苦難，必然也恨上加恨，那崑崙刀威力奇大，金師太豈有不知的，想到崑崙刀有朝一日出現江湖，不知會造成多大的殺孽，是以憂心如焚。

陸羽道：「原來這一十二片圓葉曲尺刀，眞名崑崙刀？」

雪峯老人道：「意即是萬刀之祖，你所遇合的獨孤叟自稱崑崙奴，亦非無因的，那刀雖巳打造成了，但因未在江湖中露過面，是以金師太在侄兒重傷之下，救他出了險，並把他送入大神農架山中，並在此隱居守護，亦迄無所知，直到那獨孤叟傷癒，武功巳復，再又把餘下來的緬鐵打造了第二把崑崙刀，才爲師太偶然發現，她那時的驚駭，眞個是非同小可。」

陸羽奇道：「老人家，無論修練任何功夫，要不爲所知都非難事，唯獨這崑崙刀，無論日夜，老遠就可看到，金師太守護在側，怎麼迄不知曉？」

老人道：「那金師太見他巳然殘廢，更知他巳決不與貴妃相見了，他自慚形穢，怎還會和貴妃相見，又且多年平安無事，只道他巳看破紅塵，譬如朝露，人生不過一夢黃粱，是以難得相見。」

明月洒了滿江清輝，碼頭下江船，那燈火原巳如疏落的晨星，現在更巳臏下了點點漁火，木兒公主那船頭上的紗燈，倒更明亮了起來，紗燈上的大盧字，更加清楚可見！

木兒公主抱膝坐在船頭，小倩回艙去了，小青兒却伸長了脖子，眼巴巴地望着夜色迷茫的江岸！

縱有一輪明月，夜色也迷茫，小山在岸邊的土坡外，自是不爲木兒公主所見，她又那知盼望的人巳在目前。

雪峯老人的目光就不會離開過木兒公主，分明在觀察她的一舉一動，分明又嘆了口氣，又說了。道：「這兩三日來，我和金師太暗中考查她，此女自幼在孤寂中長大，滿懷幽怨，一腔仇恨，令金師太更是心驚，崑崙飛刀不過剛剛練成，也才能取人首級於百步的十一之外，又才初出行走江湖，巳有四個武功高强的人成了她刀下之鬼了，何其可怕，又如何不担心，若容她長此以往，江湖眞個無唯類了。」

陸羽心頭一陣劇跳，道：「老人家，師太她……」

雪峯老人一擺手，道：「你放心，金師太菩薩心腸，此女且不過才惡根初見，惡迹也不着，說是不容，也非是要取她性命。」

說罷，老人一聲浩嘆，又道：「別說是師太了，便有能殺他之人，誰又敢來殺她！」

「因爲她是當今皇上的公主，貴胄之身。」陸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而且不自覺地發出聲來！

雪峯老人爲何又點起頭來了？

只聽老人道：「又豈僅她不能沒有你，可見你其實也沒忘懷她，這三日中，你已後悔出走了，好好。」

陸羽低下了頭去，木兒公主對他一片痴情，他怎能忘懷，那木兒甚至殺人，也是爲了他，四個侍衞先後身首異處，可說是爲他而死。雖然可見其殘暴成性，卻不也可見其情痴麼！

老人又在說了，陸羽明知老人家是爲送他回到公主身邊而來，卻不解已到了地頭又在此停留！

老人道：「今晚庵堂中的遇合，現在你該已明白了，全是師太和我的安排，杜娘子奉師太之命而去的，由我把你帶到庵中之前，我已猜到了木兒公主。」

陸羽啊了一聲，道：「老人家，今日傍晚時候，原來是去指引她。」

老人道：「若不指引她，豈能如此巧合，兩個姑娘若不見上一面，讓她明白你的出走與九娘師徒無關，你不怕那師徒三人早晚遭她的毒手麼。」

陸羽不禁打了個寒顫，四個侍衞並未曾請得她回宮，已遭毒手了，若然他眞到了狄心蓮身邊，她豈有不傷害那師徒三人的，越想越令他害怕，這木兒公主也曾在三月前指引他前去鬼谷，日前更不辭跋涉，伴他前往桐柏山一行，表面上全是助他與狄心蓮相見，其實，不過是要他死心而已，他何嘗不明白！

小靑兒在說甚麼？相隔得遠，聽不眞切，但顯然是在請木兒公主回艙，因爲她在搖頭。

老人道：「是時候了，我把你送回她身邊，這木兒公主就算是交付與你了，你要善體師太和我之意，雖說師太已把……唉……」

老人又搖起頭來了，陸羽眞不相信，以金師太和這雪峯老人武功之高，竟對一個木兒公主莫奈其何，他已記不淸老人家今晚嘆了多少口氣了。

老人在長長吸口氣了，坐着的身子挺直了些，現在更是一臉肅容了，道：「依着我的性子，這公主……不，若然殺了她，不不，就算她將來不爲患江湖，引發武林浩刧，她亦死有餘辜，她小小年紀，不過初入江湖，就已如此心狠手辣了，將來功力再進，那還了得，但不能，不，不能够……」

陸羽心中一凜，不怪這一夜間，老人的言語始終吞吞吐吐了，原來是在爲難，雖然他分明一再說不能，陸羽的心也不由提到了口腔！

老人道：「任誰也想不到，後宮有佳麗三千的皇帝，竟對一個貴妃鍾情如此，人已失踪近二十年了，那情心非但沒冷下來，反而尋訪得更如火如荼，我一介平民，那知宮中事，這二日來，我才知道，原來自貴妃被刧後，皇宮成了愁城，皇上對貴妃的思念，竟是與日俱增，再也沒有生養，那貴妃被刧出宮之時，已身懷六甲，乃是宮中人人皆知，若然生下來的是男兒，自然也就是東宮太子了，這也就是皇上必要尋訪到貴妃之故。」

陸羽心下一陣劇跳，道：「老人家，皇上沒有太子，這公主豈不是……豈不就是……」

他想說豈不就是將來傳位的女皇帝，但想到古往今來，女皇帝絕無僅有，便沒說出口來，別說他了，便雪峯老人這麼大的年紀，尚且對宮中事不甚了了，草莽不識朝綱，何況他小小年紀。

老人直如不聞，繼道：「現今公主的身份已明，皇上必然已得到了稟報，散佈天下的侍衞已紛紛趕來漢江一帶，甚且興師動衆了，這木兒公主若有不測，龍顏震怒，那才眞是武林的一場大浩刧了，你明白了麼。」

陸羽不但明白了，而且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

老人又道：「是以明知此女暴戾成性，生具惡根，亦莫奈其何，那崑崙刀乃是金師太祖上傳落來的一張藍圖，惡果亦由他她家種下，既有這麼大的顧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師太說物有生尅，乃是她不得不管，當今天下，也唯有她才知何物能尅制這崑崙刀，這也就是今晚恩典杜娘子之故。」

陸羽道：「老人家，你是說，杜娘子的一丈虹，才能尅制崑崙刀！」

雪峯老人道：「即使一丈虹練到了煉火的境界，是否能尅制崑崙刀，恐怕也大是不易，你懷中就有此刀，對一丈虹亦有所知，我不說，你也明白。」

陸羽道：「崑崙刀能發出一十二把圓葉曲尺飛刀，功力深厚，可遠及百步，煉火到了極峯，也不過才能廣及數丈，若說自保，也許還可，說尅制恐就不能了。」

雪峯老人道：「我今晚也才初見崑崙刀的威力，所說的煉火，不過才是初次聽到，何況便那杜娘子亦未練到這一境界，便金師太也不過僅知杜娘子有此家傳奇門功夫，有如她家的崑崙刀，從未在江湖中出現過，但捨煉火外，便再無任何武器可尅制此刀了。是以才退而求次，無論如何，在崑崙刀下既然自保，便也有可勝崑崙刀之道，本來那杜娘子的一丈虹已被媚娘所奪，再者威力太大了，金師太見杜娘子毀了容，心中怨毒太深，怕她有朝一日眞把一丈虹練成了煉火，將來去爲禍江湖，故爾不願她在一丈虹上下功夫。」

陸羽道：「原來如此，金師太不阻止她報仇，因爲她的報仇，便是懲惡除奸，是以才命她編織兜天羅。」

「也是杜娘子知難而退，」雪峯老人道：「她祖父未練成煉火，倒因而送掉了性命，若不是杜娘子自知不能在一丈虹上達到煉火的境界，她滿腔怨毒，又豈會放棄這門功夫。」

陸羽啊了一聲，不，只是半聲，聲出口，忙不迭閉了咀，因爲夜更深，更靜了，漢江水靜靜地流，入耳已久，當眞是有

聲如無聲，只見那木兒公主忽地掉過頭來，顯然他這一聲啊，她已隱隱有所聞！

要知兩人身在高地，相距那江船，也不過十丈之內，如何不有所聞。

木兒凝視了一會，已掉過頭去了，陸羽這才說道：「原來如此，那白媚娘這賊女人，假扮杜娘子現身，那一丈虹出手，我立被擒獲，我豈僅眼見，且曾身受，狄姑娘若不醉心這門功夫，她又豈會上媚娘的當，我兩人幾乎送了性命，後來狄姑娘之所以留下在鬼谷，雖說是爲杜娘子强迫，但也有幾分心甘情願的，便她自己也承認，卻是那兜天羅，威力倒也不過如此，若是身懷利器，便無所施其技了，現在我才明白，杜娘子放棄一丈虹，原來是金師太的主意！」

雪峯老人雙眉緊鎖，道：「人算不如天算，冥冥中之自有安排，那一丈虹偏又落在媚娘手中，這賊女人集天下內外武功之長，若非聰慧過人，豈能得够，只不過短短兩年功夫，那一丈虹在她手中，已見威力了，假以時日，江湖怕不就是殘酷煉獄。」

陸羽道：「如何不是，媚娘非但聰慧過人，而且也狡獪過人，那杜娘子幾乎喪了性命，實是就爲這一丈虹，現今已是那賊女人的秘密武器了。」

雪峯老人仰面一聲浩嘆，道：「也許眞如金師太所說：這是一場刧數吧，師太原意不願煉火現江湖，令江湖成煉獄，卻不料竟落到一個更邪惡的魔女手中，待到她有所聞，已太晚了，杜娘子不能練成的煉火，那料到了媚娘手中，短短兩年之間，已現燒天烈焰。」

陸羽一怔，道：「老人家，你是說……是說……。」

老人道：「是你說得不錯，媚娘已奪得這一丈虹，且已近練成煉火了，便她身邊的人亦不知道。」

「千手如來，還有一個雲中雁。」

老人點頭道：「若非那晚媚娘扮杜娘子，她知狄姑娘聰明過人，一丈虹不出手，如何能騙得狄姑娘相信，只怕不是事到臨頭，也不爲人所知了。」

雪峯老人竟然額手稱慶，陸羽怎會心中爲之一凜，只覺一股涼氣，直沉心頭。

他道：「老人家，你是說：這媚娘已……已無人能制得了她？」

老人不答，繼續說道：「我多年不下江南，那知浩刧已在眼前，只道媚娘不過是以色相淫穢江湖，就算她能偷盜了各家門派之長，也許練成一些邪惡歹毒功夫，卻仍局限於江南之地，我雲台十三門，正大門派如少林武當，門下弟子皆不身在江湖，是以那媚娘雖有覬覦之心，要想偷盜武功心法，眞是作夢，故爾小看了她。」

陸羽早是一身冷汗，他幾乎落在媚娘手中了，若不是狄心蓮救了他，若也爲媚娘的色相所迷……

想起媚娘千方百計要把他擒到手中，他之所以幾番險死還生，在媚娘手中逃得性命，敢情媚娘之所以不殺他，乃是爲了他們中的武功心法。其實，媚娘要殺狄心蓮，一般也易如反掌，同樣也是爲了她們中的九宮心法，這才能倖免。

陸羽以往非是不知，但仍然不禁滿身冷汗，因爲雪峯老人竟也額手稱慶。

雪峯老人又道：「那金師太身在江南，幸是較多所聞，杜娘子乃是她所救，上桐柏山，亦是師太指引，一年中，亦有三兩次前往探視，竟也不知一丈虹已落在媚娘中，直到狄姑娘被杜娘子收在門下，請教杜娘子這門不現江湖的獨門功夫，這才引起師太的注意，也才知道杜娘子之所以遭殺身之禍，非是媚娘和千手如來戀姦情熱，乃是處心積慮，就是爲了一丈虹。

「師太尋到了媚娘，暗中偵查，那驚駭眞是非同小可，那在杜娘子手中長才逾丈的一丈虹，已長達兩丈了，日光之下，更已煉火初現。」

陸羽道：「那晚星月無光，一丈虹在媚娘手中，雖不現煉火，可不是已長及兩丈麼，難道已勝過了杜娘子！」

老人不答，繼道：「師太以往也小看了媚娘，總以爲邪不勝正，多行不義者必自斃，本想假手杜娘子，只要暗中助她一臂，即能除去這媚娘了，至此才知媚娘之所以敢於不把江南武林放在眼裏，在珞珈山開府立宗，原來是已有所恃，以金師太的一身功夫，也不敢說一定必勝，說來慚愧，若不是漢水封江，江邊出現了那三具無頭死屍，我也不會在此停留，否則，我這一生……唉……，個人英名事小，我將成爲雲台門中的大罪人了。」

「不！」陸羽道：「老人家，那一丈虹便是媚娘已練成煉火，我不信威力竟大到這個地步。那是三月前，若是今時今日再遇上了，只怕媚娘再想出手就能把我擒獲，已不容易，何況是老人家和師太。」

老人嘆道：「你那知許多，你非不知媚娘有帕迷魂，毒彈可奪魄，若然她將那兩丈紅綢，也變成了兩丈的迷魂之綢，紅綢前的金鈴，變成毒彈，誰還能近得她之身。」

是啊！媚娘施展任何功夫，是從不盡露的，無不是掩其鋒芒，和任何人對敵，無論對手是强還是弱，除非她立意取對方性命，否則莫不輸給對方一招半式，總是險險不敵。若說眞有莫測高深的人，就是這媚娘了。

雪峯老人滿面肅容，道：「現在你該明白了，今晚金師太爲何說物有生尅，這似乎眞是冥冥之中，早有的安排，崑崙刀傳落下來的藍圖，爲何此刻成刀，刀成於二十年前，卻爲何此刻才出現在中原江湖之上？」

「因爲說杜娘子祖父到她這一代，一丈虹仍是一丈紅綢，卻在此時此刻，一丈虹到了媚娘手中，卻初現煉火。」

雪峯老人讚許地瞧了他一眼，道：「能尅制煉火的，唯有崑崙刀，此刀既是金師太祖傳的藍圖，自然也只是師太才盡知此刀的妙用威力。」

陸羽道：「莫非唯有一丈虹……不，我是說，只有了煉火才能破得崑崙刀？」

老人道：「正是如此，這就是金師太所說的生尅了，師太一見一丈虹到了媚娘手中，已初現煉火，表面上看來，已勝於在杜娘子手中，但到底那媚娘功夫雜而不精，內家功夫達不到最高境界，再加媚娘旁門左道，自以爲紅綢淬毒，便可無敵天下，也就不會再思上進，是以崑崙刀仍是

唯一能剋制媚娘手中煉火的利器……他已不耐了。」

陸羽這一陣功夫，幾乎把木兒忘了，忙看時，只見木兒公主已經從船頭上站了起來。

她在做甚麼？恨恨地一跺脚。

啊呀！嚇得小青兒急退一步，船小，那船頭能有多大，好個小青兒，分明身子已跌過船舷去了，不過她用肘搭着船邊，竟又蜷腿翻了上來，恰與伸出手的木兒公主迎個正着。

木兒公主哼了一聲，相隔得這麼遠，竟也能聽得出她一聲哼，可知她是眞惱了。却怪，那小青兒怎倒嘻嘻一笑。

雪峯老人直如不見，繼續說道：「但也唯有一丈虹化爲煉火，也才能剋制崑崙刀，其實杜娘子非是不能發揮出一丈虹的威力來，而是內力不能貫注。」

「是，」陸羽道：「那杜娘子的功夫我已見識過了，狄姑娘幾番從媚娘手中脫逃，却逃不出杜娘子手去，就可知大概了，若論功力，杜娘子實不在媚娘之下。」

雪峯老人讚許的點了點頭，道：「可見你靈慧過人，我這雙老眼，倒也不會昏花，正是如此，那媚娘武功雖雜而不精，但勝在見識淵博，能各門武功融會貫通，是以金師太稍加指點，一旦把一丈虹得回手中，便是崑崙刀的剋星，只不過也只是就目前而論，一旦這木兒公主的功力再進，只怕自保亦不可能，更遑論剋制了，除非……」

陸羽道：「除非杜娘子功力也同時增進，是以，金師太今晚召喚杜娘子前來，替他打通關脈，傳以修練內功奧秘。」

不料雪峯老人搖搖頭，說道：「你錯了，那杜娘子死而復生，平生引以爲傲的花容月貌已毀，心懷怨毒，戾氣塡膺，一丈虹到了她手，一旦化爲煉火，那還了得，以之剋制崑崙刀，豈不是以暴易暴。」

陸羽道：「我正不解，杜娘子在桐柏山鬼谷之中，殺人取髮，雖說皆是大惡之人，忘恩負義之漢，其中必有罪不該死的人，金師太怎倒不管，任由她濫殺。」

雪峯老人道：「想來那是杜娘子初上桐柏時所行所爲，金師太那時亦不知曉，後來知道了，這才心生警惕，是以那會傳她內功奧秘，替她打通關脈，只不過眼下要借助於她罷了，其實師太的用心在狄姑娘，不在杜娘子，一丈虹乃杜娘子家傳之物，雖未達到煉火的境界，亦已有了二三十年苦練之功，狄姑娘却是她唯一的傳人。還有你，今雖替獨孤叟代傳武功，並未拜師，却亦已盡傳了師太的家傳武學，尤其是內功秘奧。」

陸羽楞住了，不料這三月來的遭遇和經歷，老人和師太無不知曉，而且早已作了安排。

雪峯老人肅容道：「眼下你在崑崙刀上雖較這木兒公主尙有不如，將來的成就，必在她之上，能約束這木兒公主，不令這萬刀之祖造孽江湖的，也唯有你和那狄姑娘了。」

陸羽道：「那狄姑娘雖和我只相處得數日，我却深知她的心性爲人，她傳了一丈虹，必不令煉火把江湖成爲煉獄。」

雪峯老人道：「未來事，豈能料，有如那杜娘子，並非暴戾成性，而今不是仇恨天下人麼，正如金師太說，一生一剋，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深知你對師門忠義，却偏有這番遇合，那狄姑娘心性大佳，却又遇到了杜娘子，我非事有前知，幸又及時趕來了，把你送回這木兒公主身邊，眞似冥冥中早已安排定了，我已言盡於此了，你亦已明白責任重大，好自爲之，去吧。」

陸羽急叫道：「老人家，請留步！」

那料他未抓住老人的衣袍，却被一股無形的力道推落下崗，待得他落地回身，那還有雪峯老人的踪跡。

陸羽忽然感到無比孤寂，面前，紗燈把船艙照得更加明亮了，滔滔江水聲喧，夜風在呼嘯，但他，感到無比的孤寂。

他想哭麼？但無淚，那心下昇起一陣失落的悲哀。

不怪雪峯老人分明是他師門的尊長，却只許以老人家相稱了，他雖未被逐出門牆，今後，却再也不是雲台十三門的門下弟子了。

不，他是的，他豈能忘了師父的恩義，壓根兒他就沒想到過做掌門人，上有三個師兄，按理也不該輪到他的，而且唯有大師兄石開山才背叛師門，數月前逃離雲台，若不是二師哥和三師哥劍下留情，網開一面，他早已沒命了，由二師哥執掌雲台門戶，他只有高興的，他絕不能忘了師門的恩義。

「喂！」

身邊有人在說，陸羽却如不聞，甚至身邊的人亦如不見。

又是一聲喂，一個小姑娘在側着頭打量他，說：「你是……誰啊！」

他是誰啊，他是認得這小姑娘的，她是木兒公主身邊的小青兒，但他的目光像月色一樣，一片茫然。

小青兒一把揪住他，叫道：「原來是你。」嚷道：「在這裏了。」

不是從江岸邊，而是土坡上落下一人來。

「木兒！」陸羽低下了頭。

是木兒，原來就在回進艙去的時候，她和小青兒聽到了山坡上，夜風送來一聲去吧，不料木兒身法快，坡上倒不見人，隨後奔上岸來的小青兒，倒先發現了他，而且抓住了他。

她怎麼了？木兒不是尋訪了他三日三夜，也等候了他三日三夜麼？現在尋到，等到了，站在他面前了，却眞成了個木頭人兒。

小青兒抓住他，並沒放手，眼珠兒直轉，說：「公子爺，我說如何，他要回來的，他只不過是被人家帶走了，我聽得出來，送他回來的，就是那個一身白的白鬍子老兒。」

木兒說：「是麼，啊！別胡說，那是雪峯老人，我知道。」

惶恐的陸羽眞似得到了皇恩大赦，正不知怎生和木兒解說，不料這小丫頭倒已替他找到了藉口。忙道：「正是他老人家來了，我只道去一會便來，不想喚醒你，不料一去就是三日。」

木兒走近前來了，面上的幽怨變成了疑惑，道：「原來是老人家來把你喚去了

，那麼，你……你已知道盧家公子就是我，好哇。」

陸羽心頭着慌，才想起那日不告而別，木兒仍是盧家公子，還幸木兒顯然眞相信他那日是被雪峯老人喚去了，忙道：「我怎會認不出……」

小青兒道：「你這人，怎生話也不會說：公子爺，他是說：你便化了灰，他也認得出是你來。」

「正是這意思，」一見木兒面上笑容乍現，陸羽忙接口道：「你不過換上了這一身衣衫罷了，不用問，我已知你爲何要換上這一身衣衫了，我相助你隱瞞身份尙且來不及，如何會說破，這漢江上下，那日有多少侍衛在訪查你的下落，那般老江湖，又全都是些武林高手。」

木兒幽怨地一聲長嘆，道：「但你好歹也該捎個信兒來，我明白，不，我不要你解釋，我知道你的大事要緊。」

「多謝你，木兒。」陸羽暗暗透了一口氣，敢情雪峯老人送他回船，亦是都有安排的，自然也包括在庵堂中現身而不和她相見。

「其實，木兒，我也想念你。」

木兒面上的幽怨已一掃而空，她知道的，這三月之中，陸羽雖沒忘記狄心蓮，但她在陸羽心目中，份量比狄心蓮越更重了。

「陸哥哥。」她突然握住了他的雙手，這不是第一次了，但今次身邊有個小青兒啊。

咦！原來這小丫頭不知何時已溜走了，他竟然沒覺出來，不用說，是爲了要他們更親熱些談話兒。

木兒噗嗤一聲，笑了，道：「這小靈精要不是眞討人歡喜，我也不會把她留在身邊了，別望啦，她早已溜走了，我猜，他已趕回去替你備飲食去了。」

陸羽道：「正是，我還恭喜你，收了這麼兩個聰明伶俐的小丫頭。」

木兒一怔，道：「你！你知道還有一個，那麼，這三日中我的一舉一動……」

陸羽慌了，道：「不，我是適才在坡上，才見到還有一個小姑娘。」

原來如此，哼！若是這三日中，他對她的一舉一動都清楚，那爲何不知會她一聲。

木兒公主嘆了口氣，道：「陸哥哥，我還以爲你恨我，你再不理我了，陸哥哥，我再不瞞你，那四個侍衛都是我殺的，因爲我的行蹤已敗露了，我要不殺了他們，他們就會迫我離開你，而且，我恨他們，我也不要做甚麼公主，我也恨他，我恨他。」

她又重重地跺脚了，他知道，木兒口中的他是指的甚麼人，是她的生身之父，當今的皇帝。

陸羽不願被她看見他在緊眉頭，不，他並不怪這木兒，她有生以來，只知有母，而她那死去的娘，從小就在她心中埋藏下對生父的仇恨，這怎能怨得木兒呢？可憐的木兒。

却是他反而緊握木兒的雙手中。

陸羽心中亂極了，原來金師太不是無緣無故救下杜娘子的，原來知道崑崙刀已不再是秘藏的藍圖，不但已成了刀，而且已不知下落，若然落在一個生性暴戾，也心懷仇恨的人手中，那將是彌天的大罪孽，非杜娘子的一丈虹不能剋制。

原來更是金師太萬萬料想不到的是，崑崙刀竟落在木兒公主手中，任他是誰，也不敢動她一根毫毛，眞不能想像，若然這木兒公主有何不測，別說武林了，那時天下不知有多少人頭落，聖旨一下，只怕這漢江上下，她被之害之地，不知有多人家破人亡。

木兒說：「陸哥哥，你冷麼，快回船，當眞夜已深了。」

陸羽心頭一凜，不禁打了個寒顫。他點了點頭，他不能把心中所想，心中所懼說出口來。他這時也感覺到，原來他竟身負如此重任，眞個有萬鈞之重。他一身竟然關係在萬萬千千人的死生，是善是惡，竟然繫於他一身。

不，不能洩漏半句，若然這木兒知道，金師太竟然以杜娘子來剋制她，一丈虹到了狄心蓮手中，便會成了罪惡者的煉獄之火，即使木兒不再爲惡，不再濫殺無辜，煉火不爲獄，她亦不能容忍的。他知道，即使木兒沒表露出來，他也知道的，木兒最恨的人，必是這狄心蓮。

他不寒而慄，但願夜色深濃，木兒沒看出他心中的驚懼形諸於面。

尾聲

佳節又近中秋，那月兒雖才半圓，但已在山林中撒下了遍地幽光，遙望山脚下東湖烟波浩渺，狄心蓮嘆了口氣，年年景色依舊，秋高氣爽，微風下的漣漪，不時

翻出鱗片一般的銀光也依舊。

故居何處？就在山的那邊，隔着湖灣，璐珈山隱隱可見，不是那大湖灣把璐珈山變成了咫尺天涯，而是靈秀的山林冢污了，山道上的樹木不再篩月影，而是搖曳出幢幢魔影，那度過她十多個童年的甜美的地方，現下成了藏垢納污之地了。她的身後，一個黑影漸漸現出身來，是緩緩地從樹蔭下走出來，但已在月光下了，仍然是一個黑影，像是一個飄浮的鬼物。

除了湖邊的姑娘，再也沒有人了，否則若是見到了，必然嚇一大跳，因爲從樹蔭到月下，不過由濃而淡而已，仍然是個黑影。仍然看不見面貌，只有長髮在夜風裏飄飛。

黑影在點頭，還似乎在發出一聲無聲的嘆息，因爲那黑影飄散開來的長髮，垂直些了，若有頭，該是在仰頭。

水邊的姑娘未回頭，但顯然知道那黑影已來到她身後。

「就是這裏了，」姑娘說：「師傅，你說，這地方不是很隱秘麼，因爲有那個湖灣相隔，白天可更清楚此望得見珞珈山，甚至在陽光之下，可隱約見得到山道上的行人，若然那人是穿着淺色的衣裳，但因有湖灣阻隔，那邊的人却不易過來。」

那黑影的衣袂飄飛起來，原來眞是一個人，在打量那四外的地方。

那是一個崖下樹林環抱的草地，崖脚下有一個草廬，雖然破敗，但未倒塌。

姑娘道：「師傅，這地方漁夫也是不到的，因爲崖下是個深潭，漁夫撒下的網也不能到底，一年前，我還和師姐駕舟橫渡湖灣，來此垂釣，那茅廬也是我和師姐親手搭蓋的，裏面收藏着漁具哩。倒也還不會倒塌。」

那姑娘正是狄心蓮，大姑娘遊樂玩耍，自然要找最隱密的，常人罕到的地方。那山崖上面，更有一個數丈高的寸草不生的峭壁，把這地方和外界隔絕了起來。

原來那身後的黑影，乃是罩着面紗的杜娘子，即使在徒兒面前，她也從不取下那面紗。

狄心蓮鑽進茅屋裏去，幾乎立即就出來了，道：「還好，也還能住得人，明兒我在屋頂上加一點草，就不會漏雨了。師傅，你！你在做甚麼？」

杜娘子在狄心蓮先前站立的地方，在眺望湖灣那面。是啊，湖那面，那一座較高的水畔山林，一定就是珞珈山了，日光之下，那山徑一定也能看得到，尤其是一個修練過內家功夫的人。

但杜娘子也能看得到嗎？她罩着面紗，甚至連眼睛也不露在外面的，人在她面前，她的面目隱約亦不可見的厚面紗，她竟能透過面紗，看得出那麼遠？那麼遠也看得清楚麼？

狄心蓮眞不信她能看得到，但杜娘子不言，也不動彈。

她實在不是一個胆怯的姑娘，一個面對着像媚娘一樣邪惡的女人，也絲毫不懼怕的姑娘，倒會怕面貌醜陋，何况這人是她的師傅。

但她對杜娘子知道得更多，反而更害怕，甚至走近她身側，她的心就會劇烈的跳動起來。

她不是不曾心生好奇的，即使杜娘子太愛美了，除非她的眼部也腐爛得變了形，她豈連眼也不露出來。

走近杜娘子身邊的狄心蓮迅速退了一步，她不但打了個寒顫，而且心頭越來越凉，眞是冰一樣凉。

杜娘子在咬牙切齒。

隔着一個湖灣，湖那的山上，就住着她最痛恨的人，一個毀了她一生的忘恩負義的漢子，和一個毀了她的容顏，幾乎殺了她的人，只不過隔着一個湖灣，就在湖那邊的山上，她怎會不恨得如切齒咬牙。

狄心蓮知道，在這樣的時候，杜娘子就會眞成了魔鬼一樣兇惡，甚至隔着面紗，她也能隱約可見杜娘子的眼睛火一樣紅。不，她看不見面紗裏的眼睛，她只是意識到面紗裏面有火要噴出來。

她知道，在這樣的時候，走近杜娘子，會是怎麼個後果，她吃過苦頭的，而且不祇一次。

這魔鬼！在她咬牙切齒的時候，杜娘子就是一個魔鬼。

有一次，她曾走近這魔鬼身邊，被這魔鬼抓住胳膊，擲了出去，狄心蓮痛得暈了過去，雖然醒過來了，但整整躺了一天一夜，也爬不起身來，一直到三天後，她才能恢復練功夫，但仍不敢動眞力，只是活動一下筋骨。

現在，杜娘子又在切齒咬牙了，而且，仇人就在面前的湖的那邊。

這就是狄心蓮從來也沒尊敬過她，甚至恨她，一有機會，就反抗她，激怒她之故。

杜娘子是魔鬼，那配作師傅，甚至她不在切齒咬牙的時候，也沒溫柔和狄心蓮說過一句話兒，雖然任狄心蓮逃出多遠去，可也逃不出杜娘子的兜天羅，因爲那兜天羅即使在大白天，也無形亦無影，當然，那是使狄心蓮最初被她擒獲的時候，兜天羅並非眞正無形亦無影的，無論如何，兜天羅到了頭上的時候，眼前總要暗一些的。

其實，狄心蓮眞要想從杜娘子身邊逃走，非是不可能的，但她從未想到過逃跑。並非是杜娘子的武功嚇阻了她，亦不是兜天羅困住了她，絆住他的，是一丈虹。

那個頭不是白叩的，但杜娘子並未傳她一丈虹，她早備下了兩丈紅綢，雖然不似被媚娘奪的一丈虹一樣，普通兵器不能割破的，但作爲練習，綢頭上繫上三個鈴鐺就够。那是當然的，演練的時候，要不被人發現，就得用鐵球來替代鈴鐺。

但狄心蓮忍受着屈辱，在杜娘子身邊留下來，杜娘子却從不傳她這獨家功夫，只把她當作了丫環來役使。

她多想把一丈虹練成煉火，湖那面有杜娘子的仇人，却是她恩師宮九娘的祖居，她從小生長，遊玩，和練功夫的地方，若是她能把一丈虹練成了煉火，她就能替師傅報斷臂之仇，奪回祖居，也不教媚娘稱霸江南，嘿！開府立宗，就成了媚娘的春秋大夢，成了妄想。

但杜娘子一心一意，把滿腔仇恨放在她編織的兜天羅之上。那媚娘奪得一丈虹，只不過練了兩年功夫，已有那麼大的威力了，更被媚娘作爲看家的本領，杜娘子

在一丈虹上練了十多年，當然勝過媚娘的，眞不解，她是說，以往眞不解，這杜娘子倒爲何棄而不用。

現在，狄心蓮總算明白了，原來杜娘子變成了魔鬼，金師太怕她以煉火把江湖變成煉獄。而且，杜娘子亦有自知之明，急於報仇雪恨，兜天羅比起一丈虹來更易令她如願，因爲即使她有信心把一丈虹練成煉火，也非十年八載不可，但杜娘子豈會等待十年八載，多一天她也不能等待。

她咬牙的聲響更凄厲得要把狄心蓮撕碎了，她又退了一步。

「師傅。」

她怯怯地低喚了一聲，左脚尖已滑出了，隨時準備躱逃。

她是個聰明的姑娘，雖然她吃過杜娘子的苦頭，只要她心生警惕，杜娘子再也不能輕易抓得住她了。

現在，時日已無多了，再不能浪費時刻，相距中秋佳節，不，那將是個血腥的節日，相距只有七天了，眞是眨眨眼，就會來臨。

多麼好笑，她拜了杜娘子爲師，是爲了要傳杜娘子的一丈虹，向媚娘報仇，但杜娘子却未傳她，反而倒是媚娘指點了她。當然，也因爲她聰明絕頂，豈僅舉一可反三，簡直是聞一知十，雖然杜娘子並未傳她，她却已掌握了一丈虹的奧秘，只不過尚未盡得這獨門功夫的神髓。

現在，她又得到了新的指示，金師太雖未深說，不用說得太明白，她已領悟了，現在她不用請求，杜娘子也會正式傳授給她了。

「師傅，啊！呀！」

杜娘子轉過身來，狄心連想逃，但兩條腿僵硬了。

杜娘子除去了面紗，目光正照在她臉上。

儘管狄心連也曾有過一次，如驚鴻的一瞥，就是在那晚的尼庵中，木兒公主的飛刀割破了她面紗的一瞬間，但那時也是驚魂的一瞬，庵堂中的燈光又在乍暗之時，那會看得清楚。

杜娘子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變成怎麼醜怪了麼，怎生倒害怕了，哼！敢情你也只得這麼一點胆量。」

她醜似鬼麼？不，鬼怪也不會像她這般醜惡，杜娘子簡直已沒了人形，一隻左眼突出了眼眶，額頭見骨，目光下，更見白骨森森，那還有甚麼臉，壓根兒就是一堆爛肉，偏是森森白牙却又完整。

狄心連退了一步，又退一步，她感到一陣作嘔的窒息。

從來不願被人見到的醜怪模樣，爲何……爲甚麼，此刻顯現出來？

爲甚麼啊，狄心蓮打了個寒顫，不，已不知是第幾次寒顫了，但胆氣却壯了些，到底她還不是個胆小的世俗女孩兒。

不，聲音可別打顫，否則，杜娘子一定瞧不起她。

「該死的媚眼，」狄心蓮猛可裏一跺脚，那腿不但有力，而且聽話了，她把頭一揚，說：「好一個惡毒的賊女人！師傅！你……」

杜娘子厲聲道：「跪下了！」

狄心蓮感到一陣旋暈，渾身的寒毛也根根直豎起來，杜娘子不再戴回那面紗，忽然向她跨近了一大步，那隻突出眼眶來的大眼睛，簡直就是懸在她面上！

她是狄心蓮啊，天不怕，地不怕，有生以來就不知有懼怕的狄心蓮，雖沒嚇死，却也幾乎暈了過去，她想逃跑，那腿竟不聽她自己的話。

「現在……現在……你……你給我發個惡誓！」

杜娘子說，她的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她咬緊的牙關迸出來，不是說出來的。

狄心蓮不是聽到，而是看到，因爲杜娘子只賸下左面嘴角兩塊殘破的嘴皮，不，那還是嘴皮，是兩片小小的腐肉，偏又有完整的森森白牙，是以，切齒咬牙看得清清楚楚。

這那還是面孔，她只見到一堆腐肉，那隻突出來的眼睛，不，是懸掛在腐肉上，原來杜娘子已沒了鼻子，因此，斜照的月光，不但更把她的森森白牙突出來，而且擴大開來。

不是突出來，而是懸在她頭上。

何時？甚麼時候？她已跪下了！

狄心蓮感覺她自己的一雙眼睛也在突出來，她驚恐，想閉上眼睛，但閉不上。

她不敢看，偏是閉不上眼睛。

「給我發個惡誓！」

陰森森白牙中迸出來的字，一個一個地刺入她心頭，不像利刀，像冷鑽！

「說！」杜娘子厲聲說：「你傳了我的一丈虹，要替我報仇雪恨，不殺那賊女人，誓不罷休。」

「我發誓。」

狄心蓮閉上眼了，原來要她跪下，只是這個緣故。

她發誓：「我替師傅你報仇雪恨，至死方休。」

又何必發誓，媚娘不也是她的仇人麼，不殺媚娘，她也死不休的。

狄心蓮又睜開眼睛，而且睜大了，奇怪啊，爲何要她發誓？爲何要她報仇雪恨，難道杜娘子倒不手刃仇人？親手殺死媚娘？

還有，還有千手如來那個忘恩負義漢，她不是更加痛恨麼？爲何倒不提千手如來？

「起來！」杜娘子道：「時日已無多，我即刻，即刻就傳你，把你那紅綢取出來。」

即刻，狄心蓮站起身來，杜娘子沒戴回面紗，但謝謝天，眞是謝謝天，天上一片烏雲，遮去了月光，那兩排白牙不再那麼森森可怖了。

爲何要即刻，時日是無多了，相距中秋只有七日，但也不用爭此一刻的。

但她不敢問，她不也渴望已久了麼。

其實，她已得到了媚娘的指點，那媚娘假扮杜娘子，如何能騙得狄心蓮相信，是以眞指點過狄心蓮，其實她早已能揮舞那一丈紅綢了，而且還能配合上了她中門的九宮步，只不過發揮不出威力來。

杜娘子接過了紅綢，忽然間，聲調竟然柔和了，道：「這三月中，你竟然把我這家傳的功夫，練來似模似樣了，實是難得，我若是……唉……」

杜娘子判若兩人了，竟然會嘆起氣，說：「我要是有你這份聰明，只怕早已把煉火練成了，眞不知你幾生修到，我祖父在這紅綢上窮數十年的功夫，非但沒練成功，倒死於魔刦，我亦在這門功夫上苦練了二十多年，也不過只能增長到兩丈，距離煉火的境界，仍然遙遠，却不料便宜了你。」

「不，」狄心蓮說：「師傅，我是替你報仇雪恨啊，我知道，金師太那晚已傳了師傅佛門心法，加上師傅已有二十多年苦練之功，一定威力大增了。」

當眞，按說杜娘子在這紅綢上既然威力大增，她又恨極了媚娘和千手如來，怎生倒要傳她，再又要她發誓，替這杜娘子去報仇雪恨？

狄心蓮不解，可也不敢問，既然她巴不得杜娘子傳她家傳的心法，她倒會去打岔麼。

杜娘子又嘆了口氣，道：「可惜太晚了，我雖傳了師太的佛門心法，但心懷太多，也太大的怨恨，是無法練成的了，否則我祖父就是前車之鑑，我不怕死，但不手刃仇人，死不甘休。」

狄心蓮恍然大悟，她明白了，這一丈虹要能練成煉火的境界，眞力非透達到紅綢的尖端不可，雖說一丈虹乃是用生絲金線編織而成，份量比普通紅綢何止重數倍，但耗損眞力也極大，非有極精純的內家功夫不能發揮出威力來，杜娘子的祖父練不成煉火，倒因修練內功而走火入了魔，反而送了性命。

是了，原來金師太指點的，乃是修練禪功的心法，這杜娘子豈僅六根不淨，而且滿腔怨毒，心地如何能空明澄澈，心中已先生魔，如何能練禪功。

杜娘子道：「這數日來，我已試過無數遍了，才知辜負了金師太一番好意，若是勉强修練，那時不但報仇不成，倒先以身噬魔了，但我心中的怨恨如是之大，師太的禪功心法，竟然……成了……」

杜娘子一聲長嘆，那話聲豈僅柔和了，甚至凄楚，她又在咬牙，但却不切齒。

狄心蓮更明白了，金師太的禪功心法，對杜娘子來說，竟已成了魔道。

她明白了，現在，她明白杜娘子爲何要她發誓，爲何要迫不及待要傳她一丈虹了，她懇求了三月，杜娘子亦未傳她的，現在，却迫不及待地主動傳她了，原來是這緣故。

杜娘子再不言語，即刻傳授，敢情臂、腕、身、步、騰挪轉側，都見功夫，狄心蓮自以爲已把一丈虹揣摸得五七分了，現在才知，那媚娘雖然未盜別人技藝，到手的功夫無一不精，但在這一丈虹上，却無所施其技了，任她再聰明，那能在三兩次對敵之中，就能得其奧秘，只不過紅花白藕青蓮葉，武術同源是一家，媚娘武功雜而淵博，是以施展出來亦見功夫而已。

狄心蓮抑制住心中的狂喜，心不二用，凝於神，沉潛於空明之境，不知斗轉星移，那原本尚未近中天之月，已擱在遙遠的西山頭上了，她竟也不覺。

狄心蓮一怔，叫道：「師傅，你在那裏啊？」

杜娘子去了那裏，茅屋中沒人，她沿着水邊尋找，也不見杜娘子的踪跡，上到高處，騰身上到那更高更陡的峭壁，亦復如是。

杜娘子踪跡不見，東方天際却已現了曙光，湖面也漸漸映出了朝霞。

她該不以爲異的，杜娘子從不許她近身，在桐柏山鬼谷之中，甚至不許她進入房中，這番南來，一路之上，更是曉伏夜行，天色一亮，杜娘子就會失了踪影，也總是隨着夜色來到她身邊。

狄心蓮嘆了口氣，不料杜娘子竟會變成這般醜怪，那還有人形，不怪誰要見過她的面目，她就不許那人活在世上，別說她以前貌美如花，即是不美，任何人，也不願被人見到的。

她又嘆了口氣，不怪杜娘子會是那麼冷酷暴戾了，當眞是生不如死，活下來，只不過爲了報仇雪恨而活，只有一個目的：「報仇」。

狄心蓮站在那高高的山崖上，秋風晨早倍生涼，她却寒到了心頭。

「會不會？她會不會……」

狄心蓮遙望湖灣，清晨的烟波更迷濛，一水之隔的珞珈山，在薄霧籠罩中，只隱約的現出一抹淡淡的山影。

會不會？杜娘子會不會因爲報仇心切，已去了珞珈山？

她心念才動，心頭也已一震，從不現出她那醜怪面目來的杜娘子，爲何昨晚突然除去了面紗？她請求了那麼多次，求杜娘子傳授一丈虹，都從不點頭的，爲何却又忽然自動傳授了？雖說有金師太的指示，但這已是數日之後，她眼巴巴地等了數日，却一直等到昨天晚上？

狄心蓮不但心頭一緊，而且她那握緊的拳頭中，掌心已滲出了汗來，難道杜娘子要她跪下發誓，不是無因的？

昨晚的情景又到了心頭，她指點湖那面，烟波深處，那淡淡的山影便是珞珈山，不，那時天朗氣清，明月如水，珞珈山反而更清晰可見，就在那山上，有她恨之入骨，誓不兩立的仇人，有她最痛恨的，那個忘恩負義的漢子千手如來。

狄心蓮跺了脚，她怎麼了，那時她就該知道，知道爲何杜娘子就在那時候，忽然轉過身來，忽然喝命她跪下發誓，竟是迫不及待地要把一丈虹傳給她，莫非，杜娘子也是迫不及待，仇人已在面前，只是一個湖灣之隔，兩年多來，隨着時日的增添，又累積了多少仇恨，她怎能再等待！

她知道的，她們中的九宮步，已是出人頭地的輕功了，但杜娘子的輕功實是怪異之極，來去如風，無形無影像幽靈，右面那個大湖灣，豈能阻得了她，只要折一根粗一些樹枝，她就可飛渡過去的，她恩師能够，這杜娘子必定更輕而易舉，甚至她和她師姐薛紅，若是樹枝粗約兒臂，稍長一些，三五丈的水面，也能飛渡過去的。

狄心蓮順着那峭壁，把東西兩面都找遍了，沒找到杜娘子，倒幾乎撞到了山道上的早行人。

那湖廣乃魚米鄉，人烟稠密，怎麼沒有早行人，尋找杜娘子，豈能有人的地方尋找，何况天色已大亮了，東邊天際，已是滿天朝霞。

回到崖下，回到水邊，狄心蓮再也不疑了，杜娘子一定趁天色未明，已潛上珞珈山去了，眞個是憂心如焚，說眞的，杜娘子打從三月前把她擒回鬼谷，除了話說得凌厲些，却並未虐待過她，甚至到了後來，對杜娘子的身世倒更同情起來，况且一日爲師，終生也是師，而今杜娘子隻身一人，若眞潛上珞珈山，怎不令她焦急。

還有甚麼眞不眞，一定是飛渡湖灣去了，那千手如來一身是歹毒的暗器，媚娘的武功更在杜娘子之上，狄心蓮當然知道，就憑杜娘子兜天羅，豈是這兩人的對手，而且開府立宗之期已近了，不知珞珈山上，到了多少武林高手，甚多是媚娘的相好，杜娘子豈不是去送死麼？

她在茅屋前面坐了下來，眼巴巴地望湖面。明知杜娘子若眞過湖去了，即使沒事，能全身而退，大白天，也不會回來的，但她仍然凝眸不瞬。總算珞珈山的山道，已從那消散開去的霧氣中漸漸顯露了出來，並不見有何異樣。

狄心蓮能不憂心，現在她也明白了，原來編織兜天羅是金師太的指示，兜天羅雖然神奇，但只能捕捉人，却不能殺人，殺人還得另外費一番手脚。若是單對單，若是杜娘子暗中下手，便是媚娘也休想能逃得出她這神奇的羅網，但現在……

現在，這個時候，珞珈山中高手雲集，而那兜天羅却只能捕捉得一人，捕到了手，人未殺，那時刻，她自己却成了縛手縛脚，那被捕捉到手的人，反倒成了她自己的負累。那時候，若被一個高手攻擊，杜娘子退敵已難了，豈能殺人。

原來這是金師太的主意，不讓杜娘子濫殺多人，因爲知道杜娘子心中怨毒太深，兇殘暴戾已如鬼魔，尤其是她一旦紅了眼。

狄心蓮不禁又打了個寒顫，不是又看見了那掛在腐肉的那隻可怕的眼球，眞的，甚至這已是白天了，那隻可怕的眼球，不用閉眼，那可怕的眼球似掛在她頭上，但這不是她心寒的緣故，而是金師太的菩薩心腸，會不會反而送了杜娘子的性命！

因爲珞珈山中，此時此刻，必然是高手如雲！

而那些高手，全都已臣服在媚娘的裙下！

咦！那是甚麼聲響？

噗的一聲響，像是甚麼柔軟之物，從高處墜落下來，落在水邊的崖石上。

狄心蓮跳了起來，如飛地騰身上崖。

旭日染紅了那寸草不生的峭壁，她脚下也滿地紅，崖石染成了一片鮮紅。

這是她熟悉的景象，但狄心蓮仍然心驚，因爲崖頭，峭壁上，却不見人，旭日那麼璀燦，那上面樹木又稀少，她能一掃眼，就能那十丈之地收入眼簾，峭壁也盡在眼底，那是唯一可落到下面來的地方，但，沒有人。

連飛鳥的影子也沒有，沒有樹木的峭壁和山崖，自也是飛鳥也不到的地方。

狄心蓮轉眼向下望了，水面，也在那茅屋的左側不過兩丈之處，旭日的紅光照不到的一塊石上，怎生也一片紅！

狄心蓮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因爲她看清楚了，紅色不是旭日的紅光，是……

鮮血！

血中有一個滿身鮮血的人，毫不動彈，顯然已死去了。顯然就是從她站立的地方，被人重重擲到下面石上的，因爲是那麼重，顯然墜在石上，立即就死去了！

她首先就想到杜娘子，正在尋找杜娘子，怎會不想到！

「師傅！」

唰的一聲響，一道寒光陡閃，她已劍出鞘，橫劍當胸，飛身落到那屍身旁邊。

現在，那屍首的人形更完整了，雖然是個血人，也看不見面貌，但她已辨得出來。

不！不是杜娘子。

狄心蓮退了一步，吸了一口氣。

那死屍也披散了頭髮，染了血，血也未凝，但頭髮可不及杜娘子的長。

那麼，不是她師傅，眞不是杜娘子。

她閉上眼，鬆了口氣，她得先定一定心神，太可怕了，死屍雙足已被砍掉了，那是成了血人之故，血衣也把屍身裹緊了，是以乍然間，分辨不出是男是女。

是甚麼人？又是甚麼人這樣殘酷？

她掉過頭，一步，又走近一步，用手中劍一挑，但她只看得一眼，已跳了起來，而且跳了開去，因爲在一瞥之下，首先入眼的森森白牙，再就是那掉出了眼眶來的眼睛，顯然是臉朝下跌落在石上，從那麼高的崖上跌落到石上，那死者的臉怎會不血肉模糊。

端的甚麼人？不，雖然眞有些像是杜娘子，但分明不是。雖然屍身雙腿已斷，但仍可看得出來，死者比杜娘子高大！

一個男人！不錯，眞是一個男人，從那血染的衣衫上，看得出來。

狄心蓮好不容易，再又壯起了胆，定了定神，嘿！當眞她是怎麼啦，對一個死屍也怕，她還報甚麼仇，雪甚麼恨，若是被人見到，有多丟臉。

她用劍一挑，心頭却先涼了，她忘了，劍已出鞘，那劍雖非削鐵如泥，但死僵仍是血肉之軀，而且已僵硬了，那死屍的右手竟劍而斷，身軀沒翻過來，那斷手倒跌落在石下！

狄心蓮登時打了個寒戰，面紗！那削落的手中，抓住一塊面紗！

是杜娘子的面紗，她認得。

她怎會不認得，這三個月，百日之中，天天見慣了的面紗，而且是木兒公主的飛刀劃破，經她親手縫補的面紗，她豈有認不出的！

杜娘子的面紗，竟在這死屍手中，而且被死屍緊緊抓在手中！那麼杜娘子！

狄心蓮霍地一跺脚，騰身上崖，現在，身在崖上了，她看得遠，也不怕被人偷襲暗算了。但上下左右，沒人，茅屋在她脚下，湖波在拍岸，拍在嶙峋的岩石上，發出有節奏的，而又單調的聲響，右面水邊，樹木在晨風中搖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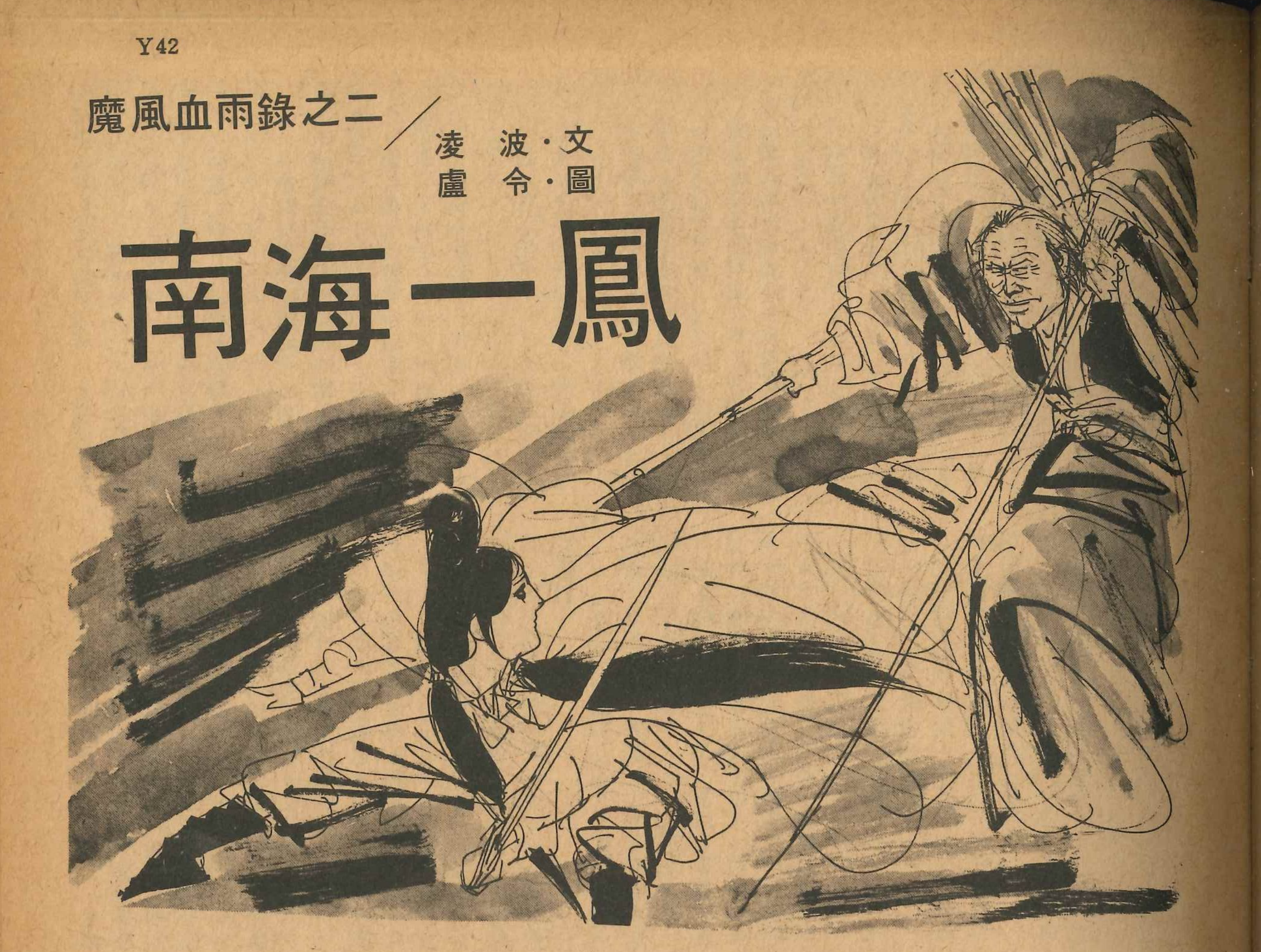
沒有人影，連一個活着的生物也不見，只有一個死屍在水邊石上。

原來她一見面紗，認出是杜娘子的面紗，她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立即作了一連串的聯想，簡直不再多瞧一眼，她已知道她先前猜得不錯，杜娘子是飛渡湖灣，去了珞珈山，那死屍便是千手如來，杜娘

魔風血雨錄之二

凌波・文
盧令・圖

南海一鳳



子的那忘恩負義的漢子。

再沒別人，杜娘子懷着滿腔仇恨而來，就是要找這個忘恩負義的漢子算帳，而且，誰有本事，能抓落杜娘子的面紗！

狄心蓮再瞧了一眼，再急掃一眼，眞是四外都不見人，但她心下仍在震顫，杜娘子不見人，面紗却在千手如來手中，這惡毒的千手如來難得出手時，出手必置對方於死地，因爲他那一身暗器太歹毒了，還沒人能逃得出他的手去，因爲他總是對敵也面帶笑，也從不攜帶兵刄，但舉手投足，衣袂袖角，無不能置人於死地，正因他面上不帶敵意，手中又無兵刄，對方就難免鬆懈了戒備，狄心蓮早就見識過了，甚至媚娘也怕他三分，因此也討好他，借助於他，杜娘子盛怒而去，怎會不被他所害，兜天羅再神妙，却只能擒人，而不能殺人，一出手擒住狡獪的千手如來，杜娘子可就不妙了！

狄心蓮的眼前，立即出現了一幅景象，兜天羅才出手，狡獪的千手如來立即就欺進她的身前。

她猛可裏一跺脚，一定是如此，杜娘子在鬼谷編織兜天羅，可是媚娘知道的，媚娘暗中探查得明白，她身邊的千手如來豈會不知，若不知曉，也不會溜去鬼谷，要對杜娘子先下手爲强了。

千手如來一定知道，要逃過兜天羅網，只有近身，杜娘子是他枕邊人，武功深淺他當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別人怕了杜娘子，而他，只要是躲過了兜天羅，他可不怕杜娘子！

狄心蓮登時渾身涼透，她想哭，雖沒哭出聲來，但眼淚却又淌了下來了，師傅，杜娘子說甚麼也是她叩過頭的師傅啊！

杜娘子一定遭他的毒手，面紗亦已被抓落，如何還能保得性命，但且慢，千手如來殺了杜娘子，又是誰殺了千手如來？

狄心蓮退一步，再退一步，淚眼惶然回顧。

她想到了媚娘！

想到媚娘，就不由她不怕。除非是媚娘，再沒人能殺得了千手如來。

是媚娘，就在千手如來殺了杜娘子的瞬間，她也殺了千手如來！

只有那時候，那一瞬間，千手如來全神貫注在杜娘子身上，媚娘才能輕易地殺得了他。於是……

狄心蓮雖目光觸及千手如來血肉模糊的臉，就要作嘔，而且胆怯，但她的目光又落在森森白牙和掉出眼眶來的眼球上，她的眼睛也睜大了。

杜娘子不也是如此醜怪得怕人麼，唯一不同的是，這千手如來仍然鮮血淋淋。顯然的，杜娘子和這千手如來，都是被同一手法，同一種兵器所傷，才能同樣的毀容。

想想看，杜娘子乘夜飛渡湖灣，迫不及待報她不共戴天之仇，却被千手如來所殺，媚娘又殺了千手如來，於是……

且慢？媚娘殺了千手如來，爲何又把死屍送到這裏，擲下崖來呢？

狄心蓮是個何等聰明的姑娘，她迅速聯想到了，就像親眼見到一般，而且明白了媚娘的用心。

她橫劍當胸，背脊已靠在岩石上，已退無可退了，不用說，她們的一擧一動，沒有一樁，沒有一件，是瞞得過媚娘的，豈僅杜娘子和她的行踪，只怕那晚在漢江尼庵中所發生的事故，連金師太和雪峯老人的行踪與計謀，全都瞞不過這媚娘！

是了，一定如此，杜娘子死了，身邊的隱患千手如來也除去了，現在，向她尋仇的，就只賸下了狄心蓮師徒，顯然的，昨晚杜娘子和她來到這裏，媚娘已清清楚楚，所以……

所以對她警告！把千手如來的屍身擲下岩來，是在警告狄心蓮，想向她報仇雪恨，就會有如這千手如來一般下塲，也是在告訴狄心蓮，她媚娘對他的一擧一動，全都瞭如指掌。

可不是眞的麼，這數月來，媚娘若要殺她，她早沒命了，早已死過無數次了。

橫在胸前的劍垂下來了，因爲狄心蓮已橫了心，這媚娘可眞是武功莫測高深，與任何人對敵，總是輸個一招半式，結果却總是對方不死必傷。九宮劍法領袖江南武林，但她師傅斷了一臂，狡獪如千手如來，她得力的左右手，一身歹毒的暗器無出其右，結果也死在她手中，而可憐的杜娘子，雖然已死裏逃了生，死而復活，辛苦編織成了兜天羅，結果仍然逃不出她的手去，免不了一死。

結果屍骨也無存，師傅，可憐的杜娘子，狄心蓮把埋在掌中的臉抬起來了，她的淚已乾，憤怒的火焰把淚燒乾了，不，她死，必要死得硬朗些，既然沒有人能逃得這媚娘的毒手，趁她還活着，她該做一件事。

在她面前，千手如來陳屍的石頭旁邊，有甚麼在飛揚？

是夾在那隻斷手指縫中的面紗。

是杜娘子的面紗，先前因爲緊握在千手如來的掌中，是以不曾被血汚，手掌被她無意中削落掉在石下，也就張了開來，那夾在指縫中的面紗，也就在晨風裏飛揚起來。

可憐的杜娘子，師傅，可憐的師傅。可憐她不但死得不明白，而且死得屍骨無存，只賸下了這麼一塊面紗。

面紗在晨風中飛揚。

晨風在岩石中哭泣，拍岸的湖水在嗚咽，飛揚的面紗，像在對她召喚。是的，趁她還活着，她該做一件事，這是她唯一可做的一件事——埋葬那面紗。

她已是杜娘子的傳人，她不能埋葬師傅，甚至不能營造一個衣冠之塚，那麼，她也該替杜娘子建造一個面紗之塚，盡她作弟子的心意，且永誌不忘。

沒有人能逃得過媚娘的毒手，趁她還有命在，還活着，她得趕快。

天邊朝霞消逝了，陽光掙扎不出雲層，肅煞的秋意更濃了，岩上哭泣的秋聲更哀，嗚咽的秋水更斷人腸，因爲在那茅屋旁邊，多了一坏黃土。

一坏新土對愁天。這兒埋葬的是一塊面紗，但在狄心蓮心目中，在她心上，却埋葬了月貌花容，埋葬了醜惡與猙獰，埋葬了浩浩之愁，茫茫之刦，天會老，地會荒，却永無休絕的恩怨與情仇。

▲杜娘子生死成謎，亡命天涯卻展新頁，續集中再作交待▼

恐翻陳年賬　老魔眉頭皺

悅賓樓頭

這是華陰縣治的熱鬧市區，天色雖然不佳，陰沉沉，灰脫脫，並且又刮起一股股挾帶灰沙的風，但是，反而形成了街道上人行之忙急。因爲，老天爺可能會哭，時間却又是近午時分，找店尋舖，該歇脚的歇脚，該打尖的打尖了。

城中最大氣派的酒樓「悅賓」，高朋滿座，又何況關陝道上有名的鎭關鏢局，今日回鏢，經過華陰，就落脚在此。這就令開店的更爲起勁，誰也該明白，回鏢的英雄。最易相處。出手闊，沒脾氣，因爲，他們是無鏢一身輕，公事已妥，勢必沿路尋歡作樂，互相吹吁此行之成功。

現在，酒樓的樓上，算是有一半爲鏢局中人包了，當然還有散座，雅座、酒筵等項。地下除了帳房、厨房，更是坐滿了人，現在既熱鬧又上勁，可是，有二個小二却在一邊嘀咕——

「老九哥！我到現在，這個心還沒有安寧！」

「什麼事啊，小四九！」

「担心掛肚腸，唉！我這個是，記憶猶新，不敢或忽。」

「呃！你是說三天前的那件事！」

「就是……血……」

「好了！好了，快做事。你聽，那邊有人叫……去看看，有什麼須要！」

「我從來沒見過，殺人，比殺雞宰鴨還輕鬆的……」

「別講了，別講了，呃……我……」

那個被招呼爲老九哥的，他幾乎想嘔了。

那個小四九的小二走了！老九還是扶住了枱角在寧神。依稀，他看見血，一股股，從活人的身上，頸項間噴出。殺人，實在，在三天前，此地發生過一塲令人怵目驚心的血戰……

「乒乒乒乒……」一陣摔碗、擲碟之聲，櫃房又傳來了老闆的咒罵聲：「傾了家啦！我的傢伙！我的枱面……」事實俱在，從前的酒樓，他們對於所用的枱面、用具，那怕一只醬油碟之微，萬分考究。一套是一套，一枱是一枱，不興東配西欠的。打了一只，就如毀了一副。你叫東家的，那得不心痛，那能置之不理……

老九是明白，闖禍的是小四九，他總算爲這一陣乒乓聲聚了神。走過去想看個明白，不想才走了幾步，就看見小四九兀立在東角一張桌邊，目瞪口呆，而滿面是驚駭之色。老九不禁奇怪，撞了什麼邪？爲什麼裝出副這樣的死樣。因此，他加緊了脚步，走近了四九，一面拍打，一面希望代他招呼客人。可是，當他一看清這個客人面孔時，他喉間就如哽了只死老鼠那樣，只剩下乾喘氣的份。

「小二哥，收拾了餘酒殘肴，代我準備……」是十分清脆，並且，談吐斯文。那料到如此之談吐，依然無法翹開這一對

小二的口。後邊又有脚步聲，看看清，原來是東家來了。他滿腹怒火，想來訓斥小二！那想到，一近枱，一看清，他老人家却宛如見了鬼那樣：「你……」只有一個你字，其他，誰也聽不出，他還有什麼下文……

「店主東，代我溫酒治看，啊哈，今日，貴酒樓生涯極佳啊，哈哈哈，恭喜恭喜……」

「你！你……」東家還在你，老九總算回過神來了，他是快手快脚收拾了傢什東西，一面對東家道：「東家，你去吧，我來招呼！」

「那就有勞你了！」

「大俠！不，小姐！你，你又來幹什麼？」

「哈哈，我啊，我來飲酒吃飯，你們開了飯店，莫非還有其他出售的？」

「呃！大俠！你，你，唉！我們相信，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可……可你也得可憐我們，不，也得……修修好，留口飯給我們……」

「胡說，我不給錢？我給少了？」

「不是這個意思，小姐，大俠！」可憐他越說，越是語不達意了，口中亂了套，可想而知，這位小姐令這個跑堂的小二，驚懼驚分。「我們，只求您老人家，眞的飲酒吃飯，別再像三天前……」

「三天前，喔！三天前，此地出過事了！」

「啊！你……」

「殺過人了？」

「我的大小姐，是你親手辦的啊！」

「喔！哈哈！你怕了！」

「小姐啊！殺人啊！可不是宰鷄殺鴨啊！血啊！」他越說越激動。看來，他非但怕，更有些不忿，一個女子家，怎麼能動刀弄劍的，殺人……

「唉！」這位小姐看住了老九，滿面堆笑，可就莫明其妙的長嘆了一聲道：「小二哥，還不代我安排酒飯……」

呃！聽來言中有意。對啊，這次不殺人了，很好，快些安排酒飯，讓他吃了就走……

「你別再殺人，千祈千祈不可殺人！」一邊說，他已收了殘盃餘肴，拖了小四九走了。可是，那個小姐的面色，却突然轉為陰黯。

二樓上是聲雄力壯的，有人在豁拳，勸盃，還加雜了一陣絲弦之音。可是，在門外，又走進了兩個人，看來形如鄉愚。一個年約六十左右，光了個頭，背上却有個大斗笠，一身粗布短衫褲。一個年約四十開外，生得虬髯戟張，神態威猛，走進門來，老人首先對東角落的小姐看了一眼，笑了笑道：「鳳姑娘也來了！」

那位令小二吃驚的鳳姑娘正眼也不望他一望。只顧淺飲着她的酒。

老者是點了點頭，眼尖的人，可以看出來他的面色是平和了不少。然後，也不再理睬她，舉步上樓。

「老大爺，你上樓？」是個伙計剛由樓上走下，阻住了這個老者。

「正是！」

「上樓找人？」

「或者如此！」

「我相信上邊不會有您老大爺想找的人！」

「我找的人就在上邊！」老者有些不滿了。邊說邊巳抓住了那個小二，就見他一抖手，這小二驚聲大叫，人巳從高處擲下。並且，老者身後有人，就是那個虬髯大漢，老者可是擲得恰到好處。一擲剛剛由大漢頭上越過。還有更令人吃驚的是，本來，人在半空，由下摔跌，勢必會失却重心而跌了個七葷八素。嗨嗨，這個老者不知用什麼手法，人是筆直的擲下，到地依然筆直。就如老者抱小二下樓那樣，小二驚魂未定，而這二人巳上了樓。

「是威震關中陸總鏢頭的手下！」

「呃！閣下是……」

「老夫素不願以姓名示人！」

這可是大大的不敬了。鎭關鏢局為關陝道上有名之鏢局，又何況這批鏢頭是回鏢的好漢，他們走慣了順風，就自以為了不起，老實說，一個鄉愚老兒，如此的問訊說話，巳算是大不敬。還要如此依老賣老，更令那些個鏢頭不滿，所以那個為首的鏢頭，飛天虎扈明誠是面色微變，雙手一拱道：「如此，請便！」

「老夫是來命令爾等，即刻死！」

「啊！」此言一出，全樓鬨然，命令，嘿嘿，眞可算是活見鬼。鎭關鏢局中人幾時有人敢來越俎代庖。發號施令的？何況又是個不敢以姓名示人的鄉愚老兒？

「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扈明誠也有些沉不住氣了。

「老當家是給你一條爽快路，你偏不死！」聲到人到，那個虬髯大漢突的發難？扈明誠身負重任，為一行之首，如果沒有眞材實藝，絕對担不起這個重担。因此，他雖然口中發言，却是心神貫注，任何動靜，全難走得過他的注意。那想到來者乃是當今有名的辣手，扈明誠之武功，與來人相比，簡直是小巫之比大巫。他只覺得一陣勁風掠來，他就手一個「卸甲封王」，還想一側來勢，然後反手迴掌，不想雙肩一緊，一陣劇痛，幾乎令其眼前發黑。再一定神，只見面前現出一張猙獰的面目。耳邊聞得一聲怒吼，又是一陣刺心之劇痛由肩部傳來，依稀聽得老人一聲清叱，肩頭痛稍殺！而人再也無法站穩，一交仰跌在地。

下意識地，扈明誠想起手撫摸肩傷，對不起，左右雙手俱巳無法移動。再一看清雙肩頭鮮血直迸，突然，他心中明白，並且更是吃驚萬分。分明老人的清叱，救了他一命，否則，自己眞可能讓這大漢，活生生撕去雙肩。

「你們還不快些與我滾，」大漢是聲威俱盛的叫了一聲，巧也眞巧，就在此時，半空間响起一個霹靂，這就令在場個個為雙重的刺激，而心神俱震。

外面巳嘩喇喇的一陣急驟雨聲，一道閃電，透窗而入。又是個轟天動地的雷响，震得樑動瓦起。這一來，就令這批鏢行中人，江湖朋友尷了尬。快滾，滾到那裏去？這大的雨啊！

人們全巳看清了形勢，對鎭關鏢局中人大為不利。算來，來者只有兩人，可是，這個老人尚未出手，只憑虬髯大漢的迎面一招，就巳顯示了他的實力。就算只有

他一個人，鎭關鏢局所有人一鬨而上，打羣架，也絕難討得了好，走慣江湖的英雄好漢們，全是光棍眼，玲瓏心。誰也懂得鑒貌辨色，也等於說；誰也不敢自討沒趣，自稱好漢，上前撩打——

但是，馬上滾，有失鎭關鏢局的體面啊。

還有，這大的雨，眞的出門捱雨聽雷聲？

只不過是略作沉思，也可算是稍作商議，不想，算是招惹了那位虬髯大爺，耳聞一聲怒吼：「還不快滾！」滾字才出口，就見一條黑影，宛如流星飛渡般，而一聲聲驚叫聲，此起彼落。唉！更可看到了一條條人影，向那樓窗間擲出，分明，虬髯大漢根本不當這批鏢行中好漢是人，簡直是當作了一個又一個沒用的垃圾包那樣，抓一個，擲一個，擲出了酒樓。

但是，虬髯大漢算是擲得性起，而疏於防備，他那飛雲掠光手手勁籠罩之下，竟然傳來一股又勁又細的勁力，直透掠光手之中間，虬髯大漢不覺暗叫一聲不妙，一移一側，好快之手法，掌風之勁力重心立移，以斜側之餘勁，一阻來力，看一看清，面前只見一個面黃肌瘦的壯士，滿面怒容的看住了自己！

「哼哼，算是找到了主點兒啦！」虬髯大漢微微一笑。

「天南三逸！」是那老者叫了一聲。

「難道你就是惡名四播傳江湖的老龍頭？」

「不算十足！」

此言却令人難明所以，說什麼十足不十足，江湖上人，講究的是大方、坦蕩。是即是，非即非，那有這樣裝着些正經面容，說出些滑頭的話來。算是作弄，抑或取笑，那個面黃肌瘦的少林高手不禁面孔微變。

「聽說天南三個逸！威名孚孚，今日，我們可是專誠前來恭請大駕！」

「你請我？」

「請三個，少一個不行！」

「做什麼？」

「哈哈哈！不做什麼，佳賓而巳！」

「請客？哼哼，恐怕別有內情。好！你們之所以在此大顯身手，不顧江湖道義，恃强凌弱，想必定有要事！」

「要事麼？就是請三位去咱家總壇盤桓盤桓啊！」

「請恕我們有事在身，不克應命！」

「就因為你們不克應命，所以，老夫親來相請。」

「請是假，扣是眞！」

「隨便一個字，何必如此認眞。」

「老魔頭，老實說，你我邪正不能並立，水火更難相容，本來我們就想找你，可惜我們三人中有一人受傷，所以……」

「喔，有人受傷，傷勢如何？可否容小老一觀，或者，我那玉靈散，能助一臂之力，不！大可減輕傷勢！恢復得快些！呃！朋友，你看如何？」

「老魔頭，你……」黃面人尚未說完自己想說的話，而老人巳由懷中取出一只小玉瓶，唉！單憑這只霞光隱泛的玉瓶來看，巳是件價值不菲之寶物。而瓶中又有江湖馳名，峨嵋獨門，療傷正氣，天下第一之內傷傷藥玉靈散。黃面人那會不為心動！

明知對頭不是好相與，奸險陰刁，並且，善於尋隙覓縫，不過，在目前，小師弟受了不輕的傷，憑自己兩人，相互輪流代其用眞氣療傷，進境極慢，少林武功易學難精，但是，功成之後，為人反尅，那麼，內功紮實，反而成了療傷之絆脚石。為了這個原故，他不得不接受了那個天下第一魔頭之贈與！

他坦然的接下了那只小玉瓶，一轉身，進入了一個小雅座房內！

「老當家，不怕醫好了個對頭，用少林三元陣法來對付我們！」

「你怕三元陣法了？」

「總得要有個防範，盛名之下無虛士啊！」

「哈哈！毒弟，你也會顧前顧後起來了，好，很好，不過，至於這個三元陣法麼，你老哥哥有你在一邊掠陣，相信還有對付之道，何況：他們只有二個人……」

「少林三逸，想必不是好相與！」

「這就是更好的帮手啊！」

看來，虬髯大漢巳心領神會了老人的意思。他不再言語，只是看着剩餘的幾個鎭關鏢局中的鏢頭，伙計，外面的雷雨越來越大了—

少了鎭關鏢局中人，這地方立即變得不太像樣了。人，少了。有幾只桌、椅，歪的歪，倒的倒，碗碟枱面，不可避免的有些摔壞，破碎。天色又是這樣的陰暗，雨聲極大，還隱隱傳來幾聲雷震……

顯然，這裏還有場江湖的廝鬥呢！

少林三逸

「大師兄！」在小雅座的房內，一個長眉高挑的壯士，正在療治小師弟之內傷。一見二師弟進來，他是微微一笑，然後，右手一鬆，放脫了小師弟的「百會」大穴，長長吁了口氣道：「二師弟，不必多講，將玉靈散給三師弟服下！」

「不怕其中有詐？」

「唉！即使有詐？我們又有什麼辦法來擺脫這惡魔之糾纏，此事全怪我！」

「大師兄何出此言！」

「我不該逞强好事，霍家屯一會，你大師兄算是看了，我弟兄之本領。並不濟事。以前，是江湖上人給你我面子，也可能是師門的威望，讓我們走了這多年的順風。其實，太僥倖了，因而種下了今日之禍根！」

「大師兄，三師弟一敗，什麼？將你的英雄豪氣也打盡了？」

「英雄！唉，二師弟，英雄可不是自封的。豪氣也得有所持，才可發。否則，徒然的貽羞師門，唉！何苦來？」

列位；這三人正是南少林門中傑出之士；譚逸新，黃逸慶及趙逸平，人稱天南三逸。三人俠名遠播，素喜解紛排難，武林中人緣極佳，可是，想不到為了不想全江湖掀起另一個大風波，來到霍家屯。不料，糾紛未解，反而令趙逸平受了重傷。而今日，在華陽道上更為他想像中的大魔頭纏上了。譚逸新是看事較明，更擅於分析，雖然，這多年來，僅僅於霍家屯遇見

了前輩名宿風塵子，並且，趙逸平只不過，一個錯手，爲風塵子一杖迴擊腰際受傷。可是，譚逸新已看出自己三人之不穩。他不想自欺欺人，他更不願濫充好漢，就因爲這樣，他纔會說出這樣沉痛的話來。

「果然不凡，」聲到人到，那個形如鄉愚的老者，突然推窗直入：「老夫相信，三位是不會阻手攔腳了吧！」

「老龍頭，想……想不到你……親自前來！」

「哈哈哈，如此大事，老夫是不能不親自前來啊！」

「不希望這風聲外洩！」

「好聰明！」

「唉！老龍頭，常言道得好：『紙包不住火』。又何況這江湖之大，隻手焉能遮天……」

「譚兄弟，這可不是足下之事啊！隻手能得遮天與否，這乃是小老之事。至於三位，哈哈哈，我們是別有所用，當然，這個秘密多一個人知，終非好事啊，對不對……」

「喔，看來，你們還有其他不可告人之陰謀在，哼哼，老龍頭，天南三逸算是走了下風，不過，我們還有骨頭，並且，這多年來，更有不少朋友……」

「還有南少林門中之亘擘。無音大師？哈哈！或者，我可以吐露些口風與你聽聽！我們請三位嘉賓，就是希望令師之出現……」

「喔！」譚逸新本來是個玲瓏剔透的人啊！一聽這老人說話，他是突的有所警覺。他們不見得爲了自己三人。而甘冒大險，當然天魔心法的再出現，令這個老龍頭雄心勃勃。可是，自己師長，正是鬥玄聖八魔之主者之一。哼哼，看來他們非但得攫奪天魔心法還得搗毀六合金光伏魔大法：這是一石兩鳥。不，簡直是另一個惡魔的潛伏，並且，造成武林另一個大浩刦的主因……

本來，譚逸新已放棄了爭強鬥勝之雄心。但是，當其發現自己不能示弱，更不可以束手待縛。因爲他們有責任得向江湖呼號，告警，惡魔出現了！

爲了這個原故，譚逸新之面色轉穩。沉着地對老人道：「事情已經十分清楚，一個混世魔王，將要出現，而武林浩刦，即將開始，譚某不才，躬逢其會，我不能一手挽回狂瀾，我亦須對武林發出示警訊號……」

「我們就是怕你出頭示警。所以，前來恭請大駕！」

「我們不想走！」

「這可由不得你們了！」老人語聲平淡，但是，誰也可聽出了，這弦外之音，非但有着不屑之意，更且，有着命令之表示……

譚逸新對黃逸慶看了一眼。這可是三人多年同門，互有意會。

黃逸慶是一個躬身倒彈，人已彈出房門！

老人一見黃之動作，他是哈哈一笑，身形動，竟然是後發先至，不料，譚逸新，這個少林雄傑，早已伺機待動。你這裏纔有動作，他已疾如飄風的，「斜勢雙飛」式，將老人阻住。並且，一照面，一招靈山會，六合金光伏魔掌法中的第一變幻無窮之殺手招抖出。老人立感一般綿綿不絕之勁力，將其狠狠扣住。

老人乃是個不世出之奇才，如此靈幻多姿，並且，隱含風雷之殺手神招，他却是一寧神，左手一揮，手指連彈，這是什麼手法啊！一連串彈指聲中，譚逸新之「靈山會」七個主式，爲其彈指勁風中抵住。也可以說，如此厲害的伏魔掌法，讓老人彈指之間破去了！

譚逸新胸有成竹，他也明知，自己決不是老龍頭的對手，他又清楚，老龍頭的武功，分明比風塵道長更爲高明。不過，目前，他第一個願望是；阻住老人，放脫黃逸慶，如果二師弟能脫身，那麼，憑其脚程，這個口訊是一定能傳出。如此，武林中人有了準備，有了預防，這或者可以阻遏住另一次的武林浩刦……

「你以爲黃逸慶可以脫得出我們的包圍……」

「但願如此！」

「空想而已！」

「不得不爾！」

「唉！可惜！」

「有什可惜！」

「本來，老夫有意收容你師兄弟三人！現在，可沒法了，只能扣住你們三人，帶你們走，看看我們的行事手法，可惜，可惜！」

「哈哈哈！你想折辱我們！」

「不得不爾！」

「恐難如爾願！」

「咱們不妨試試……」

語聲中，二人已招呼了七八招。可惜，譚逸新如此得心應手的伏魔掌，在老人面前，宛如小孩撼巨人，明明極具威力的重手法，不是爲老人一拖一卸，卸去了勁力。就是讓老人擊其半渡，而無法施展全力。老人是輕描淡寫，譚逸新是出盡了全力。譚逸新心情是越來越苦惱，唉！自己果然是浪得虛名啊！說什麼「天南三個逸，雲邊一七絕，人間現一現，武林血腥滅。」簡直是開玩笑，自己，只不過是武林一末流而已……

其實，譚逸新是中了計！爲什麼？唉！譚逸新這幾天爲了趙逸平之傷，担了不小心事，也耗了不少的元氣。六合金光伏魔掌，根本是眼、耳、心，外三合，精、氣、神內三合，然後融會六合，發揮全力的佛門玄功。耗精損神壞氣，內三合已失統馭，試向又怎能融會外三合，發揮掌中之精粹。

老龍頭乃是江湖不世出奇才，他臨敵見事，一見譚逸新運氣助趙逸平療傷，立即看出其精氣有虧損之跡。這才故示大方，其實，他已出盡全力，而逼令譚逸新有了錯覺，以爲自己低能、無用……

老魔頭是越來越渴望得到譚逸新的武功奥秘。因此，現在看來，老魔是越忘形得意。譚逸新是聲沉頹萎，突然，譚逸新是一横心，一個回爪探頂，他，想一死了事。

一陣勁風掠來，譚逸新發覺左手被扣，本能的右手一長，劈擊來敵，對不起，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自己本落下風，再加上心灰意懶，士無鬥志，越加的破

綻百出。爲了不想身落人手，受着無情之折磨，來個自尋死路，可惜，你已經破綻百出，人家那會不乘虛直入。好，現在譚逸新就在這個情形下，陷入了老人的手中了。

「老夫不想你死，你就死不了。」

譚逸新只覺得四肢一麻，一股莫明其妙的氣流，由左右寸關尺脈透入。好，就此軟洋洋，懶慵慵的，精神不振，譚逸新眞氣……對不起，全身只覺得用不出勁。想提勁吸氣，對不住欠奉——

「是六陽迷魂烝！」

「你倒識貨！」

「你…你…」譚逸新幾乎昏厥過去。想不到江湖陰邪第一，玉龍山陰陽峒主的迷魂，竟然到了這老魔手中……

「想不到，你就是西門均！」

「胡說八道！西門均這小子，敢與你老太爺平稱！」

「啊……」

「別胡思亂想了。哈哈哈，扶了令師弟走吧！」

「老當家！」那個虬髯大漢現身了！

「什麼事！」

「眞不好意思！」

「嗯！出了手了……」

「是！」

「過了份！」

「是！」

「毀了！」

「眞……眞不好意思！」

「看來，這是他命該如此，反正滅了口，這兩個人，你就好好的看守住！」

「是！小人一定全力而爲！」

「有什麼形跡可疑之人？」

「就是鳳姑娘，她還沒走！」

「她沒出手？她……有沒有跟你……還有？最重要的，他有沒有漏什口風…」

「沒有，想必她也不知這件事。其實，老龍頭，何不順手毀了——」

「不能！老天兄會不答應！再說，我估計，她這次出山，分明有件大麻煩得她親手料理的！咱們是事不關己，不必煩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遵老當家吩咐……」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片急驟的馬蹄聲！再看看清，雷雨已止了！老人推窗看了看，面色微變，他看見鎮關鏢局那批鏢頭，已個個飛身上馬，趟着積水，向街口走去。

「你好生看住他們，我去去就來。」

「不必去了！」一聲清脆的女子聲傳來，老人面色微變，看住了門口走來的女子！

「是鳳姑娘！」

「嗯！雲老前輩，你又何必去追殺他們！」

「鳳姑娘！難道你也聽到了什麼消息？你也想來淌這一片混水？說實話，這是個燙手的山芋，並不是現成的果子。老頭子講的是眞話，希望你三思——」

「唉！老前輩，我只不過是阻止你去殺人啊……」

「我並非一定得殺他們！」

「何不放他們一條生路！」

「但是，就怕風聲外洩！」

「你以爲隻手可以遮天？不！」這位小姐看來是萬分嬌美，一無江湖女子的氣度。但是，在這個人稱老龍頭的面前，侃侃而談，毫不示怯。並且，如此厲害的老龍頭，竟然十分有耐性的聽着她說話。分明，這女子不是普通的千金小姐！

即使她生得美，即使她看來斯文端莊，但是，她依然表現了她的英風俠姿。難怪那小二會苦求，求她不可再殺人，似宰鷄殺鴨那樣！

雛鳳蒼龍

「難道你我之間，一定得牽涉到爭殺之漩渦中……」

「我素不喜殺生啊！雲老前輩！再說，唉，江湖上，這個誰是誰非，究竟由誰來作仲裁?!雲老前輩，我相信你總不好意思直認不諱，由你來作主吧！」

這句話說得有些不留情面了。話中有意，分明在指責老龍頭的横行霸道！

「唉！」那位小姐又微微的嘆了口氣道：「雲老前輩，即使你自命爲武林盟主，到底不是酆都主者啊！人命關天，再說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又何必爲了一念之貪，而必須殺人滅口啊！」

「鳳姑娘！」一邊招呼，可是，誰也該看出來，老龍頭的面色微來微莊重。更且有一陣紫氣掠過面容，一閃即隱：「看來你非得與老夫作對……」

「請命而已！」

「不比不可?!」

「何必多此一擧。」

「你以爲必勝老夫……」

「我無必勝之算，但是，我也無必敗之念啊！」

「請！」老龍頭請字出口，右手似護門又似蓄勁發招那樣的，迴護胸前。不過，一指直挺，指向那少女——

少女却是紋風不動，面上依然帶了笑容，兩手左右後轉，反扣在身後——

這是看來平寧的一幅示意圖而已。可是，却在這靜態的氣氛中，總含着十二萬分之森嚴感受！

老龍頭這一指獨挺，只不過是種表態。眞正令人吃驚的是在他一對眼神——

這眼神看住了少女的十七個制命的大穴！

又何況少女是雙手後扣，意示閑雅，但是，更將週身大穴——賣給了老龍頭。

不過，且慢，爲什麼老龍頭是紋絲不動?!難道，少女眞的別有妙着！

少女站在那裏，面上帶笑，眼神平顧，不過，這眼神是看來如此之隨便，又是如此之平常。哼！少女看來是眞正的武林高手！她的眼神是盯緊了老龍頭的頭部！

老實說；老龍頭不論是先發制人，也不論他後發先至！總而言之，只要你稍有動靜，自己頭部十三穴道，就得送給了對方。而這十三個不論是重穴，大穴，血穴，暈穴，全可制自己於死命！

老龍頭不得不忌憚這少女的獨門破穴手法！

不過，老龍頭自守有餘。

少女是决不敢冒進。

突然，老龍頭吁了一口長氣道：「鳳

姑娘，你贏了！」

什麼？老龍頭認輸了！是的，他不得不認輸。

老龍頭是江湖上不世出之奇才。當然也可說是極恐怖的殺人魔王。但是，姑不論他是奇才，抑或魔王。武功機智之出人頭地，此爲不容爭辯之事實。也因此，他是讓鳳姑娘阻攔，出招未發，自動認輸，當然有他不得不認輸之苦衷。

鳳姑娘說過一句話：「她沒有必勝之算，但是，她也沒有必敗之念。」現在，事實已證明，一招既出，而鳳姑娘所顯示的，果然是不敢求勝，不肯示敗之混元神招。

老龍頭也與她一樣，走上了同樣的路數！

如此，這是一個均勢啊！何況；老龍頭還有一個虬髯大漢？

唉！老龍頭想到了另一個問題。鳳姑娘所求者是；阻止自己殺人滅口啊！鎭關鏢局中的鏢頭，趙子手。本來是非在其飛天手法之下，全部送命。可是，自己讓鳳姑娘阻住了，這樣的僵持下去，自己勢必無法追踪這批飯桶。也就是說；自己的殺人滅口之計，難以成功，她是求仁得仁，自己則不可避免的成了失敗者。

因此，他認輸。

他退出了戰局！可是，鳳姑娘依然向老龍頭要下了兩個人，就是譚逸新與趙逸平。

虬髯大漢萬分不忿，不過，看得出他也有着忌憚的神色。至於老龍頭可眞大方，坦然的將譚、趙兩人交給了鳳姑娘，然後恭手作別。

譚逸新這位江湖上有頭有臉人物，今日，他算是吃盡了苦頭，也坍盡了台。還有件更令其感到難爲情的是；爲個女子所救……否則，他十分明白，落在這個老龍頭手中，非但得將命送掉，可能還得受盡折辱，歷盡羞恥之生涯。弄得一個不巧，死得萎萎葸葸，爲人所笑！

可是，做夢想不到，救自己的是個女子。當然，老龍頭如此本領，尚且自認不勝，已可顯示了少女之武功氣度之驚人一斑。但是，自己對她，却一些認識也沒有啊！

自己還是江湖有頭有臉的人物呢！反而爲個毫不知名的女子所救，譚逸新難免有受辱之感。

他紅着臉道：「大德不言謝，敢問俠女高姓大名……」

「你沒聽見他們稱我爲鳳姑娘的！」

是這樣的平易，又是如此從容，並且，絲毫也沒有驕矜冷傲之色。這就令譚逸新更感形慚。

事實也眞如此，當你越接近這位小姐，你越會感到這小姐之美……之大方……之……總之，令你不得不自感羞愧。不敢與之正面相對！

她那五官越看越覺得造物主之苦心。配搭得如此均匀，皮膚白中泛紅，紅得自然，白得清透，更顯示了她眼神之清、靈、爽、利。滿頭烏髮，隱泛青光，長身玉立。丰神之佳，唉，一支筆怎能寫得出，描得盡啊！

但是，更可感的是她的語氣，神態，眞、誠、和、易，令人不由自主的想與她親近。不過，又怕對其有所褻瀆，譚逸新也爲這種矛盾心神所弄、所苦。

「鳳姑娘！希望你我後會有期！」

「無期的好。」她是微笑着，吐了清脆的語音，似珠走玉盤，似出谷黃鶯……似——

「是她！就是她……」

有脚步聲，還有鐵鍊聲……吆喝聲……喘氣聲。

來了一大羣人……爲首一個，單眼，黑瘦，咀上有兩撇鼠鬚，一身公服打扮，哼，是個做公的！

譚逸新雖說有傷在身，但是，他是個江湖有名人物。至於做公的，雖說是當差作公，常言道得好：「捕快賊出身。」也就說明了，做公的也算是江湖上的朋友。

現在，此地出現了這些人，嗯，八成是打架，闖禍，店主東不甘損失，請來了公門中人……唉！認晦氣，賠幾個錢了事，他算是打定了主意，不想橫生是非了。

但是，他那裏想得到，來者是來捉殺人的兇犯啊。這個做公的頭兒，不向譚逸新走來，却直向那鳳姑娘走來。這些公人還挺有調度之方呢，一個圈子，就將鳳姑娘圍住了，至於鳳姑娘又如何？依然嬌生生的站立當地，滿面含笑的，看着這批公門中人。看來；她是從來沒有見過公門中人，也根本不懂得這樣個陣仗，是冲着她而來！

「聽說姑娘是個會家？」

「你是幹什麼的？」問的挺幼稚，其實，一見此人的打扮氣派，就該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了，還問什麼？

「姑娘！咱們弟兄本來不敢來冒犯你，實在，有公事下來，依我看，姑娘就跟隨咱們過一堂，對對口供，兄弟担保你沒事……」

鳳姑娘有些不滿了。什麼對對口供，對什麼口供？簡直豈有此理，她是一言不發，脚步移動，想走了！

唉！這些是做公的人啊！小姐，你現在是有嫌疑的兇手，一言不發想走，那勢必會引起了誤會的啊！果然，那個單眼的頭兒是有些不滿了。「姑娘！你別給臉不要！」語聲中，鐵尺，鐵鍊，花槍，單刀出手了。一個圓形陣式，那個鳳姑娘困住了。

鳳姑娘感到萬分焦躁，正在打主意呢！後面却傳來了語聲：「朋友！別冒失！」是譚逸新！

雖說譚逸新尚在困境中，但是，他到底是成名的英雄，即使身負重傷，這一份氣概尚未消盡。還有，譚逸新素來喜歡排難解紛，所以，他是養成一種與衆不同的風度，也就是說，他的說話，別具一股懾人之威嚴。遂使這些做公者，自動停手。如果動手，就算鳳姑娘面軟心慈，但是，一個武林高手，對付這些做公者，不送命，也得受些不輕的傷。

「在下譚逸新！」

嗨嗨，這三個字，依然有其鎭人的功用。那個單眼頭兒，立即搶步上前與譚逸新打招呼，道久仰。

「在下姓張，單名個浩字。有些朋友代小弟上了個匪號，叫做獨眼狻猊，說出來也眞叫好朋友見笑……」

「原來是張頭兒，在下恐怕你老哥找錯了主兒了！」

「怎見得，譚大俠，不是說兄弟不信您的話，您大俠英名遠播！兄弟久仰大名。您是無論如何不會說假話，事實俱在啊，憑您老哥一句話，不就結了。可惜，此案有人證，死死的釘住了這位姑娘啦！並且，人命十三條，您說，上命差遣，兄弟又怎能沒證沒據的放她走……」

「什麼？殺人？十三條人命！哼哼，依我看，其中必定有誤會！」

「我也希望有誤會。可惜，沒證沒據，又沒法對付這幾個人證……」

什麼人證！原來是酒家的伙計。現在，他們是異口同聲，指證了鳳姑娘在三天前，在這裏殺死人命十三條。雖然，這十三條屍身，不久就有人來收殮，並且抬來棺木十三具。可是，此事早已驚動了地方官。即使張浩是個老江湖，他也看出來，這是江湖上的風波，武林中的械鬥。在平常人看來，十三條人命是件了不起的事，其實，唉，說實在，那些江湖豪强，殺人如草芥，不，簡直當作了家常便飯。在城市、鎭集中，殺人經地方，你們駭然震驚，可是，有不知多少人，死得無聲無息，非但不經過地方官府，死了還沒人知呢？

壞就壞在，三天前的殺人事件已經驚動了府尹。如果不是死灰復燃，誰也不想無事找事做。苦就苦在，這位姑娘殺完再回頭，好，上命所逼，不得不來了！

來了，他們依然提心又吊胆，出手殺人十三個，已經顯示了此人殺人之威力，被殺者想必也是武林中有名有姓的人物。這一批做公當差的，嚇嚇老百姓可以，眞的上陣對眞軍，這……簡直在開玩笑……

也因爲這個原因，張浩肯乖乖的聽譚逸新說話。並且說出了自己的爲難！

「鳳姑娘！你三天前來過此地！」

「唉，三天前我已到了此地，那麼，依我脚程，還會逗留在此？……」

「呃！難道另有別人！」

「總算聰明！」

「鳳姑娘，你是來找這個人的！」

「好！臨機應變，判斷之才不乏！」

「多謝誇獎，可是，這件事就棘手了啊！」

「棘手什麼？怕我走不脫……」

「不！鳳姑娘，我怕這件風波是越掀越大了！」

「喔！」

「鳳姑娘，你請走！此地事，由我來料理！」

「不！你我一齊走！」

爲什麼？譚逸新突然爲鳳姑娘的言行怔住了。她要與自己同行……嗨嗨，慢說此地尚有殺人命案尚未撤清。即使這男女有別……

突然，只見一條黃影，看來苗條秀氣，步法又是瀟洒輕靈。但是，走到那裏，有人驚叫，慘呼，譚逸新還想阻住，耳邊却聽得鳳姑娘的輕盈語聲道：「走！我沒時間與這批蠢人多說多話？」

譚逸新宛如爲人催眠一般，毫不考慮的，扶住了趙逸平跟隨了鳳姑娘走了……

一聲聲慘叫，一陣陣兵器墮地聲，除了張浩還算對過一招外，這批公門大差役，個個不知什麼一來，不是眼前一花，就是全身一麻。乖乖的，個個倒的倒，扒的扒，依的依，靠的靠。姿勢各有不同，不過，異口同聲的，在哼，在叫……分明爲鳳姑娘所擊到……

「如果我是三天前的殺人兇手，我想，你們早已沒了命，再見！」語聲中，鳳姑娘是飄然下樓！

「我不來怪你們！」鳳姑娘對小四九及店中人在說話：「但是，你們根本認錯了人，我不想殺人，不！我素來不殺人。可是，我却是來找殺人的人……這些銀子算是賠償你們酒家的損失。還有，別對任何人說起此地發生過的事，否則，我怕你們也會送命！唉！」長嘆聲中，她已離開了悅賓樓。

九幽惡鬼

這裏是一片荒野，天色已漸漸黑了！遠處傳來了步聲，看看清是一個少女，後面有兩個英挺不凡的壯士……

突然，少女一聲長嘆，身形站住，只見她彎下了身，別看是個秀美女子，不知她用什麼手法，但見大袖飄拂，石土飛揚中，突然，借一絲天色餘光見到一個土窟，窟中有幾個尸身……並且直立其中。

「殺人，又是殺人……」

「啊！師弟！」「師兄！」聲中，兩個壯士是首先叫出了聲。

兩壯士正是天南三個逸中的譚逸新與趙逸平。兩人已將土窟中的一具尸身取出，平攤在地……這才看清，黃逸慶全身血污，而兩條手臂爲人活生生的撕去！

譚逸新立即記起悅賓樓頭之事，他更記起了虬髯大漢的出手，如果不是老龍頭的喝阻，鎭關鏢局的鏢頭也會這樣爲大漢活生生的生撕死！

黃逸慶是個有眞功夫的佛門弟子，三個逸在江湖上，也積下了不少功德，不想，今日却會落得如此慘死！這一對師兄弟不禁淚流滿面。

鳳姑娘是不理會這些，只是在看其他尸身！越看鳳姑娘的面色越變，半晌，她是長長的吁了口氣道：「雲老兒，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不！老當家可沒有什麼不是，是你這妖婦太多事，」

妖婦！什麼人如此大胆！敢如此冒瀆鳳姑娘。

鳳姑娘是毫不在意的站起身來，依然是長身玉立，而晚風吹動了姑娘的衣裙綉帶！姑娘簡直如凌風仙女般的兀立當地！

「這批人是我弟兄所殺！」

「凡是得知秘密者，必殺！」

語聲是此起彼落，看來，人不是一個二個，並且，敵暗我明。還有，鳳姑娘只有一個人，譚、趙兩人是身負重傷，尚未解脫。看來，對頭是處心積慮的，安排陷阱，可是爲什麼？爲了天魔心法而已……

「妖婦！我們弟兄是綴住了你，哈哈哈！看你如何來衝這個九幽大陣……」

什麼九幽大陣？此地空空洞洞，此地一無險峻之所，甚或有什旗門之設。如此

，那來什麼陣圖，陣式？

「桀桀桀……妖婦，就算你故示鎮靜，就算你的大混元正反十三掌威鎮天下，今後，有你的担心！」

「咱們弟兄是出了名的陰魂不散！」

「別多說，由妖婦打定主意，與我弟兄門一鬥——」

一瞬時鬼嘯，怪笑之聲，或遠或近，此起彼落的傳來。而這些聲音令譚、趙兩人萬分的心忧神震。當然，他倆明白，這些鬼嘯怪笑，也是敵人的一種引人入彀的手法。可是，自己勉强也算是佛門子弟，清靜禪悅之功是沒有，但是，修的是少林心法，具極大之伏魔神通，不想今夜卻無法抵擋着這種刺人心肺的嘯聲笑音。譚逸新越來越自暴自棄了，其實，他又是誤會了。

譚逸新是受了重傷，眞可謂是傷上加傷。不論任何法門之武功，這內力修爲，全憑本身眞力來交會運用，現在的譚逸新元氣大傷，眞氣已挫，試問又怎能抵擋得這鬼宮秘傳之玄陰九幽嘯，白骨吸魂笑？

突然，一聲震天動地的霹靂炸音，幾點紫色星光閃處，二聲極凄厲的長嘯中，譚逸新只見遠處有二條白影，並肩向東角竄去。而紫色星光卻如活的那樣，向兩人啣尾飛射……刮刮兩聲急厲嘯聲中，又是幾聲霹靂炸音，烟消雲散之後，四週一片靜寂，而兩條白影已不見跡影。

「鳳姑娘！」可憐，譚逸新連聲音也顫抖不停……「這……這是什麼暗器！」

「紫電雷珠！」

啊！什麼？紫電雷珠？依稀記得這是極霸道的暗器，深爲正派武林道中所痛恨，什麼？這樣個自命素不喜殺人的鳳姑娘，竟然使用這種滅絕暗器？

「你什麼了？」

「鳳姑娘！」譚逸新正想說自己後悔與其同路，可是，當其一見她那俏麗的面容時，他會無法說出這句話！只是面色苦痛，且夾雜些爲難的神色，看住了她。

「你後悔與我在一起！」

「可是，你救了我倆！」

「就因爲我想救你倆，這才命令你們跟我走！」

「什……麼？」

「你以爲我喜歡與你們自命不凡的臭男子一起走？不！我是看在你尚有幾分人性，不忍你倆慘死於老龍頭之手，這才與你們一起走，你以爲現在已可無事了？不！別想得挺美，事情是方興未艾呢！老龍頭之所以起先不想殺鎮關鏢局中人，因爲，他不想引起我的不滿。但是，發現了你們，他又担心鎮關鏢局中人將訊息傳出更遠，引起更多的人注意，他這才改變了心意！但是，爲我所阻，我早已料到，他不會甘心，他定得殺盡天下的稍有耳風，稍得訊息的人不可……而你們卻是知道得較詳細，因此，你們是非死不可。其實，我留下你們，我救你們，我是想阻止這場大屠殺而已。老實說，將會有不少人，會被引來！會被殺，而悅賓樓頭的十三名，連你，還有我……全在他們的監視之中。唉！我眞不明白，天魔心法，難道眞的可以獨霸武林？不可能啊！三十年前，玄聖八魔不是爲中原武林道所毀？」

「鳳姑娘！你的紫電雷珠……」

「我的紫電雷珠，哼哼！是玄聖宮中之物！」

「那會在你手中？」

「唉！我以爲你別有長才。現在看來，你的心情易爲私人仇怨所亂，只不過是個重情感而無涵養之功的莽漢而已！唉！我眞後悔救了你們……」

譚逸新不禁大爲激動，自己素來以機智自命，而今日，的而且確爲她所說那樣，亂了套。爲了幾枚紫電雷珠，竟然疑心她與魔宮中人有來往！其實，就算如此，又有何妨？從其言行看來，她實在是個好人，好助人，更且設想週到——

自己兩人的而且確的陷入了死亡深穽之中，爲了天魔心法，爲了霍家屯，爲了阻止這一場武林風波，霍家屯勢必會引來不少江湖好手。他自己十分明白，這部魔教重寶，大修羅，不動身法的再出現，一定會掀起一股腥風血雨。他們就希望阻止這股惡風，不想，自己三人功力不够，反而做了犧牲，當然自己爲了武林正義而死，死而無憾，怕就怕在自己是白送了命，而這一腥風血雨依然無法撲滅，白白的爲此而死，死得毫無名目而已！

「你們也想攫取這份心法？」

「鳳姑娘！這可是你看人不明了！」

「請教了！」

「我們根本不想魔頭再現世間……」

「好，是有心人，請問，如何能够一勞永逸？」

「這——個——」

「毀了這本心法？」

「對！」

「憑你們之力！」

「初時我們的而且確，有着這一個狂妄的想法！」

「我看未必！」

「怎見得！」

「你們自恃別有靠山！」

「呃！至於師門之靠，也不算是犯什麼大規。」

「如此說來，你們有師門之命！」

「可以這樣說！」

「令師是那一位？」

「南少林無音大師！」

「喔……那麼降龍、伏虎兩位尊者也在！」

「你說什麼？」

「什麼？你竟連這兩位大師也不認得麼？」

「是何門派中人？」

「唉！不必再說了！看來，這武林風波是免不了啦！現在，你們也不必打聽這些，嘿嘿，如果我所料不差，少林寺是不會放手，老龍頭更是志在必得，還有其他各門各派的長老……」突然，鳳姑娘她沉思不語，好久好久，她只是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又何必多事……」

「現在，你可是欲罷不能了。」

誰也沒留意到，天色已經大黑，而在這黑夜荒野之中，突然出現了一聲比梟鳴更難聽的說話。這可令在場之人，各各一凜。

面前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個身材臃腫，身穿破衫的老婦，手中卻執着幾絲竹

條，背上斜插三幾支碧竹，腰間卻有一柄烏黑黑，毫不起眼的柴刀！

「鳳姑娘！你現在又該如何？」

「請問婆婆，高姓大名？」

「你叫我婆婆，嗯，我老了，十分老了……」

老婦一邊說，一邊東望西看，好像在欣賞自己的身材那樣……半晌，她是嘆了口氣道：「唉！就算不老，也比不上你啊！鳳姑娘，閒話休提，我問你，你現在又在想什麼？」

「誠如前輩所言，我是欲罷不能，進退兩難？」

「依我老婆子看，沒什麼啊！一走了之！」

「可是，我得找人，還有，這兩個少林門下。」

「別理閒事，眞！我是爲你好。雖然，憑你紫電雷珠，重創了容氏兄弟兩人，但是，他們是有名的陰魂不散。老龍頭勾了他們九人，就是爲他殺人！殺那些自命不凡，且又不知死活的武林中人。後退，憑你的本領，南海龍母的大混元，正反十三掌對付後園幾個埋伏，綽然有餘，鳳姑娘，我看，一走了事，以免麻煩！」

「但是，我師父之遺命！還有，我那師叔！唉！我是非請其歸去不可的啊！」

「你師叔不會有事，她現在已是檻中人啦！」

「什麼？」從來不動聲色的鳳姑娘，一聽此言，她會自然而然的緊張起來……

「此話當眞？」

「老婆子素不喜說謊！」

「如此，我非走不可！」

「去送死？」

「未必見得一定死。」

「我可不讓你走？」

「請前輩讓路！」平易，舒徐，慢慢的，鳳姑娘，向前移動蓮步！

老婆婆不禁面色一變，沉聲道：「你不聽話！」

「家師坐化，師叔叛出，小女子已無主者。說得好聽些，我是自由自在，其實，我只不過是個無主孤魂，無伴之獨客而已！」

「何不拜我爲師！」

「前輩取笑了。」

「不！我是眞的！」

「我可是個叛師之人？」

「還不停步。」

「誰能阻我？」

突然，一縷碧光向鳳姑娘當頭罩下。看看清，原來是老婆婆手中的篾條。嗨嗨，別看是幾根竹篾，卻是隱聞風雷之聲，形成一個大籠罩般，向鳳姑娘兜頭罩下！

鳳姑娘是脚步一錯，好瀟洒的步法，老婆婆如此詭秘，狠密的手法，竹篾已形成一個密不通風的大籠般，將鳳姑娘扣住，但是，她這一錯步，正是江湖已成絕响的潛龍百變，看其輕飄飄，步輕盈的錯步卻是萬分逍遙的，滑出了竹篾所佈籠罩。

不想，那老婆婆看來年老，臃腫，可是出手奇怪，並且，內力之强，駭人聽聞。凭誰也知，竹篾能有多少份量，還有、輕飄飄，軟綿綿的，毫不受力，但是，在她手中，竹篾簡直成了極長的軟劍，並且，手中掌握的不是一把，而是三把，一聲輕嘯，三條竹篾就如三條蒼龍般，向鳳姑娘環身捲到。

鳳姑娘一招避過，已知老婦不是想像中那麼易打發，雖然她在奇怪，世上那能還有這樣高手時，而一邊卻已竭盡全力的，寧神應付第二招。

鳳姑娘見三條竹篾已環身繞來時，她是大袖微揚，大混元炁抖出，一阻長篾，發覺篾片彈顫，就知老婦招中藏招，不敢强掙，一個「蟄龍引」，人如一條黃影，向半天直冲。老婦不禁心神大震！爲什麼？原來，鳳姑娘在向天直竄之時，一股極强極勁的旋轉勁力，將自己那股碧玉柔勁，絞成一團。如果不是自己功力極厚，那麼，手中的三枝長篾，勢必爲鳳姑娘這一股旋轉勁，亂成一片……

小輩中幾時見過如此人才，何況是個女的？

魔母會龍女

老婆婆是微微一運勁，明明長篾東擺西晃，突的一片清嘯中，長篾直刺長空，並且一分爲三的，在鳳姑娘之脚後跟圈到。現在的形勢，宛如鳳姑娘爲三條毒蛇追噬般，逼使鳳姑娘陷入了厄境。

鳳姑娘除非是仙人，在半空中凌虛而上，否則，稍有下墮之勢，一定會讓老婆婆所佈排之惡陣所傷。不料，鳳姑娘實在有其不可輕視之功力，在當年一煞的如此森厲、陰狠之竹煞翠玉罩下，她是看得準，拿捏得更狠的稍一下墮，就在這三條竹篾尖上，一頓一折，老婆婆微覺得竹篾一重，而眼前一條黃影，宛如驚鴻掠波般，借了自己竹篾一點一絲之力，輕巧巧的脫出自己的幻影七煞籠。

老婆婆心中陡的一凜，而鳳姑娘卻已發了話：「前輩是魔母竺可欽！」

這一來老婆婆更加吃驚不小。事實俱在，卅年來，江湖上已沒人再肯提說這五個字。卅年來更沒人會提起魔母竺可欽。因此也不會有人清楚自己之來龍去脈——

卅年前的一場大戰，她雖是記憶猶新，但是，誰也不會對她抱有好感。她僥倖的活了下來，化了十年之苦功，才算修復自己原有之功力。當然，這江湖已不再是她的江湖了。而且，憑仗目前之功力，依然是難以取得成功，咬一咬牙，不再出山，再修參秘魔宮中神功廿年，現在，自命已完成了魔教中的五指玄陰爪，黑風搜魂掌，再加上自己本身的幻影翠竹，一定可以鬧一個天翻地覆，她是不甘受敗，她非得盡雪前恥不可……

可是，首先聽得老大之天魔心法，重現江湖！

其次，發覺了卅年前的陰魂主者，三大護法，經已豎起了個震驚江湖之門戶。

第三，有多少人爲了天魔心法再奔走——

有的抱着除惡務盡的主意。

有的是希望混水摸魚。

而有的是擺明陣仗，要奪爲己有！

而擺明陣仗的就是陰魂主者，玄冥教主所主持的天地風雲門。

竺可欽是希望找出老大。所以，她在暗中監視着天地風雲門的動靜。

這就算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老龍頭調兵遣將，那想到九幽使者的阻攔鳳姑娘，在他們以爲是神秘而陰狠，可是，他們的一舉一動，却讓這位當年的兇星，今日的魔母看了個一清二楚。

竺可欽誤以爲鳳姑娘是不堪一擊。老婆婆素性喜愛俊童美女，她還想收下個助手。哼哼，不想鳳姑娘之武功本領，出乎她之意外，還有，更說出了她的來歷！

據悉：她是南海龍母的再傳弟子，可是，才廿來歲的小女子，那有這高之功力啊！

即使南海龍母尙在世間，自己也有取勝之把握啊！雖然前人有言：「青出於藍」可是，年紀不到，功候也就難求深純啊！這小女子……到底是何來歷！

「你是誰？」

「不必問我，前輩！我是非走不可的了！」

「不怕前途……荆天棘地？」

「晚輩也顧不了許多！」

「爲了你師叔！」

「正是！」

「人，還是別有重要物件！依老婆子看來，龍宮中之秘笈在她手中，你是急於取還！對不對？」

「唉！晚輩告辭。」

「好！讓你走！」

「如此，多謝了！譚、趙兩位，請快走！」

「他倆就由得他們啦，鳳姑娘……」

「不！救人須救澈！」

「你依然是別有用意！」

「你知道就好！」

「鳳姑娘！我老太婆認爲，多一人雖說多一分力，却不可不防，臨事生變，禍起肘腋，這可反而不美……」

「小女子謹記尊言！」

「好！你我後會有期……」

老婆婆是走了，看來慢吞吞，其實疾如鬼魅，一瞬眼已沒入遠處黑夜中……

天，越來越晚了……

人，也越來越餓了。

好不容易，走入了一個山村，突然，路邊有人喝着：「天上三光，地下五穀！」這可令三人全怔住了。

譚逸新深明江湖規例，知道這八個字是江湖之切口，背語。分明這兒有江湖大帮，在此辦事，自己不是帮中人，也就無法進得了門。並且，這裏是第一個關隘，越來會有越多卡子，一個處理不當，引起大糾紛不在話下，更可能陷入重圍，而送了命，這可大大的犯不着！

因此，他想避路，在他以爲打個招呼，道聲驚擾，就可沒事。其實，不論一等一的帮會，開出上聯，對方是江湖朋友，無心闖入，那麼這個辦法是行得通的。譚逸新更以爲是並非擅闖重壇密地，一定沒問題。唉！命中註定了，就難以避免！

如果鳳姑娘不與那些守卡朋友照面，沒問題，即使照了面，鳳姑娘不是生得如此清麗出塵，也大可沒事。壞就壞在這道關卡上的幾名好漢，個個好色，好，沒事也就鬧出事來了。

「色」之害人可怖哉！

「朋友，貴姓大名！」

譚逸新一見此人獐頭鼠目，雖說對自己問話，兩隻賊眼祇是溜在鳳姑娘身上。並且，顯示了猥褻、可惡之神態，再看鳳姑娘却是落落大方的，臨風而立。

「在下天南譚逸新。」

「啊！是你，哈哈！好啊，去而又來，正好，正好！什麼，只有二隻逸了？嗯，黃逸慶已命赴黃泉，哈哈哈……乖乖的，讓我們押了走……」

去而又來，譚逸新突然醒悟。啊！自己一行人，果然是走近了霍家屯。如此說來，這些關卡原來是老龍頭之屬下！自己，算是自投羅網……

「鳳姑娘，我們走……」

「美人，走到那裏去……」

唉，這位江湖敗類，眞可算是色令智昏，不想想與譚逸新、趙逸平一齊走的人，會是軟蛋包子的？本來，你的賊頭狗腦，已令鳳姑娘十分討厭，再要出口輕薄，賊態盡現，你還能討得了好？

他又不是心急，想拔個頭籌，因此，一聲喊，一隻手已向鳳姑娘肩頭抓來……好了，賊子該受難了。這位仁兄尙未弄清什麼一回事呢，只覺得右手寸關尺脈爲人一彈，而一股極細極快的勁力，由寸關尺脈破穴而入。一陣剔骨抽筋之劇痛，由心頭泛出來！

一聲聲慘號，叫得撕人心肺，而那位仁兄在滿地翻滾之時，依然不知道自已怎會中了人家的道兒！

後面地的同伴，到底不是庸手，否則，也不會被派來守卡。其中有幾個，更是善於觀察形勢，並且饒有急智。當同伴爲鳳姑娘輕描淡寫的點中穴道。他們看到這手法之快，之美，他們可不是瞎子。同伴的撕心裂肺的慘叫，證明了鳳姑娘之內家勁力之陰、沉、狠、辣。他們曉得碰上勁敵。不過，他們却依然仗着人多，更且聽得傳言，三個逸除了黃逸慶死了之外，其餘二隻逸也身負重傷。看來，五個大漢，對付一個鳳姑娘，應然是綽然有餘。

他們圍住了鳳姑娘，唉！這又是他們的失着！也可說爲色所弄。

如果他們對付譚逸新，譚逸新勢必束手就縛。趙逸平依然傷勢未復，也可手到擒來。然後挾制鳳姑娘，至少可以牽制鳳姑娘，他們不此之圖，全向鳳姑娘來招呼，爲什麼？他們依然忘不了搶先……

鳳姑娘實在太美啊……

如果，其中隨便一二個人，爲求安全，發出旗火信號，那麼，鳳姑娘也不至於會搶入霍家屯，搶出了一個幾乎爲老龍頭所愚的人物來……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一念好色，唯恐落後，憑此一個小破綻，幾乎代天地風雲門貽下覆滅之機！

現在，這五個黑道好手，滿心希望先擒住鳳姑娘解了他們的慾念。故此，出手發招，個個爭先，其中山東大盜燕飛來更是兇刁，鴉咀鋤中暗藏的三陽迷魂彈首先發了難。這一股粉紅色的邪烟，也不知毁了多少武林英俠，黃花閨女。在他以爲，萬試萬靈，百無一失，不料，你不露這一手，鳳姑娘就算成功，也還得多費手脚，你的迷魂彈一現，反而帮了鳳姑娘一個大忙！

當場，燕飛來的同黨迷倒了三個。一個聖手仙童項子若算是與燕賊一邊，邪烟沒照顧了他，項子若已明白了燕賊的心意，這賊胚是不想同伴與他爭，故而連自己人也一齊照顧了。

可惜，項子若才見三個同伴跌倒，眼前黃影一晃，耳聞燕賊一聲悶哼，嗆啷、叭噠，鴉咀鋤脫了手人也被摔了個狠的。

項子若發覺不妙，這個時候他才想起發旗火，對不住，他的手才向腰間按去，一股極强的重力，當面壓到。可憐，腰間旗火機關已開，却爲人重力壓住，無法出窠，一聲炸音，雖說火藥不多，也不太强，却也燒得他說不出的苦也哥哥……又何況，自己一個鬆神，這股壓力，竟然倏然加强，壓得他眼前金星直冒。一交跌翻在地，再也起不了身！

「去問問這個賊子的切口暗語！」

「是！」譚逸新現在是只有應命的份。「朋友！我記起來了，你是山東淫虎燕飛來！」

燕飛來是被鳳姑娘的封穴重手所苦，他是對待敵人狠殘萬分，但是，一落人手，他可是萬分的卑怯與無耻。他怕死！因此，他是什麼樣的無耻話全說出來了。並且，問一句，答一句。

「譚大俠，你……饒命……」

「我問你話，好好從實回答！」

「一定，一定，絕無半點虛言……」

「你們是天地風雲門中人？」

「是！是！呃，饒命，請……請這位女俠解了我的穴……」

「問話完畢，自會解你穴道……」是鳳姑娘在遠處傳來的答覆聲。

「是，是！你問！你問！」

「老龍頭在霍家屯？」

「是！在開香堂！」

「什麼時候？」

「子時正！」

「一路過去，尙有多少卡子？」

「還有三個！」

「第二個卡子也是這樣的問法？」

「不是，第二個卡子，是：『武運昌盛』！」

「如何回答？」

「窮斯濫兮！」

「奇怪！那會對不上口子！」

「天地風雲門就是希望對不上口子，令你們難摸其底。」

譚逸新一想，倒也有理，然後，他又問清了第三、四卡子的切口，微一思索，發覺燕飛來求命心切，實在不敢弄刁作假，他是向鳳姑娘點了點頭！

燕飛來見鳳姑娘向自己走來，越走近，越看得清楚。突然，他又在心中想着他的混賬念頭，而眼神自然而然地，射出了禽獸一般的光芒。

鳳姑娘萬分討厭的對燕飛來道：「憑你如此下流無恥之徒，就該殺！」

「不！饒命……」

「唉！我素不殺人！」

「這就謝天謝地……」

「可是，命是饒了，我可不能再容你等仗勢行兇，糟蹋女子！並且，我們尙有事前途，更不能讓他們通風報訊，譚大俠！你用這塊石子擊打這五人的玉堂穴！」

「是！」譚逸新可不明白，擊打五人之玉堂穴又有何用。唉，他那裏知道，鳳姑娘在五個人身上，用不同手法，拂、點、打、壓……五個人的身中，全有鳳姑娘的先天無形炁。這無形炁封住五人的穴道，玉堂穴一破，無形炁立即由穴道中强洩而出，五個人就此爲無形炁毁了週身大穴。五個人成了一無眞力的廢人了。

陰森的法堂

時値子正！

霍家大廳上燭光明晃，香烟搖曳。一個頭紮黃巾，打扮猶如鄉愚的老者，現在顯示了萬分的威嚴。他兀立在香案之左邊，而地下跪了一大批人，全是霍家屯中人。左右也站滿了人……

「霍眞如！」

「屬下在！」

「你還算得是我的屬下，哈哈哈——」長笑聲中，透示了幾分陰森之氣。「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到那裏去了。」

「這個……業已走出霍家屯！」

「胡說！」

「屬下到了如此地步，還敢在龍頭面前胡說八道……」

「哈哈哈……東方毒！」

「屬下在！」一聲極雄壯的語聲，由左邊廂的人羣中，搶步而出，正是悅賓樓頭的虯髯大漢。

「行刑！」

「且慢！」

「霍眞如，尙有何話說！」

「求龍頭慈悲！」

「怎樣？」

「小老兒第一個服刑！」

「哈哈哈——如此便當，不！我要叫你最後死……我要叫你親眼目睹，你家人的身受，剝皮抽筋，剔骨斷脈……」

「老龍頭……你……何必如此！」

「因爲，你想自立門戶。因爲，你非但立心背叛，更且有意與我對立……我怎能不成全你……哼哼，如果不是殺人不見血、神目無疏漏的天外神香傳訊，我們豈不是爲你所賣。將我們辛苦佈置卅餘年之基礎，爲你一手所翻。你對我門中，有如斯之大『功』，我能輕輕的發落你……行刑！」這最後兩字，說得又狠又沉！而虯髯大漢已一聲獰笑，長臂動，一個年才十歲的孩子爲其一手抓起，那孩子可憐，嚇得狂哭狂叫，而大漢可眞陰損，只聽得「喀」的一聲，孩子哭不出，小臉直脹得通紅通紅，漸漸，在抖，可憐的抖啊……全身直如篩糠般！一股勁的抖，抖，抖……

霍眞如這樣個江湖惡梟，看到自已親人受到如此之酷刑，明知東方毒用的是十三戮魂手法的折骨手……孩子的主骨被斷不算數，另一股戮魂勁，會牽動孩子全身之主骨，在抖戰之下，寸骨寸斷。孩子不會死，得活活的受着這股滅絕陰勁所折磨。他不禁老淚縱橫，而其他的霍氏門中人，那一個不吞聲飮泣！

「老龍頭！」突傳來一聲極清脆的語聲！香堂上衆人不禁面帶不豫之色，什麼人如此大胆，敢擅闖法堂。

眼前一亮，一身黃衫，身材苗條，並

且，美得出奇的少女走進來了，咦，是鳳姑娘！她趕來了?

「老龍頭！玉面狠呢?」

「啊！封月菁，你來觀禮?」

「不！來找人！」

「找惲四弟！」

「對……哼哼——這算是美男計？還算是以此脅持?」

「此時此地，豈是商談這些事的時候！左右！與我恭請封姑娘出法堂！」

「我就是不走！」

來了一身黃袍的兩個老者，兩人的面容是又疲又乾，三幾根黃毛，却挽了個極小極不成樣的道髻。三幾莖黃鬚，却是又硬又挺！兩人出現在那個被稱爲封月菁的面前，不言也不語，只是一舉左掌，一舉右手，看來只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舉手而已，可是封月菁的四週，立即爲一股極洪烈的勁風所圍！

堂內傳來了一聲孩子慘號，是如此之淒厲，又是如此之絕望，宛如被墮地獄前的垂死呻吟。

慘號聲中，立即响起一片哭聲……

法堂中立時捲起一陣愁霧……

而法堂外的大天井中，却已打了個不可開交。

老龍頭却不理會天井中的打鬥！依然神色莊嚴地發話：「霍貞如，天魔心法在那裏。」

霍貞如這個不可一世的兇星，今日却如隻重傷的老獸那樣，涕淚交迸中，他是哽咽地回答：「實在不知！」

「還說不知！」

「屬下眞正不知……」

「你殺人滅口?」

「老龍頭，事實俱在，唉，霍貞如罪惡如山，而今，惡貫滿盈，我不怪老龍頭處置太酷，哼哼——如果我處上風。也不見得會手軟！」

「哼哼！好，有志氣，也算是你悟道之言。」

「但是，老龍頭，是我作孽，而今罪及妻孥，到此地步，我又何必說謊作僞！梅娉娉實在未死，並且，有一個極厲害的好手，與她在一起……」

「喔！越說越奇，哼哼！這位好手是那一個！」

「據屬下多日之參詳，此人可能是玄聖八魔中之餘孽，也可說是……」

「哈！」老龍頭不禁白眉緊皺，默默出神！

天井中傳來了一聲怪吼！而三條黃影，翻、飛、走、閃！那個封月菁，看來實非凡手。這一對左右護法，雖說本領不弱，但是，再看看清封月菁的步法，進、退、騰、跳，出手之輕、靈、狠、疾，全已到達了一流高手之境界。而護法出盡全力，只不過保得個門戶不受破壞，可是，稍一不愼，還是難免吃了大虧。

兩個人不是封月菁的對手。

老龍頭在法堂上尚有極大的事件待料理。

這些檻中人是無命不敢擅離。

就在此時，西牆角飛下個白衣人，借點天光看看，此人生得面白似玉，唇如塗丹，齒如編貝，長身玉立，宛如玉樹臨風，好一個討人喜歡的俊俏郎君。

封月菁一見此人，就如見到了攝魂鬼那樣，手脚自動慢了起來，並且一個潛龍步，脫出了左右護法的糾纏，來到了那俏郎君的身側，面帶巧笑的：「拿來！」

「什麼?」俏郎君是俏生生，輕聲細語。

「龍宮秘笈！」

「啊！這不是你贈給我的定情物?什麼?你不捨得了?想討還了?」邊說邊向封月菁移動脚步！

封月菁彷彿十分喜歡聽那人的說話，她是六神無主的看着他，不料，當其一個疏神之際，自己的玉手已爲此人輕輕握住，她不禁心神一蕩。

可是，一陣劇痛由掌心傳來，一陣心顫，封月菁發覺不妙，而奮力一抖，總算掙脫了此人的掌握，一個「倒蛻殼」，人輕飄飄的倒退數步，可惜，心跳神浮，分明已中了道兒。

「你！竟然害我！」

「奉老龍頭之命，將你這個賊淫婦正法！」

啊！當封月菁是淫婦?並且，將其正法?封月菁眼前一陣黑，她強按心神，對此君道：「玉面狠，果然名不虛傳，人面似玉，心狠如狠。你盜我秘笈，我，當然，我該死，但是，我一發成全你！」

「怎樣！」

「你取出秘笈，我傳你口訣！」

「何必討好。」

「不，或者，我是一念情痴，你可昧良，我尚有情，老實說，我已中你的天狼釘，功力已散……我……唉……我有負師門……我……」

玉面狠果然由袍袖中取出了一本黃册來……

一股勁風傳來，玉面狠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時候，封月菁竟然會騙自己。自己的天狼破血釘，已釘中了封月菁的掌心大穴，功力已散。難道她另有復原之法?看一看清，眼前果然是封月菁。而一股極狠勁的旋力，將玉面狠狠狠扣住，並且左手一輕，仗美貌，巧言，無恥之勾引手法，令封月菁失備之下，爲其取到的龍宮秘笈；乾坤混元訣，竟然爲人劈手奪去！

玉面狠一聲怒嘯，天狼十七爪展開，他還想從封月菁的手中，奪還混元訣。

可是，眼前這個封月菁是如此冷傲，更且有三分輕視之意的，將自己扣得狠狠的。

奇怪，封月菁從來沒有這樣的神情！還有，依稀看得出，這個封月菁……有些陌生。

「我素不喜殺人，你有你自己的報應，我留你一命，去罷！」語聲中，一股極勁極狠的旋轉勁，向玉面狠環身捲到，什麼天狠十七爪，地狠廿三爪，全不管事，而一條白影，莫明其妙的，向法堂之中跌進……

玉面狠跌了個仰天大八叉。好，這一來，可就亂了套，這個法堂尚未清堂，跌進了個大元寶。老龍頭的思路因此被打斷，再一看到如此情況，不禁目露兇光，沉聲道：「惲四忌！你幹的好事！」

「這，老龍頭！」

古今武俠叢書掌篇

長安醉生

混沌書生

長安市上某日忽來一人，祖胸赤足，體格魁梧，性酷嗜酒，日必飲，飲必大醉而止，故人均呼之爲醉生，夜則宿人簷下，雖嚴冬奇寒，大雪遍地，彼仍如故，一若不知也者，時有販貨客邵某亦喜杯中物，見生大奇之，日召與飲，年餘未嘗或間，顧生每飲即來，飲畢即去，從無一言以謝，一日生忽不見，邵以爲遠出，亦不介意，覊遲數載貨已鬻盡，乃買棹返里，某晚夜半，泊舟於蘆塘間，時明月當空，萬籟俱寂，但聞蟲聲唧唧如泣如訴，邵睹此景，不覺酒興驟至。即命僕溫酒，移座船首，獨酌對月，正沉思間，一大漢自蘆中躍出，邵大駭，不覺杯墮於河，大漢曰客勿驚，一別多年已不識耶，邵驚視之則醉生也，遂重整杯盤相與共酌，詢問久在何處，生曰，承客不棄擾攘年餘，愧無以報，但余覺城市頗喧，故遁跡至此，藉與青山綠水結不解緣，今聞客返鄉，復來暢敍，酒數巡，有巨舟如飛而至，一偉丈夫提刀前立，餘則明火執仗，邵知爲盜，驚駭欲絕，生曰跳梁小醜，何足爲慮。有某在定無事也，俄而盜舟已近，爲首者將欲一躍過舟，忽見生張巨口，口有白光一道，倏化爲劍，而偉丈夫之首已離頸墮入河中，旋見光中又化無數小劍。向衆盜亂砍，河內水色，頓泛鮮紅，盜急命轉舵飛遁，客大感謝，醉生曰，莫逆交久，何謝之有，言已一躍而逝。

「龍宮秘笈呢?」

「這……這……」

「嘿嘿！沒到手！」

「到了手，可！不知什麼一來，又讓這淫婦搶走了?」

「給封月菁搶走?不見得吧，你於心不忍，你猶有餘情，你不忍下手的吧！」

「不，老龍頭！」

「東方毒！」

「在！」

「行刑！」

「啊，老龍頭，我犯何罪?」

「辦事不力，擾亂法堂，殺無赦！」

「龍頭開恩！」

「何必自相殘殺！」

「是那一位?」

「鳳姑娘！」

「呃！你！」

「我沒有死，老龍頭，原來千方百計來籠絡我們，你是別有用心，原來你才是專門圖謀，攘奪各門各戶秘笈、奇譜的主犯，我師叔就是你的手下引誘出宮。總算祖師有靈，現在由我奪還了門中物，現在，我也總算看清了你的眞面目！」

「惲四忌，我也看清了你的眞心腸！唉！老龍頭，你好狠毒的心腸！」

「師叔，我們走吧！」

「是！是該走了。」

「月菁，救命……」那個惲四忌，面如美玉，心如貪狠的惡徒，現在，他在哀叫救命。可憐，就算他叫得聲嘶力竭，就算他搶天呼地，四外却是靜悄悄……分明封月菁是爲鳳姑娘所救，而今，她倆已走了個乾淨……再也不會有人來救他了！而殺手已出現在他眼前。

「老龍頭！你且慢動手！」

「留你何用！」

「不錯，我已無用，但是請問，如此處心積慮，如此巧取豪奪，又有何用?」

「與你何干?」

「我不明白，即使爲你取得天下秘笈，最後，又如何?人，誰也該死……」

「我就希望那些人死在我之前，就如你……殺……」

一聲慘號中，想必玉面狠是辦事不力，故而東方毒就給了他一個爽快。不過，可憐，依然活生生的，爲人撕裂兩半……

孩子還在掙命！香燭依然搖曳！

但是，法堂間，一片愁雲，加上了霍氏門中人的哽咽、飲泣，簡直似人間地獄相仿。老龍頭眉頭緊皺，他不得不有所担心。龍宮秘笈得而復失，並且還樹下了一個大對頭。

天魔心法，尚未有的確的訊息，而據霍貞如所言，梅娉娉在一個極厲害的對手手中，這個對手大有可能是玄聖八魔中的殘餘者。

玄聖八魔尚未死絕，對自己就有極大的威脅。三十年前的舊賬，難道再被掀起?老龍頭不禁呆呆的望住了長香，紅燭！

「撤法堂……」命令一下，立即有人押走了霍氏門中人，清理了死尸……掃除了血跡，但是，老龍頭依然在沉思，籌思着對策——

（完）

▲欲知老魔頭能否如願，請繼續留意故事之三「天山神劍」▼

俠義傳奇歷史故事

文·雷令　圖·鄧盧

天仇令（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天行奉命隨康樂郡主前往天香樓圍勦日月盟，他本想通風報訊，無奈不能分身，只得隨隊而去。日月盟盟主仇清突圍而出，被康樂郡主率屬圍攻，身負重傷，正在危急之際，高天行易服蒙面，將她救走，逃回清宮私室，並爲之裹傷。仇清甦醒，深感高天行忠義，但創傷未癒，無法遁離，只好暫匿宮中。由是孤男寡女，共處一室，朝夕相對，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一夕，高天行向仇清示愛，於是兩情歡洽，兩相繾綣，說不盡海誓山盟，情話綿綿……

妒火情難已　設阱綰郎心

御旨情緣

仇清道：「姊姊亦要夢想，可惜咱倆生不逢時！姊姊自國亡家破，身負反清復明大責，你刺殺康熙大任未成，咱倆是不能只顧兒女私事，誤了國家大事。」

高天行道：「姊姊，天行心中有言，望你不要見怪。」

仇清說道：「姊姊決不怪你，快說何言？」

高天行道：「滿清應天意而生，順人勢而起，昌盛如日中天，本盟反清復明萬難成功。」

仇清嘆道：「你此言有理，姊姊亦有同感。但姊姊身爲大明公主，你身爲華族漢人，咱們應盡人力而爲，成功與否，任隨天意。」

高天行道：「天行人在清宮，耳聽目睹，親歷見知，康熙雄才偉略，文武縱橫，是個英明帝君。」

仇清道：「姊姊年來觀察他所作所爲，你所說確是事實。然而他是滿清皇帝，你不刺殺他，本盟反清復明等於空說。」

高天行嘆道：「天行與姊姊，生逢此時世，註定不幸！」

仇清目注高天行道：「天行，你可是心動志異？」

高天行道：「姊姊放心，天行心志，永忠華族漢人；天行所爲，無愧天地！」

仇清再住三天，終於要走。她與高天行雖無限依戀難捨，然而終要離別分開。

仇清女扮男裝，由高天行帶領她東行西走，來到清宮西門。

西門站立兩個侍衞，見御衞副統領走來，禮拜同聲道：「拜見副統領大人。」

高天行道：「本副統奉郡主令出巡，快開西門。」

侍衞道：「是，副統領大人。」

另位侍衞看望仇清道：「請問副統領大人，此位……」

高天行道：「他是新來御衞，跟隨本副統出營。」

高天行昂首高視先走，仇清就跟隨後行。走出清宮，拐彎來到一條街巷，仇清脫去御衞外衣含淚道：「姊姊要走了。」

高天行哽咽道：「姊姊保重。」

仇清轉身步走，天行道：「姊姊！」

仇清停步回首，高天行走前捉她玉手道：「咱倆此別，未知何日何時會見？」

仇清情愁難禁，咽聲道：「天行！」撲倒高天行懷中泣哭。

高天行心情激動，說道：「姊姊，天行不回清宮，與你同走！」

仇清抬首目視高天行道：「不！你不能同走，姊姊要你回清宮去！」

高天行落淚道：「天行聽姊姊話，只好回去。」說罷，轉身奔去。

仇清雙目凝望高天行遠去，口中低喚他：「天行！」

× × ×

自仇清出宮去後，高天行對她思戀，心靈倍感苦寂，每日無心事務，腦海中倩影不滅。

高天行心神恍惚，情緒不寧，康樂郡主發覺，以爲他爲情不安，不敢向皇上稟提與她親事。她嫣然道：「你大胆向本郡表剖情意，却不敢向皇上稟明？」

高天行道：「卑職……」

康樂郡主道：「漢人情侶，可是哥妹相稱，名字相喚？」

高天行點頭。

康樂郡主道：「今後你稱呼我爲妹妹，我叫你大哥。」

高天行道：「郡主……」

康樂郡主道：「叫妹妹。」

高天行對康樂郡主並無愛意，他討悅她本爲接近康熙她所說之言，原爲防她有疑心。他所傾心鍾情者，是「清姊姊」仇清。

康樂郡主自見高天行，已暗生好感，她心動他俊貌奇偉，服佩他高深武功。她所見男人，全對她敬崇，不敢向她仰視，更無人敢大胆出言，只有他送她小花，出言美讚她，敢胆剖白情心，她驚喜他瀟洒脫俗，出衆不凡，不禁對他傾心鍾情。

高天行不能說出與仇清之情，不敢表示對郡主無愛。他輕喚道：「康妹妹。」

康樂郡主情心歡悅，嬌笑道：「天行大哥。」

高天行道：「你乃天女皇妹之人，金枝玉葉之身，天行是個凡夫俗人，兩者懸殊，實不相配。」

康樂郡主道：「在我心目，你乃人中之傑！」

高天行道：「康妹妹讚美，天行不敢當。」

康樂郡主投懷送抱，飛快仰起朱唇親高天行臉，含羞嬌笑扭身走去。

康樂郡主輕快走來御書室，進見皇兄康熙。

康熙含笑道：「皇妹來正好，朕正要見你。」

康樂郡主道：「皇兄有何事？」

康熙笑道：「大喜親事。」

康樂郡主笑道：「皇兄大喜親事？」

康熙道：「非也，是八旗親皇多位公子，向皇妹求親。」

康樂郡主道：「皇兄統全推拒。」

康熙道：「何解？」

康樂郡主道：「臣妹不喜歡他們。」

康煦道：「皇妹年紀，不必太早接提親事。」

康樂郡主道：「皇兄……」

康熙道：「你有話說？」

康樂郡主頷首。

康熙道：「快說。」

康樂郡主低首垂目道：「臣妹心中已有一人。」

康熙道：「此人是誰？」

康樂郡主道：「高天行。」

康煦訝然道：「御衞統領？」

康樂郡主頷首。

康熙目視郡主道：「你心屬他？」

康樂郡主輕聲道：「臣妹心屬者，只他一人。」

康熙道：「他心意如何？」

康樂郡主道：「他對臣妹鍾情，却不敢向皇兄稟告。」

康熙起身，來回行步，說道：「大清祖先皇規，皇妹不能與異族通親！」

康樂郡主道：「皇兄乃英明帝君，可修此守舊祖規！」

康熙道：「這……」

康樂郡主道：「皇兄曾說，滿漢同化，滿漢通親，正是最好同化。」

康熙道：「皇妹對他傾心？」

康樂郡主低聲道：「臣妹此生，非他不嫁！」

康熙道：「他職卑位低，與你太不相配。」

康樂郡主說道：「皇兄可以提升他官職。」

康熙道：「隨便提升官職，朕向來不爲。」

康樂郡主手拉康熙，撒嬌道：「臣妹定要與他成親！」

康熙伸手輕拍郡主說道：「朕有個條件。」

康樂郡主道：「皇兄快說！」

康熙道：「皇兄要完成三大事，一進兵撤藩、二進兵平叛、三派軍對抗羅刹俄國。他武功高深，正好力助朕，如能立功，提升他職，准你與他成親。」

康樂郡主道：「此三大事，時雖經年，臣妹變老太婆方能嫁他！」

康熙笑道：「只需要成一事，他立一功即可。」

康樂郡主道：「先成親，後立功。」

康熙道：「不能！」

康樂郡主啾咀不語，扭身轉首。

康熙伸手拍郡主香肩，說道：「朕准你倆先定親。」

康樂郡主轉嗔爲喜，歡悅道：「謝皇兄！」

康熙下令傳見副統領高天行。

太監通傳口諭，高天行急步進來。

高天行跪拜道：「卑職叩見皇上！」

康熙道：「起來。」

高天行道：「謝皇上。」

康熙目視着高天行道：「你對郡主鍾情？」

高天行下跪道：「卑職不敢！」

康熙道：「起來說話。」

高天行起身站立。

康熙含笑道：「你艷福齊天，多少皇親公子欲娶郡主，但你獨得她心。」

高天行道：「皇上！……」

康熙說道：「你不必說，郡主已告知朕。」

高天行目視康樂郡主，她含羞向他一笑。

康熙道：「你跟隨朕進兵撤藩平叛，你要助朕捉拿吳三桂，叛逆噶爾丹，立功封官，方能迎娶朕皇妹。」

康樂郡主走來，手推高天行道：「快向皇上謝恩。」

高天行身不由主，御旨難違，跪拜道：「謝皇上恩典！」

康熙走上前送高天行一對玉雕龍鳳珍品，說道：「朕賜送此對玉龍鳳，作爲你倆定親禮物。」玉龍給高天行，玉鳳給康樂郡主。

高天行跪拜謝恩賞賜，康樂郡主手拉他出來。

康樂郡主手拖高天行回到御宮，步進她閨房。她吩咐酒菜，親手點燃龍鳳燭，回首含情目視他。

高天行道：「郡主……」

康樂郡主走來，嬌軀依偎高天行，嬌聲道：「稱我妹妹。」

高天行道：「妹妹。」

宮娥擺好酒菜，步走出去。

康樂郡主親斟杯酒，說道：「祝福咱倆今晚定親。」她喝兩口，遞給高天行。

高天行手接杯酒，兩口飲盡。

兩人相對而坐，喝酒吃菜。

康樂郡主道：「你何以不說話？」

高天行道：「天行不知如何說。」

康樂郡主笑道：「你原本咀甜舌滑，何以今晚木訥無語？」

高天行道：「天行疑感身在夢中。」

康樂郡主嬌笑道：「你歡喜到忘了說話！」

康樂郡主喝酒數杯，粉臉嬌紅，燭光照映，分外嬌美。她秀目如水，汪然欲滴，含情凝視，高天行不禁心動。

康樂郡主道：「讓你看一件物。」她起身走去，步回手拿一個小瓷瓶，取出一枝枯謝小花，含笑道：「可記得此小花？是你所送。」

高天行隨手摘送小花，康樂郡主竟珍貴收藏，他感動地脫口道：「妹妹！」

康樂郡主道：「我感覺身熱，要脫去外衣。」她脫除外衣回來，見她身穿貼身小衣，更顯身段豐滿動人，高天行定睛目視。

康樂郡主向高天行投懷送抱，閉美目伸朱唇。高天行手抱軟綿嬌軀，目視嬌美郡主，魂蕩心醉，情動難禁親她。

康樂郡主玉手緊摟高天行，嬌喘道：「天行！」

高天行擁抱康樂郡主。

康樂郡主撒嬌道：「抱我上床去。」

高天行突然清醒，說道：「妹妹酒醉了！」

康樂郡主嬌嚶一聲，身軟欲倒，高天行扶她上牀。她雙手緊勾他頸顏，嬌媚道：「今晚要你陪伴我。」

高天行道：「妹妹不可！」

康樂郡主朱唇雨點般親高天行。

高天行道：「妹妹清醒！」

康樂郡主道：「不准你走！」

高天行掙脫推開康樂郡主，說道：「咱倆尚未成親，天行不能沾污妹妹清名，請恕告退！」說罷，快步出房走去。

康樂郡主站起身，目視高天行走去，她不知惱他抑敬他？說他是傻瓜抑君子？

翌日晨早，高天行來見康樂郡主，她尚未起牀。

高天行道：「天行向妹妹請安。」

康樂郡主回想昨夜高天行離她而去，不禁冷哼嬌嗔。

高天行道：「天行向妹妹請罪。」

康樂郡主沉聲道：「如何請罪？」

高天行俯身親康樂郡主粉臉，再伸咀親她朱唇。

康樂郡主嬌嗔頓消，伸玉手輕打高天行，說道：「快侍服妹妹起來梳洗。」

高天行禮拜道：「遵命。」

情嫉叛變

仇清離開清宮，回到日月盟秘地，總壇京城西郊寶蓮庵。

舵主史光、會主何華、香主李剛、堂主宋奇，四人同幸逃脫，回去寶蓮庵。

寶蓮庵乃女尼姑庵，日月盟選此秘密總壇，可掩人耳目，清廷難料。主持女尼，法名青蓮，原是明宮女娥，長平公主侍女，明亡削髮爲尼，暗助公主反清復明。

仇清告知，救她宓黑衣人，乃是高天行，衆人大感意外。

仇清與舵會香堂主同坐會談，青蓮女尼出外巡守。

宋奇道：「清廷知道天香樓地室，可是高天行所說？」

仇清道：「清廷查知，非他所說。」

宋奇道：「如何證明非他所說？」

仇清道：「如是他所說，何以他不供出本盟秘密地方？清廷只知天香樓，而不知寶蓮庵，足可證明。」

李剛道：「他救護康熙，手擒鰲拜，如何言釋？」

仇清將事變經過簡說。

宋奇道：「他職升副領統，守衞可近康熙，何以不再行出手刺殺？」

仇清道：「天地雙殘侍衞康熙左右，他暫無時機下手。」

何華道：「我信任高兄不會心動志異，叛盟投清！」

史光道：「史光老眼無花，亦不會看錯他！」

宋奇道：「盟主傷癒歸來，需要休息，請回房安寢。」

仇清步入閨房，立窗外望，高天行音言笑貌，浮現目前，迴旋腦中。她明亡家破，情心已淡，三十年華不動嫁念。豈料月老綫牽，遇到高天行，同室而居，情之所鍾，共結情姻。她回想他對她之情痴，以及情熱纏綿，不禁情心戀醉。

宋奇步進入來，仇清忘然不覺，他喚道：「盟主。」

仇清回醒，目見宋奇，不悅道：「宋堂主進來何事？」

宋奇道：「宋奇有話向盟主傾訴。」

仇清道：「有話明日再說。」

宋奇說道：「宋奇心話不吐，夜不能

寐。」

仇清道：「何以方才不說？」

宋奇道：「人多不便，宋奇要單獨對盟主說。」

仇清沉聲道：「何話快說！」

宋奇道：「我宋奇自見盟主，情心傾倒，鍾情難禁，今夜傾訴剖白！」

仇清平日已覺察，宋奇襄王有夢，奈何她神女無心。她道：「單思無結，苦戀無果，請你知明。」

宋奇說道：「望你垂憐，接受屬下情心。」

仇清道：「你應以反清復明大事爲重，不可迷戀兒女私情。」

宋奇道：「兒女私情與反清復明，兩者可並行兼全。」

仇清道：「深夜房內，男女不便，你請出去。」

宋奇道：「盟主身在清宮，與高兄弟同室而居，豈非更感不便？」

仇清目睜聲嗔道：「你！……」

宋奇連忙說道：「屬下失言，請你見諒。」

仇清道：「本座芳心，已屬高天行，你可死心！」

宋奇大聲道：「宋奇鍾情你在先，你應屬我；他傾心你在後，你不能屬他！」

仇清道：「胡說！」

宋奇恨聲道：「他奪人所愛，宋奇決不饒他！」

仇清道：「你廢話多言，快出去！」

宋奇突然伸手欲抱仇清！

仇清步身後退，玉手伸拍，打中宋奇臉頰！

宋奇不顧一切，全身向仇清撲來！

仇清玉掌推出，打中宋奇肩身！

宋奇不閃不避，狂性大發，擒撲手抓，竟然抱住仇清腿足！

仇清雙手推開宋奇，大聲叫道：「史舵主，何會主，李香主，你們快進來！」

史光何華李剛，三人聞聲先後飛進，眼見宋奇雙手抱着盟主不放，伸手合力將他拉開！

何華李剛捉住宋奇手足，史光伸掌拍拍連聲，痛打他臉頰，怒喝道：「你非禮盟主，該當何罪！」

宋奇情緒平靜，神態清醒，羞愧說道：「宋奇酒醉，一時胡塗失性，請盟主原諒！」

史光以鼻吸嗅，宋奇酒氣散出，他果然酒醉。

仇清道：「你酒醉失性，本座饒你一次。」又道：「史舵主，帶他出去！」

史光手拉宋奇，走出盟主閨房，來到宋奇房，推他入去！

宋奇妒火燒心，既怒又羞。他妒高天行奪他所愛，他怒仇清絕他情心，他羞對她行爲被舵會香主看見！

他妒火難消，怒羞難寐，縱躍出房，飛身奔出寶蓮庵！

× × ×

康樂郡主正欲睡寢，倏地華滿清飛奔進見。

華滿清跪拜道：「微臣有緊急要事禀告郡主！」

康樂郡主道：「何事快說！」

華滿清道：「日月盟堂主，『二絕書生』宋奇來降！」

康樂郡主道：「他人何在？」

華滿清道：「人在外出。」

康樂郡主道：「帶他進見！」

華滿清道：「是！」恭退出去。

華滿清帶宋奇進來。

宋奇跪拜道：「小人叩見郡主。」

康樂郡主道：「站起來說話！」

宋奇道：「是郡主。」起身站立。

康樂郡主道：「你爲何投降？」

宋奇道：「自古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小人向大清投降！」

康樂郡主道：「日月盟秘地何在？」

宋奇道：「西郊寶蓮庵！」

康樂郡主道：「仇清等人何在？」

宋奇道：「盟舵會香主全在！」

康樂郡主道：「此說屬實，表證你誠心眞意向大清投降，如是假言，本郡取你人頭！」

宋奇又說道：「小人還有秘密禀告郡主！」

康樂郡主道：「是何秘密？」

宋奇道：「此秘密關係重大，小人求望郡主封賜官職。」

康樂郡主頷首道：「本郡允諾。你快說！」

宋奇道：「日月盟派有殺手刺客，潛入皇宮！」

華滿清大驚道：「當眞？」

康樂郡主心中暗驚，表面神色自若道：「日月盟所派來刺客，難逃本郡眼！」

宋奇說道：「小人敢言，郡主不知其人！」

康樂郡主道：「此人是誰？」

宋奇道：「御衞副統領高天行！」

華滿清「啊呀」失聲，驚震地目注宋奇！

康樂郡主震驚道：「此說可眞？」

宋奇說道：「如有假言，小人人頭落地！」

康樂郡主聲音微抖道：「他……是殺手刺客？」

宋奇道：「千眞萬確！」

康樂郡主深吸口氣，平靜道：「仇清派他入宮，意欲何爲？」

宋奇道：「刺殺皇上！」

康樂郡主既驚且痛，她所驚是：日月盟派來殺手刺客，她竟然不知，她自負精明機智，心思細密，竟然被高天行瞞騙，要是皇兄不幸遭受刺殺，她如何担當此罪責？她所痛是：她鍾情傾心之人，竟是個殺手刺客，她與他已定親，她對他情深純痴，她能揮慧劍斬情絲，忍心捕禁殺他？

康樂郡主心思片刻，目視宋奇道：「你與他們有何仇怨？」

宋奇道：「並無仇怨。」

康樂郡主喝道：「你來投降，必有另因，快實說！」

宋奇道：「小人心戀仇清，恨她心屬他人！」

康樂郡主道：「她心屬誰人？」

宋奇道：「高天行！」

康樂郡主臉色倏地一變，說道：「她鍾情他？」

宋奇道：「她親口告知小人。」

康樂郡主道：「高天行可知她心？他對仇清可有情？」

宋奇說道：「他對她傾心，有一事可證。」

康樂郡主道：「何事？」

宋奇道：「郡主圍捕天香樓當夜，黑衣人救走仇清，此人正是高天行！」

華滿清脫口道：「原來是他！」

宋奇道：「他救仇清走來皇宮，在他房屋匿居養傷！」

康樂郡主芳心既妒又恨，她妒仇清鍾情高天行，她恨高天行傾心仇清！

康樂郡主道：「你來投降，仇清等人可知？」

宋奇道：「小人深夜來降，他們全然不知！」

康樂郡主道：「你依本郡計而行。」

宋奇道：「請郡主命令。」

康樂郡主道：「你現即回去。」

宋奇驚道：「小人回去，他們覺知，性命難保！」

康樂郡主道：「你即刻回去，他們決不知。」

宋奇道：「萬一……」

康樂郡主道：「本郡即去圍捕寶蓮庵，你假意失手被捉，如此可洗脫叛盟投清之名！」

宋奇喜道：「郡主高明！」

康樂郡主道：「你回去告知仇清，本郡與高天行已定親！」

宋奇道：「此事是眞？」

華滿清道：「當然是眞。」

康樂郡主道：「你回去說：高天行叛盟投清，供出秘地！」

宋奇滿心歡喜道：「小人遵命回去，依計而行！」

華滿清領宋奇出宮，回來進見康樂郡主。

康樂郡主美目嗔睜喝道：「跪下！」

華滿清慌忙下跪。

康樂郡主沉聲喝道：「高天行潛入皇宮，派任殺手刺客，你竟不查知，該當何罪？」

華滿清驚惶道：「請郡主饒恕粗心大意之罪！」

康樂郡主道：「此事皇上如知，你人頭難保！」

華滿急冷汗冒湧，雙膝抖顫！

康樂郡主道：「宋奇來降，本郡有疑，不可盡信！」

華滿清叩頭道：「是，是！」

康樂郡主道：「他此來，可能是因情妒叛變，誣告高天行！」

華滿清道：「郡主此言有理。」

康樂郡主道：「他來降此事，可能是計，暫不可稟告皇上。」

華滿清道：「皇上如知，微臣……」

康樂郡主道：「本郡負責。」

華滿清道：「是郡主。」

康樂郡主道：「高天行已寢，不可驚動他。」

華滿清道：「要否派人監視他？」

康樂郡主說道：「不要，本郡自有主意。」

華滿清道：「是。」

康樂郡主道：「你召集二十名御衞高手，今晚即去圍剿寶蓮庵！」

華滿清聽令出去。

康樂郡主走出御宮，來到高天行房屋。她伸指尖戳穿窗紙小孔，從衣取出一支香，用火石點燃，將香塞進窗內，扭身而去。

此支香，乃迷藥粉製成，點火燃香，散發藥烟，吸者當即昏迷不醒！

圍剿盟地

宋奇施展輕功，飛快奔回寶蓮庵。走進庵堂，盟舵會香主四人，正在會談。

史光目注宋奇道：「宋堂主何去？」

宋奇道：「宋奇夜進京城。」

何華道：「進京何事？」

宋奇道：「大事不好！」

李剛道：「何事不好？」

宋奇道：「清衞要來圍剿本庵！」

仇清驚道：「當眞？」

宋奇道：「千眞萬確！」

仇清道：「你如何查知？」

宋奇道：「屬下在清宮好友所說！」

仇清道：「清廷如何知本盟秘地？」

宋奇道：「高天行已供出！」

史光道：「胡說！」

宋奇道：「絕非假言！」

何華道：「不准你誣告高兄弟！」

宋奇道：「他已叛盟投清！」

李剛道：「可能是眞！」

仇清道：「你此說何證？」

宋奇道：「他與康樂郡主已定親！」

仇清臉色倏變道：「謠傳！」

宋奇道：「此事清宮無人不知！」

青蓮女尼驚急奔衝進來，大聲道：「盟主快走，清衞剿捕而來！」

宋奇道：「屬下所言是實。」

仇清道：「咱們快走！」

仇清，史光，何華，李剛，宋奇，青蓮女尼，六人飛步縱躍出庵，已見東西南北四方，守站清宮御衞，清宮郡主正門而立，身後一人是御衞統領華滿清！

康樂郡主低聲命令張胡御衞道：「你倆斃殺宋奇！」又說道：「華統領捉捕史光！」

宋奇迎面向康樂郡主走來，他滿心歡喜道：「郡主，大功告成！」

康樂郡主道：「快跪下受封賞！」

宋奇喜悅跪拜道：「謝郡主封賞！」

宋奇人跪拜在地，張胡御衞却左右出刄，他不防無備，身中利刄，慘叫兩聲，斃死地上！

康樂郡主握劍攔住仇清，兩女重逢交手搏鬪！華滿清橫刀屹立，擋住史光去路，二人再次展開生死血戰！

何華，李剛，青蓮女尼三人，各被數名御衞高手圍攻。另有數名御衞高手，衝入寶蓮庵，將庵內數名女尼活捉！

青蓮女尼武功不高，力鬪死戰十數回合，倒地死去！

李剛身中刀傷，流血如水，傷重不支而斃！

何華劍殺兩御衞，掌傷一高手，終於力盡斃死！

史光目見何華，李剛，青蓮女尼斃死，大聲道：「盟主快逃！」

仇清喝道：「你不要理本座，各自逃走！」

史光且戰且走，向東方逃奔。

華滿清自知一人難捉史光，大聲道：「快攔住他，不可讓他逃脫！」

兩名御衞高手擋路，史光雙掌推打，兩人中掌而倒！

史光勇不可擋，雙掌打出，又有兩名御衞高手中掌倒地！

華滿清揮刀從後劈斬，史光手擒一名御衞，舉起向來刀迎去！

華滿清收刀立步，另一手接住飛來御衞！

史光縱躍起落，人已在丈外！

華滿清飛身撲去，在後追捕！

仇清收劍縱身，向西方奔走，前面張胡兩名御衞擋住去路！

康樂郡主喝道：「仇清，本郡與你說話，暫且停手！」又對張胡御衞道：「你倆三丈以外站立！」

張胡聽令走開丈外站立。

仇清罷手婷立，目視康樂郡主。

康樂郡主道：「你鍾情高天行？」

仇清不聲無語。

康樂郡主道：「本郡與他已定親！」

仇清芳心震痛，說道：「他願意與你定親？」

康樂郡主道：「當然。」

仇清道：「他供出寶蓮庵？」

康樂郡主道：「你相信？」

仇清道：「不相信！」

康樂郡主道：「你無愧是他知心者，他決非叛反求榮之人！」

仇清道：「你查知本盟秘地？」

康樂郡主說道：「宋奇來降，供出一切！」

仇清懣嗔道：「可恥叛徒！」又道：「他對你有功，何以反要殺他？」

康樂郡主道：「叛反求榮之人，罪該萬死！」

仇清道：「高天行……」

康樂郡主道：「你派他任殺手刺客，刺殺當今皇上！」

仇清道：「你已捕禁他？」

康樂郡主道：「他安然睡寢。」

仇清道：「你已撤他職？」

康樂郡主說道：「他仍然是御衞副統領。」

仇清道：「你不怕他刺殺康熙？」

康樂郡主道：「他不會刺殺皇上！」

仇清道：「你有何言證？」

康樂郡主說道：「他每日都有大好時機！」

仇清道：「你無取消與他定親？」

康樂郡主說道：「本郡將快與他成親了！」

仇清道：「你嫁叛反之人？」

康樂郡主道：「他不叛你，亦不反本郡。」

仇清道：「你此話何意？」

康樂郡主道：「他救你，不供出盟地秘密，與眞正身份，表明他沒有叛盟投清，他不刺殺皇上，與本郡定親，可證他已放棄反清復明！」

仇清道：「他心動志異？」

康樂郡主道：「正是。」

仇清無語。

康樂郡主道：「你與高天行有情，本郡看在他面，不再追究既往，你走吧。」

仇清愕然怔詫，目視康樂郡主，扭身蹤躍飛奔走去。

身份揭露

康樂郡主在閨房召見高天行。她道：「你昨夜沉睡不醒，可是？」

高天行道：「天行感覺奇怪……」

康樂郡主道：「本郡將迷香放在你房內！」

高天行詫異目視康樂郡主。

康樂郡主嬌喝道：「跪下！」

高天行連忙下跪。

康樂郡主道：「你可知何因？」

高天行道：「天行不知。」

康樂郡主說道：「本郡昨夜圍剿寶蓮庵！」

高天行大驚脫口道：「寶蓮庵？」

康樂郡主目道：「你知寶蓮巷？」

高天行道：「寶蓮庵是女尼姑庵。」

康樂郡主道：「又是日月盟秘地！」

高天行震驚道：「郡主何以得知？」

康樂郡主道：「宋奇來降！」

高天行大聲道：「他人何在？」

康樂郡主道：「他已被本郡處死！」

高天行道：「誰殺他？」

康樂郡主道：「本郡！」

高天行詫異道：「他對你有功，何以你殺他？」

康樂郡主道：「本郡生平最痛恨賣友求榮之人！」

高天行恨聲道：「賣友求榮之人，最可恨可恥！」

康樂郡主道：「你可是？」

高天行道：「天行頂天立地，賣友求榮寧死不爲！」

康樂郡主道：「本郡所以不要你同去圍剿寶蓮庵！」

高天行驚詫道：「郡主此話何意？」

康樂郡主道：「你乃日月盟人物！」

高天行臉上變色，驚震道：「郡主！你……」

康樂郡主道：「宋奇供出一切，你還敢否認！」

高天行不聲無語。

康樂郡主道：「你是殺手刺客，潛到皇宮刺殺皇上！」

高天行站起身，目視康樂郡主。

康樂郡主沉聲道：「你要殺本郡，請快下手！」

高天行立即說道：「天行絕無殺郡主之心！」

康樂郡主說道：「但你有刺殺皇上之志！」

高天行道：「天行現在不忍。」

康樂郡主道：「何解？」

高天行道：「因爲皇上是一個英明皇帝。」

康樂郡主道：「天行！」

高天行道：「郡主已知天行身份，天行願束手就擒。」

康樂郡主道：「何解？」

高天行道：「天行放棄反清復明，但

不叛盟投清，既不忍心刺殺皇上，又要永忠華族漢人，而且心志無愧天地，所以情理鬥爭，心靈交戰。你牢禁天行，正好解決天行矛盾，消除天行痛苦！」

康樂郡主道：「你心動志異？」

高天行道：「天行心志，本學荊軻刺秦王，但是皇上並非秦皇，故天行不忍下手。」

康樂郡主道：「本郡不追究你。」

高天行道：「皇上……」

康樂郡主說道：「本郡亦不向皇上稟告。」

高天行怔詫道：「你！……」

康樂郡主目視高天行道：「皇上知你身份，必不饒你，我如何忍心？」

高天行道：「你放天行走？」

康樂郡主道：「不放你走！」

高天行道：「妹妹！……」

康樂郡主道：「你忘了咱已定親？」

高天行道：「你不取消定親？」

康樂郡主道：「爲何要取消？」

高天行道：「天行身份……」

康樂郡主道：「你還是你，你人無變，只要你對我心不變！」

高天行道：「天行心無變。」

康樂郡主道：「對她抑本郡？」

高天行道：「對你對她心不變。她人何在？昨夜……」

康樂郡主道：「日月盟已毀，何華、李剛，以及青蓮女尼已死；史光逃脫。」

高天行急道：「她？……」

康樂郡主道：「你猜？」

高天行道：「她被捕？」

康樂郡主搖首。

高天行驚道：「她已被你所殺？」

康樂郡主道：「本郡放走她。」

高天行詫愕道：「你放她走？」

康樂郡主頷首。

高天行道：「爲何？」

康樂郡主道：「爲你！」

高天行道：「爲我？」

康樂郡主道：「殺她，捕她，你必當本郡是仇人。」

高天行感激道：「郡主待我太好！」

康樂郡主道：「只要你知道本郡對你好。」

高天行道：「你放走她，不追究我，不向皇上稟告我身份，他日皇上知道，必責怪你！」

康樂郡主道：「只要你知本郡對你之心。」

高天行道：「郡主對天行恩情，此生難報！」

康樂郡主道：「本郡只要你報情。」

高天行鍾：「天行與她……」

康樂郡主說道：「本郡已知你與她鍾情。」

高天行道：「天行與她已有情姻。」

康樂郡主道：「但是，你與本郡亦有情緣。」

高天行道：「郡主……」

康樂郡主道：「你對本郡無情心？」

高天行道：「郡主天姿國色，人更聰慧絕世，世間男兒誰個不傾心？祇是天行情心已屬她……」

康樂郡主嘆道：「天下男兒傾心本郡何用，你……」

高天行道：「天行對郡主，何嚐不傾心，然而……」

康樂郡主道：「本郡心已屬你，又與你已定親，咱倆情緣已定！」

高天行道：「天行不能對她負情。」

康樂郡主說道：「何以你對本郡負情呢？」

高天行嘆道：「郡主……」

康樂郡主柔情道：「本郡非要你對她忘情，祇要你接受本郡好意。」

高天行情心感動，伸手握郡主玉手。

康樂郡主嬌軀依偎高天行懷中。

康熙在御書室召見康樂郡主。

康熙道：「昨夜圍剿寶蓮庵，實況如何？」

康樂郡主道：「日月盟盟毀人亡，只有仇清史光兩人逃脫。」

康熙道：「史光武功高深，逃脫甚有可能，但仇清一個女子，武功不及史光，她無可能逃脫！」

康樂郡主道：「臣妹聽皇兄旨，只可生擒，所以被她逃脫。」

康熙道：「昨夜副統領有否隨去？」

康樂郡主搖首。

康熙道：「何解？」

康樂郡主道：「他身體不適。」

康熙大聲道：「快說實話！」

康樂郡主道：「皇兄！……」

康熙喝道：「下跪說話！」

康樂郡主慌忙下跪。

康熙道：「宋奇來降，何以你不向皇兄稟告？」

康樂郡主道：「皇兄日理萬機，如此小事不敢煩擾皇兄，臣妹自決圍剿寶蓮庵，今日正要來向皇兄稟明。」

康熙道：「他除供出盟地之外，還有何說？」

康樂郡主道：「他說……」

康熙道：「有個殺手刺客，潛到皇宮刺殺朕！」

康樂郡主大驚道：「皇兄！……」

康熙道：「此名殺手刺客，正是副統領高天行！」

康樂郡主震驚目視康熙。

康熙怒道：「刺客每日侍立朕側，萬一朕一旦被刺殺，你能担當？」

康樂郡主叩首道：「皇兄請息怒，皇妹願以人担保，他絕不會刺殺皇兄！」

康熙哼道：「你太信他。」

康樂郡主道：「他每日侍立皇兄側，如有刺殺之心，早已下手！」

康熙道：「有天殘地缺兄弟在，他無時機下手。」

康樂郡主道：「天殘兄弟輪流睡寢，他倆一人非他對手，有大好時機出手！」

康熙道：「仇清乃日月盟首，你放走她，該當何罪？」

康樂郡主心驚道：「請皇兄恕罪。」

康熙道：「你何以放走她？」

康樂郡主道：「日月盟已毀，史光已逃，她再無能爲力，所以……」

康熙大聲道：「朕不聽你謊言！」

康樂郡主道：「捕禁仇清，他必仇恨臣妹……」

康熙嘆道：「你對他太情深純痴！」

聲音平和又道：「起來。」

康樂郡主起來，說道：「皇兄何能洞悉一切？」

康熙道：「華統領乃朕心腹，張胡御衛也是朕親信，他們敢瞞朕？」

康樂郡主不聲無語。

康熙道：「朕要試探高天行！」

康樂郡主道：「如何試探他？」

康熙說道：「你躲在隅角，朕召他進見。」

康熙召見高天行。

高天行走進，御書室只有康熙一人，天殘地缺不在。

康熙目視高天行身腰道：「你腰掛可是短刀？」

高天行道：「是。」

康熙道：「抽出來給朕觀看。」

高天行抽出狠牙刀，精光四射。

康熙道：「好刀！你此刀何用？」

高天行回答道：「守衛皇上，對敵防身。」

康熙道：「刀可以殺人！」

高天行道：「只殺敵人。」

康熙道：「誰是你敵人？你欲殺之人是誰？」

高天行愕然說道：「卑職不明皇上何意？」

康熙道：「朕如是你敵人，你此刻刺殺朕，正是大好時機！」

高天行棄刀在地，跪拜叩頭。

康熙道：「天殘地缺兄弟不在，只有朕一人，何以你不刺殺朕？」

高天行道：「卑職不敢！」

康熙道：「你武功高深，刺殺朕易如反掌，爲何你不敢？」

高天行回答道：「卑職無刺殺皇上之心！」

康熙道：「你有刺殺朕之志！」

高天行道：「皇上！……」

康熙道：「但你無刺殺朕之力！」他手掌輕拍，天殘地缺在枱下跳出，康樂郡主從隅角走出！

高天行道：「皇上已知卑職身份，願意束手就擒！」

康樂郡主說道：「皇兄，他人足於信任。」

康熙目視高天行道：「起來說話。」

高天行站立。

康熙道：「你能察知時務大勢，明理分清是非，確實難得。今後對朕忠心，既往不究！」

康樂郡主玉手輕推高天行，喜悅道：「快謝皇恩！」

高天行跪拜道：「謝皇上大恩！」

康熙道：「你雖是日月盟之人，心志已變向清，朕重用你高深武功，又看在皇妹保你，你仍可留職。」

高天行跪拜謝恩。

康熙道：「朕命你出宮做事。朕月前微服出巡，路經京城東郊村莊，感萬莊主熱誠招待，朕賜贈禮物他。」從衣袖取出一個錦盒，又道：「盒內是件珍物，你現即出宮送去。」

高天行手接錦盒，恭退而出。

康樂郡主欲走，康熙道：「皇妹勿走，朕有事與你共商。」

鴛夢重温

高天行走出清宮，往京城東郊而去。來到萬家莊，面見萬莊主，呈交錦盒，告辭他而出。心戀仇清，乘出清宮時機，欲見意中人。然而天地茫茫，人不知何去，如何尋覓？

高天行正在心思漫行，突然一個農夫攔擋去路。

高天行道：「你爲何攔擋去路？」

農夫道：「你看清老夫是誰？」

高天行定睛目視，原來是史光，喜道：「史舵主！」

史光臉上改容，農夫打扮，外人難知他眞面目。他沉聲道：「你欲何去？」

高天行道：「天行欲見盟主！」

史光道：「你已叛盟投清？」

高天行道：「天行永忠漢人，心志無愧天地，盟主可證！」

史光道：「高兄弟，本舵信你。」

高天行道：「謝舵主信任。」

史光說道：「你與郡主定親，此事可眞？」

高天行點頭。

史光道：「盟主告知老夫，她芳心屬你，你焉能與清宮郡主定親？」

高天行道：「御旨難違。」

史光道：「你非眞心？」

高天行道：「天行鍾情盟主。」

史光道：「本舵帶你見盟主。」

高天行跟隨史光，走去一個村莊，來到一家莊園，步過園徑，進入內堂，盟主仇清一人獨坐，正在倚窗外望。

高天行與仇清驚喜對望，怔然凝視，含情無語，默然定立。

史光說聲「告退」，步出而去。

高天行激動道：「姊姊！」

仇清嬌軀扭動，步入閨房。

高天行跟隨走進。

天色已黑，仇清點燃燭光。

仇清道：「姊姊有話問你！」

高天行在她身側坐下，情不自禁捉她玉手。

仇清玉手任由他捉，說道：「你不忍心刺殺康熙？」

高天行點頭。

仇清道：「你已心動志異？」

高天行道：「天行之心，因康熙文武縱橫雄才偉略所動，天行之志，因他治國愛民英明賢能所異。」

仇清道：「你放棄反清復明？」

高天行道：「天行曾對姊姊言：誓死不叛盟投清，永忠華族漢人，心志無愧天地。然而，天行決定放棄反清復明。」

仇清嘆道：「明亡乃人爲，清起是天意！姊姊逆天意反清，萬難成功！」

高天行道：「人不能勝天！」

仇清道：「你出宮何事？」

高天行道：「奉旨出宮！爲康熙辦事！天行乘機尋找姊姊。」

仇清道：「你來見姊姊？」

高天行道：「天行心戀姊姊，相思苦透！」

仇清道：「你與她定親，心中已無姊姊！」

高天行道：「天行與郡主定親，祇是

奉康熙旨，不忍傷郡主心。」

仇清道：「但你巳傷姊姊的心！」

高天行回答道：「天行對姊姊生死不變！」

仇清道：「你對她無情心？」

高天行道：「天行感她情心，但天行情心巳屬姊姊。」

仇清道：「你與她有情緣，……」

高天行道：「天行與姊姊，情姻巳定，而且……」他在她耳畔低語。

仇清臉紅含羞，嬌啐道：「你呀，人眞壞透！」

高天行擁仇清嬌軀道：「姊姊要慰解天行相思苦戀！」

仇清嬌羞道：「寃家！」

高天行手抱意中人，步入羅帳。

兩人別後重逢，相思苦戀，情熱難禁，鴛夢重溫。

雲雨止收，高天行輕擁仇清，柔情親她道：「姊姊美色，迷死天行。」

仇清閉目嬌羞，玉手輕搥高天行！

高天行道：「自古道：英雄難過美人關。美人溫馨，乃人生美好之最！」

仇清輕笑道：「你呀，生是多情，死也要風流！」

高天行笑道：「天行生是多情人，死乃風流鬼！」

仇清道：「你眞是寃家！」

高天行道：「姊姊生前欠天行情債，今生償還不够，來世你情心還屬天行。」

仇清道：「今生寃孽還不够？」

高天行道：「來世咱倆還是夫妻。」

仇清嘆道：「咱倆今生，未知能否成爲夫妻。」

高天行道：「明天請史舵主做主婚人，咱倆正式成親。」

仇清道：「你何時回清宮？」

高天行道：「天行不回清宮，今生陪伴姊姊，咱倆令世永不分離！」

仇清目視高天行道：「你不回去？」

高天行道：「咱倆遠走高飛，尋覓世外桃源隱居。」

仇清道：「你眞有此心？」

高天行道：「天行曾說：咱倆伴配成親，隱居田園，男耕女織，兒女爲樂，天倫終生。姊姊可記得？」

仇清頷首道：「姊姊想之久矣！」

高天行道：「姊姊，咱倆從今之後，不問世事，不理人間！」

仇清道：「姊姊巳覓有隱居之地。」

高天行道：「是什麼地方？」

仇清道：「海外，有個蓬萊小島，四面環海，姊姊曾乘小舟遨遊，島上山青綠林，花草滿地，田園小屋，清幽優美，眞是世外桃源，人間天堂。」

高天行道：「咱倆明天就去！」

於是，兩人個相擁歡暢，甜言蜜語，溫馨入夢。

窗外人影閃動，窗紙穿開小孔，有物塞入落地，一支香點燃，散出輕烟，瀰漫房內！

驀然聽到外面傳來史光喝聲道：「誰人？」

器刄叮噹，史光與人交手打鬥！

史光在外大聲道：「盟主醒來，清衞來攻，快走！」

房內仇清與高天行，沉睡不醒！

人聲哄動，顯然人衆四散奔走！

史光斥喝連聲，器刄雜亂撞擊，分明他被多人圍攻！

三聲慘叫，有三人傷死！又傳來慘叫，是史光聲音，震動黑夜，分外驚心！

器刄無聲，人聲消停，黑夜又重歸靜寂！

言訂條約

高天行一覺醒來，雙目張開，眼前人非仇清，竟是康樂郡主！

高天行跳起身，發覺所睡之牀，人非在仇清閨房，竟是身在清宮。康樂郡主坐在牀沿，說道：「你坐下來！」

高天行坐在牀上，說道：「天行可是在夢中？」

康樂郡主道：「你巳睡醒，不是在夢中。」

高天行道：「天行何會……？」

康樂郡主說道：「是華統領送你回皇宮。」

高天行道：「你們何知天行行踪？」

康樂郡主道：「你出宮去，皇上派人跟踪你，當然知你人在何處，身在仇清閨房！」

高天行道：「天行明白了，此是皇上之計，他要捉捕仇清，一網成擒，一個不漏！」

康樂郡主頷首。

高天行目視郡主道：「以藥香迷天行與仇清者，可是你？」

康樂郡主搖首道：「是華統領。皇上不准我去。」

高天行道：「仇清人何在？」

康樂郡主道：「她巳被捕禁牢！」

高天行驚道：「請妳帶我去見她！」

康樂郡主道：「皇上有旨，任何人不准見她，包括本郡在內！」

高天行大聲道：「天行害了她！」

康樂郡主道：「你不用憂傷，皇上決不會殺她！」

高天行道：「史光他……」

康樂郡主道：「他巳戰死！」

高天行長長嘆氣。

康樂郡主道：「小妹知你出宮，必去尋找仇清，又知皇上必以你爲餌，引仇清史光上釣！」

高天行嘆息道：「天行愚鈍，不知是計！」

康樂郡主道：「皇上精明機智，無人能及。」

高天行不聲無語。

康樂郡主目視高天行道：「你去見仇清，可是欲一去不返，與她遠走高飛？」

高天行只有低頭垂目，不敢目視康樂郡主。

康樂郡主幽嘆道：「你對她如此深情，對本郡當眞無情！」

高天行道：「天行人非草木，誰屬無情，焉會對郡主無情？祇是……唉！」

康樂郡主無限委屈，哽咽道：「你如一去不返，可知我心中痛苦？」

高天行握郡主玉手道：「妹妹，天行今生欠你的情，只有來世還報！」

康樂郡主幽嘆道：「只有今生，何有來世！」

高天行說道：「妹妹對天行，何苦如此！」

康樂郡主道：「心痴情更痴，本郡情難禁！」

高天行嘆道：「天行不知何說！」

康樂郡主雙目凝視高天行，兩點珠淚盈眶欲滴。

高天行感動道：「郡主不要哭！」

康樂郡主哇聲哭出，撲倒高天行懷中咽泣。

高天行擁抱郡主，伸手輕拍她香肩。

康樂郡主哭道：「你走吧，本郡不戀人世！」

高天行道：「郡主何太痴，天行實無福消受！」

康樂郡主道：「你走天涯海角，本郡能尋找到你！」

高天行激情道：「郡主！」

康樂郡主止哭收淚，抬首道：「皇上要見你，命你醒來即去進見。」

高天行走進御書室，康熙身坐龍椅，天殘地缺兄弟左右守立。

高天行跪拜道：「卑職叩見皇上！」

康熙揮手道：「起來。」

高天行巳立。

康熙道：「朕如非洞悉你心意，你與仇清早巳高飛遠走！」

高天行無語。

康熙道：「朕如何信任你，何以你心意離去？」

高天行道：「天行不能叛盟投清！」

康熙道：「朕非要你反漢，做出賣漢人行爲。」

高天行道：「皇上，請准卑職與仇清見面。」

康熙搖首。

高天行道：「可否放她？」

康熙起身行近天行面前，說道：「可以，但你要答允朕條件。」

高天行道：「是何條件？」

康熙道：「助朕捉拿藩王吳三桂，消滅蠻霸噶爾丹！」

高天行道：「此兩事造福國家，利益百姓，卑職萬死不辭。」

康熙道：「還有，你與郡主成親，今後不能再見仇清！」

高天行道：「皇上！……」

康熙道：「你不允諾，朕不放她！」

高天行道：「皇上精明機智，卑職以後無法再見她！」

康熙道：「朕與你條約言訂，此決即定！」

高天行道：「皇上何時放她？」

康熙道：「即放。你上去城樓觀望她出宮。」

高天行告退出去。

康熙召見仇清。

仇清走進，康熙發現眼前美人，不禁心動自嘆道：「她純美絕色，風姿猶勝皇妹，難怪高天行對她鍾情傾心。」

仇清婷立不動。

康熙道：「爲何見到朕也不下跪。」

仇清冷聲道：「本宮乃大明公主，焉能向滿清皇帝跪拜！」

康熙道：「對朕無禮，該當何罪！」

仇清冷笑：「你對大明公主無禮，該當何罪？」

康熙哼聲道：「你不怕死？」

仇清道：「死有何怕？」

康熙道：「好個大明公主！請坐。」

仇清道：「不坐。有話快說。」

康熙道：「你反清，爲復明？」

仇清道：「天下江山，本屬大明！」

康熙說道：「明亡是人爲，清起乃天意！」

仇清道：「滿清屠殺漢人，侵佔漢人江山，凡華族漢人，誓死反清復明。」

康熙道：「先帝入關，屠殺漢人，確實過份，熙感憾疚，爲撫恤百姓，永不加稅，滿漢同化，天下一家。」

仇清不聲。

康熙道：「大清應天意而生，順人勢而起，你反清乃逆天意人勢而行。明只是漢一家一姓江山，非全漢人江山，更非天下人江山；天下人江山，除滿漢兩大族外，還應包括其他少數民族所共有。天下江山，能者統治，朕任帝爲皇，乃天意人勢所必然。」

仇清無語。

康熙道：「滿漢同屬中華族胞，不應仇恨敵對，互相殘滅，理應同化一家，統一大治，共同爲國家盛强，民生繁榮而奮鬥！」

康熙偉論滔滔，言之有理，仇清心暗讚服。

康熙道：「朕爲表言行如一，即日放你。」

仇清詫異意外，目視康熙道：「你放走本宮？」

康熙點頭道：「有一事告知你。」

仇清道：「何事？」

康熙道：「你與高天行情姻，從今以後結束，你應揮慧劍斬情絲。」

仇清道：「本宮欲見他一面。」

康熙道：「他不會再見你，郡主快與他成親。」

仇清芳心震動道：「成親？」

康熙道：「朕巳御准。」

仇清道：「本宮知道，這是釋放我走的條件。」

康熙道：「你很聰明，這是他允諾朕條件之一。然而，朕放你走，與此條件無關；換而言之，他不允諾此條件，朕亦放你。」

仇清道：「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條件？」

康熙道：「他允諾助朕捉擒藩王吳三桂，消滅蠻霸噶爾丹。」

仇清知高天行爲救她，應允與郡主成親，芳心既感激又傷痛。

康樂郡主陪伴高天行站立城樓，觀望仇清出宮。仇清身坐馬車出宮，兩旁站立皇宮衞軍，前面御衞騎兵開路，後面華滿清率領御衞親自拱送，浩蕩沿大路而去。

大路兩側百姓，上十成百駐足觀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人羣見知馬車美人，竟是大明公主，日月盟盟主仇清。不禁雙手禮拜，心中暗讚當今皇帝寬宏大量，胸懷廣闊。

高天行目睹伊人遠去，黯然神傷，雙

目落淚。康熙如此風光拱送她出宮，他心中甚感激。

康樂郡主來見康熙，說道：「皇兄計略高明！」

康熙笑道：「皇妹知朕計略？」

康樂郡主道：「皇兄召見仇清，以言論消除她反清心志此是一，皇兄放走她，天行必遵守諾言，助皇兄撤藩平叛此是二；她風光出宮，讓百姓見知，受天下漢人美讚，此是三。」

康熙笑道：「朕計略，何止三，還有四。」

康樂郡主道：「還有四？」

康熙道：「朕告知仇清，你與高天行成親，必絕她情心，此是四。」

康樂郡主喜悅道：「皇兄御准臣妹與天行成親？」

康熙道：「不是現在成親，要等待他完成捉擒藩王鼇殺蠻霸兩事之後。」

康樂郡主收起小咀，臉帶嬌嗔。

康熙道：「你不用憂慮，仇清走去，他必然一心對你，他人亦必全屬你。」

康樂郡主轉嗔為笑。

× × ×

藩王吳三桂擁兵西南，盤據大理，獨立為王。史說他「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甚至可以向各地選派官吏，稱為「西選」；西選之官幾滿天下。因此大清皇帝康熙，決定進兵撤藩。

康熙選派清軍八旗之一，黃旗親王領兵攻打藩王，吳三桂兩戰大敗，被逼退回老巢大理死守。

吳三桂原是大明將軍，領兵關外對抗清軍。農民軍首領「闖王」李自成反明起義，進兵攻打京城。明軍大敗，崇禎皇帝火速號令吳三桂回京，吳三桂竟袖手旁觀隔地觀戰。李自成攻陷京城，明朝敗亡！

吳三桂家眷撤離不及，落在李自成手中，他愛姬陳圓圓被奪，美其名「衝冠一怒為紅顏」，實質他野心稱王，勾結滿清，甘為漢賊，出賣漢人江山！

李自成敗亡，滿清入關，定都京城，統治天下。吳三桂投降滿清，官封藩王，漢人對他口誅筆伐，武人欲刺殺他消恨！

吳三桂羽毛日豐，野心更大，他不甘做藩王，欲圖稱帝。然而清軍來攻，他兩戰大敗，帝夢已醒豪氣頓消，不禁沮喪！

此日，吳三桂與文武心腹，軍師譚重，大將范車，三人在密室會議。

吳三桂身坐虎皮大椅，看他年約五十，白臉紅顏，相貌豐滿，錦衣美服，身材肥胖。

軍師譚重左方下坐，他年已四十，身穿文服，手拿紙扇，長臉身瘦。

大將范車右方下坐，他四十年紀，武衣將服，相貌威風。

吳三桂嘆氣道：「我軍兩仗大敗，銳氣被挫，元氣大傷，令本王喪氣！」

譚重道：「勝敗兵家常事，我軍敗而未亡，大王不用喪氣。」

范車道：「軍師此說甚是，我軍據大理死守，清軍能奈我何！」

吳三桂道：「只守不攻，有敗無勝，終非是計！」

譚重道：「屬下心有一計。」

吳三桂道：「快說！」

譚重道：「求和。」

吳三桂道：「求和？」

范車大聲道：「求和即投降！」

吳三桂目視譚重道：「軍師要本王求和投降？」

譚重道：「非眞正求和，而示假意投降！」

吳三桂道：「如何假意投降？」

譚重道：「我軍兩仗大敗，元氣大傷，需要喘息。我方假意投降求和，以換取時間，同時火速向噶爾丹求助。」

范車道：「向蠻霸求助？」

譚重道：「蠻霸噶爾丹公然反叛滿清，他人多勢衆，軍兵凶悍勇猛，正好利用他挾制清軍！」

吳三桂點頭道：「此言有理。」

譚重道：「我軍與噶爾丹聯合結盟，共同夾攻清軍！」

吳三桂道：「本王立即去見蠻霸。」

范車道：「請問軍師，如何求和？」

譚重道：「大王修書函，派人上京呈交皇上，表示求和投降，同時告知黃旗親王，雙方罷戰。如此時需一月，我軍一月喘息，元氣可以復原。」

吳三桂說道：「本王依照軍師計策行事。」

康熙接閱吳三桂求和書函，召見康樂郡主，華滿清高天行。

康熙將書函內容簡略說出，康樂郡主道：「求和投降是假，拖延時間是眞！」

康熙說道：「皇妹一語中的，一針見血！」

康樂郡主道：「老賊深沉陰險，奸計不止如此。」

康熙道：「老賊一方面假意求和，利用時間喘息，另方面與蠻霸噶爾丹聯合結盟，共同對抗大清皇軍。」

康樂郡主道：「此計何其毒也！」

康熙道：「朕以其人之計，還治其人之身！」

康樂郡主道：「是何計略？」

康熙道：「朕將計就計，接受老賊求和，而且派皇妹為代表，親去大理接受求和。」

高天行道：「皇上，郡主身入虎穴，恐怕危險！」

康熙目視郡主，問道：「皇妹可怕危險。」

康樂郡主道：「臣妹不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康熙道：「皇妹親去必要老賊交出大權。」

康樂郡主道：「老賊決不肯將大權交出！」

康熙道：「他當然不肯！」

華滿清道：「吳賊老羞成怒，恐對郡主不利。」

康熙笑道：「朕就是要他老羞成怒，還要逼他向郡主動手。」

華滿清道：「他拿郡主為人質，威脅皇上……」

康熙道：「朕正要他如此。」

康樂郡主道：「皇兄計策，是以臣妹為餌，引老賊上鈎？」

（下期續完）

江山如畫

神州奇俠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屈寒山謊稱蕭秋水乃權力帮之徒，廣東五虎信以為眞，蕭秋水百辭莫辯。當屈寒正欲擊殺蕭秋水之際，梁斗突然而至，屈寒山迫得收手。蕭秋水一見梁斗，便將屈寒山實乃權力帮之「劍王」的底細盡述。屈寒山見秘密已洩，突暗襲梁斗，梁斗猝不及防，略受輕傷，趺坐調息，蕭秋水隨侍護衛，屈寒山再疾刺梁斗，反被梁斗快刀所傷。於是呼嘯撤退。梁斗見權力帮衆退後，為防其糾衆重來，乃率廣州十虎、大肚和尚、蕭秋水等人，同到丹霞暫避……

衆志可成城　固守別傳寺

大印和玉璽

梁斗沒有出手。廣州十虎，加上大肚和尚、蕭秋水，已打發了他們。

「這些人只是權力帮的小兵卒而已，屈劍王是用來逼我出手，看我傷勢如何，再調集主力殲滅戰的。」

「他也受了傷，我也不知道他的傷勢如何。」

屈寒山怕的只是梁斗，而梁斗忌的亦是屈寒山。他們若隨便出手，便等於是暴露了自己的傷勢情況，讓對方瞭解眞相。

這就是梁斗沒有出手的原因。

也就是屈寒山一直追踪，而沒出手的主因。

× × ×

一路上，蕭秋水最是得益匪淺。

他除了與大肚和尚久別重晤外，還交到了十個好朋友，廣東五虎和廣西五友！

他跟他們聊天，氣憤時一起磨拳擦掌，高興時笑成一團，簡直好像結交了半輩子的朋友一般，他們無覩於「權力帮」的追殺，在寒夜的客棧裏，大家拍着大腿歡唱「圍爐曲」。

有一次他們就是一面唱，一面把「權力帮」的來襲打退。

大俠梁斗撫髯淺酌，一直微笑在看他們，有時也參在一起，一點都沒有自居前輩的架子，跟他們好似朋友一樣。

——朋友！

蕭秋水心裏好溫暖，但也很懷念：

——唐方、星月、南顧、超然，他們呢？

要是他們在就好了！就熱鬧了！

也許在蕭秋水等人外面的歡樂，莫如心中的悲寞，只是大敵當前，他們不趁機會笑一笑，說不定眞會給緊張和憂慮擊倒，而這可能正是屈寒山有意營造出來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聲勢，以及所祈見的結果。所以蕭秋水等儘量歡樂，大吃大喝——有一次差點就中了「權力帮」在食物裏下的毒，幸虧是躬背勞九江湖經驗豐足，發現得快。

蕭秋水另一獲益是：梁斗一路上，指

點他的武藝。

蕭秋水的武功，還不及廣州十虎之一半，當然更不及大肚和尚，梁斗却不知怎地，很欣賞他：

——蕭秋水凡吃喝時，不會忘記他任何一位朋友是否已有吃有喝？

——蕭秋水每經過一路特殊地形時，總會記起來，並研究少數人搏殺或百萬雄兵對峙時之陣勢與形勢。

——蕭秋水過目不忘，而且學東西即能融會貫通，吳財的舞蹈功夫，他只見過一次，就是吳財與左常生之戰上，但蕭秋水已全記熟，居然還作了一首曲子，配合舞蹈的節奏，把它演化成一套劍術，這劍舞就叫做：「聞鷄起舞」。

國家多難，生靈塗炭，只需要一劍鎭神州、書劍定江山的英秀來挽救如畫江山：——是以梁斗有念於此，悉心傳授蕭秋水武藝。

縱使蕭秋水天悟聰敏，但武學之浩翰精深，自非三數日可以得其精髓，還得靠長期不輟的苦練，尤其梁斗的武功平實，乃化平凡爲神奇，腐物爲不朽，蕭秋水尚不能完全體會！

這日正午，他們已到了別傳寺。

× × ×

上午的陽光，懶懶散散的罩照下來，萬物蒼翠的丹霞山，雅淡閒逸的別傳寺，顯得寂闃無息！

然而仍是有生息。午飯的炊烟，嫋嫋升飄，彷彿到了天際，淡得化不開。

崖下流水嗚咽，深谷裏碧綠的山泉，沖着大小各異的卵石，以飛快暢悅的身姿流去。

——好一條大江的身姿！

蕭秋水心裏暗讚嘆。

梁斗深意地望着那清靜的寺院，聲調低微而感慨：「大印法師這麼老了，還是在燒飯；」他彷彿重臨舊地，從炊烟裏也能看出誰人生的火，「那麼玉璽和尚一定在河床汲水了。」他側首望過去，只見山谷鳴泉的對岸，果然有一個年輕和尚在汲水！

梁斗笑着向蕭秋水道：「你和海牛下去招呼一聲，就說梁斗回來了；」又向衆人揮揮手道：「我們這就進去：大印法師是有道高僧，諸位大可隨便，但不宜過于喧嚷。」

金刀胡福自然知道梁斗之意，當下笑道：「梁大俠請放心，我們到別傳寺中，自會檢點便是。」

梁斗豁然笑道：「本來大家武林中人，亦不必講較這些繁紊褥節，大印法師武功亦頗深湛，經學淵博，但寺中常住有讀書秀才，他們在此結廬苦讀，亦有禪宗飽學之士在此，不得不遷就一二。諸位當然知道，這些帝皇麾下的學士，最好還是不惹爲妙！」

言罷哈哈一笑，相遂落山，往別傳寺走去。

蕭秋水與羅海牛相覷一眼，聳肩一笑，羅海牛道：「也不知皇帝豢養這些所謂飽學之士，有什麼原因！這些人大都是願降求和之輩，與金賊戰鑿未竟，他們已嚇得屎滾尿流了。」

蕭秋水一笑道：「自古良藥苦口，忠臣剖心，算了罷，聽說大俠梁斗在別傳寺盤桓甚久，皆因兩位方交之外，一就是大印法師，另一就是這位玉璽，我們還是下去招呼一聲吧。」

羅海牛奇道：「噯，你既未識梁大俠在先，又何從得知這些？怎麼我不知道的呢。」

蕭秋水朗笑道：「消息來源，一是江湖傳言，一是典籍所載，我就是從書本上得知的。」

羅海牛「哦」了一聲道：「梁大俠的生平事跡，已記在書籍之上了？」

蕭秋水望着天上悠然的雲，山谷河水淙淙，輕嘆道：「梁大俠年少時行俠仗義的軼事，早已記入史册之中，以及日後江湖後輩的心中了。」

× × ×

佛相莊嚴，香烟嫋嫋，看來不久前正有虔誠的香客來上過香。

大雄寶殿的四大金剛，面容看來是威怒的，但因手執金鞭或手抱琵琶，在坐蓮佛相前都成了低眉垂目的守護神祇。

大俠梁斗很喜歡這裏，他呵呵笑道：「你們請坐，我進去招呼住持一聲，再給你們安排香客房。」

忽地「喀察」一聲，內月門走出一名白衣中年人，國字口臉，容態有些似當朝重臣，但一身書生打扮，梁斗一揖笑道：「雍學士，史記之後，可又窮研什麼高深學問？」

那人似未料到大殿有人，猛地一震，隨即矢口道：「現攻漢書。史記畢竟謬言測度頗多，不如漢書乃金石之文，正氣之言，儒者之法制！」

隨即瞪了梁斗一眼，又道：「怎麼？你這兩廣名俠，到江湖去溜了個圈，又回來淨禪麼？」

梁斗輕笑道：「回來跟學士請教學問，跟法師問經，跟玉璽對奕。」

雍學士搖首擺腦說：「讀書麼？弟可奉陪！現下，大印在厨房煮齋，玉璽在溪邊……」

梁斗道：「來時已見，」旋向廣州九友及大肚和尚等道：「這位是朝廷大學士雍懷之，這幾位是江湖上的好漢，武林中的豪俠。」

衆人忙作揖答禮，唯雍懷之學士却態度倨傲，衆人也對他沒甚興趣，雍懷之却道：「諸位請坐，老夫對烹奕禪佛之道，所知不多，但除讀書之喜外，尚對茶道甚好，丹霞以地形爲勝，產茶亦以奇勝。」說着竟在袖子裏掏出一個袖珍的小紅茶壺，繼續說道：「待我熱一熱，再跟諸位論道。」

衆人自是無心聽雍懷之的腐迂之論，但一聽喝茶，倒是大喜。

「好人」胡福道：「學士盛意拳拳，弟等甚感……」

「鐵釘」李黑却截道：「哈！我正是口渴！」

殺仔也嚷道：「好哇，你冲茶，我一定喝！」

梁斗一笑，雍懷之却變了臉色。梁斗本也對此等腐迂之士不放在眼裏，遂而笑向大家抱拳道：「我現在去厨房拜謁一位舊交，你們就在此地，『陪』，雍學士飲茶吧。」

衆人哄堂大笑，紛紛說好，廣州九虎等更嫌雍學士泡茶太慢，曲江瘋女、雜鶴施月忙去生火，紫金阿水却一手把雍學士手中的茶壺搶過來，一面還嘀咕道：「怎麼茶壺這樣小，才不够我們喝哩。」

雍學士乾瞪着眼喃喃地道：「這些人，眞糟塌了我的好茶葉，我的好茶壺！」

× × ×

大俠梁斗轉身進了內殿，廣州九友的笑聲漸漸當然隔絕了！

陽光從殿柱洒進來，山中很靜寂，權力帮的人有沒有追上來呢？梁斗想。他想起武林中、江湖上人人談虎色變的，年青而超絕的權力帮帮主李沉舟。

他走過一段長廊，踱過菜圃，到了一處月洞門，稍稍駐足在一間小房子外，炊烟正在這茅屋上冒出來。

梁斗輕輕叫了一聲：「主持！」

裏面沒有應聲。但梁斗知道燒飯的人一定是大印。只有大印法師燒菜時的灶烟有這樣淡雅。

梁斗再喚了一聲：「大印。」

然後他就推開了門，門「咿呀」打開了，梁斗忽然想起了一句詩：「日暮掩柴扉」。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想起這句詩，以及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想起這句詩，他打開了門，就看見穿粗布的大印禪師，正背對着他，蹲着面對生着微火的灶口，鍋上未熟的白米飯，像珍珠一般清亮，飯香撲鼻，熱烟很濃，而且嗆人。

梁斗再叫了一聲：「大印。」

突然覺得一陣天旋地轉，他一手扶住門扉，大印猛然背向他疾撞過來！

更可怕的是，在濃烟中，一個人閃電般自大印禪師身形旁閃出來，一劍如華，直奪梁斗之咽喉！

× × ×

蕭秋水和羅海牛小心地自那大大小小不同的圓滑石塊間下了山崖，那汲水的和尚離他們愈來愈近。

這峽谷風景如畫，溪水因是山泉，不但清綠，而且冰凉剔透，蕭秋水叫了「大師」一聲，對方顧着打水，未曾聽見，羅海牛又「喂」了一聲，蕭秋水制止道：「咱們還是走前一點再招呼吧。」

於是兩人走前去。

蕭秋水一面留意着踏脚的卵石，因十分之滑，卵石間隔着一些畦水，水質很清，但奇怪連一條魚也沒有游身其間。

蕭秋水在「錦江四兄弟」時期，曾到過石山、佳洛水、野柳等地，但凡岩岸裂縫間，又靠近水源者，必有小魚羣寄游，這事令蕭秋水奇怪，回頭一望，沒有了來路，却見一遍茫茫，不遠處岩塊上死了一頭狠，竟是活生生餓死的！

這時兩人已行近那青年和尚處，羅海牛出口叫道：「喂，玉璽師兄……」

那和尚停止了汲水，緩緩回過頭來。

困身火海

劍如毒蛇之信，快而陰狠！

最要命的是濃烟遮住了視綫，而大印法師的身體又撞向梁斗！

梁斗想往後退，但背後又响起一道急風！

槍捲西風，是切斷梁斗後路的一擊！

梁斗突然出刀！

刀光一閃！

刀架住了劍。

星花四濺！

刀和劍立即又不見了！

梁斗另一隻手，扶住了大印法師的來勢！

然而「霍」地一聲，大印法師的背後，竟射出三支勁箭！距離短，勁箭急，那推進力之强，簡直不是人所射得出來的！

梁斗在百忙中一矮身，後面槍尖落空，只聽一聲慘叫，一人倒飛而出，被三道强矢射得倒飛一丈，釘在井院牆上，「佛」字旁邊！

出劍的人冷笑一聲，高大的身影已竄了出去。

梁斗想追，但他急於要看大印究竟怎麼樣了。

他很快有了結果：

大印法師已經死了。

× × ×

大印法師雖潛心佛學，但內功修爲極高，外家大手印更是一絕，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武功無一是他之敵。

大印法師是怎麼死的呢？

大印的臉孔已被燒焦，但衣服却絲毫沒有燒灼的痕跡。

火王！權力帮中「八大天王」中的「火王」！

除火王外，天下之間沒有人能運用火力到如此巧妙的地步。

大印衣服背門，被裝上彈簧的勁弓，那三枚快矢，就是在這裏射出來的。

梁斗就是因爲肯定這身影和衣飾，確是大印法師，所以才險遭毒手。

但他之所以能接下屈寒山猝然一劍，亦是因爲他早有戒心。

屋內不該那末濃烟。大印是個名厨，他燒飯時不可能像個第一次生火的官宦小姐。

大印一定會聽見他的呼喚，大印法師每次見到他都失去了佛家的甜靜，而熱烈問好。

那白米飯未煮熟，但柴火已將熄，這些不正常的情形，都不是大印法師還清醒時會犯的。

所以梁斗立即有了防備。

烟囱上的烟的確是大印生的火，然而就在他進入大廳，未入厨房之前，敵方已下了毒手，燒死了大印，裝上了弓箭，設下了陷阱，這留待劍王志在必得的一擊！

大印被殺，自己被暗算，劍王一擊而退，火王不在這裏，那麼——

那大廳上要泡茶的雍學士是誰？

那溪水邊打水的年青和尚又是誰？

大俠梁斗猛想到這裏，脚底好像燒灼了似的，「颼」地竄了出去！

他手心都是冷汗！

× × ×

山靜谷幽，那青年和尚，緩緩回過頭來。

就在此時，蕭秋水忽然嗅到一種十分焦辣的異味。

河水清清，何來異味。

那和尚一笑。

羅海牛踏前一步，道：「大師佛號玉璽？」

和尚合什：「阿彌陀佛。」

羅海牛再趨近一步，道：「有故人來了。」

和尚低首道：「阿彌陀佛。」

羅海牛生恐那和尚不知是梁斗來了，道：「是梁大俠回來了。」

和尚抬首，蕭秋水與他打了一個照面，只覺和尚的雙眸，好像火燒一般的灼亮，不禁震了一震，那和尚忽然說了一句話：「我要殺你。」

這是他第一句話。

也是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一說完，和尚一揚手，一團火打出，全座幽谷立時變成了火海，而和尚也在火焰中離奇地消失了。

× × ×

梁斗像箭一般衝出去的時候，廣州九虎正泡好了茶，分別倒了幾杯，少林洪華、曲江瘋女正把茶往嘴裏倒之際。

這時梁斗大呼之聲隱然從七八層院落外傳了過來，語音無限急惶：「茶萬萬喝不得。」

鐵釘李黑一出手，「乒」、「乓」打翻了瘋女和洪華的杯子，雜鶴施月、龍川殺仔都霍地站起，厲瞪着雍學士。

雍學士冷冷而笑，端茶的手，抖不抖一下。

躬背勞九啞聲喝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雍學士連望都不望勞九一下。

好人胡福脾氣最好，也忍不住摘下背上大刀。

就在這時，梁斗到了。

他只比他的聲音到得稍後一些。他一到，看到現場，知未出事，心裏放下了大石。

「大印被殺，火王已至！」

廣州九虎一驚，紛紛道：「大印法師已死？」

「是權力帮中，八大天王的『火王』」

「那麼這人是誰？」

最後這一個問題，使大家都靜了下來，阿水一手提杯子，向梁斗一遞道：「這杯茶……」

梁斗表情肅然，一擺手，目光注視雍學士。衆人隨梁斗目光望去，只見雍學士神色冷峻，嘴角帶一絲譏誚的微笑，把他手中那杯同一個茶壺的茶水，一口乾完。

梁斗一揖道：「多有得罪……」猛地一震，失聲叫道：「秋水他們——！」語音未畢，他的身形已消失在大殿內。

廣州九虎與大肚和尚一聽，也是變了臉色。

——大印法師既然已死，他的師弟玉璽焉能卵存？而蕭秋水，羅海牛正是找上玉璽大師！

× × ×

火焰迎臉噴來，羅海牛首當其衝，大叫一聲，雙手一遮，往後急退，手背已被炙傷。

這時蕭秋水所立各處已起大火，和尚知道他們必死，也沒追擊，立即離去。

羅海牛痛急攻心，衝了幾處，火海中，那大小各異的石塊，竟似陣勢，方圓之地，羅海牛却是衝不出去，火勢蔓延愈快，兩人眼看就要燒死。

原來蕭秋水所聞到的焦辣之味，正是上游流來之極易燃之黑油的味道，卵石之間積有水畦，一燒之下，狂不可遏，蕭秋水即是因異味而踟躕，故未似羅海牛靠近那和尚，方才免於被燒傷。

但此刻火勢已蔓遍，那奇石之陣，又非一時所能破，石頭之間又是火海，羅海牛三闖不破，熱氣炙人，又被燒灼幾處，痛不可耐，眼看一脚就要踩進火坑裏去。

這時大俠梁斗已到了。

他到了，和尚已不見，幽谷已成火海了。

縱然蕭秋水、羅海牛在裏面，他也沒法子去救了。

溪水一直烘烘流了下去，流的是一排火團。

梁斗一跺足，切齒道：「火王！」

這時大肚和尚和廣州九虎也到了，亦目睹了這情景。

雍學士不知何時也到了他們身旁，他來得好像比大肚和尚等還快上一些。

大肚和尚嚷道：「快救火！」

李黑急着皺眉：「用什麼來救？」

救火，只有用水。

但連流水都成了火焰。

水能尅火，但以火禦水來發揮火力，只有「火王」能够！

就在這時，雍學士忽然撲了下去。

他直勾勾地跌了下去，就在瘋女等忍不住要失聲驚呼時，他忽地一轉，又直勾勾地頭上脚下踏着了實地，連膝頭蓋都不彎折一下。

就在他下去的時候，河水突然漲了，大量的流水把火勢完全吞沒，沒有熄滅的火油則冲蝕到下游去。

一下子，火舌全滅。

衆人十分震訝，但最主要的是搜尋蕭秋水和羅海牛。

火勢那末凌厲，就算雍學士滅火得快，蕭秋水二人的情形還是不堪設想的。

大肚和尚等人只敢想望能够找到二人的骸首也好。

但是沒有。

潔白的卵石，全被燒焦，一頭狠屍亦被烤熟，却沒有蕭秋水和羅海牛的踪影。

清遠吳財剛鬆了一口氣，却又更担心了起來：「幸好他們不在！——但他們在那裏？」

龍川殺仔張口大呼道：「喂——蕭兄弟——羅爺——你——們——在——那——裏——！」

叫聲撼天，才剛叫完，忽聽有人應道：「我們在這裏。」

衆人轉頭望去，只見蕭秋水，衣服灼焦數處，身上抱着已暈迷過去的羅海牛，自廟門內奔出。

衆人心中舒了一口氣，忙迎接蕭秋水，高興得一時講不出話來，光握着蕭秋水的手，也不知怎麼好，有些人探看羅海牛傷勢，手背與腿部，都被灼傷，但無大碍，才放下心來，蕭秋水只跟大家分開一陣子，却如久別重逢，在死亡關口兜了一個

圈回來，見大家如許激動如此關懷，蕭秋水也不覺目中有淚。

梁斗忙救治羅海牛，大家則追問蕭秋水經過。

原來當時火舌逼人，而蕭、羅又爲陣勢所困，羅海牛急於突圍，反被灼傷，蕭秋水却靜立不動，在苦苦追思。

他走近和尚的時候，因水池中無活魚而生疑，再加上狠餓死於此，使他想到，連狠都闖不出此地——亦即這些看來頗爲雜亂無章的大石頭小石塊，却是十分厲害，殺着凌利的陣勢。

所以他一進陣的時候，雖不明佈戰的人是敵是友，却特別留了心。

他的外祖母乃天下三大易容大家之一慕容・上官・費」之費家費宮娥，凡諳易容術者，往往對陣法也有所知，蕭秋水家學淵源，而他又自小聰慧，善察秋毫，留心之下，果被他看出來這石陣排列，乃按照「八陣圖」之勢。

八陣圖乃三國時孔明所創，杜甫有詩云：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蕭秋水一想之下，這石與江水，並不是分開的，而是連成一系的陣勢，就在這時，那辛辣之異味傳來，正釋了他心中的疑團。

——以陣勢困，再用火攻。

所以蕭秋水一踏入時，小心起見，先在石上留下了記號。

他用脚尖踢翻了石塊。——石塊有些浸在水中，一旦被踢翻，浸淋的一面與其他久晒的石塊一比，是明而易見，而又甚易做到的。

——從那裏來，就從那裏出去便可。

只是人在火海中，爲火所眩，一時無法闖出此陣，很容易被燒死，蕭秋水之所以靜立不動，是要在猛烈的火光中找出來路。

一旦找出來路，他就急退。

他身上也被燒傷；——羅海牛武功雖比他高，但因太過激動，灼傷更多，已搖搖欲墜，蕭秋水一把抱住他，闖了出去。

他一脫離火海，立即衝上山崖，翻牆而入，要通知廟裏的大俠梁斗他們：——玉璽和尚既不是好人，別傳寺裏其他的人更要小心！

恰在此時，梁斗已率衆人衝出來救他，目睹火勢，以爲兩人已葬身火海，雍學士平息火舌後，衆人正驚疑不見二人時，蕭秋水亦在寺內遍尋不見人，再衝出寺門，只見大家都在，這一番見面，眞宛若再世爲人。

× × ×

蕭秋水這一番話說下來，眞是驚險萬分，衆人滿心喜悅蕭、羅之能脫圍，而梁斗却心裏很是激賞。

——這小伙子急智、聰慧、應變都過人，能够在「火王」的火焰下逃生的，迄今又有幾人？羅海牛武功雖遠勝蕭秋水，這次却仍爲蕭秋水所救，方能脫險。

阿水忽然往下一跪，向蕭秋水「咚咚咚」叩了三個頭，蕭秋水慌忙起身，亂了手脚，急道：「怎可以，怎可以……」

阿水神情堅毅，道：「我們與羅小爺兒是拜把兄弟，你救了他命，就等於救了咱們，我要在此叩謝你的大恩！」說着又「咚咚咚」地叩禮起來。

其他的廣州八虎一聽，竟也紛紛下跪，蕭秋水此驚非同小可，亦連忙下跪，拜作一團，梁斗微笑看着，雍學士却冷哼了一聲。

梁斗微笑抬頭：「這些江湖好漢，禮俗不同朝臣，雍先生莫要見怪。」

雍懷之冷笑道：「你是指我迂腐，不瞭解武林中人的重義輕利，隨時爲朋友拋頭顱、洒熱血了？」

梁斗笑道：「雍兄，你要我說眞話，還是說假話？」

雍懷之摺扇一揚，沒有吭聲。吳財却忍不住問道：「眞話怎麼說？」胡福也問了一句：「假話又怎麼說？」

梁斗淡淡一笑道：「眞話就是雍學士不是雍學士，剛才那一招以水捲火，天下間，不會多過三個人使得出來；」梁斗頓了一頓又道：「我知道『權力帮』有個『水王』，但水王不應會破火王，」梁斗笑笑又道：「如果是說假話，那麼雍學士就是雍學士，好茶道、愛讀書的雍學士。」

雍懷之鐵着臉孔，依然沒有作聲，衆人還待追問，榻上被燒傷的羅海牛忽然呻吟了一聲，似要轉醒，衆人又把注意力全關注到他身上。

羅海牛呻吟了一聲，第一句就問：「蕭兄弟呢？」

蕭秋水忙道：「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梁斗欣然道：「他無大碍了。」衆人正舒了一口氣，忽聞山後地動天驚，一陣轟隆，連別傳寺都爲之晃動不已，衆人面面相覷，雍懷之鐵着臉色道：「權力帮已炸毀後山，封鎖了我們的退路，」他目光遠遠眺向大門外、山峯上、那藍天白雲，冷冷地道：「我們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投降，二是衝出去。」

衆人相顧無言，梁斗淡淡笑道：「還有第三條路。」

雍懷之道：「什麼路。」

梁斗道：「我們既不投降，也不衝出去，我們就留守在這裏，與權力帮決一死戰！」

蕭秋水、李黑、殺仔、大肚和尚等一路上受追擊，早已蹩不住，一聽之下，熱血上衝，大叫道：「好！」

梁斗瞇着眼睛看着雍學士，目光竟有說不盡的狡黠：「只不知你要留，還是要走？」

雍學士忽然乾笑一聲，緩緩自袖子取出了紅色茶壺，啜了一口，慢慢地道：「你看我像留，還是像走？」

梁斗的目光已變得如刀鋒一般凌利，但仍悠悠地道：「你走不了。」

雍學士臉色變了：「你要强留！」

梁斗笑笑，搖了搖頭：「是權力帮留你。」

勞九、阿水都忍不住脫口問道：「你究竟是誰？」

「他究竟是誰？」

雍學士臉色陣青陣白，大俠梁斗笑笑

不再言語。

×　×　×

午飯時間。這頓飯是施月、瘋女弄的，吳財因是雜技舞藝員出身，也會燒菜煮飯，阿水雖是女子，但平時粗心，根本不會這門手藝，只有砍柴的份。

他們燒出來的飯菜雖絕不如大印，但也可以下嚥。

蕭秋水在吃飯時好懷念他的母親蕭夫人。每次決戰前夕，蕭夫人總是弄出一些好餚菜，使大家大朶快頤，鬆弛下來，以備次日全力一戰。

飯後的梁斗和雍學士都負手站在寺前，面對着雲海山色，悠然神往，又似在想些什麼。

梁斗向大家道：「權力帮既已炸毀了丹霞後路，便是要在這裏與我們決一死戰。權力帮『八大天王』中，據我所知的，確已到了『劍王』和『火王』。他們的重要實力，至少有『十九神魔』中的杜絕、康出漁、血影大師、盛江北、左常生等，還有康刼生、鍾無離、柳有孔、獅公虎婆、長天五劍等。在實力上，我們佔於下風。敵暗我明，我們不如死守別傳寺，省得被他們分散後，再逐個擊破。」

金刀胡福是廣州十虎中較有見地的一個，他說：「權力帮現在還不攻來，是等什麼呢？」

梁斗沉吟道：「等援兵，或等天黑——」梁斗望着翻翻騰騰、沉深不定的雲朶，嘆道：「現在我們踞海山門，只要從這邊戍守，任何人過不了『天梯鐵鎖』，易守難攻，但一到晚上……」

在旁邊臉色沉着的雍學士加了一句：「我們就成了難守易攻了。」

蕭秋水突然道：「也不見得易攻。權力帮之所以現在不攻，是想誘我們先攻，我們出擊，他們在山間埋伏，一旦我們連這據點都失去，則死無葬身之地了。」

雍懷之臉色變了變，很是不悅：「那你不想突圍了，困死在此！」

蕭秋水不加思索地道：「等。唯有等。對方要的是我們急燥，急燥只有送死，我們守在這裏，至少還有安身之地。」

雍學士冷笑道：「別傳寺除後院有些蔬菜之外，鷄鴨豕犬之類，一概絕滅，我們能撐到幾時？權力帮人多勢衆，後援又至，你怎麼辦？還有，他們發起狠來放一把火燒，你又逃得了麼？」

蕭秋水一時爲之語塞。大俠梁斗却對他投嘉許的一眼，笑道：「雍兄不用担心，我們能等，急的反而是權力帮。權力帮若調得出後援，早就該來了，而且先殲滅了我們，據情勢看來，權力帮也正有大敵當前，撥不出人手來援，所以『劍王』等才遲遲未發動。」梁斗笑了笑又道：「至於放火，有雍兄在，我們不怕。」只見雍學士臉色又是一變，梁斗改換了個話題道：「我們在五龍亭一役，打得十分轟動，廣東武林，大概會傳了出去，權力帮縱有後援，難道不怕我們也有救兵麼？這一路來，我都留下了記號，權力帮與我們長期對峙，究竟不是善策。」

雍學士冷笑道：「普天之下，敢與權力帮作對的，又有什麼門派！等他們來救，簡直就是做夢！」

梁斗正色道：「縱各大門派忌於權力帮人多勢衆，至少少林、武當二派，還是會仗義出手的。」

雍學士一聽「少林」、「武當」二派，也不敢亂說，數百年來，這兩派已儼然武林宗主，天大的事，也担得下，雍學士沉聲道：「可惜遠水救不了近火。」

梁斗却悠然笑道：「但這裏就有近水。長江三十六總瓢把子，朱大天王的人，也正是與權力帮不睦，說不定可以制住這所謂的『天下第一大帮』。」

雍學士不再言語。梁斗又道：「當前之務，是先守好別傳寺前後，以免背腹受敵，但又要保持通訊，以免爲敵所乘，更重要的是要守好前路唯一甬道，就是登霞關的海山門。」

廣州十虎與蕭秋水、大肚和尚等暴聲道：「我等願聽梁大俠調度。」

梁大俠笑道：「不能說調度，是合作防禦。這裏是我們的背水一戰，再退，就沒有路。」

雍學士冷哼一聲，臉色甚是難看。蕭秋水却道：「依情形看來，權力帮人數實力雖佔上風，但潛力却不如我們，他們此刻不施硬攻，却用陷阱狙殺，想來兵力必相差不遠，所以先困住我們，一是誘我們衝殺下山，自亂陣脚，二是製造氣氛，迫使我們緊張，反生畏懼之情。所以我們似應輕鬆下來，沉着對敵。」

梁斗嘉許地道：「此說甚是。我們不但要自成聯絡網，還要在死守之時，創造反攻的契機，先捕殺一兩個主要敵人，可以減輕壓力，取得勝機。」梁斗望望天色，悠然一嘆道：「現在子時已過，我們即刻就要開始佈署。」

×　×　×

本來是晴天，又下過了一陣淒雨，那遙遠的山谷間雲朶變化莫測，蕭秋水把守丹霞關，天梯鎖雲，遠處向陽的大山掛一道飛瀑，蕭秋水想念唐方。

唐方的髮。唐方的衣。——唐方唐方妳有沒有情？

陽光透過六月的夏雨熙微映照下來，披照在水間成一絲絲的金綫網狀，蕭秋水對着雨霧氤氳，但却草木皆兵的天險，却生起了大志：

有一天他要到長城萬里，退匈奴，擊金兵，有一天他要到蒙古去長嘯……

有一天他要和唐方和兄弟們，遍遊大好山川，傳揚「神州結義」精神——！

「怎麼？有沒有動機？」他朗聲問，大肚和尚就守在他山海門後的頂峯上，他則在關前，萬一有事，前後可有個照應。

大肚和尚沒有答他。蕭秋水心裏一凜，以爲大肚和尚出事了，三兩個箭步，竄上山巔，山巔這兒，更是高爽，勁風細雨，可以望見丹霞紅土的特殊地形，以及別傳寺的輪廓，大肚和尚看似打坐，却發出鼾聲：原來睡了。

蕭秋水眞沒好氣，如此强敵當前，大杜居然睡了，但他自小與大渡和尚在一起，知道他的個性，這人累了就要睡，醉了就要打人，是奈何他不得的。

蕭秋水迎風長吸了一口氣——突然發覺，五點人影，自下而上，疾撲海山門。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劍歸何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因母親被飛龍帮副帮主藍天星所刦持，故再次重往西洞庭山，會見飛龍幫主龍長嘯，希望從龍長嘯口中探知藍天星的下落，龍長嘯對於藍天星的無恥行爲感到憤恨，決心要除去此患，他們估計藍天星可能會在兩苕溪躲藏，於是南丹青和康琬琬易容後，假作郊遊的文士往西苕溪去，但立即被藍天星所識破，而南丹青和龍長嘯之間早有默契，暗中施計，用兩個人頭假冒是龍長嘯父子的首級，引誘藍天星上當，正當藍天星走出蘆葦，取起人頭觀看時，十八天將突然從四面包圍過來了……

母子幸重逢　餘杭訪神醫

南丹青道：「不。」

藍天星道：「要除掉十八天將，對你來說是輕而易舉之事，一天之內就可辦成了。」

南丹青道：「琬兒，妳退開。」

康琬琬知道他要動手了，連忙退去一旁。

南丹青抽劍出鞘，神色冷峻已極，道：「藍天星，如果你不想死，立刻帶我去見家母！」

藍天星面色微變道：「你不顧令堂的死活了？」

南丹青道：「家母不一定會死，倒是你，你將先她而亡！」

目光一注，神情更見嚴厲，看樣子已準備用劍來發抒胸中的怒火。

藍天星又退後一步，擺出備戰的姿式，乾笑道：「南丹青，令堂際遇悲慘，你眞忍心不顧她的死活？」

南丹青冷冷道：「我再讓你考慮一下，不過你別想逃跑，你就是再後退百步，我也還是追得上你！」

藍天星面孔在收縮，在變化，從他的表情上可看出他心情很亂，正在拿不定主意，似乎不甘心放棄要挾的機會，但又害怕死在南丹青的劍下。

兩人四目相對，靜靜的對峙著。

南丹青等了一會後，便問道：「好了，現在回答我，要釋放家母？還是要跟我決個生死？」

藍天星站著沒動，又靜靜注視南丹青好半晌，忽然仰天大笑道：「南丹青，你好倔强的個性，我藍天星算是服了你！」

他收起備戰的姿式，掉頭走去，道：「走，令堂就在附近，跟我來吧。」

南丹青跟了上去。

三人越過苕溪，往前走了一段山區，眼前忽然出現一間樵舍，藍天星上前一推木門，舉步跨入，一面開口道：「三叔，我來了！」

這間樵舍有堂屋和左右二耳房，但此刻屋裏靜悄悄的，沒聽見那位「三叔」答話。

藍天星點起一盞油燈，把堂屋照得通

明，笑道：「這是我三叔的房子，他從小頭腦遲鈍，後來就一個人住在這裏以打柴爲生……」

南丹青星目一掃，不見任何可疑現象，乃問道：「家母就在此屋之中？」

藍天星道：「是的，就在那房中。」

他指的是右邊的耳房。

南丹青雖然迫不及待的想見到母親，但却能保持冷靜的頭腦，當下向康琬琬一使眼色道：「琬兒，妳進去看看，小心提防遇伏。」

他要康琬琬入房探視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怕藍天星趁自己入房時逃走，一是怕他趁機挾持康琬琬。

康琬琬明白其意，當即拿起那盞油燈，小心翼翼的走入右邊耳房。

藍天星不見「三叔」出來，覺似有異，又開聲喊叫道：「三叔！三叔！你睡着了？」

他三叔睡左邊耳房，可是仍未聽見他三叔回答。

藍天星面色微變道：「奇怪，他不可能睡得這樣酣，我進去看看。」

說着，就要入房探視。

南丹青道：「站着別動！」

藍天星一怔道：「怎麼啦？」

南丹青冷冷道：「等康姑娘將家母接出，你再入房。」

他說這話的時候，康琬琬已從右邊耳房走出，她臉色一片凝重，向藍天星問道：「姓藍的，你用甚麼方法把南夫人囚禁在房內？」

藍天星道：「我用一條鐵鍊繫住她一隻脚，鐵鍊的另一端繫在一支木樁上……怎麼回事？有何不對？」

他似乎已預料到發生了意外，面色變了。

康琬琬冷冷道：「南夫人不在房內，只有一條鐵鍊在！」

南丹青心頭一沉，顫慄道：「琬兒，怎麼回事？我娘眞的不在裏面？」

康琬琬道：「看情形你娘確曾被囚禁在房內不錯，不過現在已不在裏面了！」

南丹青霍地轉對藍天星，又驚又怒道：「姓藍的，你搞甚麼鬼？」

藍天星急道：「慢着，康姑娘，妳再入左邊這間耳房看看，看我三叔在不在裏面？」

康琬琬得到南丹青的同意之後，即擧燈入左邊耳房探視，剛見她一脚跨入耳房，就聽她發出一聲驚呼！

南丹青心弦一陣抽緊，情知必有事故，急問道：「琬兒，怎麼了？」

康琬琬驚叫道：「這裏有個死人。」

藍天星一聽這話，面色大變，急急的衝了進去，南丹青也仗劍隨後入房，一看耳房地上果然倒臥着一個老人，兩顆眼睛暴瞪，看樣子已氣絕多時了。

「三叔！」

藍天星叫了一聲，趨前一把抱起老人，神色激動已極。

老人年約七旬，瘦瘦的個子，身上穿的是破爛不堪的衣褲，從五官上看，確是個智能很低的人。

他身上無傷，不知怎麼死的。

南丹青看到這情形，一顆心往下直沉，心知母親已被另一個不明來歷的人刦走，另一個痲煩又來了，一時傷心得幾乎要掉下淚來。

藍天星察看過老人全身後，不禁驚怒交迸道：「南丹青，我三叔是被人點中胸前黑虎穴而死的！」

是誰？

是誰下手殺死了一個不會武功的樵夫，刦走了南夫人？

南丹青深深做了一次呼吸，竭力使震盪的情緒平靜下來，道：「你認爲是誰幹的？」

藍天星激動地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三叔在這裏已有四十多年了，他是個智力很低的人，從無人來找過他，江湖上的人更無一人知道我有一個三叔住在這裏，前天我將令堂帶到這裏，請他代爲看守，想不到……天！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康琬琬道：「那條鐵鍊是被利器砍斷的，由此可知，來人不僅武功高強，且有一把削金斷玉的利器。」

南丹青道：「房中有無血跡？」

康琬琬道：「沒有。」

南丹青聽了較覺寬心，母親遇難，在他來說有刻骨錐心之痛，但他判斷母親一定還活着，只要母親還活着，事情總有轉機的一天。

他歛眉長嘆一聲道：「姓藍的，你帶給我們母子的災難够慘重，現在你給我冷靜的想一想，你刦持家母有誰知道？他刦走家母的目的何在？」

藍天星搖搖頭道：「沒有！不可能有人知道，前天我將令堂帶到這裏時，一路上都很小心，我敢說沒有一人發現我的行踪。」

南丹青道：「飛龍帮中也沒有一人知道你有一個叔叔住在這裏？」

藍天星道：「是的，由於我這三叔智能低，是個沒有用的人，所以我未向人提起。」

南丹青眉頭皺成了一團，已知此事非常棘手。

康琬琬道：「不管怎麼說，你這個叔叔被殺是事實，南夫人被刦也是事實，這證明一定有人知道此事。」

藍天星道：「不錯，可是我眞的想不出他是誰……？」

南丹青上前摸摸老人的屍體，發現老人屍體已僵，不由沉吟道：「看情形，死亡已在一天以上了……來人如是飛龍帮之人……」

來人如是飛龍帮之人，那麼他一定會得到通知，這是他可以確定之事！

藍天星見他話只說到一半，便問道：「怎樣？」

南丹青不答，轉對康琬琬道：「琬兒，來人將家母刦走，可能仍針對我，我這個判斷對不對？」

康琬琬點點頭。

南丹青神情變得很嚴肅，沉聲道：「天外不速客的兒子大概不會幹出這種事，可能是山林四魍或琵琶娘子那一批人。」

康琬琬道：「不論是誰，他的對象既然是你，那麼他應該會來找你才對。」

南丹青嘆道：「但願如此了。」

這句話剛剛說完，他忽然面容一動，凝神側耳聽了聽，說道：「有人來了。」

藍天星連忙放下老人的屍體，抓起放在一旁的虎頭鉤，準備應變。

就在這時，忽聽屋外有人道：「南少俠，情況如何？」

藍天星登時驚得面色蒼白，顫聲道：「南丹青，原來你……」

說到這裏，迅速的後退，準備負隅頑抗。

南丹青揚聲道：「請進來吧！」

一個人的脚步聲响入屋中，俄頃有個人出現在房門口，這人正是飛龍帮主「雲龍三現爪龍長嘯」。

藍天星目中迸出了憤怒的火燄，厲聲道：「小子，你欺騙了我。」

南丹青冷冷一笑道：「是的，我欺騙了你，你以爲這是不道德的行爲麼？」

龍長嘯雙手插腰，巍立在門口上，沉容一笑道：「天星，十八天將都在屋外，姑念你我結義一場，我讓你自作了斷！」

藍天星面色一陣一陣發白，呆立了片刻，忽然湧出了兩行眼淚，道：「大哥，你不能原諒我？」

龍長嘯道：「我已經原諒你一次，這一次再原諒你，總有一天，我會死在你手裏。」

藍天星雙膝一屈，跪了下去，痛哭流涕道：「大哥，小弟一時糊塗，自知該死，既然你不肯原諒我，那就殺了我吧！」

龍長嘯冷冷道：「我不殺你，你自作了斷吧！」

藍天星膝行上前，哭道：「大哥……大哥，我……」

南丹青突然叫道：「龍帮主小心！」

喝聲中，飛起一脚，踢向藍天星的背部。

這一脚踢得很快，藍天星雙掌剛剛揚起之際，便聞「砰！」的一聲，正踢得他上身前衝，撲跌於地！

「該死！」

龍長嘯勃然震怒，跟着也踢出一脚，正中他右太陽穴，這一脚才要命，登時踢得連續翻滾幾轉，撞上牆壁才停住。

藍天星呻吟一聲，即告斷氣。

這時，才見從他雙掌中掉下幾件暗器，是六支淬毒的喪門釘。

龍長嘯憤怒已極，道：「這個狠心狗肺的東西，眞該把他拖去餵狗。」

南丹青沒有接腔，他也覺得藍天星該死，但也覺得龍長嘯一樣不是好東西，對他們兩人的看法是：「狗咬狗一嘴毛」，是故緘默不語。

龍長嘯道：「南少俠，龍某人應該向你道謝。」

南丹青道：「沒甚麼，不足掛齒。」

龍長嘯問道：「令堂不見了。」

南丹青道：「是的，有人捷足先登，殺了他三叔，刦走了家母！」

龍長嘯道：「他不知道是誰幹的？」

南丹青道：「看樣子是不知道。」

龍長嘯道：「你猜是誰？」

南丹青道：「小可只得罪過三起人，一是琵琶娘子，一是山林四魍，一是『天外不速客』的兒子！」

龍長嘯道：「白衣秀士會幹出這種事麼？」

南丹青道：「應該不會，他要是幹出這種事，只怕其父都不會原諒他。」

龍長嘯道：「這麼說，琵琶娘子和山林四魍的嫌疑最大了，如是他們幹的，那麼你請放心，龍某人有把握可在幾天之內找到他們。」

南丹青道：「龍帮主知道他們在哪裏麼？」

龍長嘯道：「不，敝帮兄弟各地都有，龍某人只要發出『飛龍令』，必可很快找到他們！」

南丹青道：「如此，小可感激不盡。」說畢，深深一揖。

龍長嘯還禮不迭，說道：「南少俠這樣就太見外了，眞該感激的是龍某人。」

當下，他召來十八天將，命他們放一把火把樵舍和兩具屍體一起燒掉，即與南丹青和康琬琬離開當地，溫返太湖。

路上，十八天將之一的「穿雲摘月」楚公明忽然問道：「南少俠，聽說你在尋找一個使用鯊魚劍的人？」

南丹青道：「是的，他是殺死先父的兇手。」

楚公明道：「十多年前，我在天目山見過一個使用鯊魚劍的人，當時他正和一個武林前輩在山中比武，只不知那人是不是殺死令尊之人？」

南丹青聽了大喜，急問道：「那人叫甚麼名號？」

楚公明搖頭道：「不知道，我因適逢其會，故躲在附近觀戰，並未現身與他們兩人相見。」

「當時那人年紀多大？」

「三十多歲，五官端正，身材較常人高大。」

「確是鯊魚劍？」

「是的，武林中使用鯊魚劍的人並不多，故在下印象深刻！」

「那場比武後來誰勝了？」

「是那使用鯊魚劍的人勝利，不過，勝得很辛苦，只贏了那位武林前輩一招而已。」

「那位武林前輩你認識麼？」

「我與他無交情，但知他是誰，他是『竹劍公孫賢』，當時在南方名氣極大，是南方武林有數的人物。」

「他現在還健在麼？」

「不知道，竹劍公孫賢自那一場比武落敗之後，即消聲匿跡，未再在江湖上走動，如果還健在的話，只怕已是八十老翁了。」

「可知他家在何處？」

「據說他是金華人氏。」

南丹青好興奮，道：「他一定知道那使鯊魚劍的人的姓名，是不是？」

楚公明道：「是的，他應該知道，除非那人當時沒有和他通姓報名！」

南丹青道：「一般人比武，如不通報姓名，那比武還有甚麼意義？」

楚公明道：「正是。」

龍長嘯接口道：「當年那人找令尊比武時，沒有留下姓名麼？」

南丹青道：「應該有，只是當時小可年紀小，而家母鑑於先父每戰必勝，故未

放在心上，在先父與那人出城比武之前，未向先父問明那人的姓名，等到有人來告訴先父被殺，那人早已不知去向了。」

龍長嘯道：「竹劍公孫賢是武林名宿，如果他尚健在，一定記得那人的姓名，南少俠何妨去一趟金華，打聽一下公孫賢的住址。」

南丹青道：「好，但此事得等小可救回家母之後再來。」

龍長嘯道：「南少俠，龍某人有一事請教：令師乃目前武林數一數二的劍術大家，你承其蓋世絕學，對於用劍一道自有超人的見解，依你之見，鯊魚劍較一般正宗的長劍，其威力如何？」

南丹青道：「鯊魚劍屬外門兵器，其威力並不比一般長劍强，全看使用者的造詣而定，但若依小可淺見，一個人的劍術練到登堂入室或爐火純青境界時，都不喜使用外門兵器，因外門兵器不够大方。」

龍長嘯點頭道：「不錯，龍某人亦覺如此，那人既有能力擊敗竹劍公孫賢，可知其劍術已極不凡，不知他爲何要使用鯊魚劍？」

南丹青道：「那可能是他個人的嗜好，鯊魚劍形如鯊魚，而鯊魚是神秘又可怕的魚類，以其形狀爲劍可收懾人之效。」

龍長嘯道：「話雖不錯，但龍某人總覺那種兵器不登大雅之堂。」

大家一邊趕路一邊交談，將近破曉時，吳興縣城已然在望。

就在此時，對面的路上忽然傳來一片馬蹄聲，俄頃便見一騎飛馳而至。

龍長嘯眼尖，一眼看出是女兒龍明珠，不禁大喜道：「明珠，是妳呀！」

龍明珠在衆人面前勒住了坐騎，飄身下馬，笑道：「爹，你們可是去追捕藍叔叔。」

龍長嘯笑容一斂，怒道：「別叫他叔叔，爲父瞎了眼才交他這個兄弟。」

龍明珠一呆道：「他怎麼樣了？」

龍長嘯道：「死了。」

龍明珠道：「爹殺了他？」

龍長嘯道：「不錯。」

龍明珠忽然嘆了口氣道：「這一兩年他的確變了，記得以前我小的時候，他對我很好，常常帶我去各處遊玩……」

龍長嘯道：「別提了。」

龍明珠瞄了南丹青一眼，忽然笑道：「那麼，有沒有找到南夫人？」

龍長嘯道：「沒有，有人殺了他三叔，刦走了南夫人。」

龍明珠一笑道：「我知道南夫人的下落！」

南丹青喜出望外，急問道：「眞的？家母現在那裏？」

龍明珠嫣然一笑道：「就在吳興縣城的太湖客棧中！」

南丹青驚喜的問道：「龍姑娘見過家母了？」

龍明珠頷首道：「不錯，不瞞你說，是我把令堂安置在那裏的呢？」

南丹青一怔道：「是妳……」

龍長嘯道：「明珠，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龍明珠笑道：「爹，他三叔是我殺的，他拿斧頭要劈我，我只好把他殺了，然後將南夫人帶回吳興縣城，到了吳興，聽說你們追捕藍天星去了，因此我才又趕了來。」

龍長嘯驚詫道：「妳怎知他將南夫人刦去他三叔的樵舍？」

龍明珠道：「我七歲那年，有一次他帶我去莫干山玩，路過他三叔的樵舍，他順路去探望那老人，此事他可能忘記了，我可沒忘記，所以我一聽他刦走了南夫人，便想到他可能將南夫人帶去該處……」

難怪他在前山鎭的太湖酒樓會晤南丹青時，一聽藍天星刦持南夫人，立刻掉頭下樓，敢情就爲了這件事！

到了這時，壓在南丹青心上的一塊大石總算消失了，他長長透了口氣道：「龍姑娘當時爲何不說？」

龍明珠道：「那時我拿不準令堂是否在該處，又想到如與你們一起去，目標太大，可能會被他發現，所以才決定單獨前去。」

龍長嘯欣然道：「好了，令堂既未被歹徒刦去，雨過天晴，一切無事啦！」

龍明珠含笑斜睨南丹青道：「南少俠，你該怎麼謝我呢？」

南丹青一揖道：「龍姑娘鼎力相助，小可沒齒不忘，當然該謝。」

龍長嘯斥責道：「明珠，別孩子氣，爲父要不是南少俠，這條老命早沒了，是妳該謝他，不是他該謝妳！」

龍明珠一噘唇，撒嬌地道：「爹，我不過開個玩笑，你怎麼就當眞的？」

說罷，忽然眼眶一紅，轉身上馬，拍馬向前疾馳而去。

龍長嘯有些尷尬，向南丹青笑笑道：「南少俠別見怪，小女一向被我寵壞了，不大懂得禮數。」

南丹青道：「不妨，令媛並無不對，咱們快跟上去吧！」

他急想見到母親，當即向康琬琬一招手，拔步追了上去。

× × ×

母子重逢後的第三天，蘇大嫂和陳、羅二人抬轎到達吳興，南丹青讓他們歇了一天之後，第四天即告別龍長嘯等人，動身取道金華。

臨行之際，龍長嘯把南丹青拉去一旁，低聲問道：「南少俠，請恕龍某人冒昧，動問你一件事，你和康姑娘之間的關係是……？」

「朋友，也可說是未過門的妻子。」

「哦，你乃是武林高人之後，而她是小偸的女兒，不啻一個天一個地，她配得上你麼？」

「龍帮主此言差矣！他父親是樑上君子，她本人却是清白之女，何況其父頗有俠盜之名，非一般宵小可比。」

「哦……」

「龍帮主還有甚麼指教麼？」

「還有一句話。」

「請說。」

「如果有一天，你和康姑娘因故不能結成連理的話……」

「這是不可能的。」

「我是說萬一啊。」

「那又怎樣？」

「要是……要是你對小女還看得上眼

，龍某人十分樂意——」

「龍帮主太抬舉小可了，令媛乃金枝玉葉之身，小可高攀不上，此事再也休提了！」

龍長嘯碰了個釘子，滿面通紅而退。

於是，轎子又上路了。

目的地是金華。

南夫人的情況還是老樣子，認不得南丹青是她的兒子，她最大的興趣仍是吃東西和乘轎子，高興起來就唱山歌，氣悶了就「兒啊！兒啊！你在那？」的叫個不停。

出了吳興縣城，康琬琬向南丹青問起龍長嘯找他私下談話之事，南丹青笑道：「妳猜猜看！」

康琬琬道：「他要你加入飛龍帮？」

南丹青道：「不是。」

康琬琬道：「要你帮他對付某一個强敵？」

南丹青道：「也不是。」

康琬琬道：「要把女兒嫁給你？」

南丹青道：「猜對了。」

康琬琬臉色一變，道：「你答允了沒有？」

南丹青笑道：「要是我答允了，這個時候怎麼會在這路上呢？」

康琬琬冷笑道：「你可以告訴他，等報了父仇之後，再去與他女兒完婚。」

南丹青道：「琬兒，別開玩笑。」

康琬琬道：「眞的，龍明珠絕代嬌娃，又是飛龍帮主的女兒，你若娶她爲妻，那是一輩子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跟附馬爺差不多了。」

南丹青不悅道：「琬兒，我不喜歡聽刺耳的話，以後不要在我面前說這種刺耳的話！」

康琬琬彷彿挨了一記耳光，突然玉臉脹紅，停住脚步道：「你……你變了！」

南丹青道：「沒有。」

康琬琬眼中湧現淚光，氣憤地道：「我知道的！我早該知道我配不上你，既然你討厭我，那……我走好了！」

一頓足，掉頭便走。

南丹青慌忙拉住她道：「別走，琬兒，我沒有討厭妳呀！」

康琬琬道：「你不要否認，我看得出來，你說我說話刺耳，這分明是故意氣我，要趕我走！」

南丹青道：「胡說，是妳先說了那許多難聽的話，甚麼享受榮華富貴，甚麼附馬爺，這簡直是侮辱我的人品，所以我才生氣。」

康琬琬眨眨眼，道：「我說的是實情呀！」

南丹青道：「對我是一種侮辱！」

康琬琬又眨眨眼，道：「這麼說，是我不對了。」

南丹青道：「以後不要再說就是了，我對龍明珠沒有一點點的好感，妳應該看得出來。」

康琬琬道：「要是她再在你面前出現，你理不理她？」

南丹青道：「不理。」

康琬琬道：「好，就這麼說定了，你要是再理她，我頓足就走！你知道的，我沒有一樣比得上她，如果你喜歡她，我會很識趣的退出，絕不嚕嗦！」

南丹青道：「妳放心，此事絕不會發生，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飲。」

康琬琬這才回嗔作喜，不再跟她鬧蹩扭了。

不料，造化弄人，最怕發生的事情往往來得最快，兩人剛剛言歸於好，身後路上忽然蹄聲動地，有一騎飛馳而來。

康琬琬道：「一定是她趕上來了！」

南丹青回頭一看，不禁怔住，一顆心往下直沉，暗嘆康琬琬眞是料事如神。

因爲，來的正是龍明珠。

她騎着一匹神駿名駒，飛也似的趕上南丹青一行人，然後以精良的技巧一勒而住，飄身下馬，笑道：「南丹青，借一步說話。」

南丹青很感頭痛，只得拱手道：「龍姑娘有何指教？」

龍明珠脆笑一聲道：「指教不敢當，我只是來告訴你兩個消息，一個是壞消息，一個是好消息。」

南丹青道：「請說。」

龍明珠道：「先說壞消息，我爹剛才得到報告，天外不速客趕到中原來了！」

南丹青心頭震動了一下，問道：「他來中原與我何干？」

龍明珠道：「有句話說，人皆不知其子之惡，天外不速客又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高人，一向自視甚高，如今他的兒子兩度敗在你手裏，你說他忍得下這口窩囊氣麼？」

南丹青道：「我打敗他的兒子，並未使詐，難道說他的兒子敗不得？」

龍明珠道：「聽說天外不速客對其子十分寵愛，又聽說他不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南丹青道：「如果他想爲兒子報仇，那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龍明珠道：「你最好小心一些，能迴避便迴避，因爲不管你成就有多高，目前絕不是他的對手。」

南丹青道：「謝謝，好消息呢？」

龍明珠道：「好消息是：令堂之病，可能有痊癒之望！」

南丹青動容道：「怎麼說？」

龍明珠道：「我知道有位神醫曾經治癒過不少類似令堂那樣的病人。」

南丹青大喜道：「誰？」

龍明珠道：「傅三帖。」

南丹青道：「沒聽說過這個人啊。」

龍明珠道：「他住在餘杭，當地人提起傅三帖，無一不知，名氣大得很呢！」

南丹青道：「哦，那我就帶家母去看看他，此去金華，餘杭是必經之路吧？」

龍明珠道：「不錯，但你去了一定見不着他。」

「爲甚麼？」

「他已告老，不再爲人看病了。」

「哦？」

「傅三帖這個人脾氣非常之怪，他替人治病從來不超過三帖，但十個病人中，最少有八個服了他的三帖藥後即告痊癒，他絕不開第四帖，那就表示病人已無可救藥。此外，他取費極貴，讓他看一次病，最少得化一百兩銀子……」

「這不妨，只要他能治好家母的病，

化幾百兩銀子也是值得的。」

「但他已在去年告老退休，不再替人看病，而且說不看就不看，曾有人把千兩銀子端到他面前他都不動心，他說為人看病已看了四十年，够了。」

「這樣說，你告訴我這個消息……」

「你別忙，他雖然決定不再替人看病，但有一個人可以例外，那個人就是我父親！」

「哦。」

「好多年前，有個黑道人物要殺他，我爹救了他一命，他對我爹感激萬分，所以，如果由我帶你去見他，他絕對不敢推辭。」

南丹青感到為難了。這分明是一份重大的人情，如果接受了，而傅三帖又眞的醫治好了母親的病的話，那麼這份人情就領定了，這樣一來，想不理她行麼？

拒絕了吧！不，母親的病重於一切，如今既有一綫希望，自己怎可為兒女私情而犧牲了母親痊癒的機會？

他正感到為難之際，旁邊的康琬琬開口道：「丹青哥，你不是天天希望有人能治癒你娘的病？如今既知有人能治癒你娘的病，你還在猶豫甚麼？」

她說得很誠摯，絕無一點酸味！

南丹青喜道：「好，咱們一起去！」

龍明珠含笑道：「我已經跟我爹講過，如果你願意的話，立刻帶你們去，此去餘杭要走兩天，咱們這就動身吧！」

南丹青道：「不，龍姑娘可騎馬先行，先去餘杭等候我們。」

龍明珠道：「你不歡迎我跟你們一道走？」

南丹青道：「不是，因為我們步行，妳騎馬，我趕不上啊。」

龍明珠笑道：「我可以跟你們一起步行呀！」

南丹青道：「這樣不好，龍姑娘是千金小姐，不宜吃這個苦——」

龍明珠不等他說完，忽然抬脚一踢馬屁股，嬌喝一聲：「去！」

那馬受驚之下，登時撒蹄便跑，落荒而去。

南丹青一呆道：「龍姑娘，你……你這是……」

龍明珠笑道：「不要緊，區區一匹馬，在我看來等於放走一隻小鳥一樣！」

南丹青頗不以為然，但也不便再說甚麼，當即吩咐陳、羅兩人抬轎上路，一行七人，取道往餘杭行來。

一路上，龍明珠表現得十分慇懃，對南夫人更是恭敬已極，凡是蘇大嫂或康琬琬做的事，她都搶着去做，儼然以未來媳婦自居呢！

南丹青看在眼裏，苦在心裏，很怕康琬琬負氣而去，怪的是康琬琬「大敵當前」居然反能冷靜應付。

她對龍明珠的「挑戰」一直面不改色，不論龍明珠搶着去做甚麼，她總是客客氣氣的讓龍明留珠去做，絕不跟她爭逐，一副落得輕鬆之狀。

是故，一路相安無事。

走了兩天，終於抵達餘杭，找到了神醫傅三帖的家，果如龍明珠所言，傅家的僕人一聽是求醫來的，立刻推拒，說傅三帖已告老退休，不再為人治病了。

龍明珠便向那僕人說道：「你去通報一聲，就說我是龍長嘯的女兒，要是他還不肯接見，那我們掉頭就走！」

那僕人搖頭道：「不必通報，我們老爺交代過了，不論甚麼豪門巨富，或者是達官顯貴，都……哦，妳剛才說妳是龍甚麼的女兒？」

龍明珠道：「龍長嘯，飛龍帮主雲龍三現爪龍長嘯！」

那僕人「啊」了一聲，轉身就往宅內跑，而且跑得很快。

不久，一個白髮老人匆匆走出來了。

這老人不用說必是神醫傅三帖，南丹青看他滿頭白髮，年齡只怕已在八十以上，就覺此老拒絕再為人看病，並非完全不近人情，一個人活到這麼一大把年紀，如果還要天天勞神勞力為人治病，也確實太苦了。

傅三帖看看二女，問道：「哪一位是龍帮主的千金？」

龍明珠答道：「我就是！」

傅三帖拱手一揖道：「老朽不知龍姑娘駕臨餘杭，迎接來遲，幸勿見怪。」

龍明珠不還禮，笑了笑道：「別客氣，我帶了一位病人來，不知傅老肯不肯接納？」

傅三帖看了那轎子一眼，問道：「病人是龍姑娘的甚麼人？」

龍明珠一指南丹青道：「是這位南少俠的母親，而這位南少俠有恩於我們父女，我爹叫我帶她來找傅老求醫。」

傅三帖道：「既如此，請進便是。」

龍明珠立刻去扶南夫人下轎，南丹青吩咐蘇大嫂和二轎伕在外等候，便與康琬琬一起進入傅宅。

傅三帖領他們進入一間專為人看病的房間，請大家坐下，他已看出南夫人精神有異，故第一句話就問道：「這位南夫人患此病有多久了？」

南丹青道：「十年了。」

傅三帖眉頭微微一皺道：「此病十分難治，要是早幾年來，也許較易治癒。」

接着，為南夫人把脈。

一會後，他身子往後一靠，說道：「令堂除了神智不清之外，身體尚稱健康，她的病發作時，會不會吵鬧打人？」

南丹青道：「不會。」

傅三帖道：「她受到甚麼的刺激？」

南丹青便將前因後果述說一遍。

傅三帖沉吟半晌，道：「令堂之疾，說重不重，說輕不輕，老朽可以開三帖藥給她服服看，要是不見效，那就只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回故居住下，讓她過安定的日子，時間一久，或可慢慢恢復正常。」

「哦……」

「龍帮主是老朽的救命恩人，此事老朽當全力而為，若不能治好，可得請多多原諒。」

「傅老太客氣了，不論治癒與否，小可都感激不盡。」

「那麼，令堂就在舍下暫住三日，由老朽開藥給她服用，但得請個人日夜照顧她才行。」

「小可雇有一位蘇大嫂在照顧家母的起居，她就在外面。」

「好，南世兄等可在城中客棧暫住數日，老朽打算每日開藥給令堂服用，南世兄想必已聽說過，老朽替人治病向來不超過三帖，要是三帖無效，南世兄就得另請高明了。」

雙方談定細節之後，南丹青便召入蘇大嫂吩咐一番，即與龍明珠，康琬琬告辭而去。

他們五人就在附近街上的一家客棧住下來。

這天晚間，南丹青同二女上街，進入一家酒樓吃飯，由於二女尚能保持風度，故南丹青雖有被「夾攻」之感，倒還不覺太困窘。

唯一使南丹青看了不舒服的龍明珠處處都要表現其優越的身份，這在她也許是一種炫耀，一種爭取南丹青的手段，但南丹青却覺她十分膚淺，十分可笑。

「康姑娘，妳和南少俠是怎麼認識的啊？」

「我們父女要詭計偷竊他一盒珠寶盒，後來我越想越覺不對，就把那盒珠寶還給他，如此這般，我們就認識了。」

「對了，聽說妳爹是個偷兒？」

「是呀。」

「唉，他為甚麼要幹那偷鷄摸狗的勾當呢？」

「我爹雖然偷鷄摸狗，但還常常救濟貧困，比起那些坐地分贓的强梁梟雄總要好些吧？」

「這……康姑娘，妳這話是甚麼意思啊？」

「沒有，我只是隨便說說，令尊可不是强梁梟雄之流，龍姑娘妳千萬不要誤會才好。」

「我爹雖是一方之雄，但他行為光明磊落，從不幹壞事。」

「是的，是的，妳爹眞了不起，他麾下養了那麼多的人，居然不被他們吃垮，實在叫人佩服！」

「我爹有錢嘛！」

「妳爹怎麼能賺那麼多的錢？」

「經商呀！」

「哦，他做的甚麼買賣？」

「他……咦，妳問這些幹甚麼？」

「沒有，我只是隨便問問，我心裏在想，要是有好生意可做，就像妳爹那樣賺大錢的話，我便請我爹不要再幹那偷鷄摸狗的勾當，跟妳爹學經商做生意。」

「做生意要有頭腦，這可不是人人學得的呀！」

「哦，龍姑娘說得對，我爹不是有頭腦的人，所以他只會偷鷄摸狗……」

南丹青感到氣氛漸漸不對勁，連忙打岔道：「好了，不談這些，咱們喝酒。」

龍明珠立刻端起滿滿的一杯酒，豪爽地道：「對！我敬你！」

南丹青道：「咱們一起喝，誰也不要敬誰——琬兒，妳也喝呀！」

康琬琬舉杯淺嘗一口，淺淺一笑道：「你跟龍姑娘乾杯好了，我喝酒喜歡淺嚐，不喜歡驢飲。」

她說這話的時候，龍明珠正好乾下那杯酒，她一聽「驢飲」二字，不禁臉紅了，道：「康姑娘，妳這不是罵我麼？」

康琬琬忙道：「龍姊姊妳千萬別誤會，小妹怎敢罵妳？其實喝酒各有不同情趣，花間月下，二三良朋，或醴席豐筵杯不厭大，或冠袍帶履倒地謾罵，都各有其樂趣，小妹只喜淺斟不喜痛飲，跟龍姊姊不一樣罷了。」

她居然改口叫起「龍姊姊」來了。

龍明珠還不放過她，道：「妳說『驢飲』，分明指桑罵槐，說我是驢！」

康琬琬笑道：「不對，龍姊姊是善飲之人，難道不知喝酒有六種喝法？」

「甚麼六種喝法？」

「儒飲、仙飲、凶飲、驢飲、莽飲、尸飲。」

「這我當然懂呀！」

「妳懂？」

「懂！」

「那麼，請教何謂莽飲和尸飲？」

「哈！這還用說麼！莽飲就是說……就是說……唔！談這個沒意思——南丹青，我再敬你一杯！」

所謂「兩男一女難為女」，南丹青現在却有「二女一男難為男」之感，他大感處境為難，便推杯而起道：「好了，今天到此為止，咱們回客棧歇息吧。」

「我來付帳！」

龍明珠搶着要去付帳的時候，視綫瞥及樓梯口，忽然神色一呆，叫道：「爹，你怎麼來了？」

原來，就在這時，有四個人走上酒樓，其中之一竟是飛龍帮主雲龍三現爪龍長嘯！

但另外三人才更叫南丹青大吃一驚，因為那三人中一個是他恩師佟熊，一個是白衣秀士！

還有一個是誰？

還有一個是五十多歲的老者，濃眉大眼，滿面于思，身材雄偉異常，膚如古銅，好像一般廟門上所畫的那個尉遲恭！

南丹青沒有見過「天外不速客」，但他一看即知那人必是「白衣秀士」的父親——關外第一高手：「天外不速客」！

這對父子，還有佟熊和龍長嘯，怎麼一起到餘杭來了？

而且，他們竟也找上這家酒樓，是明知南丹青三人在此？抑或湊巧碰上的？

南丹青沒有多想，連忙迎上施禮道：「師父，您老人家怎麼到餘杭來了？」

佟熊滿面笑容，一指天外不速客，道：「丹青，先見見這位關外高人天外不速客。」

南丹青便轉對天外不速客行了一禮恭恭敬敬地道：「晚輩南丹青，拜見老前輩。」

天外不速客含笑打量着他，那對精眸所射出的光芒簡直像兩把利刃，可以貫穿人的身體，他上上下下的把南丹青仔細打量過後，才哈哈一笑道：「賢侄免禮！」

接着，轉對兒子白衣秀士道：「我兒，難怪你一連兩次敗在他劍下，人家這位南賢侄比你穩重多了！」白衣秀士頓時面紅耳赤，低頭不語。

佟熊笑道：「丹青，吩咐夥計換個座頭，咱們七人先坐下來喝幾杯再說！」

（未完）



神捕世家

俠義奇情中篇

文·高皐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宮琦因中燕子青的淬毒銅燕子而受傷，功力消失無存，鐵秋霞和小鎖子就和北宮琦隱居在蘭州近處一間大悲尼庵中，幸得庵中清塵師太的帮助，三年後功力恢復，北宮琦等三人就重出江湖，他們先來到濟南，在喜鵲齋中看見何瑤仙在說書，而當北宮琦重往海棠春時却又遇武碧珠，這兩件事實在太奇怪，北宮琦不知該如何解釋才對，鐵秋霞却建議找一位長生藥店的衞大夫，因此三人一同前往，從衞大夫那兒得知海棠春和喜鵲齋可能是淸庭的殺手大本營，但目前仍未能確定，他們決定作再進一步的偵查……

搜狠無懈怠　狡兎有三窟

北宮琦自然不會跟這般狗腿子逞口舌之利，只是微微一笑道：「兩位爲什麼追我，莫非我犯了什麼王法！」

易大人呆了一呆，道：「既然沒有犯法，你爲什麼見到咱們就逃。」

北宮琦道：「兩位沒穿官服，我怎知你們是侍衞大人，如若你們是强盜呢？瞧你們像兇神惡煞似的，在下怎能不怕！」

張大人怒叱道：「你敢罵咱們是强盜，難道當眞不想活了？」

北宮琦道：「張大人別誤會，在下只是實話實說而巳。」

「實話實說」這四個字頗有語病，兩位侍衞大人自然聽得出來。

張大人的脾氣最爲火爆，不待北宮琦說完，他巳然揮出一掌。

他們相距原是伸手可及，他忽然冷不防的拍出了一掌，看來北宮琦只怕不易躲避。

他的確沒有躲避，而是一把扣着張大人的腕脈，同時運指如飛，張大人就動彈不得了。

易大人大吃一驚，足尖一點，倒退兩步，右手一按腰際，摘下一柄明幌幌的長刀，然後瞪目怒叱道：「朋友好身手，不過你的胆量似乎太大了一點，對侍衞大人行兇，你知道該是什麼罪名？」

北宮琦淡淡一笑道：「抄家滅門，凌遲碎剮，够了吧？可惜你們是落在我的手裏，我可以先剮了你們。」

易大人心頭一震，他雖是手握長刀，仍然禁不住連退數步。

北宮琦面色一沉道：「放下你的刀，你可能會覺得好過一點。」

易大人沒有放下他的刀，口中一聲暴吼，反而挺刀撲了過來。

此人的功力不能算差，刀上也有近三十年的精純造詣，具有此等條件的人，他如何肯放下他的刀！

他沒有。

他沒有，北宮琦只好代勞，身形一側，右手劈出一掌，右手曲指如鈎，向易大

人的肩井大穴扣去。

格咯一記折骨之聲，易大人執刀的腕骨首先折斷，接着長刀落地，在雪地上造成噗的一聲輕响，跟着一聲悶哼，易大人巳經痛得汗流浹背了。

北宮琦依樣葫蘆也點了易大人兩處穴道，然後雙手一背，以輕鬆的神態踱開兩步道：「兩位大人，誰願意跟我聊聊？」

沒有人答回，他們似乎沒有聊天的興緻。

北宮琦道：「兩位既然不說話，由我問，你們回答好了，請問，是誰派你們來的？」

他們還是一聲不吭，像是鋸了嘴的葫蘆。

北宮琦劍眉一挑，面色一沉道：「兩位是要在下使點手段了，那可不好受！」

張大人怒叱道：「你敢，別忘了咱們是當朝的侍衞大人！」

北宮琦冷哼一聲道：「侍衞大人？嘿嘿，一羣狗腿子罷了，對你們這般沒有心肝的小人，有什麼我不敢？」

他說話之間，忽然向張大人連續點出幾指，先閉住他的啞穴，再以逆脈搜經的手法，給他一點罪受。

這一下張大人的罪可有得受了，他覺得筋骨收縮，逆血攻心，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膚像被銅刀在剮，長釘在刺，他却偏偏叫不出來。

汗流披面，衣履盡濕，兩眼睜得銅鈴一般，可見他所受的痛苦，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的。

北宮琦知道差不多了，及時拍出兩掌，替他解除了逆脈搜經的手法，然後哼了一聲道：「這只是一個開頭，好戲還在後面，你要不要再試試？」

張大人啞穴被制，他自然無法回答，只不過在他那雙目之內，却是一片乞求之色。

北宮琦知道此人巳經屈服了，再度拍出一掌，解開張大人的啞穴。

他決未想到張大人的穴道被解，就會發出一聲怪嗥，同時雙脚一蹬，竟然死了過去。

原來此人在逆脈搜經之時，心頭巳凝結了一團怒火，因爲堂堂侍衞大人，幾曾受過此等凌辱！

當穴道一解之際，他立即震碎心脈，那股怒火也及時衝口而出。

此人是活不成了，好在還有一個易大人，扭頭一瞥，北宮琦禁不住面色一變。

「這是兩條好漢子，可惜被滿人利用，竟然至死不悟！」

北宮琦嘆息一聲，因爲姓易的也巳嚼舌自殺。

他沒有讓敵人留下活口，却也沒有問出半點消息，這一次接觸他不能算贏，而且覺得敵人十分可怕。

最後他在雪地裏挖了一個土坑，將兩具屍體埋了起來，並將一切痕跡收拾乾淨，這才從容不迫的回到住處。

「啊，相公，咱們差一點被你急瘋了，你倒是輕鬆得很！」

一進門就遭到小鎖子一頓抱怨，但關懷之情却也表露無遺。

北宮琦分別握着鐵秋霞及小鎖子的玉手，走進暖氣溢洋的客室，道：「那兩人怎樣了？」

鐵秋霞道：「先點死穴，再捆上兩塊石頭往河裏一丢，簡簡單單的一點痕跡也沒有。」

小鎖子道：「你呢，莫非那兩人有些扎手？」

北宮琦道：「那也不是，因爲他們多半就是那晚由海棠春跟踪我的兩個，我想問出一點什麼。」

小鎖子道：「問出來了沒有？」

北宮琦搖搖頭道：「沒有，他們自裁了。」

鐵秋霞道：「相公……」

北宮琦道：「什麼事，霞妹子，有話妳儘管說。」

鐵秋霞眉峯一皺道：「濟南城風雲日極，在小玉姊他們未來之前，咱們最好暫時停止行動。」

北宮琦道：「好吧。」

一晃三天，他們果然足不出戶，長生藥店的衞大夫也沒有派人跟他們連絡。

直到第四天的傍晚，門外忽然傳來賣花之聲。

賣花沒有甚麼稀罕，只是落日巳經含山，這般時辰還有賣花的，就難兎令人感到意外了。

但小鎖子却一躍而起道：「是小玉姊，我去接她。」

不錯，的確是小玉，當她進入客室，摘下面上的僞裝之際，一張宜嗔宜喜的粉頰立即展了出來。

「公子一向可好，三位一床三好，請恕小玉恭喜來遲。」

小玉姑娘當得是一顆開心果，原本氣壓很低的客室，立刻變得歡樂起來。

鐵秋霞拉着小玉坐下，小鎖子爲她倒來一杯熱茶，同時哈哈一笑道：「這回妳可說錯了，玉姊姊，咱們不是一床三好，應該是一床四好才對。」

小玉道：「公子，你瞧，我可是客人，你總不能讓鎖妹子欺負我吧！」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說眞的，玉兒，咱們都非常想你。」

小玉神色一黯道：「我何嘗不是，只是胡虜未滅，不得不收拾起兒女情懷而巳，哦，咱們不談這些，先說說你們別後的一切吧。」

小鎖子道：「你們聊聊我去做飯。」

鐵秋霞道：「我帮妳，咱們走。」

她們去了厨房，北宮琦只得由他自己向小玉道出他們別後的經過。

聽過北宮琦的敍述，小玉歉然道：「咱們沒有摸清楚何拐子就是絕情殺手燕子青，幾乎害得你抱恨終身，實在使我心中不安。」

北宮琦哈哈一笑道：「不要這麼說，小玉，妳瞧我現在不是很好麼，她們做好飯了，咱們邊吃邊聊。」

這頓飯本該是愉快的，因爲小玉爲他們帶來了一片歡樂，只不過她也帶來了一些不好的消息，他們的心情也就沉重起來了。

使他們不安的有三點，第一是神捕世家巳有四人來到濟南，可說是全力以赴。

其次，濟南知府換了方世寶，此人是

鐵秋霞名義上的丈夫，在北宮琦夫婦的心理上，難免受到一些不安與威脅。

第三是漠外雙煞投效清廷，使這個殺手集團如虎添翅，一旦讓他們發動暗殺，民間志士只怕就要無噍類了！

聽完這些，北宮琦微微一笑道：「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玉兒，妳倒是說說看，咱們總不會沒有一點對策吧？」

小玉道：「當然有，陳門主除了帶來義和雙鐵衛晋遠晋安兄弟，會主還派來三名高手協助咱們。」

鐵秋霞道：「那三名高手是誰？他們敵得過漠外雙煞麼？」

小玉道：「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無法斷定他們能否對付漠外雙煞，我只記得諸葛武侯的兩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他的就不必管了。」

鐵秋霞的心情原是一直不安的，小玉這幾句話像一陣暮鼓晨鐘，使她的心頭起了一陣震動。

其實小玉語氣平靜，並無意對她加以刺激，但那大義凜然，氣壯河山的凜烈之氣，就像一陣清涼的寒風，一古腦兒掃盡了鐵秋霞胸頭的陰霾。

「小玉姊，多謝妳的開導，我會知道怎麼做的。」

「難為妳了，霞妹子，其實如果妳返回蘭州，去照顧兩個孩子……」

「不，小玉姊，讓我替鐵氏贖罪，為民族盡點心力吧。」

「好吧，妳這麼說我就不再勉强妳了，不過還有一點我要說個明白。」

「妳說吧，小玉姊。」

「陳門主與義和雙鐵衛並沒有留在濟南，他們已經去了天津。」

「哦，他們為什麼不留下來？」

「他在走另一條路，希望加快清廷的滅亡。」

「那咱們的力量不是很單薄麼？」

「是的，會主之意，摧毀濟南清廷殺手集團的責任，要賢夫婦一肩承担。」

北宮琦道：「玉兒放心，只要是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小鎖子說道：「玉姊姊，妳該不會走吧？」

小玉向北宮琦瞥了一眼，道：「有他在我能走麼？其實咱們有三點勝過敵人，不一定就會落敗。」

小鎖子道：「那三點？」

小玉道：「一點孤忠，滿腔義憤，在精神上已經勝過敵人，此其一，其次咱們習得獨步江湖的易容之術，可以化身千萬，敵人奈何不了咱們，第三，與敵搏殺之時，咱們可以先立於不敗之地——」

小鎖子道：「咳，玉姊姊，頭兩點小妹沒有話說，至於第三點麼……」

小玉道：「這很簡單，如果咱們習會一種神奇的身法，縱使千軍萬馬，咱們也可自由出入，那不是立於不敗之地麼？」

小鎖子道：「妳會那種身法？」

小玉道：「當然會，你們現在仔細聽着。」

北宮琦夫婦都具有極高的智慧，經小玉一番詳細的解說，他們都能心領神會，習會了獨步武林的「烟雲聚散」身法，不過要將身法習得熟練，尚需待以時日。

鐵秋霞見時間已晚，遂伸了一個懶腰道：「太晚了，明天再繼續練吧，鎖子，咱們去睡。」

他們這幢房屋，就只有兩個臥室，鐵秋霞與小鎖子佔了一間，小玉只得與北宮琦同房了。

他們原是一對老相好，此時久別重逢難免有番抵死纏綿，最後小玉長長一吁道：「公子，一別三年多，眞叫人牽腸掛肚，如果這回再見不到你，一待此間事了，縱然走遍天涯海角，我非找到你不可。」

北宮琦道：「我何嘗不想妳，玉兒，跟着我，今後咱們不再分開了。」

小玉撇撇嘴道：「饞貓，你有了一妻一妾，全都美勝天仙，還要我跟着你作什麼？」

語音一頓，幽幽一嘆接道：「滿虜將武林力量集中在濟南，準備徹底消滅咱們民間志士，如若讓他們此計得逞，咱們漢人將永遠淪為奴隸，再也找不到出頭之日了。」

北宮琦道：「是的，咱們要以全力跟他們週旋，除死方休。」

小玉道：「所以咱們必須暫時拋開兒女私情，要在這一回合中，爭取絕對的勝利。」

北宮琦道：「妳說的對，只不過咱們今後如何進行，妳是否已有打算？」

小玉道：「大原則只有一字，殺！」

北宮琦道：「殺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咱們不惜犧牲，那漠外雙煞咱們就殺他不了。」

小玉道：「不要妄自菲薄，你不是已習會了貴派的風雷哮天麼？」

北宮琦道：「不錯，但雙拳難敵四手，咱們的力量太單薄了。」

小玉一嘆道：「天國統兵百萬，戰將如雲，但以人謀不藏，仍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所以兵不在多，只看能不能善加運用而已。」

北宮琦道：「好，咱們盡其在我，不過今後如何進行，總要有一點計劃。」

小玉道：「那也只是原則性的，不作主力接觸，予以各個擊破，最後才集中全力，對敵人的指揮中心作徹底的摧毀。」

北宮琦道：「光講原則有什麼用，咱們難道像沒頭的蒼蠅到處亂闖！」

小玉道：「自然不會，我想海棠春十分可疑，咱們就先從那兒着手。」

北宮琦道：「如何着手？」

小玉道：「我回去。」

北宮琦一呆道：「妳回去？那怎麼行，武碧珠還在海棠春，妳回去能有什麼作為？」

小玉道：「我原先以為武碧珠涸跡海棠春是為了我，現在既然知道她是為了燕子青，那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再說我離開海棠春沒有遭到半點留難，現在回去也不會有問題的。」

北宮琦道：「不，妳去了海棠春，至少在行動上就受到了限制，我不希望妳自縛手脚。」

小玉沉思半响道：「有了，你去找美玉。」

北宮琦道：「美玉是誰？」

小玉道：「她是咱們的人，也來自天

國的女館，我這次來到濟南，還沒有跟她取得連絡，你去找她再好不過。」

北宮琦說道：「又要去冒充一下闊少爺。」

小玉道：「不錯，她有一個恩客，是關外的車三公子，你扮作車三公子去找她，必然萬無一失。」

北宮琦道：「妳見過車三公子？」

小玉道：「見過，此人年近四十，身材跟你差不多，在關外經營馬場及皮貨，論財論勢，都是一方雄豪。」

北宮琦道：「看來我只好勉為其難了，不過我倒是有點奇怪，妳既然認為海棠春可疑，妳在那兒待過，難道就沒有任何一點發現？」

小玉道：「沒有，我待的時間太短，前後不到十日。」

北宮琦道：「車三公子既是一方雄豪，他去海棠春不會是一個人去的吧？」

小玉道：「他只帶了一個小厮，這些你不必担憂，我會替你安排的，我有點睏了，有話明天再說。」

× × ×

在華燈初上的薄暮時分，一名身着錦袍，年約四旬的公子，帶着一名小厮，昂然走進海棠春的大門。

「車三公子駕到……」

一方雄豪威勢果然不凡，他們主僕剛剛踏進大門，傳呼之聲就已响成一片。

老鴇子首先顛着屁股迎了出來，接着海棠春的紅姑娘美玉也趕到客室候駕。

車三公子被迎到美玉的香閨，小厮也安在她的耳房。

奉上茶水點心之後，美玉姑娘立即遣走丫環，嬌軀往車三公子的懷裏一偎，嘶着嘴嬌聲細細的道：「說是三個月就會回來的，現在幾個月了？」

車三公子摟着她的柳腰，微微一笑道：「對不起，我實在太忙了，不信妳瞧瞧這個。」

一張紙片遞給美玉，她如遭電殛一般，霍的退開三尺。

「你不是……」

「我不是，其實只要姑娘願意帮助，是不是有什麼要緊。」

「你要我帮你甚麼？」

「查一查海棠春，是不是滿人殺手的巢穴。」

「這……」

「怎麼，姑娘不願？」

「我沒有說我不願，不過我要知道你是誰？」

「這很重要？」

「不錯，我總不能帮助一個連眞面目都不讓我知道的人吧。」

「好……好吧。」

車三公子很勉强的答允了美玉的要求，伸手往臉上一摸，摘下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

美玉雙目大張，由衷的稱讚道：「好一個英俊的人兒，車三能有你一半就好了，請教……」

假車三公子道：「北宮琦，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美玉眉挑目語的嫣然一笑道：「好說，北宮公子的大名賤妾久仰了，請坐。」

北宮琦戴回面具，道：「多謝姑娘，小玉叫我向姑娘問候。」

美玉撇撇嘴，接着又輕盈的一笑道：「她還記得我這個苦命的姊姊，總算還有點良心。」

語音一頓，她忽然伸出纖纖玉手握着北宮琦的手腕，身軀又緩緩偎進他的懷裏，然後吹氣如蘭，附着他的耳根道：「少俠，你好大的胆量！」

北宮琦淡淡道：「姑娘似乎話中有話，妳不妨直說。」

美玉道：「海棠春不啻龍潭虎穴，你們就只主僕二人，也敢前來輕捋虎鬚！」

北宮琦道：「這就怪了，海棠春是風月場所，只要有銀子誰都能來，何況……」

他原是想說何況他是以老客人車三公子的身份前來，有什麼好怕的？但只說出何况二字，就被一張香馥馥的櫻唇堵了起來。

這位海棠春的紅牌姑娘好像太過放浪了一點，無論怎樣他們總是初見啊。

只是他此來是有求於人，不管美玉如何需索，他決不能讓她難堪。

於是他也雙臂環抱，將一具軟玉溫香摟了起來，良久，美玉才移開櫻唇，先拋給他一記白眼，然後輕輕一哼道：「你佔我的便宜，我要告訴小玉妹子，看她可會饒你！」

北宮琦的確有點不好意思，因為她是小玉的姊妹，但他準備縮回雙臂之際，美玉又在他的耳根悄聲道：「適才有人監視咱們，所以咱們不能不假戲眞作，你放心，我不僅不會告訴小玉妹子，還要你宿在這兒，你願意麼？」

北宮琦道：「能跟你這樣的可人兒眞箇消魂，是我前世修來的福份，豈有不願之理，不過妳說適才有人監視咱們，我為什麼一點都沒有發覺？」

美玉道：「你瞧到那邊幾塊雕花牆壁了麼？其中有兩塊鳳眼是可以移動的，鳳眼正對着梳妝台上的鏡子，在瞧不到的地方可以由鏡子反射，所以咱們任何一種動作他們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櫻唇一撇，哼了一聲又道：「他們太小看我了，不怕他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只要他一移開那兩塊木板，我立刻就會發覺。」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這我就弄不懂了，你如何能够發覺的？」

美玉嬌媚的一笑道：「我在那兩塊鳳眼上塗上螢光粉，由於它對着鏡子，通常會較別處為亮，只要那兒忽然一暗，就是有人來偷窺了，那偷窺之人却永遠瞧不到螢光粉這項秘密。」

北宮琦豎起大姆指道：「果然高明，哦，美玉，我適才摘下了面具……」

美玉搖搖頭道：「別担心，我不會跟我自己過不去的，你說，今晚要不要留在這兒？」

北宮琦道：「這個……」

美玉面色一整道：「公子，你是瞧不起美玉了，賤妾青樓賣笑，是出於形勢所迫。再說，海棠春藏龍臥虎，其中隱藏着不少神秘，莫非公子不想暗中一探？」

北宮琦道：「姑娘不要誤會，我是担心拙荊會露出馬脚。」

美玉一怔道：「公子所帶的小斷原來是尊夫人所扮，咱們將她當作下人，眞有點不好意思，不過由公子的高明易容之術猜想，尊夫人應該不會出什麼差錯的。」

北宮琦道：「我不是担心這個……」

美玉道：「我明白了，我有兩間耳房，讓一間由尊夫人獨住總該可以了吧？」

北宮琦道：「多謝姑娘。」

美玉道：「你躺到床上歇歇，我去關照一下。」

瞅着美玉消失在房門口的背影，北宮琦不禁啞然一笑。

天下荒唐的男子很多。

但北宮琦決不荒唐。

再荒唐的男子也不會帶着妻子宿娼。

北宮琦却將鐵秋霞帶來海棠春，豈不比荒唐的男子還要荒唐！

不管怎樣，這件荒唐的事他得咬着牙根做下去，他相信鐵秋霞會諒解他的。

他在床上歇了一會，美玉已然歸來，這位姑娘熱情如火，隨手將房門一閂，縱身就投進北宮琦的懷裏。

在一度繾綣之後，美玉滿足的一吁道：「公子，我知道的不多，因爲我必須顧慮我自己的安全，否則再要打進一個人來就難了。」

北宮琦道：「我明白，妳知道多少說多少就是。」

美玉道：「海棠春的老闆李八哥我只見過三次，在第三次見面之時，竟然發生了一件怪事。」

北宮琦道：「什麼怪事？」

美玉道：「咱們當時在客室中談話，在座的除了李八哥和我，還有另外四位姊妹，李八哥是勉勵咱們，他說着說着，忽然向外面吐了一口痰……」

北宮琦問道：「這一口痰吐出怪事來了？」

美玉道：「不錯，那口痰吐在一條狗身上，那條狗竟然慘叫一聲立即斃命！」

北宮琦道：「那李八哥必然是一位武林高手了，以後呢？」

美玉道：「他推說是一條病狗偶然暴斃，但是却對咱們五人暗中監視達一年之久。」

北宮琦道：「他自然沒有找出妳們可疑之處了。」

美玉道：「是的，但我却摸出了他的底細，你知道他是誰？」

北宮琦道：「不知道。」

美玉道：「當今黑道第一兇人，橫行長江大河的第一巨寇。」

北宮琦道：「李八刀？估不到他也被清庭所收買，當起妓院的老板來了，妳還知道什麼？」

美玉道：「我還知道秀秀……」

北宮琦道：「這個我也知道，秀秀就是武碧珠。」

美玉道：「你却不知武碧珠房裏暗藏玄機，有時會發生令人意想不到之事。」

北宮琦道：「哦……」

美玉道：「秀秀跟我交情不錯，有時候咱們會串門子聊聊，有一次我在她房裏發現一個少女，另一次發現一個少年，他們身着勁裝，面色冷肅，我懷疑就是滿人新近訓練出來的殺手。」

北宮琦道：「有此可能，如果當眞是這樣，其中就有兩個疑點，第一，像他們這樣的人，不可能堂而皇之走進海棠春來的，他們是怎樣出現在武碧珠的房裏，這中間只怕當眞應了妳的猜忖，其次是武碧珠在殺手集團中的地位，我想她的地位可能不低。」

美玉道：「要證實這兩點十分容易，只要到她那兒去住一晚就行。」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妳願意？」

美玉道：「公子，不要將我說得那麼難堪，何況咱們談的是公事。」

北宮琦道：「不要介意，我只是隨口說說，其實縱使妳願意也不行，秀秀的規矩多，陌生人是不接待的。」

美玉道：「不必担心，有我替你安排，包管萬無一失，不過咱們只能暗盤交易，你如果願意，我馬上就去進行。」

北宮琦道：「好，妳去安排吧。」

美玉果然不負所望，將北宮琦鐵秋霞帶到武碧珠的房裏來了。

「秀妹子，人交給妳了，晚間別太貪歡，明早才好早點打發他回來。」

「知道了，妳請吧。」

「喲，新人還沒有上床，就要丟媒婆過牆了？好，我走。」

美玉走了，武碧珠向北宮琦打量一眼，忽然面色一沉道：「你是誰？居然敢冒充車三公子！」

北宮琦心頭一震，知道適才匆匆着裝，必然有些地方露出破綻，這樣也好，不如雙方挑明了說，他不相信武碧珠能够逃出掌握。

他一面暗暗運功戒備，同時伸手摘下人皮面具道：「碧珠小姐久違了，在下北宮琦有禮啦。」

武碧珠一呆道：「是你，這位必是小鎖子了？」

鐵秋霞也說道：「鐵秋霞見過武大小姐。」

武碧珠又是一呆，然後哼了一聲道：「妳沒有死？原來你們是串通好的，不過方世寶可不是好惹的，你們要他戴綠頭巾，他決不會善罷干休。」

北宮琦淡淡一笑道：「敢情武大小姐甚麼都知道了，只是在下却有一點想不明白。」

武碧珠道：「哦，說說看。」

北宮琦道：「妳爲甚麼如此作賤自己？只要在下帮得上忙，妳說。」

武碧珠眼眶一紅，現出一副泫然欲啼的悽慘神韻，北宮琦分明已擊中她的痛處，誰知她忽然冷哼一聲道：「土地公公遭蛇咬，自身都難保，你還是打點精神管你自己吧。」

北宮琦面色一整道：「妳錯了，碧珠小姐，人生百年難免一死，民族生機却延綿無窮，一個人如是對民族有所帮助雖死何憾？如若他所作所爲，對不起民族，對不起祖先，窩窩囊囊的活着，倒不如死了來得乾脆。」

武碧珠神色一黯，螓首不禁低垂了下來。

正在這時，一片喧嚣之聲忽然傳了過來，及仔細一聽，原來又來了一個車三公子。

武碧珠略作沉吟，忽然身形一轉道：「兩位快跟我來。」

他們轉過一道屛風，武碧珠伸手向牆壁上某處輕輕一按，然後推動一塊牆壁，立即現出一道暗門。

進去之後暗門隨即自動關閉，再拾級而下，進入一條甬道。

其中十分黑暗，幾乎伸手難見五指，如若沒有燈光照明，前進將頗爲不易。

好在武碧珠輕車路熟，他們手挽着手前進，約莫半個時辰，終於到達出口。

武碧珠脚下一停道：「此地是王氏廢園中一座枯井，有階梯可供上下，我不再送兩位了。」

北宮琦道：「多謝，哦，碧珠小姐，我想找個時間咱們聊聊。」

武碧珠道：「好，明早巳時，我在千佛山華法庵前等你。」

語音一落，逕自轉身急馳而去。

北宮琦嘆息一聲道：「武碧珠本性不惡，人也生得有些可愛，唉，想不到一個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竟然也落得這般下場。」

鐵秋霞道：「這都是滿虜作的孽，咱們快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他們爬出枯井，鐵秋霞第一件事就是脫下所着的男鞋，露出一對纖纖蓮翹，她將男鞋抛入樹叢之中，然後吐出一口長氣道：「又寬又大，穿起來蹩扭死了。」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女人就只能做女人，半點也勉强不得。」

鐵秋霞沒有當男人的野心，也不想跟他爭辯，只是淡淡一笑，兩人就並肩一陣急馳。

他們越過幾條街道，忽然由暗影中閃出四條人影，其中一人沉聲叱喝道：「站住。」

北宮琦剛剛脚下一窒，左側又出現四條人影。

鐵秋霞道：「他們來得好快，咱們只怕不易擺脫了，相公，向右走，咱們上山去。」

他們展開身形一口氣奔到千佛山上，及回頭向身後一瞥，兩人同時吃了一驚。

以他們夫婦一身功力，竟然未能將敵人全部甩掉，對方八人之中，有一個追得不逾兩丈。

北宮琦停下脚步道：「除掉這般狗腿子，在萬不得已之時，咱們還可以向林中撤退。」

鐵秋霞道了一個好字，夫婦雙雙就並肩而立。

來人是一名五十出頭的灰衣老者，此人身材高大，前額突出，一張國字臉，生得頗爲威武。

鐵秋霞道：「活報應雷天門？此人一代宗匠，居然也當了鷹犬！」

北宮琦道：「也許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待我勸他幾句。」

及活報應雷天門在八尺之外停下身形，北宮琦雙拳一抱道：「見過雷前輩。」

雷天門一怔道：「你是誰？」

北宮琦道：「晚輩是誰都不重要，咱們同是炎黃子孫必然不錯，因此，晚輩有幾句忠耿之言，不知前輩願不願聽？」

雷天門哼了一聲道：「我知道你要說甚麼，最好你不必浪費唇舌。」

北宮琦道：「難道前輩甘爲鷹犬，忍教炎黃子孫，受盡滿虜的凌辱？」

雷天門叱怒道：「住口，再敢如此無君無父，老夫將教你生死兩難！」

此人名利薰心，不是言語能使其迷途知返的，北宮琦不再浪費唇舌，冷冷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生死一搏了，請。」

此時三男四女巳風馳電掣般追到，雷天門退後兩步，向後來的七名男女道：「將兩名叛逆拿下，如敢違抗就地格殺！」

那七人之中立即走出一男一女，分別撲向北宮琦及鐵秋霞。

這兩人全都用刀，他們分別瞧到北宮琦夫婦赤手空拳，依然摘下兵刃，一刀揮了過來。

撲向北宮琦的是一名四旬上下的黑衣大漢，一刀揮出，勁風震耳，功力竟然不凡。

最使北宮琦駭異的是黑衣大漢的刀法，他不只是出手攻敵快如閃電，所攻部位，也全是人身最爲脆弱的所在。

與此人對敵，不必說挨上一記重的，縱是輕輕碰到一下，不死也得重傷。

北宮琦功力雖高，但却是手無寸鐵，遇到如此狠毒的刀法，他自然要落於下風了。

一晃十餘招，他終於摸清了黑衣大漢的刀路，慌亂的情形也逐漸穩定下來。

現在他雖是還在閃避，但巳能發拳還擊。

風雷哮天配合流星七錘，一經展開，數遍天下武林，能够接下三招兩式的爲數不多。

黑衣大漢的凌厲刀法，無力阻擋北宮琦的攻勢，他剛剛揮出二十刀，就被一拳擊得飛了出來。

這一拳擊中他的耳門，噗的一聲脆响，大好頭顱變成了爛西瓜，在紅白齊飛之際，北宮琦同時將他那柄長刀奪了過來。

雷天門大吃一驚，他猜想北宮琦的功力必然够高，却估不到高到如此境地，因而收起輕敵之心，摘下一對吳鈎劍，一步一步的逼了過來。

另外兩名黑衣少年，年齡都在三十以下，他們也與雷天門的行動配合，兩柄長刀分左右展開合擊。

北宮琦暗忖：「活報應雷天門名震當代，一對吳鈎劍必有它獨到之處，另兩名黑衣少年的刀法如果與適才那人一般毒惡，以一敵三就會落入險境了。」

心念一轉，他想到了一個計策，脚下一點，彈身先向右側的黑衣少年撲去。

活報應雷天門是主要的對手，按一般的情况估計，北宮琦必然會全神留心他主要的敵人，現在他却直撲左側，使得雷天門大爲意外。

自然，雷天門會加快身法，向左側的同伴支援，右側的黑衣少年何嘗不感到意外，他當然也會向左側彈身急進。

這一下他上了北宮琦的大當了。

因爲這只是一個誘敵之策，所謂兵不厭詐。

他向左側撲出不足兩尺，就忽然倒竄而回，身法的巧妙與快捷，當眞令人嘆爲觀止。

右側的黑衣少年正在全力躍進，估不到眼前一花，立感勁風撲面，他心知大事不妙，手中長刀頓時揮了出去。

噹的一聲巨响，長刀一折兩斷，胸口一陣劇痛，他的身體與斷刀已同時飛了出去。

北宮琦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震斷長刀，脚踢敵人的胸口，可以說有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一脚踹敵之後，他的身形並未作半分停歇，只是脚尖一點地面，再度冲霄而起，左手倏的一伸，抓着一截斷刀，然後以居高臨下之勢，凌空向雷天門撲擊。

雷天門一代宗匠，名滿武林，他一生會過無數高人，也參加過無數次的搏殺，但像北宮琦如此機智，這等神勇的高手他却從未見過。

他的心神大大的一震，也全力在作迎戰的準備，只是北宮琦並未向他進攻，身形還在一丈以外，就已向地面瀉落。

他的確沒有攻擊雷天門，因爲他另有打算。

這又是一次聲東擊西戰略的運用，而且運用得十分成功。

他凌空下撲，作勢要攻擊雷天門，而所顯露出來的威勢令人不得不全力防範。

但他却瞅準時機，左手甩出一道晶芒，噗的一聲插進左側那名黑衣少年的咽喉之上。

那是右側黑衣少年的斷刀，被他用來作了暗器，此人的脖子幾乎被斷刀全部割開，他自然活不成了。

現在北宮琦的心情安定了，一舉搏殺了兩名敵人，剩下一個雷天門他自信可以跟他公平一搏，因而扭頭向鐵秋霞投下一瞥。

其實鐵秋霞的一身功力，也是當代武林中的佼佼者，她以一敵四並未讓北宮琦失望。

第一個向她進攻的是一個女巨人，這女人身材魁梧，在男人中也屬少見。

女巨人臂長腿長，所使的一柄長刀也較常人所用的長出兩尺，一刀揮出，千軍辟易，此等威勢不要說武林了，就是兩軍陣前也十分罕見。

鐵秋霞有過不少次數的搏殺經驗，但像女巨人這樣的對手還是第一次遇到。

當女巨人一刀揮來之際，她就得連退三尺，對方揮出三刀，她就得倒退九尺。

光挨打並不好受，她總得想個法子。

當他退近一株大樹之後，她忽然急中生智，摘下一根六尺長短的樹枝，作了第一次的反擊。

她將樹枝當作長棍使用，其中還暗含飛虹九變劍法，雖然那只是一截樹枝，但一招使出就將女巨人迫退兩步。

這是女巨人想不到的，因而也激發了她的兇性，口中一聲暴吼，長刀沒頭沒臉的一陣亂劈。

在樹葉紛飛中，鐵秋霞掌中的樹枝變了型，它的樹葉幾乎已經全部脫落，只剩下尖端三條光禿禿的枝幹。

女巨人笑了，樹枝敵不過長刀，她如何能夠不笑？

可惜她的笑聲剛剛出口，就像突然遇到一股奇寒將她的笑聲擊斷，笑容也被凍結起來。

原因是樹枝雖然敵不過長刀，却能截斷她的咽喉，插進她的胸膛之內。

現在就是這樣，鐵秋霞手中的樹枝，此時正釘在女巨人的胸膛之上。

這是第一場搏殺。

第一場搏殺鐵秋霞已取得輝煌的勝利，不過敵人還有三個，她依然不敢掉以輕心。

其實這一仗她不只是除去了一個强敵，還收到震懾敵人的心理勝利，對面三名女殺手，已全都顯出一股怯懼之意。

鐵秋霞心頭雖是不忍，却不敢留下一條禍根，逕自拾起女巨人的長刀，向三名女殺手衝了過去。

第一刀震飛一名女殺手的兵刃，長刀去勢未竭，劈掉一顆敵人的腦袋，同時玉腿斜飛，一脚踢倒了一名敵人。

這只是舉手投足之間，敵人就只剩下一個，這一個心胆俱裂，那裏還有接戰的勇氣？

她想逃，却沒有鐵秋霞擲出的刀快，身形剛剛躍起，刀尖便已貫胸而入。

西綫無戰事，四名敵人全部翦除，她倒變做一個旁觀者了。

× × ×

活報應雷天門果然不愧是一個名滿武林的前輩高人，一對吳鈎劍已然使得出神入化。

但見銀芒滾滾，勁風四溢，攻勢的厲烈，當得是武林罕見。

乍看起來好像他已佔到上風，控制了整個戰局，其實他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來而已。

在雙方惡鬥之際，北宮琦是守多攻少，但只要他攻出一招，雷天門必然感到一綫刀風由吳鈎雙劍空隙之中楔入，他如若不趕緊收拾暴退，那一綫刀風就可能叫他開腸破肚。

他見過不少凌厲兇狠的刀法，但每一種刀法都無法跟北宮琦相比。

最使雷天門畏懼的是北宮琦的招式並不是甚麼刀法，他只是乘虛蹈隙，隨意揮洒。

但他只要揮出一刀，必然妙到巔毫，使人防不勝防，解無可解，除了逃避，幾乎別無他法。

在此等情形之下，雷天門只得着着搶攻，他害怕一旦被北宮琦取得主動，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當然，就算他着着搶攻，在彼逸此勞的態勢之下，至到最後他必然會落得一個敗字。

不過他也有他的如意算盤，希望拖長一點時間，獲得其他同伴的支援。

可惜他的算盤雖精，却瞞北宮琦不過，在虎狼遍地的濟南，北宮琦怎肯讓他夜長夢多？

狂風暴捲，刀帶雷鳴，這有如急雷撼山的一刀，雷天門如何接得下來！

嗆浪浪一陣金鐵交鳴，雷天門的吳鈎雙劍飛到天上去了，同時「克察」兩聲脆响，他的兩隻膝蓋已被北宮琦踢斷，在一陣慘嚎聲中，他痛苦的倒了下去。

鐵秋霞歡呼着奔了過去，道：「相公，此人留他不得。」

北宮琦說道：「別忙，我還要跟他聊聊。」

他想跟雷天門聊聊，希望多瞭解一點滿人殺手集團的內幕，雷天門却怒哼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你們居然敢大逆不道，犯上謀逆，官家不會放過你們的。」

語音一落，舉掌急揮，啪的一聲脆响，他竟然震碎天靈蓋自裁而死。

北宮琦搖頭一嘆道：「甘爲鷹犬，至死不悟，這種人實在太可悲了。」

鐵秋霞道：「善惡不明，是非不分，這種人實在該死！哦，相公，咱們走吧，此時離天亮已經不遠了。」

北宮琦道：「好，不過咱們最好將這些屍體埋掉，讓鷹犬們忙亂一陣子。」

鐵秋霞道：「相公，你別忘了這是八個人啊。」

北宮琦道：「不要緊，那兒有一道淺溝，將他們拖到那兒，蓋上土，稍加僞裝就行了。」

鐵秋霞道：「好吧。」

他們埋好屍體，再將鬥場打鬥的痕跡予以消除，然後翻出城外，向陳家莊聯袂急馳，當天近黎明之時，終於平安的回到住處。

小玉一見面就瞧出他們神色不對，忍不住詢問道：「公子，出了甚麼事？」

北宮琦道：「說來話長，咱們餓了，先去弄點吃的再慢慢告訴妳們。」

小玉與小鎖子立即同下厨房，很快就弄來了熱騰騰的飯菜，待塡飽肚皮，北宮琦才將一切經過說了出來。

小玉一嘆道：「這當眞是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那車三公子竟會來得這般湊巧，你們雖然平安脫險，美玉及武碧珠不知會不會受到牽連？」

北宮琦道：「這就難說了，但願上蒼保佑她們。」

小鎖子道：「相公不是與武碧珠還有約麼？待會走一趟千佛山不是甚麼都明白了？」

小玉道：「不，濟南城出了如此一件大事，說不定會全城戒嚴，所以咱們必須特別謹愼，千萬莽撞不得。」

鐵秋霞道：「相公快調息一下，待會咱們去城邊瞧瞧再作決定。」

小玉道：「好，鎖妹子，咱們不打擾他們了。」

在天色大明之際，北宮琦與鐵秋霞已先後調息醒來，他們內力深厚，一經調息，一切疲乏便已一掃而空。

北宮琦早已摘下人皮面具，此時扮成一個三旬上下的樸實商人，肩上揹着一個包裹，一逕向岱安門奔去。

他遠遠向城門一瞧，只見兵勇林立，刁斗森嚴，雖然任由行人出入，但檢查得極爲嚴密。略作躊躇，他終於鼓起勇氣向城門走去。

經過一陣盤話及檢查，總算順利的通過了，他估量着時間距離已時已然不遠，遂一逕向千佛山奔去。

華法庵是個地處偏僻，香火不盛的尼庵，庵中只有師徒二人，生活頗爲清苦。

當北宮琦趕到之時，武碧珠正獨坐孤亭，支頤沉思，她身旁來了一個大男人，她還矇然不覺。

雙拳一抱，北宮琦輕輕地道：「武小姐……」

武碧珠啊了一聲，回頭向北宮琦打量一陣道：「你是誰？」

北宮琦道：「在下北宮琦，武小姐莫非聽不出在下的聲音？」

武碧珠一嘆道：「咱們處境險惡，小妹不得不當心一點，請坐。」

北宮琦道：「多謝，哦，昨晚在下離開之後，武小姐與美玉姑娘該沒有受到牽連吧？」

武碧珠道：「我倒沒有甚麼，美玉麼，如非我替她打打圓場，那就難說了。」

北宮琦道：「河山蒙塵，炎黃子孫都變作披髮左衽的奴隸，連纖纖弱女子也難逃悲慘的命運，而一些數典忘祖，認賊作父之人，還在不停屠殺自己的同胞，妳說這是不是一齣可怕的悲劇？」

武碧珠螓首一垂道：「小妹情非得已，尚請少俠鑒諒。」

北宮琦道：「武小姐言重了，只是我不懂，一個官宦千金，爲什麼要淌這趟混水？」

武碧珠道：「這都是師姐何瑤仙害了我，當時我不知輕重，後來追悔莫及。」

北宮琦道：「何瑤仙原來是妳的師姐，那就難怪妳會落得這般下場了。」

武碧珠道：「當年何瑤仙介紹鐵秋寧及燕子青與小妹相識，並勸小妹爲皇上盡點心力，以保家父的前程，小妹認爲向皇上効忠是應該的，所以就答允加了他們的組合了。」

北宮琦道：「那是一個什麼組合？」

武碧珠道：「綏靖武備署，它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其餘均爲一至三級帶刀武士。」

北宮琦道：「主持者是誰？」

武碧珠道：「都統鐵秋寧，副都統燕子青及李八刀，這個組合的性質，類似明代的東廠，是屬於刑部一個特殊組合。」

北宮道：「李八刀是誰？」

武碧珠道：「就是海棠春的主持人，唉，當初我被何師姐的言語所惑，參加了這個組合，後來又失身於燕子青及李八刀，終於人盡可夫，而無法自拔。」

北宮琦一嘆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武小姐未嘗不可以功補過，爲民族盡點心力。」

武碧珠道：「是，少俠，只要我能力所及，少俠只管吩咐。」

北宮琦道：「吩咐不敢，在下只想知道綏靖武備署設在何處，如何才能將他們一舉殲滅？」

武碧珠道：「綏署分爲兩部，男武士在喜鵲齋，女武士在海棠春，分別由燕子青及李八刀統率，自燕子青被殺之後，男武士就歸由活報應雷天門統率了。」

北宮琦道：「這我就不明白了，海棠春是一個妓院，掩護女武士還有可能，喜鵲齋如何能使別人不起懷疑之心？」

武碧珠道：「這兩處住所都設在地下，非經准許，他們不得踏出秘窖一步，叫人如何瞧得出來？」

北宮琦道：「原來如此，這兩處秘窖妳都去過麼？」

（未完）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閃電拳王（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和黃小虎離開查德之住所，查德就到街邊一垃圾桶邊拾回他的槍，就在此時，出現兩個殺手，捉住查德後，向他逼問司馬洛黃小虎的下落，當查德告訴他已放走了司馬洛時，兩個殺手就把查德殺死了……司馬洛從報上看到查德被殺的消息，同時還估計那殺手是善於用掌劈的人，因而連想到賴利。京的被殺也正是用掌劈斷頸部的，從此可以推測殺死賴利的殺手正是他本組織的有力人物，那麼找到卡斯和羅拔圖的話，是可以找出殺死賴利的眞正兇手了。因此，司馬洛和黃小虎躲到卡斯居處的附近以待機行動。

歸去來兮

阿當斯戒備地瞇起了眼睛看着這個來人。因此他完全沒有注意到黃小虎從他身後的小巷口裏面走了出來。

黃小虎到達了他的身後，距離他祇有二呎。這個時候，他就是發覺，也沒有什麼用了。黃小虎的拳頭是那麼快；沒有多少人的手能跟得上黃小虎那麼快的。

閃電拳頭祇是在阿當斯的後腦上一擊，阿當斯就感覺到，眼前的世界充滿了電閃。電閃完了就一片黑暗。沒有知覺了。

他已經暈了過去。

到他再醒過來的時候，他已經和他那個伙計躺在一起了。

不過却不是躺在行人路邊，而是躺在

我武維揚

司馬洛和黃小虎開的那部大貨車的裏面，而司馬洛和黃小虎現在又要進行對他們問話了。

有一副手銬把他們兩個人的脚鎖在一起，手銬的兩個圈子，每個圈子鎖住他們的一隻脚踝。因此，他們兩個人是暫時分不開的，就是想反抗，也並不容易，由於動作已欠靈活了。

而且，他們也敵不過黃小虎那犀利的拳頭的。更何況，司馬洛的手中又有槍。

「好了，」司馬洛對第一個人說，「現在你的朋友阿當斯也已經到了，就勞煩你告訴阿當斯，我們想知道的是什麼，以及為什麼不適宜瞞着我們吧！」

那個人果然把情形告訴了阿當斯，又帮着奉勸道：「他們不過是要知道羅拔圖和卡斯在哪裏，如果你知道，你還是說出來吧，免得我們兩個人都吃苦頭。」

「你在開玩笑！」阿當斯勃然地道，「我不會說出來的！」

原來阿當斯並不是一個太聰明的人，他的口舌相當之笨的。司馬洛禁不住微笑道：「謝謝你，阿當斯，謝謝你告訴我，你是知道的！」

他當然是知道，才會拒絕說出來的。如果他是不知道，那他應該是一開口就先行否認的。現在他拒絕說出來，就等於承認他是知道的了。

「不到你不肯的，」黃小虎說：「我非要你說出來不可！」這樣說着時，他又舉起了手掌，向阿當斯的小腿上剁了下去

，讓阿當斯也來嚐嚐這痛不可當的滋味。

阿當斯也殺豬一般大叫起來了。

「怎麼樣？」司馬洛說，「我們要知道的，不過是羅拔圖和卡斯的所在而已。告訴我們，又有什麼困難呢？」

這個人還是拒絕，這也是人之常情了。不過最後，他却還是屈服在黃小虎的掌擊之下。同樣地，這也是人之常情了。

小腿痛到使他無法忍受。他流着淚叫道：「好吧，好吧，我告訴你好了！他們去了渡假釣魚！」

「渡假釣魚，眞寫意，」司馬洛微笑，「不過，這也的確是一個逃避的最佳辦法。到哪裏釣魚渡假去了？」

「大概是馬氏溪附近吧，」阿當斯說，「他們是最喜歡到那裏的。」

「你不會是騙我們的吧？」司馬洛問，「如果是，那麼，我們找不到他，回來時就不會放你，而你的貓兒也會餓死！」

「我的貓兒——」阿當斯的眼睛一瞄。人家提起他的貓兒，他却就像人家是提起了他的老婆似的。

「是的，」司馬洛說，「你的貓兒，如果你不回去餵，貓兒就可能餓死了。」

「貓命有九，貓兒是餓不死的！」黃小虎聰明地插嘴道：「我們不如去把這些貓兒殺掉好了！」

「不……不要這樣！」阿當斯頭筋暴露地道：「不要這樣，我……我說的是眞話，眞的。不過如果他們這一次偏偏不是到馬氏溪去度假，我也沒有辦法。」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就到馬氏溪那邊去看看好了！」

「但我們呢？」阿當斯說。

「你們？」司馬洛微笑，「你們兩個不要緊，你們兩個，我們會替你們找個地方讓你們睡下來的！」

阿當斯和他那個朋友交換了一個恐懼的眼色。

× × ×

卡斯和羅拔圖果然是正在馬氏溪那裏度假釣魚！

一個環境很優美的地方，樹林葱綠，而空氣清新。那條小溪的水清到就像是水晶一樣。一個很可愛的地方。住在都市裏，習慣了煩囂生活壓迫的人，來到了這裏，眞會流連忘返的！

如果釣魚也大有所獲，那就更好了。祇可惜，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們的收穫並不理想。他們的魚簍裏一條魚都沒有，雖然溪中的水面上，不時會有一條大魚躍了起來。

「媽的！」卡斯萬分不耐煩地，「我們今天的運氣怎麼了？」

羅拔圖微笑：「釣魚是要有耐性的，性急的人，一定釣不到！」

他正坐在一塊大石上，拿着魚竿，雙脚光着放進了溪中，浸在清涼的水裏。他是一點都不急的。他懂得享受這裏的風光，釣不釣到魚，他倒不太緊張。

沉默了一會，羅拔圖又開口了。他說：「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的！」

「什麼事？」卡斯瞪了他一眼。

「就是黃小虎和他那個中國人朋友的事！」羅拔圖說。

「別提他們好不好？」卡斯暴躁地道：「活了這麼多年，最丟臉的就是這一次了！」

「就是因為丟臉，」羅拔圖說，「所以，我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什麼人，對不對！」

「閉嘴！」卡斯叫着，把魚竿猛的一提。可是，却又是一個空的釣鉤子飛了上來。

卡斯又釣不到這一條他認為應該釣到的魚。這一次，卡斯失去耐性了。他吐出了一連串的咒罵，索性把釣竿向地上一扔，就把腰間的手槍拔了出來。

「喂，卡斯，你幹什麼？」羅拔圖吃驚地說，「你不是瘋了吧！」

「我要得到魚！」卡斯咬着牙說，「沒有魚，我就不肯回去！」

「別傻吧，卡斯！」羅拔圖忙勸道。

但是卡斯却已拿着槍涉着水走到了河中心。他站在那裏，凝視着水中。這條河的水是很淺的，他站的地方已經是最深的了，那裏的水，也不過是剛浸沒了他的大腿而已。他可以望進那清澈的水中，而清清楚楚地看到水底！

那水中並不是沒有魚。他可以看到有好幾條一呎多長的大魚，正在水中游來游去。

「媽的！」卡斯說，「這一次，你們逃不了的！」

他用兩隻手執住槍，就向那水中一連串地把槍中的子彈射完了。好在這裏是空曠地方，槍聲並不太刺耳。不過水中的魚也受了很大的驚嚇，河面上有許多地方都有魚跳將起來。

「唔！」卡斯說，「我射中了！」果然，有三條大魚給子彈射中了，流着血，掙扎了一陣，就浮上了水面。卡斯一一把牠們抓了起來，丟到岸上去，一面叫道：「看我的！我說要把魚帶回去，我就有魚帶回去！」

羅拔圖啼笑皆非地看着他道：「我們是在這裏釣魚，不是來這裏打獵的！這一下，你把魚都嚇着了，我們也再難釣到魚了！」

他洩氣地把釣竿放了下來。

「還釣什麼？」卡斯說：「我們已經得到魚了！來，走吧，我們把這些魚帶回去，吃掉！」

「回去就回去！」羅拔圖嘆息着。

他們把魚帶回了他們居住的地方。那裏是一間用木建成的小別墅，是專門作度假用的。

卡斯把魚拿進了厨房，丟進瓷盆裏，又走出來。羅拔圖已經在廳中的沙發上懶洋洋地躺了下來。卡斯走過去打開酒櫃倒酒，羅拔說：「喂，卡斯，我們剛才正在談的問題，還沒有談好。我剛才正在說，我們並沒有把那件事告訴什麼人，你沒有說，我也沒有說。但是很奇怪，照我們聽到的消息，祁恩是知道黃小虎會去找他的，而且，查德也是一樣。奇怪，他們是怎會知道的？」

「我怎麼知道他們會知道？」卡斯說道。

「但我們告訴他們兩個可疑人物，祁恩和查德，而偏偏祁恩和查德事先已經知道了，就像是有人向他們告密似的。」

「那又怎樣？」卡斯問。

「我沒有告密，」羅拔圖說，「你有沒有呢，卡斯？」

「你瘋了，」卡斯說，「我沒有！唉，別提這個了，讓我們去弄那些魚！我去弄！」他拿着剛剛斟好了的那杯酒，向走廊走去，要進入廚房。

他才剛剛進入走廊的口頭，却又馬上匆匆倒退着出來了，連手中那杯酒也潑瀉了。

跟着他出來的就是司馬洛和黃小虎，司馬洛的手中拿着槍，而黃小虎的拳頭則正在一開一合着。

羅拔圖也吃驚地跳起來，但是司馬洛手中的槍却威脅着他，使他不敢妄動。

「唔，」司馬洛說，「這個世界，眞是太小了，這麼快，我們四個人又再度相逢！」

是的，他們四個人又再度相逢了，而和上次一樣，又是司馬洛和黃小虎兩個人佔着上風。

卡斯的臉憤怒地脹紅着。司馬洛說：「這一次，我們要好好地談，談得好好的了。」

卡斯忽然一咬牙，手就向上衣下面一伸，要把槍拔出來。槍才出來一半，司馬洛手中的槍就响了！

卡斯丢了槍，打了兩個轉，仆在地上，右肩的衣服很快就給鮮血染得紅了一大片。他緊咬着牙齒，忍着那痛苦。

司馬洛的槍擺了一擺：「不要再試了，你們不是我們的對手！」

「你們究竟想怎樣？」羅拔圖惶恐地問。

「很可能是要殺死你們！」司馬洛說，「因爲你們上次對我們說謊！」

「我們沒有說謊呀！」羅拔圖說，「祁恩和查德，的確有這兩個人的，而且，你們不是也已經找到他們了嗎？」

「人是有這兩個人的。」司馬洛說，「祇不過，他們却不是我們要找的人！」

「你們也明知道的，」黃小虎恨恨地咬着牙齒，在那裏磨拳擦掌着，「你們也明知道我們要找的是誰，可是你們却不告訴我們！」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羅拔圖說道。

「也許他是眞不知道的，」司馬洛說，「不過卡斯却顯然是知道。聽了他們剛才談的話，我們可以省却許多問題了！」

卡斯在地上是很不舒服了，不舒服的程度超過了肩上的傷所給予他的。不過，他却沒有什麼辦法。現在，領導講話的權已不是操於他的手上了。

司馬洛和黃小虎兩人都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司馬洛對羅拔圖和顏悅色地說：「羅拔圖，我知道你是忠於賴利·京的，賴利·京死了，你一定也想對付殺死他的兇手，是不是？」

羅拔圖尷尬地苦笑，看看黃小虎：「你叫我應該怎麼說呢？」他的意思是很明顯的。他認爲，殺死賴利的兇手就是黃小虎，而黃小虎就在他的跟前，隨時可以把他也殺掉，他是不方便回答這個問題的。

「別看着我，」黃小虎說：「看着他好了！」指着卡斯，「是他，起碼，他是有份行兇的人！」

「你們瘋了！」卡斯說：「我不知道你們是在說什麼！你們是瘋的！」不過他却顯得很心虛，心虛的人，愈大叫大嚷就愈使人對他缺乏信心的。

「你們究竟是在說什麼？」羅拔圖也表示莫明其妙地問道。

「媽的！」司馬洛不耐煩地喝道，「我問了你這個問題，你就應該回答我這個問題！你却還沒有回答我！」

「我——我當然是希望對付這個兇手的！」羅拔圖囁嚅着說。

「那很好，」司馬洛說道：「現在，你有機會這麼做了。讓我告訴你一些內幕吧！」

他把他們知道的，以及他們所懷疑的告訴了羅拔圖。自然，這之中，大部份都祇是他們的推測而已。不過，有一點事實羅拔圖却是明白的，那就是祁恩和查德兩人接到了告密電話。祇有他和卡斯兩個人可能打這一個告密電話的，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並沒有打這個告密電話。他轉了過來，看着卡斯：「是你打電話的嗎？是不是，卡斯？」

「連你也瘋了！」卡斯吼道：「你怎能相信他們？你不信我，却信他們！」

羅拔圖聳聳肩：「對不起，卡斯，不過，却是他們比較能令我相信。」

「好了，」黃小虎說，「你要爲賴利報仇，這是你復仇的機會了。我不是殺死賴利的兇手！」

羅拔圖頹喪地聳聳肩：「是的，這一切都有道理，這一切都和事實配合的。」

「說話小心點，羅拔圖！」卡斯叫道，「你以爲你舐他們的屁股，他們就會放過你？」

羅拔圖鄙夷地看着卡斯：「你這位朋友，眞是交不過！我還以爲我們是好朋友，原來你一直是在騙我的！」

「我不是騙你！」卡斯叫道：「是他們在騙你，他們說的都是謊話，他們都是說謊！」

「我不相信你，」羅拔圖傷感地搖着頭道，「我反而比較相信他們。告訴我，卡斯，賴利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有什麼對不起我們的地方？爲什麼你要帮着害他呢？」

「我拒絕再和你談下去，」卡斯叫道：「你也是瘋了！你也和他們一樣，都是瘋了！」

羅拔圖聳聳肩，再轉向黃小虎和司馬洛，又嘆了一口氣，說：「我想，我現在是已經明白了。」

「你明白了？」司馬洛微笑，「那麼，我們是用不着問卡斯了！」

「這個人是誰？」黃小虎心急問道。

「這個人就是巴哥里。」羅拔圖說。

「巴哥里？」司馬洛說着，和黃小虎交換了一個眼色。巴哥里這個名字，他們也聽過的，他的地位，和賴利·京可以說是不相伯仲的，祇不過，他們兩個人的範圍不同。

「爲什麼你認爲是巴哥里呢？」司馬洛問。

「在我們的住處等你們那些人，都是

巴哥里派來的。」羅拔圖說，「這就是一個證明了。」

「還有呢？」司馬洛問，「還有什麼原因？是不是賴利死了，巴哥里就可以繼承他的地位呢？」

「不是絕對有把握，」羅拔圖說，「不過，呼聲很高。而且，他也不是爲了繼承地位這個理由。他主要還是爲了報私仇。他恨賴利。」

「爲什麼他恨賴利？」司馬洛問。

「因爲賴利攪過他的老婆，」羅拔圖說，「這件事是很少人知道的，除了我和卡斯之外，沒有幾個人知道。還有一點，卡斯以前替巴哥里工作的，後來才調到賴利的身邊來，但，他的忠心，似乎還是留在巴哥里那邊的！」

「你在說謊！」卡斯雖然拒絕再談論這件事，現在却又這樣叫起來了，「你這樣亂說話，對你又有什麼好處？不見得他們就會放過你的！」

「我也不是計較什麼好處，」羅拔圖說，「這不是計較什麼好處的時候了，我祇是在想，這是我唯一能爲賴利做的一點事情。賴利對我們好，我是應該爲他做這件事的！」

「你是個傻瓜！」卡斯吼道：「你是個傻瓜！」

「他也許是個傻瓜，」司馬洛說，「但至少他是個好人！」

「現在情形弄得明白一點了，」黃小虎說：「巴哥里派人殺死了賴利，而且不完全是爲了爭權奪利，主要還是爲了報私仇！」

「是的！」羅拔圖點着頭。

「但是，」司馬洛說，「爲什麼他不早殺賴利呢？他是那麼怕賴利的嗎？」

羅拔圖聳聳肩：「你應該知道的。巴哥里和賴利，大家在組織裏面都有相當地位，互相仇殺，上頭不會容忍的。如果是那些小流氓，倒還沒有所謂，他們就是拚個你死我活，也沒有人去管，但是，像巴哥里和賴利這一級的就不行了。他們一鬥起來，就對整個組織都會有影响的。」

「所以，」司馬洛說，「雖然巴哥里一直都想殺死賴利，他却是一直都不敢妄動的。他一直都在等着機會！」

「我猜正是這樣！」羅拔圖說。

卡斯躺在那裏，恨恨地瞪着羅拔圖，很生氣羅拔圖把內幕都說了出來，但是，也沒有什麼辦法加以制止。

黃小虎則在旁邊急不及待了。他說道：「我們不能去找巴哥里的，我們碰不着他！」

不錯，巴哥里不是一個小人物，他的周圍，是有不少人在保護着的，尤其是現在，他更加會小心，更不會輕於透露自己的行藏。

「而且，」司馬洛說，「就是殺死了他也沒有用，我們首先必須證明這件事是他的陰謀！」

「哈！」卡斯冷笑，「你們可以叫羅拔圖帮你們去找他呀！既然羅拔圖是那麼忠於你們的！」

羅拔圖搖着頭：「別叫我做這樣的事，我還是屬於這個組織的人，我還是應該保持若干程度的忠心的！」

「我們用不着你帮忙去找巴哥里，」司馬洛說，「我們也不需要找巴哥里。我們要找的是這個兇手。這個一隻手掌可以擊斷賴利的頸子的人！這個人是誰？」

不錯，祇要把這個兇手抓起來，事情就可以解決了。即使這個兇手不肯承認是巴哥里主使他，但是，巴哥里的上頭會知道的。巴哥里的上頭會知道，這個兇手是巴哥里的手下，他們就會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他們也自然就會處置巴哥里了。

他們不是警方，不是法庭。他們是用不着證據的。他們祇要知道，就可以判決及執行刑法。

羅拔圖搖搖頭：「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別當是帮我們的忙，」司馬洛游說道，「你當是帮忙賴利好了。你是爲了賴利而告訴我們！」

「我並不知道這個人是誰？」羅拔圖再次否認，但是他看着卡斯。

「對了，」司馬洛說：「卡斯是應該知道的，我看，卡斯現在應該知道大勢已去了，他會識相的，他會說出來！」

「你在做夢！」卡斯叫道：「你們用不着問我，我也決不會告訴你們的！你們別做夢了！」

「我不相信你會硬得下去，」司馬洛說，「看你的樣子，你也不會受得起很大痛苦的！」

「你們可以殺了我！」卡斯說，「我不會說的，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們！我什麼都不知道！」

司馬洛向黃小虎一攤手，做了一個邀請的手勢：「你來吧，畢兄，你來試試，他究竟是不是眞的那麼受得起痛苦的！」

黃小虎微笑，捲起了兩隻手的衣袖。顯然，他也認爲這是一件樂事，他是很樂於進行這件事的。他向卡斯走過去，一面露出着一個兇狠的微笑。

「好呀，卡斯。」他說，「就讓我來試試你好了。你的朋友受不起，我看你又比你的朋友們强多少！」

他走近了卡斯。卡斯雖然帶傷在身，還是兇狠地一抬腿，向黃一虎撑過去。但，這是閃電拳王，打架是他的專長，除非有閃電般的速度，否則就不容易難倒他。而卡斯這一腿，並沒有閃電的速度。黃小虎則以閃電般的手勢一撈，就把卡斯的脚執住了。他把卡斯這隻脚盡量抬高，並且推向右邊，自己的脚却一伸，搭住了卡斯的另一條腿，向左邊撑去。

卡斯的兩腿就大大地張開來，張到成爲一字。這是卡斯從來沒有做過的姿勢，亦非他本身能力做得到的。這樣一分，就令到他的胯間生出了分裂般的痛苦。卡斯尖叫了起來。

黃小虎還是繼續分他的腿，而卡斯受着肩上的傷的限制，又不能改變姿勢去遷就，所以是更加痛苦了。痛到連叫聲也停止了，祇是在流淚。

黃小虎津津有味地分着卡斯的腿。由於卡斯是有份逼害他的人，現在他黃小虎來一次反逼害做起來是更有味道了。

後來，他放了卡斯的腿，把他一推。卡斯打了一個滚，仆在地上了。而這一滚，又使他的肩部的傷口的痛苦增加了。

卡斯痛得混身發抖着，淚如泉湧，兩條腿也一時不能夠合上了。

「讓我再來替你按摩一下如何？」黃小虎說着，在卡斯的身邊蹲了下來，又伸出了兩隻併直如刀的手掌。

卡斯恐怖地看着他。

雖然卡斯還不曾嚐過這雙手掌的滋味，但卡斯知道黃小虎是什麼人，他也猜得到黃小虎的手掌能夠幹什麼的。

但是黃小虎的手掌劈下來的時候，那痛苦還是出乎他的預料之外的。黃小虎那隻手掌的力度很適中，剛好沒有把骨頭擊斷，然而又給人以斷骨的感覺。這是比較兩腿被分更爲辛苦了。

卡斯並不比他那位朋友阿當斯强。祇是幾下，他就求饒起來了。他尖叫着說：「不要！不要！」

「求饒沒有用，」司馬洛在旁邊也微笑着幫嘴，「你得招供才行的！」

「我招供！」卡斯叫着，「我招供，那是乃殊！」

黃小虎停了手：「乃珠？一個人？」

「他……他是習慣和一個叫鮑勃的人拍檔的，」卡斯說，「乃殊是一個黑人。他是空手道專家！」

「哦！」羅拔圖恍然，「你說是那個乃殊！」

司馬洛轉向這個他比較相信得多的羅拔圖：「你也認識這個乃殊？」

「我聽過他的名字，」羅拔圖說，「不過不認識他的本人。他開了一間空手道館，專門教授空手道的！」

「唔，」黃小虎吃吃笑，「原來是一位空手道高手，這一次，我是眞眞碰到敵手了！」

「另一個呢？」司馬洛說，「另一個，這個鮑勃，他又是幹什麼的？」

「鮑勃替乃殊的空手道館管帳，收學費之類，」卡斯用不着逼迫也回答了，「他還是個會計人材！」

羅拔圖點頭：「有道理，乃殊那間空手道館，就是在巴哥里的地盤裏。」

「唔，」司馬洛高興地微笑着，「有一間武館，那我們要找這兩個人，是一點不困難了。武館就是他們一定要回去的地方，不是嗎？」

「我們可以到那裏去找他們。」黃小虎也點頭。

「好了，」司馬洛對卡斯說，「人巳經找到了，現在，你再告訴我行兇的眞實經過吧！」卡斯遲疑着，不過，黃小虎的手掌一揮，他便不敢再遲疑下去了。

「巴哥里是早巳經想對付賴利的了，」他說，「就像查德想早就對付賴利一樣。不過查德沒胆子。當巴哥里知道黃小——畢先生開始不滿的時候，他就知道機會快要來了。於是他找了乃殊，當心着。」

「說下去，很動聽」司馬洛道。

「巴哥里猜得沒有錯，」卡斯說，「那天，黃小虎忍不住了，反抗起來。賴利吩咐我和羅拔圖進更衣室去教訓他。那時，乃殊巳經在停車場裏等着了。以後的事情，你也可以猜到的。」

「猜是另外一件事，」司馬洛說，「你說的却是事實。我們要知道的是事實，你把事實告訴我吧！」

「我也沒有看見呀，」卡斯說，「出事的時候，我並不在場。我和羅拔圖還一起在更衣室裏，羅拔圖也知道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把你猜想中的事實告訴我吧！」

「當然，黃小虎打破車窗玻璃走了之後，乃殊就出來，把賴利結果了，黃小虎打破了玻璃，這使人人都認定這是他幹的了。」

「其實是乃殊幹的，」司馬洛說，「你肯定？」

「我肯定，」卡斯說，「事後，巴哥里還警告我千萬不要洩漏這個內幕。」

「唔，這算是很好的證明了，」司馬洛說，「你們以爲把罪名架到了黃小虎的頭上，黃小虎就完了，這件事情也就解決了。可是却料不到，警方並沒有捉到黃小虎，而黃小虎逃脫了。這就使你們很不舒服。如果黃小虎給捉住，判了死刑，那就沒事，但他在逃，你們就不能安心，於是，當你們查到他會在那碼頭出現的時候，你們就派人去把他了結。也許，你們是打算結果了他之後，連屍體也毀滅的。」

卡斯沒有做聲。

「媽的，」羅拔圖罵道：「你明知黃小虎會在那碼頭上的，你却還要拉着我到處跑，跑到那老頭子的家裏去混，還要向另一個方向追！」

「那個人在碼頭上殺黃小虎也不成功，反而給我殺了，」司馬洛說，「這又給你們添丁一重麻煩。那個機關槍手一定是巴哥里的手下，如果給人認出來了，巴哥里就會有嫌疑，於是你們迫得把這屍體也消滅了。」

卡斯又沒做聲，這是等於默認了。司馬洛又問：「這個機關槍手到底是誰？」

「馬里奥。」卡斯說。

「唔，馬里奥，」司馬洛點點頭，「我相信馬里奥這個人，一定也有不少人認識的。」

「我認識。」羅拔圖說。

「這以後的事情，我們全都知道了。」司馬洛說。

卡斯頹喪地癱軟在那裏。

司馬洛微笑着從袋裏掏出一隻小小的方匣來。他說：「卡斯，你的口供，全部都在這裏了。」

卡斯的眼睛也凸了出來。他瞪目看着司馬洛：「這……這是什麼？」他吶吶着問。

「你以爲這是什麼？」司馬洛問，「這當然就是一隻錄音機了！」

「這——這沒有用的！」卡斯叫道，「錄音在法庭上不能算是證供！」

「這要由法官決定了，」司馬洛微笑，「而且，誰說過要把錄音拿上法庭去？如果交給你的上頭呢？你的上頭不管合不合法的，他們祇是要決定是否可信。如果他們認爲這錄音帶的內容是可信的，他們就會接受了！」

「你——你——不能這樣做！」卡斯大爲慌張了，「我巳經對你說了眞話，你不能這樣對我的！」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要你說眞話，就是爲了要這樣對你。如果我不能這樣對你，那我叫你說眞話，又有什麼用呢？」

「給我！」卡斯一跳起來，要撲向司馬洛，奪取這個錄音機。沒有人制止他，但是他也沒有撲到。他巳經沒有力氣撲得這樣遠了。他翻了一個身，又仆倒下來。

羅拔圖頹喪地看着司馬洛：「你們打算怎樣處置我們呢？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什麼人，不能告訴你，因爲太複雜了，講也講不清楚的。至於處置的問題，我當然會想一個盡量好的辦法安置你們的，不過，暫時你們都還是不能得到自由。」

× × ×

幾個小時之後，巳經入夜了，司馬洛和黃小虎又開着那部貨車，在街上逡巡着。他們又是換上了黑色的衣服了。

兩個專門夜行的人。他們的工作是不適宜在白天做的，祇能够在更深人靜的時候出動。

在黑夜裏，在這個白人的世界中，人家就不容易看出這是兩個黃臉皮的人了。現在，許多人正在留心着兩個黃臉皮的人出現，他們是更加不能在亮光的時候，及人多的時候露臉。

尤其是，乃殊這間空手道館還是開在一個人多的地方。

白天，這裏的街上是相當熱鬧的。晚間，街上則很靜了。店子很多，但都不是做夜市的店子。

祇有乃殊這間空手道館，晚上則仍然很熱鬧。那是因爲還有一班夜班的學生上課。

空手道館的生意很好，這自然是因爲乃殊有眞本領支持他的聲譽，他知道沒有眞本領，也不能成爲一個一流的殺手了。

這裏也和其他的武館一樣，曾經有人來過，諸多滋擾，乃殊都把他們一一打走了。這顯出了他的眞本領，於是騷擾的人不來了，而其名不脛而走，來求學的人則來得更多了。

司馬洛和黃小虎的車子在街上經過，可以聽到館內殺聲震天，倒不是有人在裏面打架，而是練空手道的人，一招一式發出去，總要像瘋子一樣叫喊的。有人解釋說，這是因爲體內的氣量的問題，因爲運足了氣力，如果不發出喊聲，就會中氣內壓了，究竟是不是如此，就祇有內行人才知道了。

「乃殊這盤生意倒不錯。」黃小虎說，「也許我也應該幹這一行的，比較出賣自己的血肉之軀更好了。」

「這也不算是個壞主意呢？」司馬洛微笑。

他們的車子過去了，司馬洛看看腕錶，說：「還有二十分鐘才下課。」

「我們等好了！」黃小虎說，「祇要乃殊在裏面就行！」

「我的情報來源却告訴我，」司馬洛說，「乃殊並不在裏面，他那個跟班，亦不在場。」

「他不在裏面怎能教學生！」

「他手下還有助教的。」司馬洛說，「如果他一天到晚都在，反而沒有那麼好，他一定要作出一個忙狀來，間中出現，指點一兩下，擺出祖師的威嚴，顧客才會更覺得可貴的。這是經營手法。」

「很有道理的經營手法。」黃小虎不屑地微笑着。

「不過，」司馬洛說：「乃殊是一定會回來的，所以我們還是祇要等就行！」

他把車子在街口一個車位裏停了下來，然後和黃小虎鑽到車子的後廂去，那裏是一隻巨大的箱子，連窗口也沒有的，祇是車子有個透氣洞，司馬洛走到了透氣洞的下面，把一隻有伸縮性的圓筒推了下來，這東西看來就像潛艇內部的潛望鏡似的，而作用也是一樣，鏡口就在車頂。

把這圓筒轉動，就可以望見車子的四面八方，而在車外的人眼中看來，則這祇不過是一部沒有人的車子而巳，沒有人會猜到車中是有人在着，更沒有人會猜到，車中有人正在向外張望。

他們就從潛望鏡中看見空手道館下課了。

一大羣青年人從那間武館中走了出來，多數都是惡形惡相，近乎野獸的人，不過其中倒也有些是相當斯文，頗有氣質的，前者學武的目的，是爲了讓自己更有能力去傷害別人，後者學武的目的，却祇是研究性質而巳！

司馬洛和黃小虎在那車子看着，那些人雖然經過車子旁邊，也不知道車中是有人在着的，更不知道車中人正是在看着他們。

他們很快就都散去了，空手道館的前面靜了下來，最後，二個助教也從裏面出來了，熄了燈，也關上了門。

然後他們就走掉了，司馬洛對黃小虎微笑，說：「好了，現在，我們可以進去了。」

「你肯定乃殊是會回來的嗎？」黃小虎問。

「他是住在這裏的。」司馬洛說，「他和他那個跟班，除非他們今晚上另有節目吧，不然的話，他不回來這裏，又有什麼地方好去呢？」

「好吧！」黃小虎點頭。

× × ×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乃殊果然就回來了，這個高大、手臂長如猩猩般的黑人，和那個矮得多的白人跟班在一起。

他們進了門，再把門關上了，乃殊伸手去開了燈！轉過來，就看見他的武館中多了兩個中國人。

兩個人自然就是黃小虎和司馬洛了，而且司馬洛的手上還拿着一把手槍，黑人呆在那裏，白人則馬上伸手到懷中去拔槍。

司馬洛的槍咀吐了三次火，而滅音器令到槍聲一點也不刺耳，那白人槍還沒有抽出來，就倒了下去，他的右肩中了三槍，因此右手是不能拿槍了，而他的傷處的痛，連帶影响到他的左臂也不能自由活動，不能運用左臂去把他的槍取出來，他是一個一級的殺手，司馬洛不能不用重一點的手法去對付。

「好了，」司馬洛喝道：「乃殊，你不要動了。」

黃小虎向他走過去，微笑着：「你身上有沒有槍，乃殊，有的話，就乖乖地交出來！」

乃殊認得司馬洛，但自然他是認得了黃小虎的，他也馬上猜出了黃小虎的來意，他覺得如果聽從對方的命令而任從擺佈，那會更加痛苦的。

於是，當黃小虎接近他的時候，他就猛的一揮手，向黃小虎攔腰劈過去。在他的預算中，大概這一掌不但可以擗斷黃小虎的腰骨，而且還可以使黃小虎整個人仆到司馬洛的身上去的。

然而，黃小虎却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閃電拳王，不像普通人那麼好對付的，因而，乃殊這個如意算盤也不如他預算中的那麼如意了。

他並沒有擊中黃小虎，黃小虎以閃電般的動作跳開了，他的手掌「呼」的一聲擊了一個空，由於黃小虎這樣一跳，便沒有擋住司馬洛的槍的火綫，司馬洛是可以隨時放槍射他的，於是乃殊祇好狠狠地停了下來，看着司馬洛的槍。

「怎麼樣？」司馬洛說，「老畢，你認爲你打得過他嗎？」

「當然可以，」黃小虎說，「我看我有資格作他的祖師爺呢。」

「那你就教訓他一頓好了。」司馬洛說，「不給他一點教訓，他不會服服貼貼地開口的！」

「聽見沒有！」黃小虎對乃殊招招手說，「來，讓我指點你一招半式。」

乃殊那白白的眼球閃動着，即使他有把握取勝，他也沒有興趣和黃小虎比試的，司馬洛的手上拿着一把槍，不論他怎樣本領高超，他都壓不倒司馬洛手上的那把槍的，他小心地說：「你們想怎樣？」

「談！」黃小虎說，「你所幹的事，我們都知道了，是你經手殺死賴利的。」

「我不知道你們在說甚麼？」乃殊還是死口否認。

這也是人之常情，這種事，沒有人會願意輕易承認的。

「看，」司馬洛道：「我早說過，不打不招的，教訓他吧！老畢！」

黃小虎跳上前去，輕輕地在乃殊的肚上擊了兩拳，乃殊痛得彎下了腰來，但並沒有反抗，他還在顧忌着司馬洛手中那把槍。

「不要緊，乃殊，」司馬洛擺擺槍，「演演你的身手吧，公平決鬥，如果你輸了，你就招出來，好不好？君子協定，英雄本色。」

「如果我贏了呢？」乃殊問。

「你贏了，我們再談好了！」司馬洛說：「總之，在你們分勝負之前，我不會干涉的。」

乃殊還是不喜歡這個辦法，他知道他還是輸定了的，不過輸得光榮一點罷了。

他說：「還有別的解決辦法嗎？」

「哦。你肯接受折衷辦法，那是最好不過了，」司馬洛微笑，「折衷辦法就是你同我到警局去，把你所知的一切都說出來，招認你做過的事！」

「你在開玩笑！」乃殊說。對於他這一類人，這當然是一個絕對不可能接受的條件。

「那就沒有折衷辦法了，」黃小虎說，「要看你有沒有挨打的能耐。如果你挨不起，你還是要說出來的！」

乃殊似乎仍然不認爲打是一個好主意，他的身子忽然一閃，就衝到了門口的前面去，可惜那度門是他自己經手關上，而且下了鎖的，而他一時也不能夠打開來。

而且他就是開門，也不會夠快的，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就開了一槍，子彈鑽進了乃殊臉旁那度門的木頭裏面。乃殊窒了一窒，就呆在那裏，不敢動了。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冷冷地道：「如果你打，我就不理，但是你逃走，那就不行了，逃走是儒夫的行爲，我們不能容忍儒夫的行爲。」

「好吧！」乃殊忽然提高聲音，大叫道：「你們逼我，我就把你們都殺掉。」

這時黃小虎已經衝到了他的面前了，拳頭一晃，就擊向他的臉上，他那閃電拳頭又來了。不過，也許他的閃電程度還沒有盡量發揮，也許，乃殊也不如別人的那麼膿胞！他既然是一個空手道高手，他當然也有相當的造詣，他的動作也是相當快的。

他的身子一動，就跳開了，距離黃小虎已經有十呎以上，這個地方很寬大，本來就是爲了練武而設的，所以讓他們在這裏搏鬥，那是最適合不過的。

黃小虎也使出了西洋拳的步法來，小跳着向乃殊接近過去了。然而，乃殊則顯然早已經知道黃小虎是怎樣一個人，也知道黃小虎是擅長西洋拳的，所以，他的兩臂就好像蟹鉗一樣伸了出來，在前面揮動着，他這雙特長的手臂，而他那雙手掌也不是普車的手掌。他這雙手掌有着可以把骨骼擊斷的威力，黃小虎的拳頭雖然快，也得過了他的手掌這一關才行的。

如果他的拳頭還未到達乃殊的身體就被乃殊的手掌擊中，那麼很可能黃小虎的拳頭也給他劈了下來的。

所以，黃小虎也不能不小心從事了，看情形，黃小虎並不能一如他所預言的一般，輕易地把乃殊擊倒的。

他們兩個人迅速地在那裏轉來轉去，黃小虎的拳頭好像車輪似的揮動着，乃殊的兩臂，則像蟹鉗一般在揮動着，兩個都不能擊中對方。

現在，果然是高手過招了，高手過招，一時是沒有那麼容易分出勝負來的。

司馬洛在旁邊打氣：「姓畢的，把他打下來，爲我們自己爭氣！」顯然他知道黃小虎是已經盡了全力，實在黃小虎的想法也是一樣的，他也是想把對方打下來，爲自己爭氣！

黃小虎是動的一個，而乃殊則是靜的一個，或者，乃殊是打算以靜制動吧！黃小虎以靈活的步法繞着乃殊團團轉着，乃殊的手臂則像螳螂，也像蟹鉗般揮動着，把黃小虎拒於一定的距離之外，他的手臂要比黃小虎的手臂長了三分之一，如果黃小虎硬要接近，那麼乃殊先打中他的可能性是高一點了。

黃小虎間中也有發拳擊向乃殊，但不敢傾力而爲，以防露出空檔來，乃殊也是一樣的，他的手臂揮動，也不敢盡揮出去，以免給黃小虎以可乘之機！

自然，黃小虎除了西洋拳之外，也並不是不懂其他的撲擊的，但他以西洋拳成名，他最精通的亦是西洋拳，現在碰到了

一個最大的强敵，他當然也是要拿出他最精通的本領來應付了。

除了司馬洛之外，另外一個觀衆就是乃殊那個負責管數的跟班，不過這個人目前是不能幹什麼的，他也祇有看的份兒，而他在看着的時候，司馬洛已經靜靜地走過去，把他身上的槍取出了出來，這樣，他就是想用剩下來的一隻手把槍取出也不行了。

黃小虎和乃殊又繞了幾圈，這是一場奇異的戰鬥，黃小虎這個黃面孔的東方人用的是正宗的西洋拳術，而滿口英語，數代生活在西方的乃殊，用的却反而是來自東方的空手道。接着，乃殊忽然由靜而動了，他發出了一聲震人心弦的叱喝，而隨着這一聲叱喝，他的整個人也凌空而起，兩隻腳閃電一般踢了出去。

很快如司馬洛這樣一個內行人，也祇是看到他的雙腳一閃而已。在那一閃間，就像他雙腳忽然隱形了。就是那麼快的。

黃小虎也是閃得同樣地快，他的身形一閃，人就巳經不在原處了，乃殊的腳沒有踢中他，祇是踢中了他身邊的牆壁。「拍啦」一聲大响，牆上一塊嵌着的木板碎成了六七塊，跌落下來，而後面的泥石也紛紛墮落。

黃小虎想乘他落地之時竄上也辦不到，乃殊利用這一腳的反彈力讓身子往回彈了開去，也落回地上，在那寬大的演武廳的中央站穩了。

「怎麼樣？」他獰笑，「知道厲害了吧？我要把你殺死！我要取你的命！」

黃小虎並沒有動氣。這是令司馬洛感到放心一點。一個決鬥中的人，如果動火，戰鬥力是必然會大打折扣的。黃小虎却沒有動火。事實上，這也不像在擂台上時一樣。在擂台上，他受人控制，不喜歡做的事，他也要做出來。現在，情形則是由他自己控制的，他喜歡怎樣打，就怎樣打，不必讓人牽着鼻子走，所以，他的心情自然也好得多了。

他也想到了制敵的戰術。

他忽然衝前去，向乃殊逼近。第一次逼得那麼近。乃殊也連忙向他揮出一掌。就在這時，黃小虎使出了令乃殊意外的一招。那就是，他一拳向乃殊這隻手掌擊了過去。拍的一聲响，簡直就像燃放了一隻小爆竹。

黃小虎這一拳是那麼快，充份發揮了他的閃電拳王的速度。乃殊來不及閃開了。而且他也料不到會有此一着。他這隻手掌給黃小虎擊得向旁斜了開去，也就是等於中門大開！

黃小虎的另一隻拳頭，也就乘機以閃電的速度向乃殊的身體擊了過去。乃殊大吃一驚，連忙扭身閃避，巳經太遲了。這樣快的拳頭，而他發覺得遲了一點，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閃過的。

他的拳頭揩着了乃殊的肋骨。勢沉力猛的拳頭，雖然祇是輕輕揩着，却也發出了沉重的「蓬」一聲。

乃殊打了一個轉，又向牆邊直跌過去，撞在牆上，使得整間屋子也震撼了起來，就像發生了輕微地震似的。

他連忙猛霎着眼睛，以把在眼前亂冒着的金星清去。

在這一刻，司馬洛就知道黃小虎是贏了。

戰鬥力這樣强的兩個人在決鬥，誰先給擊中一下，誰的戰鬥力就要大打折扣的。這一下雖然沒有把乃殊徹底解決，但是再打下去，他一定每下愈況，敗下陣來，就祇是遲早問題而已。

這一拳的殺傷力，倒比司馬洛所料想的更加嚴重，乃殊咀角冒出來了鮮血。

乃殊一咬牙忍住了，又跳了起來。

黃小虎得意地微笑着站在那裏等着他，兩隻拳頭風車似的轉動着。

「來呀，」他說：「再來吧，乃殊，看看你怎樣可以取我的命！」

就在這時，乃殊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慌張以及憤怒。換句話說，他動了氣。這也使他的戰鬥力更打折扣了！

不錯，一個人狂怒的時候，是會更狂的。

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單是狠也沒有用的，還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所謂智勇雙全才行。

乃殊巳經失去了理智，狂怒地撲過去，向黃小虎拚命進攻，那雙蟹鉗一般的手臂亂揮着，向黃小虎密集攻擊。

黃小虎沉着應戰，小心地避開每一下太兇狠的招式，一面覷着空檔。他知道他是可以覷到空檔的。

果然，那蟹鉗一般的手臂揮過來，黃小虎一閃，這條手臂揮得太盡了，又露出了一個破綻。黃小虎的拳頭又閃電般揮上去，擊中了乃殊的手臂，把這手臂擊開了，又露出了一個更大的破綻，另一隻拳頭又揮了過去，擊中了乃殊的肋骨。這一次就擊個正着了！

「蓬」的一聲響，乃殊整個飛了起來，打了幾個轉，又撞到牆壁上。這一次，更加震得整間屋子都要塌下來似的。他軟軟地躺在那裏，咀巴裏又湧出來了幾口鮮血。他現在是傷得更重了。相信如果不是他的身體特別强壯的話，他可能會斷掉一兩根肋骨的。

黃小虎站在那裏，耀武揚威地看着他。黃小虎微笑：「唔，乃殊，你果然有點耐能，如果是別人，就巳經暈了過去了，你却挨得起我兩拳！」

這雖然也是讚賞之辭，乃殊却沒有感到光榮，反而更加憤怒了。他勉强掙扎又跳了起身。

黃小虎却忽然一跳跳上前去，他的腳步，却也是和閃電一樣快的。乃殊也料不到他會有那麼快，所以黃小虎的拳頭揮過來，他就來不及閃避了。

「蓬！」他的身子又飛了起來，打着滾，簡直飛到了對面的牆邊。他的頭在那上面重重地一撞，也許，如果不是他的身體夠强壯的話，他的頸骨也會折斷了。

不過經這樣一撞，他額角的皮膚也還是破裂了，鮮血涔涔而下。

黃小虎又跳了過去。司馬洛連忙喝道：「好了，好了！」

他生怕黃小虎再動手的話，就會取去了乃殊的性命。乃殊太重要了，他不能死。司馬洛怕他的拳頭太重。

黃小虎停住了，沒有揮拳，祇是一腳踏在他的胸膛上。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閻應元






民衆救亡運動的領導者。

閻應元，是通州人，曾在江蘇省，江陰縣的典史，明朝崇禎末年，因爲消滅了海盜顧三麻，有了功勞，便被調任英德縣，升了官職，在當時，土匪紛紛興起，到處都是土匪，全國之內，竟然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匪盜的，所以，他就沒有前往就職做官，只好暫時住在江陰城裏，他的官職並不大，地位也並不高，但是他對於國家的貢獻却很大，尤其是在堅守江陰城的戰役上，留下了永久的光榮戰績，到了今天還給人敬佩不已！

在清軍攻打江陰城的時候，便設了許多官吏，來管理人民，命令全城的百姓，不論是老幼，一律都要將頭髮剪成像滿州人一樣，若有反抗，則要嚴加懲罰，然而全城的老百姓，都寧死而不如此，大家都反抗，並且堅決的表示「頭可以斷，髮千萬不可以變成滿州人的樣子。」在當時人民革命的情緒，已經沸騰到了極點，於是有的人自動組織抗清的團體起來反抗，並且攻入了縣城將縣長殺死，要求典史陳明遇將縣庫裏所儲藏的武器與火藥，統統給人民，他們得了這一批武器之後，便在縣城內宣佈「江陰縣的人民，誓死反對，並且要抗戰到底。」

他們爲了穩住陣容起見，把城裏的漢奸全部殺死，推擧邵康公爲主將，領導着百姓們，來抵抗滿清的軍隊，因此每一作戰，民衆都是爭先恐後，努力殺敵，絲毫不會退縮，只是主將邵康公的武藝雖然高明，作戰很賣力，然而畢竟不是領袖的材料，與敵人作戰幾次，每次作戰都戰敗了，這對民心的影響很大，因此民衆對他的能力都表示懷疑與不滿，這個時候，担任江陰縣的典史閻應元還住在城裏，大家一致的表示，請他出來代替邵康公做主將，來担任守城的重任。

這位民衆救亡運動的領袖閻應元，智識與計謀，都遠超過常人，不但有指揮的才能，而且還有最豐富的作戰經驗，他領導人民作戰幾次，而衝鋒殺敵，不畏艱難危險的精神，已使羣衆深深佩服。這一座小小的江陰城，既無險要的地方可以佔守，也沒有外面的援助來接濟，然而在主將和民衆堅決的防守之下，經過清兵多次的圍攻，多次爬城而上，都遭遇到民衆堅決的抵抗，使得敵人絲毫都沒有辦法。

清廷以處於優勢，壓倒的兵力，圍攻陰城而沒有結果，深深覺得可恥，雖然將攻城的軍隊，陸陸續續的增加到了二十四萬之多，然而守城的士兵，抵抗清兵八十一日之久，使得清軍陣亡的有三個王，十八個將領，而士兵的人數達到八萬多，花費了很大的代價，才將這小小的江陰城攻了下來，總算達到消耗戰的最高紀錄。

有一天，當清軍以四萬人的部隊攻打江陰城下的時候，聲勢很浩大，守城的民衆雖然作戰很精明勇敢，但是敵人的大兵到來，敵兵人多，而守城的人少，不免有點害怕，不知道主將閻應元早就有了打算，等到敵人靠近城下的時候，他使用非常新奇的作戰技術，給敵人重大的打擊，敵人不知死了多少，所獲得的敵人的武器與補給品很多，從此以後，敵人便不敢輕易的進攻江陰城了，久而久之，兩方面都有了嚴密的防備，而攻擊和防禦的形態，也一天天的緊張起來，閻應元對付敵人的方法，也越變越新奇了。

江陰城裏的民衆，因爲民族意識非常濃厚，抗戰情緒非常高昂，所以越戰愈勇敢，這樣，雙方相持之下，久而久之，清廷便派遣明朝的降將劉佐良率領清兵，增加軍隊去救援前綫，圍攻江陰城，自以爲可以說服閻應元，使他投降，於是便親自到了江陰城下，勸他投降，然而閻應元却說：「有投降的將軍，但沒有投降的典史。」使得劉佐良羞愧得不得了，低下頭來無話可說。

後來，清兵攻陷了松江，將城裏的秩序恢復了，派定了官吏，嚴密的佈置防範以後，就乘着戰勝的威力，調派了大兵二十萬人，猛烈地攻打了江陰，然而清廷知道江陰城是一座民族精神的堡壘，雖然以大兵攻打，恐怕仍然難以獲得勝利，便命令明朝的俘虜將軍吳志葵到了江陰城下，再勸告守城的民衆開城門投降，閻應元一氣之下，便大駡吳志葵不知羞恥，絲毫沒有節氣，吳志葵聽到了責駡，非常的失望，羞慚的離開了。

過了三天，清廷調派大軍二十萬，統統到達了江陰，將一座江陰城圍繞了幾圈，就像鐵桶一樣，同時以炮兵分三路用大炮轟擊，一連幾天，並且不分白天晚上，最後，祥符寺附近的城牆被大炮轟破了，敵兵就乘隙一起衝進了城裏，不可遏止，現任的典史陳明遇便從城下抵抗清兵，努力殺敵，雙方死傷的人數很多，血流成河，未幾，終於精疲力盡，不能再支持下去，全家紛紛投火而死了。

閻應元當時還在東城指揮作戰，英明勇敢的殺敵，雖然江陰城被攻破了，仍然與敵兵拚命，直到最後一刻，身上中了三箭，滿身都是血，並且力氣也支持不住了，便投河自殺，然而却沒有死，終於被清兵抓了起來，他死也不投降，終於被清兵殺害了，而兇悍的清兵，很多都被閻應元的忠義爲國的精神感動，齊聲說道：「這眞算得上是一個捨身爲國的好男兒啊？」

乃殊沒有動了。他的兩眼翻白着，已經差不多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司馬洛連忙走過去，在乃殊的面前蹲下來。他伸手拍拍乃殊的臉。乃殊的眼珠轉了一轉。他還沒有死，不過是傷得相當重。

黃小虎哈哈笑起來：「現在怎樣了，乃殊，願意招供了嗎？」

乃殊還是倔强地緊咬着牙齒。黃小虎轉過頭去看看司馬洛。現在，他是暫時要聽從司馬洛的吩咐了。司馬洛說他要施壓力，他就施壓力。

司馬洛說：「乃殊，你已經完了，你知道你的對手是誰，你知道他可以把你的每一根骨頭都敲斷，你硬不來的，你還是招供吧！」

乃殊閉上了眼睛。司馬洛微笑。到了現在，他也不相信乃殊是可以再硬下去的了。他對黃小虎揮揮手，黃小虎的脚就在乃殊的肋骨上施壓力。

乃殊尖叫了起來，更多血，這一次好像紅色的油漆似的，從他的咀巴裏湧了出來。因爲黃小虎是踏在他中了拳擊的地方。一個人已經受了傷，而受傷的地方還受到了折磨，那種痛苦，的確不是容易抵受的。當這個人沒有受傷的時候，如果他是受得起痛苦的，他還可以咬着牙捱下去，但是一個受了傷的人就不行了。

「說出來，」黃小虎說，「不要以爲我祇會用拳頭不能用脚，我可以把你整個人踏扁的！」

「不……不要……」乃殊在沉重的壓力之下，幾乎連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黃小虎又把脚放鬆了一點。乃殊舒了一口氣。

「現在，」司馬洛說，「你大概明白你自己的處境了吧？快點說，省却你自己的痛苦！」

但是乃殊雖然在痛苦中，他的倔强，却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他忽然一咬牙，手掌一揮，就向黃小虎那隻脚劈過去。

黃小虎連忙把脚縮開，但是猝不及防，也吃了一點虧，好在乃殊的勁力不强，而黃小虎又閃開了一大半，所以乃殊的手掌祇是在他的脚上揩了一揩而已。

黃小虎打着轉跌開了，差點仆在地上了。他憤怒地咒駡一聲，又向乃殊跳了過來，一脚踢出去，司馬洛制止他，也已經來不及了。「蓬」的一聲響，乃殊又像一隻球般滾開，一直滾到了牆邊。

司馬洛連忙跑過去看看，幸而乃殊還沒有死，雖然傷重了不少，不過幸而還有氣。

「你們到地獄去吧！」乃殊緊咬着牙齒叫道：「你們殺了我，我也不會說，反正我也是要死的！」

「這狗養的！」黃小虎叫道：「讓我再來對付他！」

「不，不用了，」司馬洛擺擺手：「我看我們走錯了路了，也許我們的錯誤就是捨易取難，爲什麼不取易捨難呢？」他指旁邊那另外一個人。

這另外一個人就是鮑勃，那個替乃殊管帳的人。

鮑勃正躺在旁邊的地上，由於肩部中了一槍，所以不能動彈，不過他是清醒着的，他也看到黃小虎和乃殊搏鬥，聽到他們向乃殊問話。

當兩個人的眼光都轉到鮑勃身上來的時候，鮑勃就表示恐懼了。他哀鳴道：「別看着我，這不干我事！」

「唔，」黃小虎得意地叫道：「這證明他一定是個很受不起苦的人了！」

「好吧，鮑勃，」司馬洛也蹲到了鮑勃的身邊來，說道，「既然你不想受苦，那你開口好了。對於乃殊的事，你一定全部知道，你是替乃殊管帳的，而且你們簡直是出雙入對。」

「我……我不知道，」鮑勃嗚咽着，「別問我！」

「乃殊行事的時候，你一定也在場，」司馬洛說，「所以你一定也知道的！」

「我眞的不知道！」鮑勃說。

「別管他們吧，鮑勃，」乃殊在那邊咬牙忍着痛，却仍然充滿輕蔑地說，「你告訴了他們，你也沒有好結果，我們反正是要死的！」

「對了，」鮑勃叫道，「我們反正是要死的，你們逼我也沒有用！」

「不錯，」司馬洛說，「人人都有死的一天的，問題祇是這個人吃不吃得起苦而已。讓我試試你吧！」他說着，拳頭輕輕揮動，擊在鮑勃受傷的肩膊上。

只是這樣輕輕一拳，鮑勃就已經面如土色。骨頭裏面已經嵌進了彈，再在骨頭上加一點壓力，那種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鮑勃當眞受不起。

「說吧，」司馬洛道，「趁你還有力氣說話！」

他說着，又把拳頭高高擧了起來，作出準備擊下去的姿勢。剛才輕輕一拳，已經痛到那個程度了，現在再重重一拳，會痛成怎樣，那眞是難以想像。

「不要！」鮑勃軟弱地哀求着，「不要！你們要我說，我就說好了！」

鮑勃和乃殊之間，難易的分別果然很大。乃殊死也不肯招供，然而鮑勃祇是捱了一拳，第二拳還沒有擊下去，他就已經表示屈服了。

「你肯說，那麼說吧！」司馬洛說，「你自己說，從頭說起。聽不明白的地方，我會問你的。」

「狗！」乃殊咆哮道，「狗！沒有骨氣！」

鮑勃很缺乏骨氣地從頭說起了。

他說的，和卡斯和羅拔圖所說的，大致上沒有什麼分別，只是到了賴利。京被殺的部份，就說得較爲詳細了。因爲賴利被殺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在場。是的，他們兩個人都在場，不單是乃殊而已。動手的人是乃殊，鮑勃則負責把風。

鮑勃是親眼看乃殊殺死賴利的。鮑勃是這件命案的目擊證人。

「豬！豬！」乃殊在那邊咆哮着，「豬！你討好了他們，難道他們就會有什麼好處給你嗎？豬！」

現在他們兩個人就仇視起來了。就像前一次，卡斯和羅拔圖互相仇視起來一樣，不過羅拔圖的招供，是基於正義感的，而鮑勃的招供，則是爲了畏怯。

「現在行了，」司馬洛在鮑勃說完了之後，舒了一口氣，從懷中取出那隻錄音

機來，「現在行了。一切都已經在這裏錄下來了！」

「你這狗！」乃殊吼道，「看你幹了什麼？」很可惜，他已經不能動了，不能過來對付鮑勃。

黃小虎也鬆了一口氣，剛才，他們還正在爲乃殊的强硬而感到頭痛的，想不到，輪到鮑勃的時候，鮑勃却是屈服得那麼容易。

「現在怎麼樣？」黃小虎說，「現在我們把他們送上警局去嗎？」

乃殊在那邊哈哈笑起來：「送我們上警局，那時保證鮑勃會反口。到了警局裏，他就不再怕你們逼他了，而且，我們的組織裏有律師，我們可以給馬上保釋出來的！」

黃小虎憤怒地一跳，又跳到了乃殊的面前，舉起了一隻脚。

「好呀，」乃殊說，「殺我吧！我才不怕你殺我！殺死了我，你的寃情更沒有機會申雪了！」

乃殊說得很有道理，黃小虎祇好把脚縮了回來。司馬洛也覺得，乃殊是說得很有道理的。他招招手，把黃小虎叫到一邊，低聲說：「看來，我們是奈何不了他們的！」

「那怎辦？」黃小虎說，「他是眞正的兇手，我們不能奈何他。難道我們去另外找一個兇手出來嗎？」

「我看，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裏吧。」司馬洛說。

「把他們也帶走？」黃小虎問。

「不，」司馬洛說：「把他們在這裏留下。」

「你瘋了嗎，」黃小虎說道，「把他們留下來！」

「我們已經得到了口供，」司馬洛說，「而把他們帶到警局去的話，他們一定不肯再作同樣的口供的，由於警方不能用我們的辦法！」

「那……那我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功夫了？」黃小虎失望地說。

「這倒不一定的，」司馬洛說，「我們不是打了他一大頓，而且也得到了這卷錄音帶嗎？我們把他們送上警局沒有用，打死他們更沒有用，所以，我們還是先回去，再細細商量吧。」

「就這樣把他們丢下？」黃小虎問。

「也不是，」司馬洛說，「在走之前，我們先打一個電話報警，讓警方把他們帶回去，好好招待。在警方的招待之下，他們是逃不遠的。不過，警方來時，我和你還是不要在場的好。尤其是你。你還是一個被通緝的疑兇，他們到了警局而死口不認的話，警方就非扣留你不可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在外面自由自在，無論如何都勝過給關在警局裏的。」

黃小虎也沒有辦法反對司馬洛這個提議。他也祇有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

司馬洛走過去，拿起空手道館中那隻電話，打了他應打的電話，然後回到黃小虎的身邊，揮揮手，說：「好了，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他和黃小虎兩個人走進了空手道館的後面。他們是從後面進來的，現在，他們也要從後面出去。

他們走了之後，乃殊又惡毒地向鮑勃咒罵了一陣。

鮑勃苦着臉道：「別怪我了，乃殊，如果我不依他們，他們會把我們兩個人都殺掉的！現在依了他們，那又如何呢？我們更好了！」

「但有那錄音帶在他們的手中！」乃殊說。

「我們還是快點通知老板吧，」鮑勃說，「這件事，祇有老板能解決。他令我們牽涉進了這件事情裏面，他也得救我們脫身！」

「打電話吧，」乃殊說，「得打個電話通知他！儘可能快點！」

電話就在很近的地方，然而，要打這個電話，却絕對不是易事。他們兩個人都傷得不輕，連講話都是一件吃力的事，却要爬到二十多呎之外的電話那裏去。

不用說爬二十呎了，就是爬一呎，他們也爬不動。

他們十分努力，努力到滿身冷汗，好像穿着衣服洗過了一個淋浴似的，也還是沒有接近多少。而嗚嗚的警車聲巳自遠而近了。

顯然電話不及打了。

「記着，」乃殊軟弱地說，「兩個不認識的人進來，向我們找麻煩的，他們有槍，而他們的頭部，是用尼龍絲襪幪着的。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鮑勃也祇能點點頭，說：「對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接着，警車就到達了門外，雜沓的皮靴聲踏上行人路，到了門前，有人用力敲門。

「開門！」一把聲音叫道，「有人在裏面嗎？」

「有燈光，」另一把聲音應着，「開了燈，當然有人在裏面了。」

於是敲門聲又响。有燈光，然而却沒有人應門，於是敲門的警察就知道，果然是有點不對了。剛才他們接到匿名電話報告說，這裏發生了打架事件，有人受傷垂危。這個報告看來是有點根據的。

「開門吧。」乃殊對鮑勃叫道。

「我怎能開門呢？」鮑勃苦着臉，「我連爬起身都不能够呀。」

「那麼喊救命吧，」乃殊說，「喊救命，他們就會把門打開了！」

「爲什麼要我喊救命？」鮑勃抗議道：「爲什麼你不喊？」

「媽的！」乃殊沒好氣地說道：「因爲你是喊救命那一型，所以就要由你來喊了！」

鮑勃祇好張開嘴叫了起來：「救命！救命！」

敲門聲一停的時候，外面的人，就可以聽到他喊救命的聲音了。而警方人員的反應，也果然是一如乃殊所料的。他們馬上就動手撞門。

那度雖然是很堅固的門，結果也還是給他們撞開了。好幾個警察衝了進來。

「哈哈，看看是誰受了傷，」其中一個警察有點幸災樂禍地，「這不正是無敵的空手道高手乃殊師傅嗎？你也會給人打下來的？也許是踏着香蕉皮，自己滑倒了吧！」

「別廢話了！」乃殊吼道，「快送我們進醫院吧！我們需要進醫院！」

× × ×

他們兩個人果然給送進了醫院。醫生替他們初步包紮了之後，他們就馬上成爲了一大羣警探問話的對象了。

他們似乎對於乃殊和鮑勃受傷的理由以及他們的襲擊者不感興趣，他們主要問的是有關賴利的命案。

乃殊是不是殺死賴利的兇手，事發的時候，乃殊是在何處。

「你們瘋了！」乃殊吼道：「怎麼不去抓打我們的人，反而把我們當犯人看待了？我沒有犯法！」

那些警探把兩卷錄音帶放給他聽。一卷是卡斯和羅拔圖的口供的錄音，另外一卷，則是乃殊和鮑勃自己的口供的錄音了。

「你們從那裏弄來這個的？」乃殊問道。

「有人交給我們的。」

「誰？」乃殊問。

「不知道，」那警探說，「祇是差人放在我們的信箱裏，然後打個電話來，通知我們去取的。」

「這樣鬼祟地交來的東西，你們也相信？」乃殊咆哮道，「我的話，你却一點也不相信？」

「這錄音帶是很有價值的，」那主持問話的警探說，「上面有你的聲音。」

「錄音帶，錄音帶有什麼價值？」乃殊咆哮道，「找兩個聲音像我們的人，亂錄一通，也可以的。」

「但，乃殊，你是一個空手道高手，你的手掌，的確有能力打死賴利，而且也有能力打死查德的。你對這個又有何解釋呢？」

「我沒有解釋，」乃殊說，「你先去找證據吧，錄音帶是沒有用的，你得先找一些確切的證據！現在我要見我的律師。我的律師呢？」

「你的律師，巳經在外面等着了。」

「那叫他進來吧！」乃殊叫嚷着，「我要他保釋我出去！」

「你不能出去的，」那警探說，「你受了傷，你需要住醫院。爲了你的安全起見。」

「那我要住進私家醫院。」乃殊說，「我要住進我自己的醫院。我又不是犯人，我有權的。難道你以爲我沒有資格住私家醫院嗎？」

× × ×

「通過律師的安排，乃殊和鮑勃都住進了私家醫院，」司馬洛說，「他們自己的醫院。這是昨晚的事情。警方要再去向他們問話，那可不行。先和他們的律師談吧。」

這時是第二天了，在那間新式而設備豪華的藏身之所，司馬洛對黃小虎這樣說着。

「這樣，他們就安全了，」黃小虎說，「我們碰不了他們了。」

司馬洛在廳中踱來踱去，嘆了一口氣：「也沒有人還能碰他們了。今天早上，一枚炸彈在他們的病房裏爆炸，兩個人都變成了血肉模糊。」

「那眞妙了。」黃小虎說。

「無疑地，」司馬洛說，「這是我們寄去的那兩卷錄音帶的功效。」

「他們那些人都是那樣不講道理的，」黃小虎說，「一有點懷疑就亂殺一通，殺了再算！」

「我也正是想這樣說，」司馬洛說，「他們亂殺一通，也可能再殺到你的身上來了。你是永遠不會安全的！」

「我才不怕他們！」黃小虎勉强地說道。

「沒有人能不怕他們，」司馬洛說，「他們都是亡命之徒，死不完的，死了又來死了又來。你却祇能死一次。難保你不會終於失手的！你巳經成爲一個很明顯的目標。他認得你，就會死纏不休！」

黃小虎迷惘地沉默着。

「你可以自己選擇一下的，」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老實說，你留在這裏，也不見得就有什麼好處。這裏雖然號稱黃金國，其實也不是一個怎樣可愛的地方，你爲什麼一定要留下來呢？可以走，可以選擇，爲什麼你不走？」

黃小虎感慨地嘆了一口氣。他的感覺，他自己也很難形容出來。他是在這裏出生的，在這裏長大的，這裏也應該算是他的故鄉，他也應該對這裏有一種故鄉的親切感，然而並沒有；他並沒有那種感覺，他總覺得自己不是屬於這個地方的。許多事物，都使他覺得自己在此地沒有根。

是的，爲什麼一定要留在這裏？

「怎麼樣？」司馬洛又說，「他們可以給你一個新的身份，一張新的護照。還可以資助你的事業基礎。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你找一個你認爲理想的地方，去重新開始吧。反正，你在這裏，又沒有什麼親人。」

黃小虎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是的，司馬洛，」他說，「你是說得對的。在你走了之後，我也想過了，我也想不出，爲什麼我要留在這裏。」

「你想到了一個理想的目的地了嗎？」司馬洛問。

「我想到香港去。」黃小虎說。

「香港？」司馬洛皺眉看着他，「你認爲香港是一個好地方嗎？」

「香港也許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地方，」黃小虎說，「但至少，那裏有很多我的同胞。」

「你到香港去，有什麼好幹的呢？」司馬洛問，「那裏也一樣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如果你不懂得做生意的話——」

「我也巳經想到了我可以做什麼，」黃小虎說，「我可以到那裏去教拳。這是我唯一精於做的事情，而我相信我是幹得來的。如果有機會，我甚至可以打進電影圈裏！」

「唔，」司馬洛點着頭，「這也是一個好計劃。那裏，你這種人才，現在正吃香。」

「那麼，你替我去安排吧，」黃小虎說，「愈快就愈好！」

「你眞的決定了？」司馬洛問。

「總之，」黃小虎說，「我就是不願意留在這裏！」

（全文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龍上人因迷於女色而中了雨的攝魂大法，終於神智不清地把貢品「冰山雪蓮」搶走，送往橋頭，並把雲飛揚誤看作是他心目的情人而硬把雪蓮整個塞進雲飛揚口中，傅香君適時趕到把天龍上人擊昏在地，但雲飛揚已因吞下雪蓮而全身抖顫，傅香君帶他到一股溫泉浸泡，並給以治療，雪蓮漸顯奇功，使雲飛揚武功復原，但傅香君却因爲知道她哥哥傅玉書殺死雲飛揚的父親而傷心暗自離開雲飛揚……雲飛揚又回武當山，找傅玉書說明自己的清白，但傅玉書却暗中要殺死他，並召集武當弟子來圍攻他……

尋求眞相白　直搗逍遙谷

狼子野心

「傅大哥，我只是來拜祭主持，並無其他的企圖。」雲飛揚一頓接問。「師伯跟婉兒眞的死了？」

赤松截口道：「明知故問，他們就是死在你手下。」

「我離開武當之後，就沒有再見過他們……」雲飛揚急忙分辯。

赤松冷笑道：「掌門這樣說難道還會假的？」

傅玉書一聽暗呼不妙，雲飛揚果然轉向他追問：「傅大哥，這件事到底是怎樣的？」

傅玉書心念一轉，道：「是這樣的，前些時江湖上有消息，你與寒潭那個老怪物在建威鏢局的郊野出現，我與燕師伯婉兒趕來，被人引開，燕師伯與婉兒就在那時間被害。」

雲飛揚搖搖頭，道：「這與我可是沒有關係，我若是殺人兇手，又怎會重上武當，自投羅網。」

這句話無疑也很有道理，就是赤松蒼松也不由的點頭。

雲飛揚接道：「殺死他們的兇手與殺主持的一定是同一個人，我一定要將他找出來。」轉向傅玉書。「傅大哥，請你告訴我，師叔與婉兒是在那裏遇害？」

——好，我就趁這個機會，誘你進逍遙谷去！

傅玉書心念已決，道：「你可以到沙河鎭建威鏢局找金刀總鏢頭。」

雲飛揚點頭，轉身便欲走，傅玉書却叫住。「我給你三個月時間，將兇手帶來武當。」

雲飛揚感激的道：「多謝傅大哥！」再舉步。

赤松一揮劍，突喝道：「要走，那有這麼容易！」

雲飛揚沒有理會，身形迅速的射出，其快如箭，消失在黑暗中，衆人看在眼內，又是一陣驚歎。

赤松雖然面上無光，但看見雲飛揚如此本領，亦不禁有些心寒，那裏還敢追下去。

× × ×

半個時辰之後，一隻信鴿從傅玉書的房間飛出，飛向逍遙谷。

雲飛揚雖然武功高强，但逍遙谷中風雨雷電，還有天帝都是高手，知道了消息必定預先巧作安排，等候雲飛揚現身。

雲飛揚這一去自又是凶多吉少。

× × ×

傅香君這時候亦已回到逍遙谷，除了逍遙谷她也實在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也沒有心情浪跡江湖。

對於接應天龍上人，她只說之後又遇上子母金環，將雪蓮取回。

子母金環已經命喪，死無對證，她也不以爲逍遙谷的人能够找到子母金環的屍體。

風雨雷電顯然不大相信傅香君的話，但碍於天帝，又不能够加以迫問，天帝雖然不甚高興，却沒有怪責傅香君，只是咒罵陸璣。

對於這個孫女兒，他實在寶貝得很。

這滿肚子不快轉又發在燕冲天身上，一頓鞭子狂抽，只抽得燕冲天皮開肉綻。

燕冲天却是一聲不發，天帝雖然一心要燕冲天像自己當日在武當山上寒潭那樣哀號呻吟，但燕冲天咬牙苦撐，始終不肯作聲，他也無可奈何。

傅香君看在眼內，雖然不忍，亦無計可施，只有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暗中帶給燕冲天一些食物。

整個逍遙谷又陷入半靜止的狀態中，一直到傅玉書的信到來，才又起騷動。

在密議之後，谷中弟子紛紛忙起來，只有傅香君例外。

風雨雷電堅持不讓傅香君插與此事，天帝亦不想傅香君有危險，也不認爲有需要傅香君加入，並不反對。

對於雪蓮一事，他對於傅香君其實也有些懷疑，所以對付雲飛揚這件事，在傅香君面前，甚至隻字不提，就像完全沒事一樣。

傅香君却是一個聰明人，天帝與風雷雨電雖然不着形跡，逍遙谷那些弟子的出入匆匆，落在她眼底，已引起她的懷疑。

她不動聲息，只是暗中盯穩了風雨雷電天帝，到看見五人連袂出動，不由就怦然心動。

逍遙谷是一個極隱秘的地方，除了燕冲天，並沒有其他人找到來，而燕冲天亦只是被傅玉書誘到來這裏。

看情形，天帝他們分明又是去對付什麼人，而並未打點任何行裝，可見得他們要對付的人離開逍遙谷，絕不會太遠。

有什麼人值得他們大舉出動？傅香君立時就想到雲飛揚。

——莫不是雲飛揚看到了自己留下的那封信，往找傅玉書，反而被傅玉書誘到這裏來？

傅香君無疑聰明，她的推測雖然不完全正確，亦已很接近。只是自己應該怎樣做她却是完全不知道。

× × ×

雲飛揚還未到建威鏢局就已遇上了傅玉書要他見的人，那當然就是逍遙谷的司馬峯。他押着一隊鏢車迎着雲飛揚走來，建威鏢局的鏢旗老遠就展開，只怕雲飛揚看不見。

雲飛揚一些也看不出破綻，反而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不錯。

司馬峯裝作很忙的樣子，但一聽雲飛揚就是武當派叫來調查燕冲天倫婉兒死因的人，立即連鏢車也拋下不管，親自帶雲飛揚到燕冲天倫婉兒停棺的地方。

那是一幢空置的莊院。

× × ×

「這兩副棺木本該就運返武當安葬，只因爲鏢局裏面的人怕事，掌門人當時又有傷在身，加上逍遙谷的人到處搜索，惟有暫時留在這裏。」

司馬峯的話雲飛揚當然深信不疑，所以對於那兩副棺木並沒有任何防備。

他手按棺木，想到當年侍候燕冲天的情形，就恍如隔世一樣。

無論如何，燕冲天對他也還算不錯，至於倫婉兒，他更就刻骨銘心。

那溫柔的笑容，說話，一一又湧現心頭，雲飛揚不禁長歎，也就在那刹那，棺蓋陡開，一股毒烟疾噴了出來！

雲飛揚一聲驚呼，倒翻了出去，正好閃開從棺中劈出的一柄斬馬刀！

他閃避得雖快，仍吸下不少毒烟，立時一陣頭昏目眩，第二副棺材旋即打開，雨凌空拔起，雙手一揚，無數毒針射出。

雲飛揚貼地急滾了出去，方才彈起來，院子外花木叢一分，六尺一支電劍閃電一樣刺到，風隨從滴水飛簷掠下，雙袖齊

拂，截住了雲飛揚的去路！

雲飛揚滾在風雙袖之中，閃電一劍，急掠向東西！

數十個黑衣幪面人立即出現那邊牆頭上，箭弩飛蝗一樣迎向雲飛揚射去！

雲飛揚急退，那刹那，風雨電巳將他包圍起來，狂笑聲起處，天帝出現於大堂石階之上。

雲飛揚暗運眞氣，忙將吹入的毒氣壓住，天帝即時說道：「武當的北斗七星陣奈何你不得，試試逍遙谷的風雷雨電陣如何？」

「是你！」雲飛揚看清楚天帝。

「念在寒潭中你侍候了我那麼多年，雲飛揚，今日我就留你一個全屍！」

「你到底將燕師伯與婉兒怎樣了？」

「燕老匹夫囚我住寒潭二十多年，若是這麼快殺掉他，怎洩得我心頭大恨。」

雲飛揚一呆。「燕師伯還沒有死。那婉兒……」

「你還是先顧自己，現在你中了毒烟，又陷入風雷雨電包圍之中，不若就自我了斷，也省得皮肉痛苦。」

雲飛揚一聲不發，暗運眞氣，企圖將毒烟迫出，天帝看在眼內，手一揮，風雨雷電的攻勢立即展開，刀猛劍狠針毒袖飄忽，雲飛揚劍立即出鞘，兩儀劍展開，盤旋於風雷雨電之中。

那股毒氣隨入內侵，雲飛揚越戰那種昏眩的感覺也就越重，他知道這樣下去，他必死在陣中，看準了機會，乘風雙袖拂到，硬挨風一袖，就勢順着風的那一袖飛出了陣外。

他的輕功最好，沾在袖上有如飛絮，這一下出其不意，非獨風，其他三人亦制止不及。

天帝那邊看見，喝叱一聲，身形頓如天馬騰空一樣掠過來，雙掌疾住雲飛揚印下！

雲飛揚右劍指向天帝左右雙掌的掌心，硬硬迫住了天帝的掌勢，矮身一閃，巳到了高牆下！

那些黑衣人亂箭齊發，沒有一支射到雲飛揚身上，齊喝一聲，拔刀飛撲下來！

雲飛揚劍嗡的一震，刺倒了兩人，左肘反撞在一人的胸膛上，接一掌，劈下了另一個的兵刃！

風聲接一響，一個人又欺了過來，這個人的輕功顯然在其他人之上，手中刀一壓雲飛揚的劍，突然道：「接住，吞下！」左手一揚，兩枚藥丸向雲飛揚射去！

雲飛揚一聽這聲音，當場一呆，總算一把將藥丸抄住，毫不猶疑，拍入口中。

那兩顆藥丸迅速化開，一股清涼之氣順咽透下，雲飛揚精神一振，雙臂鳳凰展翅，震開衝前來另兩個黑衣人，接掠到方才那個黑衣人的身旁，奇怪道：「你怎會在這裏的？」

那個黑衣人急喝一聲：「快走！」

語聲未巳，那邊雨巳喝道：「香君，你又在幹什麼？」

那個黑衣人混身一震，急掠向高牆，雲飛揚一見，忙跟了上去！

雨雙袖即時一甩，無數寒芒飛出，雲飛揚回身一劍劃出了一道光輪，將射來毒針盡皆擊下，接翻過圍牆，一把抄住那個黑衣人的臂膀，急往前奔！

那個黑衣人幪面的黑布巳脫下，果然就是傅香君，她雖然這樣打扮，還是給雨認出來！

雨針射落空，風巳搶先掠上了高牆，天却比風又快了一步。

居高臨下，看得眞切，傅香君亦正好回望，四目交投，天帝不由發出了一聲怒吼來！

傅香君心胆俱喪，脚步一軟，雲飛揚攔腰將她抱住，身形也就更快了。

天帝怒獅一樣撲下，接連幾個起落，與雲飛揚的距離竟然並沒有接近。

雲飛揚再一個起落，巳抱着傅香君掠進一個林子內，天帝奔馬一樣趕到去，雲飛揚二人巳不知踪影，怒極出掌！

「叭叭」兩聲，兩株樹木在天帝掌中斷下，天帝猶有餘怒，一張臉漲紅，眼瞳中更彷彿有怒火飛揚。

真相大白

破爛的古廟，頹垣斷壁，泥像亦崩落，也不知供奉的是什麼神祇。

巳經是黃昏，斜陽從殘缺的窗櫺射進來，正射在傅香君的面上。

傅香君的眼瞳更亮，那是淚光，知道雲飛揚並沒有看到那封信，所以才被傅玉書騙來，不由她感慨萬千，她終於提起勇氣，說出了事實眞相。

雲飛揚聽得目定口呆，傅香君說得是那麼肯定，是那麼悽酸。

他絕不懷疑傅香君的說話，但事實的眞相那也實在令他太意外。

「上天讓我生長在萬惡的逍遙谷，爲什麼不給我一副萬惡的心腸？」說到這句話，傅香君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流下。

「傅姑娘，我一定會好好的待你。」雲飛揚這也是心裏話，他扶着傅香君，替她拭去眼淚。

那片刻他的心情亦是有如亂麻一樣。

× × ×

這一夜，天帝睡得並不好，傅香君臨陣倒戈，就像在他的心裏刺了一刀。

雨的說話就像她用的針一樣尖銳，到這個地步，天帝又還有什麼話好說？

逍遙谷的戒備也就更森嚴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在逍遙谷的出入口却出現了五副棺材，分別寫上天帝與風雷雨電的名號。

棺材絕無疑問是雲飛揚送來，傅香君既然反叛，那他知道逍遙谷的所在當然就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看見那五副棺材，天帝就有氣，到他接到司馬峯被吊殺在谷外的消息，更就氣得要吐血。

司馬峯的屍體上還有一張字條，上書「冒充武當弟子者死」幾個字。

逍遙谷內頓時人心惶惶。

這當然又是雲飛揚做的手脚，天帝暴跳如雷，下令窮搜每一個角落。

紛擾了整整一天，一些發現也沒有，天帝轉吩咐風雨雷電小心囚禁燕冲天的地方，他算準了雲飛揚目的是救出燕冲天。

囚禁燕冲天的地方一共有五條通道，他們五人正好分據一方，以竹哨爲號，一

發現雲飛揚，立即就聚集，那就像是一隻手，五指分開無疑力量不足，但合而爲拳，就可以發出一下重擊。

天帝安排妥當，退到他那個秘室，就見無面人韓冲匆匆的迎面走來。

「韓冲，是不是又有什麼發現？」天帝不由追問。

無面人韓冲一聲不發，急奔至天帝面前，天帝才發覺不對路，韓冲巳一掌擊在他胸膛上！

天帝五臟肺腑一陣翻騰，雙掌巳迅速接下了跟着擊來的三掌，喝問：「你到底是誰？」

無面人一揚手，竹笠飛向天帝，露出本來面目。

天帝目光一寒，脫口一聲：「雲飛揚！」雙掌一分，飛來竹笠立即粉碎。

雲飛揚一聲：「正是我！」揉身揮掌又攻前去。

天帝連接幾掌，冷笑。「好卑鄙的手段！」

雲飛揚亦自冷笑。「未及你老人家萬一！」攻勢更凌厲。

天帝被迫退一步，騰出左手取過竹哨，急吹了三下，竹哨聲才响，雲飛揚巳翻身倒退！

天帝緊追不捨，風雨雷電聽得竹哨响，紛紛追了過來。

出了秘道，雲飛揚直撲谷口，幾個逍遙谷弟子上前來攔阻，都被他震傷倒地。

他掠到瀑布之前，並不入瀑布，身形一拔，箭一樣逆着瀑布飛掠上去！

天帝五人緊追不捨，逍遙谷巡夜的弟子亦紛紛追了出來，其他人亦被驚動，一時間燈籠火把到處點燃起來，將山谷周圍照耀得與白晝無異。

雲飛揚只顧前掠，沒有理會，一路也沒有東躲西閃，天帝五人並沒有追脫。

出谷三里，有一座茅屋，雲飛揚直奔入屋內，反手將門掩上。

茅屋內有燈光，雲飛揚推窗一望，一閃又自不見。

天帝風雨雷電迅速追至，分五個方向將茅屋圍住，風接一拂袖，一枚冲天火炮從袖裏射出，在空中爆開！

遠處的燈籠火把，立時轉向這個方向靠攏，不過片刻，那座茅屋巳經在逍遙谷數百弟子重重包圍下。

天帝大呼：「雲飛揚有種出來！」

語聲未巳，一口鮮血終於忍不住吐出，雲飛揚方才那一掌顯然傷得他也不輕。

「有種你們就進來！」茅屋內傳出雲飛揚的聲音，門跟着大開。

天帝暴怒，混身顫抖，風急問：「老爺子你怎樣了？」

「不碍事。」天帝搖頭一揮手，幾條人影疾衝上前去。

那是逍遙谷的死士，身上穿着籐甲，手執鋒刀！

他們六個人奪門而入，幾下異响聲中，一個個隨又飛出來，倒地不起，口吐鮮血！

天帝再揮手，又六個死士衝前，這一次還未接近，便巳紛紛中暗器倒下。

雨黛眉一蹙。「這小子身懷武當絕技，一手七暗器，可不是容易對付。」

天帝目光一掃，只見其他逍遙谷弟子大都是面有難色，情緒這時候亦巳經浮動下來，考慮了一會，才道：「準備弓箭繩鈎！」

那些逍遙谷弟子亦鬆了一口氣，分兩批散開。

茅屋內一些反應也沒有。

片刻之後，那些弟子又靠攏回來，他們顯然都明白天帝的意思，紛紛將繩鈎連結在箭上，一聽到天帝命令，紛紛將箭射出！

百數十條繩鈎就像是蛛網一樣飛過長空，落在茅屋上，將那座茅屋網起來。

天帝再一聲：「拉！」衆弟子立即手抓繩子用力往後猛一拉。

一陣陣呼嘯聲中，那座茅屋被拉得四分五裂，一片片飛起來。

茅屋內一燈獨燃，雲飛揚一身無面人裝束獨坐桌旁，絲毫不爲所動，風雷雨電一湧而上，兵器暗器齊落，但雲飛揚仍然沒是反擊，頭被斬下，露出面目，却是無面人，風雨雷電不由都一呆，雷刺馬刀急落，燈分爲二，那張桌子亦裂開兩爿，露出了下面一個地洞來！

天帝如飛掠進，目光一落，頓足道：「中計了。」

風面色一沉。「那小子一定是從地洞中離開，往救燕冲天，我們快趕回去。」

天帝伸臂一攔。「遲了。」

風急問：「那應該怎樣？」

天帝冷然踱了出去，木立在急風中，一聲不發，事實他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也就在這時候，一個逍遙谷的弟子急急奔來，跪倒在天帝面前，說了幾句話。

風雨雷電遠遠看見，忙走了過去。「老爺子，是什麼消息？」

「我還以爲這一次全盤皆輸的了，那知道還未輸光。」天帝拈鬚微笑。

他雖然沒有說清楚，那絕無疑問就是好消息的了。

× × ×

那的確是好消息，逍遙谷的弟子巳查出雲飛揚傅香君藏身所在，可是天帝他們趕到去，仍然又慢了一步，雲飛揚巳救了燕冲天回來，在馬車放好，正與傅香君驅車離開。

他們也知道那座古廟不宜久留。

天帝風雨雷電一聽到馬嘶聲，忙翻過屋脊追到廟後，雨不顧那許多，凌空一把毒針，「滿天花雨」，迎頭洒下！

雲飛揚一劍在手，劃出了一團劍光，將雨針盡封在劍光之外。

雨櫻唇那刹那突一張，又一支毒針從嘴裏的銅管激射出來，正射在傅香君的肩膀之上！

她雙手不動，雲飛揚只是盯着她的一雙手，當然擋不了那一針了，半身一閃，縮入車廂內，雲飛揚右手鞭同時疾抽了下去。

傅香君馬車迅速遠去，天帝風雨雷電身形着地，面色都很難看，這一次他們亦可謂顏面無存的了。

雷斬馬刀往地上一插，嘟噥道：「這小子就是大命。」

雨冷笑。「香君這丫頭中了我的一支

毒針，七天之內，沒有解藥，一定毒發身亡，我倒要看姓雲的怎樣安置她。」

天帝聽在耳裏，一張臉沉下去。

× × ×

馬車馳出了老遠，雲飛揚仍然鞭下不停。

車廂內突然傳出冲燕天的聲音。「飛揚，快將車停下。」

雲飛揚應聲勒馬，將馬車停下，急問：「師伯，什麼事？」

「你快來看看傅姑娘。」

雲飛揚一驚，急躍下車座，掀開車簾子竄進去，只見傅香君縮在一角，渾身不停的顫抖。

雲飛揚急將一個火摺子剔亮，火光下，傅香君的面色有如白紙，異常難看。

「傅姑娘，你怎了？」雲飛揚急扶住傅香君，隨即看見她肩上的毒針，「雨針！」面色突然一變。

燕冲天亦知道雨針絕毒，慘笑道：「她非獨有恩你我，亦是武當派的大恩人，無論如何我們也得設法將她救活。」

雲飛揚只有點頭，忙將傅香君肩膀附近幾處穴道封住。

傅香君毒性巳開始發作，不能作聲，雲飛揚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立也不是，坐也不是。

非常突然的，他省起了一個人，叫起來。「不怕，還有救！」

燕冲天忙問：「你又有什麼辦法？」

「我們快將她送到海龍老人那兒！」

燕冲天一怔。「這老小子當年與掌門師兄一言不和，離開了峨嵋，就不知下落的了。」

「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雲飛揚不暇多說，急跳出車廂，跳上車座，驅馬飛車急馳前去。

× × ×

雨針雖然絕毒，還難不到海龍老人，饒是如此，仍然花了個多月，海龍老人才能夠將餘毒盡清，這期間，雲飛揚一直侍候在旁，傅香君口裏雖然沒有說，內心的感激巳經在眼神中表露無遺。

對於燕冲天，海龍老人卻竟然也有辦法，他翻查藥經，終於找到了一樣效力與萬年斷續相當的藥物。

那就是十三菖蒲，一般菖蒲，都是九節，十節巳經罕有。

藥物雖然知道了，卻遠座在扶桑的伊賀谷，據記載那是一個毒谷，還盤據着伊賀派的術士，雲飛揚卻還是決定走一趟。

兩個月後一個晴朗的早晨，雲飛揚終於告辭東往扶桑，傅香君送出門外，一聲珍重又一聲。

燕冲天無話可說，只想着日後怎樣補償雲飛揚的損失，對於雲飛揚凄涼的身世，不免大生感慨。

對於青松，燕冲天亦只有歎息。

海龍老人卻送出路口，只因爲他還有話要說。

「你若是再看見管中流，就替我抓他回來，就是你打斷他的雙脚，我也不會怪責你。」海龍老人說得很認眞。「這畜牲數十日之前被黑白雙魔追到來這裏，竟指黑白雙魔要調戲那個叫做伊貝莎的女娃子，害得我與黑白雙魔瞎拚了一場，他卻是趁機離開，還細起三尺，偷走我的好一些藥物。」

雲飛揚聽說不由苦笑。

管中流他也知道爲了黑白雙魔的秘密巳不擇手段，卻是想不到連海龍老人也一樣敢胆作弄。

「最有希望的一個弟子竟然是這樣的一個人，峨嵋派只怕氣數巳盡了。」海龍老人這句話出口，不禁仰天長歎。

他目送雲飛揚遠去，方待回身，三尺就帶着一個峨嵋弟子隨後面奔來。

那個峨嵋弟子帶來了一個消息，本該是好消息，老人一聽卻勃然大怒！

「未經我許可，誰有資格以掌門的身份召集峨嵋派弟子。」

老人破口大罵，立即吩咐三尺執拾行裝，起程趕去。

× × ×

老人趕到百花林，峨嵋派弟子巳經齊集，召集他們的不是別人，就是管中流！

管中流義正嚴詞，巳說服衆峨嵋弟子團結起來，與無敵門對抗，重振峨嵋派聲威，爲一音大師及殉死的所有峨嵋弟子復仇。

衆峨嵋弟子甚至推舉管中流爲掌門，才拜下，海龍老人巳從天而降，大聲喝止：「管中流沒有資格做峨嵋派掌門！」

衆人齊皆一怔，紛紛站起來，管中流一些懼色也沒有，反而迎上前。「師叔來得正是時候，由師叔來主持，是最好不過了。」

老人瞅着管中流。「你這個小子倒是胆大包天。」

管中流正色道：「先師臨終雖然沒有把話留下，但弟子身爲峨嵋派嫡傳大弟子，接任掌門，亦絕不爲過。」

「你私通貴族少女，偷學邪魔外道的武功，根本就不配做峨嵋弟子，我現就以峨嵋派長老的身份將你逐出峨嵋門牆。」

衆人大感詫異，面面相覷，管中流反而笑起來。「當年你老人家觸犯門規，私下峨嵋，其實早就不是峨嵋派的人，還在大言不慚，以峨嵋派長老自居？」

老人更怒，戟指喝罵。「大胆畜牲，口出狂言，以下犯上，該當何罪！」

管中流淡淡的道：「我明白你老人家一直懷恨在心，不想峨嵋派再在江湖上出現。」

老人斷喝道：「你再說我就立即將你殺掉！」

「看來你老人家非獨要殺我，還要殺盡峨嵋派弟子，好使峨嵋派陷於萬刧不復之地，以報當年被逐出峨嵋之仇！」管中流深知老人脾氣，每一句說話都在挑動老人的怒火。

老人怒極反笑。「好，想不到一音師兄教出一個如此能言善道的徒弟。」

管中流說話仍然那麼客氣，卻是連稱呼巳改變。「前輩過獎。」

「今天就讓這個前輩替一音清理門戶！」老人嗆的將劍拔出，虛空「獵獵」一揮。

「得罪——」管中流若無其事的拔劍出鞘，二指一併，壓在劍脊上，一開始，就是落日劍法最後三式的第一式。

老人劍一引，同樣是那一式，迅速開

展，疾攻了過去。

「叮」的一聲，雙劍的劍尖疾撞在一起，兩人的身形劍勢並沒有停下，迅速變換。

立時劍光銀蛇般飛舞，「叮叮」聲響過不絕，雙劍的劍尖不停相撞在一起！

一樣的劍式，一樣的動作，速度看來最初似乎一樣，但三十六劍一過，管中流巳明顯的搶在老人之前，老人的身形逐漸被牽制住，滴溜溜地隨着管中流的劍式輾動。

管中流用的雖然是他教的劍法，陽剛之外，卻多了一股陰氣之勁，將落日劍法發揮至淋漓盡致。

老人的怒火更盛，眼瞳中彷彿有火燄在燃燒，喝叱聲中，拚盡全力，刺出了最後一式！

一道熾烈的劍光剎那照亮了管中流的臉，一閃即逝去，老人拚盡全力的一劍，竟好像投入一個無盡的漩渦中。

管中流的劍並不閃亮，反而變得一絲光澤也沒有，可是到老人的劍光一弱，他的劍反而就亮了起來，灼目的劍光中，迅速刺出了七劍！

老人悶哼一聲，凌空的身子蜷曲下墮，眉心咽喉心胸七處要害出現了七個血洞，一身衣衫迅速被鮮血染紅，爛泥般倒在地上！他的一雙眼仍然睜大，當然是死不瞑目！

管中流撮唇吹飛了劍上的血珠，異常鎮定的將劍納入鞘內，就像什麼也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一衆峨嵋弟子目睹老人被殺，無不面色大變，卻一個也不敢離開！

管中流目光及處，知道衆峨嵋弟子巳經被自己的武功震住，面上卻沒有露出笑容，反而面東跪下，喃喃道：「海龍背叛師門，今天弟子總算能夠替峨嵋清理門戶，師父你也可以安息了。」

一衆峨嵋弟子不由亦跪了下來！

管中流緩緩轉過身子，朗聲道：「峨嵋弟子聽着，由今天開始，必須以正義爲重，剷除無敵門，重振峨嵋派。」

這倒非完全違心之言。

一石二鳥

夜巳深，武當山後山密林中，傅玉書仍然在苦練蛇鶴十三勢。

那天晚上與雲飛揚交手，處處受制，更刺激他苦練蛇鶴十三勢的決心，日以繼夜，非到疲倦至極，不肯罷休。

這蛇鶴十三勢變化多端，蛇騰鶴舞，在練功密室，不容易施展得開，所以他才走來後山這裏。

武當弟子很少到後山，這時候更就不在話下。

傅玉書一直都很放心，就只有今夜例外，才練到第十二勢，他巳經發覺有人接近，那個人的輕功眞還不錯，若不是弄斷地上的枯枝發出了聲響，他亦發覺不到。

傅玉書耐着性子，繼續練下去，第十三勢才練完，那身形陡然倒翻，向來人藏處撲出。

同時衣袂聲響，一個黑影在那邊樹叢中拔起，迅速奔前！

傅玉書緊追不捨。

那個黑影如飛掠前，掠出了半里，竟掠進寒潭那個山洞內。傅玉書心裏奇怪，考慮了一下，終於還是追進去。

山洞內寒氣陰森，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傅玉書小心翼翼，前行數丈，就聽到黑暗中傳出「悉索」衣袂聲。

「什麼人？」他一聲叱喝方出口，黑暗中陡然火光大亮。

五堆火同時亮起來，在那五堆火之後，赫然就坐着天帝與逍遙谷的風雨雷電。

傅玉書此驚非同小可，脫口一聲：「爺——」

天帝淡笑。「玉書，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傅玉書頷首：「是不是逍遙谷出了什麼事？」

天帝點頭。「逍遙谷巳經爲雲飛揚偵破，不能再住，這寒潭爲武當禁地，我們藏身在這裏，相信雲飛揚也一樣意料不到的。」

傅玉書目光一閃。「不錯，那雲飛揚就是找到來，孫兒也無須担心的了。」

天帝道：「這也是我們選擇這裏的另一個原因，你的秘密在他巳經不成秘密，他遲早必會找到來，當然越遲就越好。」

傅玉書道：「爺爺的意思是……」

天帝道：「在他到來之前你先驅使武當弟子往攻無敵門，到時雲飛揚一定不會袖手旁觀，到無敵門武當派兩敗俱傷，我們就動手，一舉將武當派無敵門殲滅。」

「孫兒正是這樣打算。」傅玉書陰險的一笑。

天帝放聲大笑起來，笑聲在洞內迴盪，震人心魄。

傅玉書沉吟着問：「雲飛揚怎會找到逍遙谷去，害得大夥兒這樣狼狽？」

「還不是因爲香君那個丫頭。」天帝笑語聲一頓！

「香君？」傅玉書又沉吟起來。

「別提這丫頭了。」天帝猶有餘憤，一頓接又道：「你可知道，管中流自封峨嵋派掌門，正帶着峨嵋派的弟子向武當走來。」

「難道他是來找我們算賬。洗脫當年敗在青松手下的恥辱？」傅玉書一皺眉。

「也許是要跟武當聯手夾攻無敵門？」天帝闔上眼睛。

傅玉書眉頭一開，大笑。「果眞是如此，倒是一件大好事。有峨嵋武當兩派弟子，前仆後繼，那愁無敵門不破！」

這笑聲更激盪。

× × ×

天帝的推測沒有錯誤，第二天中午，管中流的帖子就來了。

傅玉書當然以掌門之禮相待，對於管中流提出與武當聯手進攻無敵一事，立即就答應下來。

管中流雖然聰明，卻弄不透傅玉書。

傅玉書的眞正身份，在武林道上仍然是一個謎，連武當弟子對他都深信不疑，又何況其他門派的人。

他也始終是深藏不露，說話比管中流更像一派的宗主。「無敵門乃武林的公敵，只要武當峨嵋聯盟，其他正義門派必會擁護加入，同心協力，除此武林敗類。」

「不錯——」管中流語聲一頓一沉。

「只是，蛇無頭不行，必須有一個盟主才成！」

傅玉書稍爲沉吟，笑了笑。「以年齡分次序，盟主一職應該由管兄担任。」

管中流心頭大樂，但仍然故作推辭，以示大方。「這未免有欠公平，以愚兄愚見，還是按照江湖規矩，比武定盟主。」

他以落日劍法擊敗海龍老人，當然絕對有信心擊敗傅玉書。

傅玉書當然不會推辭，難得有這樣一個對手，正好施展方練成的蛇鶴十三勢。

武當弟子立即下山到解劍巖將管中流的配劍送上，傅玉書沒有用變幻槍，只是隨便在兵器架上取過一支長槍。

這一次他根本就無意以武當的六絕克敵。

× × ×

殿外風急，話雖說點到即止，到二人出手，兩派弟子已不由緊張起來。

管中流一心速戰速決，落日劍法最後三式一式緊接一式迅速展開，傅玉書以鎖喉槍接下第一式，旋即施展蛇鶴十三勢。

「鶴飛九霄」「蛇騰六合」——傅玉書身形一時如鶴舞，一時如蛇行，一時凌空，一時貼地，身形變化之複雜、之迅速，令人眼花撩亂。

管中流亦吃一驚，連出三式，竟都封不住傅玉書的身形，三式一過，方待由第一式再施展，傅玉書人槍已經貼地游竄前來。

管中流不暇細思，長身急退，傅玉書竟如蛇一樣標前去，那一份迅速，駭人之極。

槍亦如毒蛇一樣翻騰，八八六十四槍終於一槍刺入空門。

眼看那一槍快要刺至管中流的手臂上，槍勢突然一頓，吞了回去！

管中流面色大變，但居然沉得住氣，一收劍，說道：「武當絕技果然非凡，管某甘拜下風了，盟主一位，就由傅兄担當好了。」

傅玉書搖頭。「小弟雖然倖勝半招，到底經驗不足，以小弟的意思，倒不如撤銷盟主一位，大小事情，一概由我們二人商量對策，共同進退。」

「這個——」管中流無論怎樣看，傅玉書也是一片直誠模樣，心念一轉，已有打算，終於答允！

傅玉書隨即請管中流入內坐下，一面吩咐人修妥戰書，飛馬送交獨孤無敵，約無敵在觀日峯玉皇頂一決雌雄。

半年的期限事實也到了。

「在我與獨孤無敵決戰的同時，管兄就率領武當峨嵋兩派的弟子，進攻無敵門，將無敵的根一舉剷掉。」傅玉書跟着提出這個計劃。

管中流當然贊成，以傅玉書的武功，縱然能夠擊敗獨孤無敵，也難免負傷，到時他再對傅玉書出手，輕易就可以將傅玉書制服。

這意圖他並沒有說出來，甚至一絲不滿的神色也沒有，一直到他別過傅玉書，下了武當山。然後他才發出兩聲冷笑，也只是這兩聲冷笑而已。

傅玉書表面上亦沒有任何的表示。

是夜三更，在寒潭之內，傅玉書才在天帝面前說出自己的計劃，「今日一戰我雖然隱藏實力，險勝管中流，已能够在武當弟子的心中樹立威信，另一方面，亦給足了面子管中流，這個人心高氣傲，好大喜功，以爲我與無敵自必然兩敗俱傷，一定會傾全力攻陷無敵門總壇，到時候，我們才收拾他也不遲。」

天帝看見自己的孫子有這般心思，當然大樂。

逃婚

同一夜，在無敵門總壇之內，獨孤無敵亦作出了一個決定——將獨孤鳳許配公孫弘。

公孫弘大樂，獨孤鳳却大驚，將自己關在房中，拒見任何人。

消息很快傳遍無敵門總壇，連侍候沈曼君的丫環月娥也知道了。

沈曼君聽到這消息，並沒有任何表示，呆坐了半個時辰，才吩咐月娥將獨孤無敵請來。

無敵考慮了一會，才動身往龍鳳閣！

× × ×

夜風吹透窗紗，沈曼君始終坐在原來的地方，一燈獨對，一直聽到脚步聲响，她才回頭去。

她看着無敵進來，又將頭別轉，無敵看在眼內，冷笑一聲，轉身外行，到了門口，終於又停下，冷冷的道：「莫非我來錯了。」

「你沒有來錯，只是做錯了。」沈曼君回答的語聲更加冷。

「做錯了？」無敵明知故問：「你是說那一件事。」

「這一件事。」

「我看你是說鳳兒的婚事。」

沈曼君默認。

「你終於要求我了。」無敵得意的一笑。

「我只是提醒你。」沈曼君一字一頓。「鳳兒與弘兒一些感情也沒有。」

「感情是可以培養的。」

「你也知道什麼是感情？」

「我只知道我是有權來處理鳳兒的婚事。」

「但你也要爲她的終生設想，」沈曼君語聲悲切：「你這樣迫她嫁給一個她並不喜歡的人，難道你要她痛苦一生。」

「萬事都由我作主，與你沒關係。」

「鳳兒是我的女兒，怎麼與我沒有關係。」

「你的女兒。」無敵的面色鐵青，「那你怎麼不對她說清楚當年你做過什麼事呢？」

沈曼君痛心的垂下頭，無敵也不再多說，霍地轉身，走了出去，用力的將門關上。

沈曼君抬頭，張口欲語，但到底沒有叫出來。

她的頭又垂下，垂得更低。

也不知過了多久，門又被推開，沈曼君歎息一聲，問：「你考慮清楚的了。」

「娘，你說考慮清楚什麼？」進來的竟然是獨孤鳳。

沈曼君一怔仰首。「鳳兒，這麼夜了，你還未入睡。」

「娘不是也一樣。」

「這種心情，怎睡得着？」沈曼君一聲長歎。

「娘都知道了。」

「你不想嫁給弘兒。」

獨孤鳳點頭，沈曼君悽然一笑。「這也好，省得自己一生痛苦。」

「但是爹堅持……」

「你爹爹無疑固執，鳳兒，你自己又有什麼打算？」

獨孤鳳目光閃動。「我想離開這個地方。」

「你認爲應該這樣做，就這樣做好了。」沈曼君撫着獨孤鳳的秀髮，「只是江湖險惡，你必須小心。」

「娘以後却是更寂寞了。」

「已經習慣了。」

「娘，我們一起走。」

沈曼君搖頭，獨孤鳳奇怪。「我真是不明白……」

「總會明白的，現在我一走，不對的就是我，算了，你還是自己離開。」

「那女兒就此拜別親娘，請娘親保重。」獨孤鳳跪下，叩了三個頭，再站起來時，已滿眶眼淚。

沈曼君強忍辛酸，一直到獨孤鳳推門離開，眼淚終於忍不住，珠串般滴下來。

× × ×

第二天中午，無敵才知道獨孤鳳失踪的消息，震怒，立即在太堂擲下血手金令，追殺獨孤鳳。

沒有人敢勸阻，公孫弘也不敢。

無敵絕無疑問已動了真怒。

× × ×

古刹荒涼。

第一線陽光方從窗戶射入，獨孤鳳已醒來，看看周圍的頹垣斷壁，不由又發出了一聲嘆息。

這已是她離開無敵門的第二天，那種孤單的感覺一天比一天重。

這種心情與第一次她負氣離開完全不同，現在她已是無家可歸。

何去何從，她完全不知道，只是見路就走。

她怎也不知道行踪已經落入無敵門探子的眼中，消息已迅速送回總壇去。

歎息未已，一個人已出現在門外，陰陽怪氣的笑道：「看來我來得正是時候，沒有驚擾大小姐的好夢。」

「九尾狐！」獨孤鳳看清進來的人，「你來這裏幹什麼？」

九尾狐手一翻，手中出現了一枚血手金令。「奉帮主之令，請大小姐立即跟我回去。」

「若是我不答應？」

「帮主有請，如有違抗格殺勿論。」

獨孤鳳冷笑一聲，鴛鴦刀出鞘。「你若是敢胆阻攔，我雙刀一樣格殺勿論。」

「那我就只好得罪了。」九尾狐手一抖，「忽哨」一聲，一條長鞭已疾掃了過去。

獨孤鳳雙刀飛舞，一團雪亮的刀光滾向九尾狐。

長鞭在殿堂內根本施展不開，刷一聲，更被獨孤鳳長刀砍下了一截來。

那一截斷口之中却同時爆出了一蓬粉紅色的迷烟，獨孤鳳首當其衝，吸了一口，忙將呼吸閉上，已經一陣昏眩，雙脚一軟，倒在地上。

九尾狐從容收回鞭子，大笑。「大小姐武功雖然高强，江湖經驗到底還是少了些。」

「卑鄙下流！」獨孤鳳以刀支地，半坐起身子，破口大罵，那種昏眩的感覺越來越强烈。

九尾狐舉步走上前去，獨孤鳳盯着他，恨聲道：「你殺我好了。」

「殺你，我可從沒有這麼愚蠢，帮主性情反覆不定，將來後悔，我豈非死無葬身之地。」九尾狐冷笑，「我還是送你回去的好，有公孫弘替你說情，你又是帮主的女兒，死不了的。」

獨孤鳳心一急，怒叱道：「你若不殺我就放我，否則回去我一定告訴爹知道你曾經對我不軌，到時我倒要看你有幾多條命。」

九尾狐聽說不由一呆，獨孤鳳冷笑接道：「你考慮清楚！」

九尾狐眼珠子一轉。「若是放你走，給帮主知道，一樣未必保得住性命，看來還是回去說，錯手殺了你最爲適當！」

「你敢殺我？」

「這裏只有我你兩人，死人却是不說話的。」九尾狐面露邪笑，忽然伸手往獨孤鳳面上摸了一把，「那就算我死前將你怎樣，無敵也未必知道。」

獨孤鳳混身立時起了鷄皮疙瘩。

九尾狐隨即蹲下身子，色迷迷的笑接道：「好像你這樣漂亮的姑娘，能够得親香澤，死也甘心。」

他伸手去解獨孤鳳的衣扣，獨孤鳳欲抗無力，眼淚不由奪眶而出。

九尾狐更得意，放聲大笑。

也就在那刹那，風聲急响，一道寒光疾打在九尾狐背上。

九尾狐慘呼，彈起，又仆倒獨孤鳳身上，後心赫然釘着一把月牙輪。

獨孤鳳認出這是公孫弘的獨門兵器，她抬頭望去，果然看見公孫弘立在門外。

公孫弘跟着進來，一把將九尾狐的屍體掀起來，東摸西翻，從九尾狐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的玉瓶，拔開塞子，嗅了一下，一脚將九尾狐的屍體踢飛牆下，然後走向獨孤鳳，俯下身，伸手摸下獨孤鳳面頰。

獨孤鳳脫口道：「你要怎樣？」

公孫弘只是將獨孤鳳的嘴巴捏開，將玉瓶所載的藥物倒了進去。

一陣冰凉的感覺直貫咽喉，獨孤鳳心神陡然一清，這時候，她亦已想到那是她所中的迷烟的解藥，心頭不由一陣歉疚。

公孫弘接將玉瓶擲掉，站起身，舉步便要離開，但獨孤鳳忙喚住：「你這就走了。」

「師父這次是動了真怒，你以後要小心了。」公孫弘語聲沉重，並沒有回頭。

「你現在不是已找到我，能够將我抓回去。」

「難道你以爲我忍心將你送回去，看着你死在師父手下。」公孫弘奪門而出，頭也不回，疾奔了出去。（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柱子遵照邵一子的吩咐，到渡口去接了左瞎子帶回土窰內，兩人相會，寒暄過後，便話入正題，討論江湖上傳說一宗「雪山藏寶」之事，邵一子表示自己對於這宗寶藏，雖窮多年鑽研之功，但仍是將信將疑，而左瞎子則持相反見解，認爲可信，他告訴邵一子他之所以失明，完全與這宗寶藏有關，蓋他是參與埋寶時七十二武士之一，並詳述他當年在「布達拉」宮任職武士之經過。他突然站起，詢問有無外人接近。邵一子單掌推出，窗子應聲而開……

一再遭騷擾　豈懷璧其罪

窗外一片秋藹清輝，不見閒人。

「放心吧！」邵老人道：「這裏沒有外人，你說吧！」

左瞎子嘆了一聲道：「我那時年輕氣盛，原以爲可像祖父一樣在宮中充當總教習一職，沒想到却遭致驅逐宮外，心中實在氣忿，而就在這時，宮內傳出甄選武士之事，說是七十二名！」

「後來我才知道，這選出來的七十二名武士，是用以搬運宮中所儲藏近十年的金銀珠寶……據說，寶藏藏在雪山一處隱密地下洞穴……」左瞎子吶吶道：「原來那時風聞朝廷要進兵西藏，藏王十分害怕，才聽從大臣之計，把千年積藏宮中的財寶，統統搬移，埋藏地下，這一切的一切，都由宮中一名藏族策士，用專屬干族通用的奇異文字記述在一卷羊皮之上……」

邵老人默默的點了一下頭，暗道原來如此——

瞎子道：「那種文字確是稀奇古怪，即以當時宮中而論。知者也不過三數人而已，而我却是這三數人之一！」

「啊——？」邵老人不得不發出驚奇的呼聲。

「那是因爲我祖父的關係！」瞎子說：「實在是第十三老干太相信我祖父了，我祖父也傳授了我！」

左瞎子嘆了一聲道：「那卷羊皮卷上記載着詳盡的寶藏出入之處，一直是十四干所收藏，然而後來由於第十四王的暴斃，這卷羊皮也就離奇失踪了！」

邵老人點點頭，十分肯定的道：「並沒有失踪，因爲它就在我的手上！」

左瞎子點頭道：「我希望你所收藏的是眞的，因爲這多年以來，我已鑑定過五件，都是假的，一些江湖不肖，竟然造了許多假貨出售圖利，可恨之至！」

邵老人道：「我所收的這一卷不會是假的……尤其是與你說的這些話細一對證之下，我便已確切知道，這是眞的了！」

左瞎子嘆了一聲道：「我就快要說完了——我剛才說到……」

邵老人道：「七十二衞士藏寶，以及第十四王的暴斃！」

左瞎子點點頭道：「不錯……我那時却是年輕氣盛，一來懷恨十四干將我母子逐出宮門，二來對於那批傳說中的珠寶頗爲好奇……倒也不是心思染指，因此暗中一動手，將原有七十二武士之一下手擊斃，喬裝成他的身份，混入武士叢中！遂即參加了藏寶的行列！」

邵老人發出了一聲輕輕的嘆息：「這麼說那寶藏之處你是知道的了？」

「老兄有所不知！」瞎子道：「我們這七十二名武士出發前後各以黑巾紮面，而且彼此監視甚力，來回所乘舟車亦是窗門緊閉，那裏能如意窺伺！」

邵老人點點頭道：「倒也是，只是七十二個人，人數太多了，難免不會生出了事端！」

姓左的瞎子點點頭道：「老哥你想到的他們也想到了，就在我們完成了搬運寶藏工作之當日，一件怪異難忘的事情發生了！」

邵老人道：「啊——？」

左瞎子苦笑着道：「那一日晚飯後……

…我們正要準備離開現場的當兒，忽然大家的眼睛都看不見了！」

邵老人一驚道：「你是說瞎了？」

左瞎子獰笑道：「不錯，全都瞎了，原來第十四王早巳防到了我們其中有詐，是以先下手爲强，在我們湯食裏放下了毒藥，吃時無覺，在一定的時間發作，頓時雙目失明，實在是防不勝防！」

邵老人感傷的搖了一下頭道：「太毒辣了一點，這件事是在十四王暴斃之前還是之後？」

左瞎子「唔！」了一聲，用力眨着一對白菓眼道：「讓我想想，讓我想想看……唔唔！是他死前……」

邵老人點點頭微笑道：「我是說呢，因爲當今第十六王，確實是篤政親民，奉行仁政的好人，我料想他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左瞎子嘿嘿笑了兩聲！

邵老人皺了一下眉：「後來呢，難道瞎了眼就算了？」

左瞎子點頭道：「哼哼！你說這句話，是因爲你根本不瞭解那個地方的情形，不要說七十二個瞎子了，就是七十二個正常的人，如果沒有專人引導，也休想自由來去，山路太危險了！」

邵老人嘆了一聲道：「我明白了，這麼一說這些瞎子多半都葬身懸崖絕壁之間了！」

瞎子點了一下頭，冷笑道：『即使不摔死，也都餓死了，這其中我是唯一的一個例外！」

邵老人點了一下頭，他已經全盤瞭解了這件事的本末，因爲事情不關宏旨，他倒也不想打破砂鍋問到底，非要知道對方怎麼活下來的——其實以他之心細如髮，見解微妙，即使對方不說，他巳經知道了個大概！左瞎子似乎還在爲着這件往事忿忿不平，只聽他一連串的大聲喘着氣，一副咬牙切齒狀！

邵老人微笑道：「事情巳經過去這麼久了，你的氣也應該平下來了，何況你巳殺了那個元兇大惡，事情也就抵過了！」

左瞎子一怔道：「你說什麼？」

邵老人一笑道：「難道第十四王的死，不是你下的手麼？」

左瞎子又是一怔，倏地站起來道：「你……怎麼知道？你——？」

邵老人冷冷的道：「你不管我怎麼知道的，反正我巳猜出來了，若論這個第十四干之所作所爲，死了倒也不寃，只是若有這批財富，今日的全藏，也不至於窮困如此了！」

左瞎子喉結動了一下，想說什麼終因「自反而縮」，到嘴的話又吞回肚裏。

邵老人遂即正色的道：「這批珠寶經我多年攷據的結果，證明是千年來藏人辛勤所得，當今全藏限於天災，生民塗炭，朝廷無能接濟，如果及時收到這批原來屬於他們的財富，定能收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

——他振作了一下，凌聲道：「這就是我爲什麼不辭千山萬水，千方百計與你連繫，來此相會的目的！」

左瞎子感嘆一聲道：「邵大俠說的是！眞要能完成這件事，我瞎子也死而無憾了！」

邵一子悵然道：「你我也都是這一把子歲數了，即使有所謂的『上壽』好活，在人生又能有多少逗留，若能在死前完成這件有意義的壯舉，也不負這有生一場，左先生以爲如何？」

左瞎子連連點頭嘆息不巳。

邵老人一笑道：「言歸正傳，現在該是我亮寶的時候了，是眞是假還要憑你來鑑定了！」

左瞎子點點頭道：「好說，老哥請賜閱——」

邵老人不假思索的由背後拿下了那個長形包袱，打開來取出羊皮紙卷，却不曾遞過去，道：「請左先生移步賜教！」

左瞎子道了聲：「好說！」

——足下微划，巳來到了邵老人面前，站立步位正是恰到好處！

邵老人心裏非常佩服！

面前是一張八仙桌，羊皮圖卷就在桌面上攤了開來！

「左先生鑑評！」邵老人道：「事關重大，請恕老朽凡事仔細了！」

「好說，好說，應該，應該！」

瞎子一面說時，馬竿巳放在桌邊，伸出了一雙瘦手，等待着摸索！

羊皮圖卷只攤了一半，另一半還壓在邵老人手上，他目光鋒犀的逼視着面前左瞎子，另一隻手却是眞力暗運，只要對方略存不軌，這一掌當機立斷，就能讓他屍橫當場，此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邵老人行事之謹愼，於此亦可見一斑了！

左瞎子那隻手巳將摸向圖上，忽似有感的望着邵一子冷笑道：「老哥不必如此，瞎子若居心不艮，管教我天打雷劈！」

邵一子心裏一驚，內疚的笑了笑，那隻蓄勢的右手緩緩放了下來！

是時左瞎子的手指巳摸在了羊皮圖卷第一行字上——

忽然他愣了一下道：「外面是什麼聲音？」

邵老人一驚，順手抓起圖卷，飄向窗前，探頭外望，不覺微微一笑道：「沒事，沒事——！」

又飄身回來！

原來他探頭所見，大柱子好好的倚在窰門上，抱着雙手，看望着牛兒喝水，院子裏靜得很，不見一些聲息！

於是羊皮圖卷再次的打開來。

左瞎子抖顫的手指第二次摸在圖卷的字上，嘴裏唸出了一串不見經傳，前所未聞的怪異聲音！

唸了幾句，他頓下來，長嘆一聲說道：「恭喜老哥，你得到了，這是眞的不錯了！」

邵一子道：「何以見得？」

瞎子說：「我不是巳說過了麼，這種文字只有我能識得，那是不會錯的了！」

邵一子正要開口，猛可裏空中傳出了一聲淒厲的猿啼，兩條黃影，有如脫弦箭矢般，直向着邵老人與瞎子當頭疾穿了過來！

邵老人一驚之下，叱了聲：「啊！」身形左閃，旋風般的向外撤出——自然他手裏仍然緊緊抓住那卷羊皮圖卷！

左瞎子的動作也不少遜！

——原來那隻用以認路的馬竿兒就放在桌邊伸手可及之處，一個不對，他身子向後一縮，右手巳順勢拿了起來，反手直向當空猴兒身上掄了過去！

饒是這樣，仍然沒有傷着了空中下來的那個畜牲！

只聽得「吱！」的一聲。

隨着瞎子馬竿掃處，那猴兒就像攀槓子一樣的抓住了飛來的杖梢，就空打起轉來，一面發出了尖銳刺耳的怪叫之聲，其勢頗是驚人！

現場這一刹，變化頗大！——

邵一子身子閃開了當頭猴兒的正面一抓，全身疾若飄風的閃向一邊，不容他少緩須臾，面前人影一閃，一個本身比猴兒也高不了多少的小老頭，巳由窗外飛身而入！

這個小老頭身子乍然一現，嘴裏一聲怪笑道：「老小子你到底現了寶啦，給我拿過來吧！」

這老頭兒手裏施喚的竟是拖有銀色長鏈的兩個流星鎚，每個鎚都約有甜瓜那般大小，通體銀光發亮！

——隨着小老人的現身，流星錘閃出了匹鍊般的一道白光，劈頭蓋臉直向邵老人當頭砸了過去！

邵老人想不到會在這個節骨眼上生出事端，心裏這口氣實在出不來，這時乍見對方流星錘到，更不禁無名火起，左手倏分施展出一式分雲手，「噗！」的一聲，巳緊緊抓住了飛來的錘頭！

——邵老人心裏恨極了對方這個小老人！嘴裏一聲怒叱，借着手抓之力，瘦削的軀體驀地騰空而起，隨着他落下的勢子，右掌用劈空掌力，一掌直向對方臉上劈了過去！這一掌雖是劈空之力，却是聚結力道的菁英！

小老頭想是知道厲害，一聲怪叫道：「好傢伙！」

——他來的快去的也快，整個身軀向後一個倒折，「嗖！」一聲巳落向窗前！

——猛可裏一股尖銳風力，直向他身後襲到——

敢情是左瞎子！

左瞎子一副猙獰的表情，對於對方的心存不軌，他恨惡極了，是以一出手即是殺着！

別看他眼瞎，一旦動起手來，身手還是眞靈活，手裏那根馬竿兒，更是極見威風，這一手常見的「毒蛇出穴」在他施展起來，簡直是旣準又快，旣快又狠！

小老頭倒是沒想到對方一個瞎子，竟然會有如此身手，心裏着實吃了一驚——

無如一個無心，一個有意。

動手過招實在是很奇妙的事，即使一個所謂的「强者」「高手」，在偶然的疏忽之下，常常也會吃虧！

——就像眼前的這個小老頭兒，以他傑出的身手，如果上來即存有戒心，萬萬不會爲人所乘，自不可能爲左瞎子的馬竿兒所傷！

「噗哧——」

一股子血順着左瞎子拔出來的竹竿，直由小老頭後胯間標了出來！

小老頭鼻子裏哼了一聲，由於傷中右後胯，簡直使他站不起來，腿上一彎差一點摔倒在地！

怪叫了一聲，他身子斜着打了個旋風，「嗖！」一下，巳越窗而出！

邵一子低叱一聲：「那裏走！」

話聲一落，緊躡着對方身後，驀地跟着掠了出去！

前行的小老頭原本有極快的脚程，無奈爲左瞎子那一馬竿扎傷了後胯，大大受了影响，況乎邵老人又是出奇的一個强者，他便更難逃脫了。

邵老人隨着快速的進身之勢，右掌第二次抖出，是爲「龍形乙式穿身手」！

狀如波浪般的掌影，起伏之間巳懾住了對方小老頭背後，邵一子存心要斃對方於掌下，這一掌共分兩個階段，一曰「扎」一曰「力」！

尖尖五指，在邵一子力併之下，眞像刀也似的凌利，「噗！」一聲巳半入對方後背！

——設非是對方身上穿着厚厚的一件羊皮背心，只是這一式「穿身掌」就能够要了他的命！

小老頭再次受創，嘴裏發出了一聲尖嘯——像是猿啼那般刺耳的聲音，確是凄厲之極！

隨着這聲嘯聲之後；眼前這個小老頭像是發瘋了似的一個前衝，整個身子直向地面上滾倒下來！

也就在這一瞬間，空中亦傳出兩聲尖銳的猿鳴，先見的那兩隻猴兒，一左一右，緊躡着邵老人身後，疾若電閃星馳般的撲了過來！

這畜牲想是也知道主人負傷，情況危急，是以奮不顧身的撲前救主！

邵老人右手指尖，實巳扎中了對方背上，這一刹只待他指尖向上一挑，便能將功力發出，若是如此這個小老頭再想逃得活命，誠然是千難萬難了，料不到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兩隻猴兒却救了他的命！

小老頭身子一經倒地，旋風般地滾了出去，同時間兩隻手却也不閑着，把一雙流星鎚霍地運施開來，拷拷大小的兩團銀光，一奔面門，一奔前胸，硬把邵老人前進的身子給逼了回去。

把握着這一刻良機，受傷的小老頭頭也不回的一逕飛馳而去——

隨着他前進的背影，身後兩隻猴兒，咭哩呱啦怪嘯着緊緊跟了上去。

邵一子原本想緊追下去，心裏方自動念，却又制止住了這番衝動！眼看着對方一人二猴，在金黃色的陽光照耀之下，漸漸消逝無影。

邵一子看着他的背影，頻頻冷笑不巳——他慢慢抬起剛才掌穿對方的那隻右手，五指尖端染有殷紅的一片血漬！可以想到對方雖然逃過了活命，却也是受傷不輕了。

左瞎子不知何時也來到了眼前，與他併肩而立。

「好險！」左瞎子道：「邵老哥，那張東西沒有被他搶走吧！」

邵一子哼了一聲，道：「放心，丢不了的！」

左瞎子一個勁兒的眨着那雙白菓眼道：「好厲害，這個人是誰？」

邵一子吶吶道：「你可曾聽過慣走關

中的一名巨盜——『鐵馬鋼猴』任三陽這麼一個人麼？」

瞎子抽了一口氣道：「啊——就是他麼？」

邵一子點點頭道：「就是他，哼，今天他出師不利，竟然先後會在你我手裏吃了大虧，也算是他的晦氣，足以警戒他下次了！」

左瞎子「嘻」！的嘆了一聲道：「想不到你我約見事情這麼隱密，仍然會爲外人所知，眞是防不勝防了！」

邵一子亦感十分懊惱的嘆息了一聲。

他緩緩轉過身來道：「這裏巳不是安全地方，我們還得搬個家！」

——一眼看見了遠處站立的大柱子，由不住心裏一愣！

「唉——這是怎麼回事？」——這是他心裏的聲音，可是沒有說出來。

記得剛才在房裏他探頭外看時，大柱子就是這種抱着一雙胳膊向外看的樣子，現在居然還是一個樣子，居然在目睹着一番驚心動魄的打鬥之後，無動於衷！

這麼一想，邵老人身形畧閃，幾個輕快的起縱，巳來到了大柱子面前——

這一來到近看，他才算看出來不對勁兒來了。

敢情大柱子一雙眼睛珠子直直的發呆，就像一雙死魚眼一樣的！

「哼！」邵老人鼻子裏輕哼一聲，巳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伸手在大柱子肩上一搭，略微用了一些力道，大柱子幌幌悠悠的身子眼看着就要倒了下去，却被邵老人另一隻手扶住。

「他怎麼了？」一旁的左瞎子問。

「叫人給點了穴了！」

一面說，邵老人兩隻手指巳有力的掐住了大柱子上唇的人中，另一隻手當胸一掌，大柱子身子直悠悠的直向後面倒了下去。

「噗通！」

這一摔之力，當然是有用意的，可以收「活血」之功，——果然大柱子嘴裏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啊唷着翻了個身子，緩緩由地上站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邵老人問：「是誰把你給點了穴？」

大柱子一臉傻相的看着對方二人——

「不……不知道，我站在這裏「太陽得好好的，忽然不知怎麼回事背上痲了一下，打了個呵欠就……就睡着了，後……後來，你們就來了！」

邵老人一聲不哼的看着他，點點頭道：「這裏不太安全，你先回去吧，我會去找你的！」

大柱子楞了一下點頭道：「好吧——那我就走啦！」

一面說，他緩緩的走過去拉起了牛，又回過頭來看了邵老人一眼，遂即慢慢的走了！

邵老人這才轉向左瞎子道：「有些人每喜自作聰明，認爲別人都是傻子，哼哼；我邵某人雖然大了幾歲，自信這雙眼睛還不花——」

說到這裏話聲一頓，霍地轉向當空屋頂冷冷的道：「好朋友旣然來了，幹什麼又藏頭露尾，未免有失風度吧！」

話聲方綴，就聽見矮脊上一人「哧！」的笑了一聲，空中人影微微閃了一閃，一個人巳落在了眼前。

一襲青衣，滿臉書卷氣息——這樣的一個人，無論從什麼角度上去看，都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然而事實證明他却是一個深悉武功的道上朋友。

「果然不愧領袖西天的武林前輩，在下佩服之至！」

青衣文士一面說時雙手微拱，眼角却看見了一旁的瞎子，拱了一下手道：「這位想必就是傳說中的那位『瞽目閻羅』左光斗了，失敬，失敬！」

左瞎子聞言一怔，那雙白菓眼珠子一陣子眨動，兩隻手抱了一下：「豈敢，豈敢——請恕左某雙目失明，朋友請報上大名吧！」

青衣文士莞爾一笑，還沒有說話，一旁的邵老人巳冷笑着代他發言道：「今天眞是幸會的很，想不到闊別多年的武林朋友，居然都在這裏見着了，光斗兄，這位朋友的大名你一定也是久仰了！」

左瞎子嘴裏一連串的稱着是。

邵老人冷冷的報上了來人的綽號大名道：「岳陽劍客顧錫恭！」

青衣文士微微一躬身，說道：「小可卜敢當！」

左瞎子嘴裏「啊！」了一聲，連連點頭道：「久仰、久仰！」

邵老人面色一沉，注向對方道：「顧朋友光臨下處，是……？」

「岳陽劍客」顧錫恭一笑抱拳道：「邵前輩不必客氣，旣然左兄也在，那好極了，顧某有幾句肺腑之言，想要當面向二位尊前討個請教——」

邵老人點頭道：「好，旣然這樣，顧先生請！」

彼此互道了一聲請，顧錫恭也就不客氣的首先邁步，進入矮屋，邵左二位也隨後跟入。

邵老人冷冷的道：「荒野陋居，無非棲身而巳，顧先生請自己坐吧！」

「岳陽劍客」顧錫恭一笑道：「那裏那裏，這裏隱秘的很！」

「是麼——顧先生說笑話了，」邵老人冷冷的道：「如果眞的隱秘，也就不會驚動了許多好朋友了。」

——微微一頓，邵老人又接下去道：「如果在下判斷不錯，顧先生與方才那位任朋友以及另外三位似乎早巳在白桑軒鵠候在下，不知有何見教？」

顧錫恭一笑道：「這話倒也不假，風聞前輩與這位左先生有此一會，自是江湖盛事——」

說到這裏，這位翩翩文士風采的岳陽劍客笑態可掬的道：「前輩旣然直言以詢，小可也就用不着拐彎抹角，我們乾脆打開窗子說亮話吧！」

邵老人冷笑不巳！

「別人的來意，小可不得而知，不過邵前輩眼睛裏可是揉不進砂子的，豈能眞的不知道？這個咱們可以按下不提！」

——顧錫恭臉上仍然帶着微笑，繼續說下去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個雖是一句老生常談，倒也是古往今來一件永久不變的眞理至言！」

邵老人微微一笑，點頭道：「足下的來意已經表明白了！」

「那倒不然！」顧錫恭抱拳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錢財顧某固所愛也，却還不至於卑鄙到巧取豪奪地步！」

邵一子一笑道：「足下所言，果見高明，倒要請教其詳了！」

顧錫恭抖動了一下身上那襲單薄青衣道：「那前輩身懷寶圖之事，早已武林儘知，這當然早已算不得是什麼隱秘之事了，據在下所知，邵老這卷寶圖已收藏經年，何以至今日仍未能按圖索驥，將寶物起出，這其中當然是原因的！」

邵一子點點頭道：「不錯，不過這似乎是邵某人的私事，又與顧先生你有什麼關係？」

顧錫恭欠身道：「好說，這就是在下這一次前來的本意與宗旨了！」

微微一笑，他才又接下去道：「當年布達拉宮之事，在下雖非身歷其境，却也一清二楚，湊巧手頭上有一本古本歐陽子所繪註的『山海經』，這本圖註，尤其將西北各山嶽地形描敍得十分清楚，如果前輩之所以遲遲沒有下手原因是昧於地勢，那麼我這本山海經必能爲前輩提供極有價值的貢獻，相信前輩只要取出寶圖；兩相映證之下，必可將前輩現有之諸多困惑一一迎刃而解！」

邵一子一笑道：「這難道就是顧先生來此的本意。」

顧錫恭道：「好了，我已經說出了事情的第一步開始，現在要看邵前輩的意思了？」

邵一子道：「我還不大明白你第二步的意思。」

顧錫恭一笑道：「第二步就很簡單了，如果第一步成功，第二步實在是方便的很，一切就要看邵前輩的意思了！」

邵一子「哼！」了一聲道：「你的意思是，一旦寶物到手，你要分羹一匙？」

顧錫恭點點頭道：「不錯，就是這個意思！」

邵一子微微一笑道：「顧先生所說倒也並非無理，只是這件事顯然與老夫的原來宗旨不符，無論如何，顧先生的一番好意，老夫心領了。」

一面說，他站起來拱手送客。

「岳陽劍客」顧錫恭神色自若的笑了笑道：「這個意思邵前輩是要獨吞了？」

「那倒也不是！」邵一子冷冷的道：「足下不明白邵某原來宗旨，最好不要瞎猜……顧先生既已說明來意，似乎可以走了！」

「岳陽劍客」顧錫恭微微一笑，道：「難道邵前輩對這件事絲毫沒有考慮的餘地？」

「道不同，不相謀！」邵一子一抱拳道：「抱歉之至，實在是有辱台愛了！」

顧錫恭面色一沉，舉步向外踏出。

邵左二人一起抱拳相送！

顧錫恭足下已將踏出，却忽然轉過身來——

他臉上的笑容盡失，代之的却是一片凌人的傲氣！

「在下臨走之前，還有一事相求，不達此願，在下還不打算離開。」

——話聲一落，窄室裏立刻充滿了一股凌人的氣機。

邵一子一聲冷笑道：「老夫此來，確已將死生置之度外，尤其是能有機會領教各方朋友的罕世身手，更是人生一大快事，說吧，顧老弟，你要怎麼樣吧？」

「好！」顧錫恭兩隻手不知什麼時候，已插進長衫的兩叉，霍地向外一分，手上已多了一對烏黑淨亮的圈子——

「久仰前輩一套伏魔劍法，領袖西天武林垂數十年之久，不才有幸請教，實在光榮之至！」

——一面說時，脚下微擰，「嗖」一聲已飄身屋外——接着面前人影乍閃，邵一子已與他迎面對立。

顧錫恭簡直就不知道對方手上的那口短劍是藏在那裏的，總之雙方現在已相互對立。

顧錫恭手上所拿的那對黑不溜丢的鋼圈子，看似無奇，其實却厲害無比。

邵一子冷笑道：「如果老夫所料不差，顧老弟你過去也是用劍的，怎麼現在改了傢伙了！」

顧錫恭一哂道：「那倒也沒有，換着用用不是也挺好嗎，咱們閑話少說，前輩你撤招吧！」

說完了這句話，就見他把一雙黑光淨亮的鋼圈子在頭頂上，「噹！」的碰了一下，發出了歷時頗久的一陣子「嗡嗡」之聲！——

如非是他變換了另一個角度，還不易看清他手裏那對鋼圈子的凌厲的一面——敢情沿着鋼圈一週，現出了白白的一綫，正是藏鋒之處。

邵一子手上短劍平胸而持，劍上光華閃爍，顯然他已把無比充沛的勁力貫注在這口短劍之內。

一旁的左瞎子顯然也已領略到了現場一觸即發的嚴肅氣氛，情不由己的退開一旁，他眼睛雖不能看，却依然表現出一副凝神貫注的模樣，直直的瞪着兩隻眼，注視着現場，也許只有這個樣子，才能帮助他聽覺更爲敏銳。

顧錫恭手持雙圈，在現場轉了一個半圓的圈子，却在斜出的一個角度站住——

忽然他叱了聲：「失禮了。」

三字一經出口，身子忽然疾如電閃般的狂飄而起，直由邵一子側翼部位猛然切了進來。

邵一子冷哼了一聲，短劍斜挑，叮噹！一聲脆响，空中爆出了一點火星。

——把握住此一刻良機，邵一子倏地快速進身，短劍上劃出了一道銀光，這一劍直穿向對方面門，其勢之疾快，眞有難以想像之處。

顧錫恭手中鋼鐶驀地分開，左手鋼鐶向正面面門上一擧，「鏘！」的一聲脆响，已把對方來劍鎖在鋼圈之內——緊跟着他身形側轉，右手鋼圈霍地平胸推出，極其力猛的向對方胸前打了過來，

邵一子冷笑道：「好招。」

——左手掩處，「嗡！」的一聲，已把對方來犯的鋼圈擊開一旁，這一手空手進招設非是把對方身法部位摸得極爲清楚，萬萬不敢如此施展。

顯然顧錫恭也沒有料到竟然會有這麼一手，不覺呆了一呆！

邵一子計不祇此！

就在他掌震鋼圈的同時，右手短劍微振之下，那口劍忽地彎曲如蛇，極其滑溜的已由對方鋼圈之內脫出——

顧錫恭驀地神色一變，他武功至高，招法爛熟，正因爲如此，他也就較一般武者更能體會出勝敗的先機，以眼前情形而論，自己原不致就此落敗，無如上來期功過甚，以至於雙方間隔距離過於接近，再當敵人狠厲招法之下，便萬難脫身了。

心中有此一念，顧錫恭再也顧不得出招傷人，身子霍地向後一倒，「唰！」的一聲，直挺挺的直倒了下去。

饒是這樣，邵一子的那口短劍兀自放不過他，艷陽下，劍光刺目難開，有似銀蛇騰空般，倏地閃了一閃——

隨着這道劍光的光華閃處，邵一子身軀，已似風捲落葉般的飄了出去，起落之間，已是三丈開外。

「岳陽劍客」顧錫恭的身法更爲美妙無倫。

——他原本後仰的身子，就在他後腦甫將接觸地面的一刹那之間，驀地一個快速的疾旋，「呼！」一聲，眼看着他已將倒地的身子，驀地又騰了起來！

足足拔起了有兩丈高下，隨後又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雙方已然分了勝負！

一道長有半尺的割裂口子，顯示在顧錫恭的前胸，將一件美好的青衫，分爲兩片。

顧錫恭固然可以不服輸，再次放手力摔，猶不知鹿死誰手，然而究竟他是一個成了名的人物，况乎雙方並無深仇大怨，實在沒有以死相拚的理由！

「很好——我總算見識了，高明之至，高明之至！」

一面說，顧錫恭頻頻向後面退着，艷陽下他那張臉變得極爲蒼白——

「不過，邵前輩，你可要注意了，你我之爭，稱得上是君子之爭！」他冷笑着道：「要是換在另一個人，只怕你就不會這麼容易打發了！」

邵一子按劍而立，聆聽之下，呆了一呆。

顧錫恭却抱拳道：「剛才那番話，我覺得閣下尚有攷慮的必要，我以爲尊駕眼前的處境，很顯然的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尊駕何妨再好好的想想，我們還會見面的，告辭！」

話一說完，倏地擰身而起，有如長烟猝起，極是俊俏的已拔在了一棵大樹巔梢，緊接着身形再彈，已是六七丈外，轉瞬間已消逝視綫之外？

邵一子撩開長衫，「鏘！」一聲合劍入鞘。

原來這口短劍一直就藏在他膝邊小腿邊側，劍身雖然遠較「匕首」爲長，却也不礙他的身手！

面前人影略閃，左瞎子已來到眼前。

「他走了？」

邵一子冷笑道：「不錯，不過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不會就此甘心的！」

左瞎子嘆息了一聲道：「想不到你我這次約聚，事情這般的隱秘，却依然逃不過這些人的耳目，說來也怪我太粗心大意了。」

邵一子搖頭道：「這與你並沒有什麼關係？」

左瞎子道：「如果我剛才沒有到白桑軒去打了個轉，說不定還不至於驚動了這些人。」

「遲早他們是要來的，」邵一子道：「這裏顯然不是安全的地方，我們還是遷地爲良的好！」

左瞎子點點頭道：「我想到了一個好地方——」

他正要說出，邵一子却噓了一聲道：「你還是不要說出來的好，反正我跟着你去就是了。」

左瞎子不由不佩服他的臨事仔細，點點頭道：「也好，那我們就走吧？」

× × ×

一艘小船緩緩的在水面上移動着。

除了搖船的舟子以外，這船上只有兩個人——邵一子和左瞎子。

船上搭着竹篷，最多亦只能容納兩人，現在的容量已是飽合了。

二人之間，是一張小小的方桌。寶圖就攤開在桌面上。爲了謹愼起見，船艙兩面都下着簾子，只靠着中垂下來的一盞油燈，光顯雖弱，却已是够了。

左瞎子微微顫抖的手指，摸着密密麻麻的特殊字體，嘴裏不停的唸着：「計黃金十箱……白銀……二十八箱，明珠玉器各十箱……分別以上好樟木……包裹白鐵之木箱盛裝，安置在……七星山之北……大肚……肚山以南……午時陽光穿照時，見峯山交岔……於是再尋小孤峯……」

唸到這裏，左瞎子停了一下，嘴裏吶吶道：「老天……老天，要不是圖上起載，只怕神仙也找不到……」

邵一子道：「這些地方你可熟悉？」

「當然，當然……我是熟悉的！」

「小孤峯……小孤峯……」一面說左瞎子的手指又摸上了羊皮紙。

「够了！」邵一子忽然抽回了羊皮紙卷：「暫時知道這些已足够了！

左瞎子楞了一下，咧着牙笑了笑：「現在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就只有我們兩個人了！」

邵一子一笑道：「到目前爲止，你我二人知道的一樣多，而且還是一知半解，這樣彼此都可以信任，對於我們未來的合作大有裨益！」

左瞎子用力的眨了一下眼睛，仰起臉來想了想，才像是忽然明白，「呵呵」笑了兩聲道：「邵老眞是想得太週到了……太週到了！」

邵一子微笑道：「請先生海涵，此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也，這件事完成之後，老夫當親自向先生致歉，並將此事建議藏王，爲先生立一生祠，供後世膜拜敬仰，也算是功在全藏，青史明標了。」

左瞎子嘴裏啊唷了一聲，呵呵笑道：「言重了，言重了，邵老這件事萬萬行不得，折煞我瞎子了……折煞了！」

他們在觀圖說話時，身邊上一直留意着欸乃不絕的槳櫓之聲，很清楚的可以感覺出前進的速度。」

忽然船速慢了下來。

左瞎子隔着船簾問道：「地方到了沒有？」

舟子的破鑼嗓子道：「到了，二位老爺下船吧！」

邵老人匆匆揹好了圖卷，左瞎子手中馬竿子方自撩起船簾，即聽見「噗通」！一聲水响，水花四濺裏，敢情那個舟子已縱身入水。

邵老人一怔道：「不好，」驀地搶身出艙，却見一名錦衣童子雙手正自緊勒韁繩，把這般小船硬拉向岸上。

所謂「岸上」，乃是一個延伸出水面的島形堤岸，在近水處設有一亭，景緻十分可人。

邵一子已知中計，舟子既巳遁形，一腔怒火乃發向那名錦衣童子身上。

當下怒叱一聲：「大胆！」

身子霍地縱起，劈空一掌直向那名童子身上擊去。

猛可裏一人朗聲笑道：「好掌力！」

說話時，那名錦衣童子巳自就地一滾，快速的翻出兩丈開外，邵老人這麼快速的一掌，竟然會落了個空。

由於那聲「好掌力」，才使得邵一子注意到發話之人——

敢情那亭子並非是空的，裏面還坐着兩個人。

一對白衣漂亮男女。

男的錦衣緞帽，翩翩風采，沿着帽沿兩邊，各垂下一根風翎，和他海下的一綹黑鬚，共風而舞，尤見瀟洒風雅之一面。

女的更是生就的漂亮姿色，宮樣娥眉，鬱鬱秋水，一領雪色長披，其上繡着鮮艷梅花，粉面團團，似乎永遠聚集着未完的笑意。

「西天盟主」邵一子乍然發現到這兩個人，禁不住驀地吃了一驚——

正因爲這男女二人原是相識，才使他格外覺得驚懼，事出突然，一向持重的他，也呆住了！

身邊人影輕閃了一閃，左瞎子也來到近前——

「怎麼回事？邵老——」

「哼！」邵一子才似回到了眼前情況：「有好朋友等着我們啦！」

此時亭中男女，巳緩緩步出亭子。

「老爺子別來無恙，咱們好幾年不見了，幸會，幸會……」拱了一下手，含着笑道：「我這裏有酒有菜，如果不嫌棄，二位請共飲一杯如何？」

邵一子冷冷的道：「用不着容氣，賢夫婦竟然以這種卑鄙伎倆來對付我，哼哼……這又是爲了什麼？」

白衣人一笑道：「老朋友先不要發這麼大的火，有話咱們慢慢說好不好？」

白衣婦人似乎一向很少說話，凡事以夫「馬首是瞻」，這時却不禁發出了銀鈴般的一串笑聲。

「邵前輩這麼說就不對了，外子與我爲了迎接前輩，巳經坐候了三天，就是現在在這裏見面，也是費了一片苦心呢！」

——微微一頓，這婦人眉角掃向左瞎子，一笑道：「這位大概就是西北道上那個傳說巳久的奇人『瞽目閻羅』左光斗了，失敬，失敬！」

左瞎子先是一怔，連連眨着那雙瞎眼，鼻子裏哼了一聲，却把頭轉向邵一子道：「老哥——你可沒有告訴我還有兩位貴客，這兩位朋友又是那個，對不起的很，請恕瞎子眼睛不靈——」

邵一子冷笑道：「鼎鼎大名的童氏伉儷你竟然不識，哼——青砂堡『瀾滄居士』的童玉奇與『芙蓉劍』莫愁花的大名，你豈能不知？」

左瞎子那張消瘦的臉上，忽然間像是僵住了，「嘻嘻……」他冷嗖嗖的了笑幾聲：「知道，知道——想不到短短一天時間，竟然拜會了這麼多成名江湖的朋友，我瞎子總算沒有白活，嘿嘿！」

被稱爲『瀾滄居士』，的白衣人一笑道：「左朋友太客氣了，二位請進來一談如何，請！」

邵一子一見到對方童氏夫婦，即知道今日之會只怕不易善罷干休，然而事到臨頭，却也只有硬起腰幹，看一看下一步又將如何！

心裏想着，即與左瞎子不約而同舉步向亭內步入！童氏夫婦果然是有心人——

亭子裏果然備有一桌丰盛筵席，每盤菜餚都加着蓋碗，顯然主人夫婦爲候佳賓，並未動筷。邵一子打量着這一切，冷冷道：「賢夫婦太客氣了，」說罷不待招呼，自行拉開座位坐了下來。

左瞎子雖是瞎子，但除開「視覺之外其它各樣官能似乎較諸常人更敏銳的多。

隨着邵一子落座，他也坐了下來。

——只是他並非與邵一子併肩而坐，却是對面坐下來，那一根一直在手的馬竿子却緊緊夾在兩膝之間。

童氏夫婦各含微笑也坐下來。

「滄瀾居士」童玉奇雙手拍了一下，亭外立即應聲走進一人，正是方才手攬舟索，也就是「白桑軒」侍奉童氏夫婦寸步不離的那個俊秀童子。强將手下無弱兵，顯然他也有一副好身手。

這時只見他對着邵左二人深深打了一躬，嘻嘻笑着上前爲二人執壺斟酒。

邵一子道了聲：「邵某不客氣了。」一面說時，仰首把面前酒一飲而盡。

左瞎子也是仰首把面前酒一飲而盡，叭打了一下嘴道：「好酒！」

「滄瀾居士」童玉奇道：「今日能夠請到二位，眞是三生有幸，只怕倉促之間，菜餚難合二位口味，還請多多包涵！來來來，左先生請！」

因爲左光斗是瞎子，所以他才要特別照顧他，擺在面前的是一盤「捧捧鷄」，童玉奇挾起一截鷄腿遞過去！

左瞎子楞了一下道：「啊——你太客氣了！」

他雖是瞎子，觀察力之敏銳，前文巳敍及，是時右手輕起，「錚！」一聲，兩隻牙筷，巳迎着了對方送來的那隻鷄腿！

立刻，空中這隻鷄腿就像是被膠粘住了一樣的結實，絲毫動彈不得。

滄瀾居士童玉奇一笑道：「嗳——不必客氣！」

手中筷子微微一抖，左瞎子忽然身子動了一下，那隻手在微微的一陣顫抖之後，不由自主的緩緩向後縮了回來，一直退到面前，接着四隻筷子夾着的那鷄腿，慢慢的落向盤內。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兪秀凡在造化城中和造化城主鬥劍，最後兪秀凡敗在造化城主的手下，造化城主點了兪秀凡和湯蘭的幾處穴道，並押去金刑室準備施行九大刑，在金刑室中，一位白衣人先將九大刑的詳細情況對他們說了，並想把兪秀凡綁上刑台，但湯蘭却堅持自己先接受這苦刑，正要動手之際，兪秀凡出面阻止，至此城主同意放走湯蘭，但要兪秀凡畫押同意去殺死艾九靈，兪秀凡懂得這一招是要讓他和艾九靈互相殘殺，無論誰死都對造化城主有利，兪秀凡爲了救湯蘭等人，只好同意了。

半痴牛鼻子　邪術炫奇能

湯蘭冷冷說道：「不是！你是他的仇人，我是他的朋友。」

顏成道：「此後，大家會和睦相處，顏成必有一報姑娘。」

湯蘭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你先付出一些囂張的代價。」

顏成苦笑一下，道：「湯蘭，妳何不施展飛針，一下子取我性命。」

湯蘭道：「我要你死在自己設計的刑具之下，那才是人間報應。」

顏成道：「這刑具雖然惡毒，但不會致命的。」

湯蘭道：「先讓你受受活罪也好。」

顏成道：「姑娘，沒商量的餘地了麼？」

湯蘭道：「沒有。」

語聲一頓，接道：「給我拿下！推上刑台去。」

站在一側的赤膊行刑大漢，恍如未聞。

湯蘭淡淡一笑，道：「城主，他好像不聽兪少俠的令諭。」

造化城主道：「這個，也要我管麼？」

湯蘭道：「城主的意思是——」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顏成，自己上刑台上吧！別要人家兪少俠笑咱們造化城中沒有規矩。」

顏成道：「這個，城主，在下……」

造化城主突然回手一指，點了顏成的穴道，道：「給我抬上行刑台。」

這一下，大概是點了那顏成的啞穴，竟未聽到他喊叫之言。

兩個行刑的赤膊大漢，應聲行了過來，抬起顏成，放上行刑台。

湯蘭道：「扣上鐵環。」

這一次，行刑大漢，倒是聽命行事，在顏成的雙臂雙腿上，扣上鐵環。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兪少俠，應該使他清醒過來，對麼？」

遙發一掌，拍活了顏成的穴道。

顏成大聲叫道：「城主，屬下如若就此死去，豈不要造化門下的同道寒心？」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顏成，你敢對本座說出這等說話，那證明你對本門就不夠忠誠的了。」

顏成道：「屬下策劃建立九刑室，費盡了

苦心，城主，難道要眼看到屬下死於金刑之下麼？」

造化城主道：「我記得你說過，這金室五刑不足要人之命，是麼？」

顏成說道：「但那是比死亡更難忍受的痛苦。」

造化城主道：「那就請忍耐一二吧！」

顏成心知再求亦是無用，暗中咬牙，不再多言。

造化城主道：「俞少俠，請吩咐他們行刑吧！」

俞秀凡道：「湯蘭，妳吩咐他們吧！」

湯蘭應了一聲，道：「開刑！」

兩個掌刑大漢，應了一聲，推動刑台。

刑台連結在一座滾輪上，立刻有一道高大的刑機，移動過來。

眼看十餘鋒利的尖刃，滾移過來，顏成忍不住發出悽厲的慘叫。

他計劃這些刑具之時，唯恐它給人的痛苦不大，但却未想到自己竟也是這輪刀之下的受刑人。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俞少俠，人性之中，確有很多弱點，畏死是其中之一。」

但見輪機帶動着十幾道利刃滾過，顏成立刻變成了一個血人。

正如顏成的解說一樣，輪刃在顏成的身上，劃了十餘道三分深淺的血口，全身傷口都湧出了鮮血。

對一個會武功的人而言，這些傷不足致命，但它却痛疼無比。

確實只是肌膚之傷，但血流如注。

因爲全身都是傷口，想運氣止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心狠手辣、傷人無數的湯蘭，也看的驚心動魄，呆在當地。

俞秀凡皺皺眉頭，道：「湯蘭，放他下來吧！這些創傷，夠一個人忍受了。」

湯蘭也歎息一聲，道：「這刃劃全身的刑罰，當眞是惡毒的很。」

語聲一頓，道：「解下鐵環放他下來。」

行刑人應了一聲，即推開輪刃，放下了顏成。

顏成臉上也被劃了四個傷痕，只劃入肌膚較淺一些罷了。

輕輕吁一口氣，俞秀凡緩緩說道：「顏成，這座刑室是你設計的，這些傷，是否已使你變成殘廢？」

顏成滿臉鮮血，看不出他的神情如何。

但他雙目未傷，鼻口仍全，顯然，這些輪刃，也是經過了特殊的設計。

苦笑一下，顏成緩緩說道．「也許我設計這輪刃，求功之心太切！所以，輪刃長了一些，一個人只怕很難在承受五刑之後還能活在世上了。」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你是說這金刑能致人於死。」

顏成道．「看來，確實如此了。」

造化城主道．「如是能致人於死，我下令把他亂刀分屍算了，爲什麼還要化費許多財物，建立九刑室？」

顏成道：「人都難免有錯，這一次，屬下錯了。」

造化城主冷哼一聲道：「顏成，你……」

俞秀凡接道：「城主，在下記得這位顏刑主，似乎已經由城主撥給在下了。」

造化城主微微一怔，道：「本座說過的話，不會更改。」

俞秀凡道：「好！這位顏刑主，似乎是不用再聽你造化主之命了。」

造化城主道：「除了湯蘭、顏成之外，你還可以帶十八個人走。但你不要忘記了約定的事。」

俞秀凡接道．「我知道，我畫押的約書，是俞某人今生一世無法改變的事。」

造化城主冷冷說道．「有約言就應該有時限。」

俞秀凡道：「俞秀凡不會賴，三年之內，定會覆命。」

造化城主仰天打個哈哈，道：「我希望俞快愈好。」

俞秀凡冷冷說道：「你是希望俞某人死呢，還是希望我能殺死艾九靈？」

造化城主道．「就本座個人私願來說，應該讓艾九靈死，但他如南山老松，成材已定，你却是正在成長，無可限量。不過，三年內，量你也還無法成爲經天緯地的大材。」

俞秀凡一揮手接道．「夠了。不論我和艾大俠，那一個活着，但都會和你一決生死。」

造化城主仰天大笑三聲，道：「俞秀凡，希望你在造化城中帶走的二十名鐵騎勇士，都對你有一份帮助，你一離開造化城後，本座就會提供你艾九靈的行蹤消息。」

言罷，轉身而去。

俞秀凡高聲說道：「站住！」

造化城主呆了一呆，停下脚步，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你縮居深宮，咱們直約的重大事故，你不在場，何人能夠作主？」

造化城主道：「你離開金刑室後，自會有人接引於你，讓你乘輪車直到前山。不過俞少俠，希望你合作，能叫人蒙上雙目。」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不合作呢？」

造化城主道：「苦的還是閣下。妳如不合作，我們會在途中放出一些烟氣，那會使你們雙目難睜，一路上嗆咳不絕。」

俞秀凡冷哼一聲，未作答覆。

造化城主道：「雖然你蒙着雙目，但只憑聽覺也會感到這造化城中的造化之奇，下輪車之後，有人會引導你們進入一座貴賓行館，那時，你要什麼人，只管向他們提出，但名額不能超過二十之數。」

俞秀凡道：「除了人數之外，我還能要些什麼？」

造化城主道：「不妨和他提出，只要你不是故意刁難，我會儘量讓他們滿足你其他方面的需要。」

俞秀凡一揮手，道：「閣下請便吧！」

造化城主大笑聲中緩步而去。

他似是對自己的傑作，十分得意，笑聲中充滿了眞正的歡悅。

直待造化城主的笑聲消失不聞，顏成才長長吁一口氣，道：「他是眞正的高興，在下自入造化城中，數年以來，從未有聽過他如此得意的笑聲。」

俞秀凡冷冷說道：「顏成，你籌劃建立這座九刑室，造孽不少吧？」

顏成苦笑道：「我知道。好的是九刑室剛剛完工，更巧的是我這策劃人，却是最先受刑的人。」

俞秀凡道：「現在，你有些什麼感想？」

顏成道：「沒有。在下只想求證一件事而已。」

俞秀凡道：「請說！」

顏成道：「俞少俠，是否眞準備把在下帶離此地？」

俞秀凡道：「你是否願意走呢？」

顏成道：「自然是願走。」

俞秀凡道：「我已經答應過了，願意走，就只好帶你走了。」

顏成道：「多謝俞少俠！」

湯蘭道：「顏成，像你這滿身傷痕的人，如何能夠行走？」

顏成道．「我會敷上最好的金創藥，三五日內，使傷勢完好如初。」

湯蘭道：「你現在能不能行動？」

顏成挺身而起，道：「這是皮肉之傷。苦則苦矣，但却不會對一個人妨害的太多。」

湯蘭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敷藥去吧！我們不會等你太久的時間。」

顏成應了一聲，舉步行去。

過了約頓飯工夫，顏成全身包着白紗行了過來。

雙手中，各提着一個布袋。

湯蘭道：「是兩袋什麼東西？」

顏成道：「金創藥。」

俞秀凡道：「你會配藥？」

顏成道：「我不會，但造化城主有着很高明的配藥人才，我要求他們配製藥物的效用，他們配出了這樣的藥。」

俞秀凡道：「合你的要求麼？」

顏成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這藥粉之下藏有九刑室的主紐全圖。」

俞秀凡道：「哦！」

顏成道：「我已破壞了主要樞紐，帶走此圖，他們就無法修復了。」

俞秀凡點點頭。

顏成道：「九刑室太惡毒，沒有一個人不在九刑之前屈服。」

俞秀凡道：「你破壞九刑室，造化城主豈會放過你麼？」

顏成道：「就道理上講他應該放過我。」

俞秀凡道．「說說看。」

顏成道：「在下被俞少俠由造化門下要了出來，自然是俞少俠的人了，俞少俠和造化城爲敵，在下自然可助俞少俠對付造化城了。」

俞秀凡道：「原來如此曲折。」

湯蘭道：「看來，你的好惡之心，都是強烈的很。」

顏成道：「姑娘，想一想，你何嘗不是如此？」

湯蘭微微一笑，道：「我替你提着兩袋藥粉。」

顏成傷口還在痛疼，也不客氣，交給了湯蘭，道：「多謝姑娘。」

湯蘭接過了兩袋藥粉，只覺十分沉重，每一袋都該在二十斤以上，忍不住問道：「你拿了多少藥粉？」

顏成道：「十之七八。」

湯蘭道：「你沒有一下子取完，倒還算有點良心了。」

顏成冷笑一聲，道：「無毒不丈夫，我對他忠誠無比，想不到他竟如此待我，那是我對他心生怨恨了。」

湯蘭道：「造化城主如石柱，你如蜉蝣，你又如何撼得動他？」

顏成道：「咱們離開此地再談吧！俞少俠救了我一條命，我會讓他感覺到很值得。」

湯蘭皺皺眉頭，道：「你能夠走麼？」

顏成雙目神光湛湛，凝注在湯蘭的身上，道：「多謝姑娘，在下可以行動。」

湯蘭望望手中提着的兩袋藥物，道：「這藥物眞有如此靈驗麼？能使一個人全身傷口，頃刻而癒。」

顏成道：「不可能，這藥物雖具神效，但也需兩個時辰，才能收口止疼，因爲，這是最疼的肌膚之傷。不過，在下倒是發覺了另一種治傷藥物。」

湯蘭道：：「什麼藥物？」

顏成道：「感激和仇恨起來，可以使人忘去傷勢的痛苦。」

俞秀凡道：「咱們不太急，你如需要一段時間休息，咱們可以等一會再走。」

顏成道：「這些年來我從沒有過這樣舒暢的心情，也從沒有過這樣深沉的仇恨，我一面嘗試到人間溫暖，一面體會到仇恨的深刻。」

語聲一頓，笑道：「在下替俞少俠和湯姑娘帶路。」

舉步向外行去。

俞秀凡、湯蘭緊隨身後，行出了金刑室。

只見四個大漢，抬着一輛輪車，早已放在洞外。

一個全身青衣的嬌少女，一欠身，緩緩說道：「諸位，請上車吧！」

車上有四個座位，俞秀凡也未多問，當先登上了輪車。

顏成回顧了一眼，舉步跨上輪車。這一來，有數處傷口迸裂，鮮血由衣服滴了下來。

但他暗裏咬牙，連眉頭也未皺一下。

三人登上輪車，那青衣少女又接着說道：「三位，請蒙上眼睛。」

俞秀凡道：「好！你們動手。」

那青衣少女取出三個黑布帶子，蒙着了三人的眼睛，接道．「三位請把雙手伸出。」

俞秀凡等依言伸出了雙手，被扣在了輪車之上。

湯蘭右手一抬，掙動了一下。

耳際間響起那青衣少女的聲音，道：「三位聽着，這鐵銬也許銬不住三位的雙手，不過，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約束，如是發覺了三位有一個掙斷了手銬，三位隨時就可能被處死。」

俞秀凡道：「知道了。」

青衣少女道：「城主再三的交代，對三位儘量忍耐，但掙斷車上手銬，取下蒙臉的黑布，是必死之罪。而且權在途中各卡，城主也無法保護諸位。」

俞秀凡道：「我們知道了，姑娘不用再多吩咐了！」

青衣少女道：「好！抬他們進入車道。」

俞秀凡雙目被黑布遮住，無法見物，只覺坐下輪車，被放了下來。

輪車似乎是被放在一定軌道上，緩緩向前滑動，由慢而快，逐漸有着一陣奔馳如飛的感覺。

忽然間，車輪又慢了下來，但片刻之後，又加快了速度。

就這樣，慢慢快快，經過了近一個時辰的飛奔之後，再度慢了下來，終於停下。

感覺着有人伸過手來，解下三人雙目上的黑布，又打開了手銬。

眼前景物，竟然是一座寬敞的廳堂。

十二個手持針筒的黑衣人，環圍在輪車的三面。

在正前方，却站着一個三十五六歲的中年婦人，穿着一件杏黃衫，腰繫杏黃羅裙，面目姣好。

一種徐娘風韻，托襯出她的圓熟和精明。

只見她欠欠身子，道：「俞少俠，你的大名，我桑花娘可是久仰了，眞是三生有幸，得會一面。」

一面說話，一面却伸手把俞秀凡給扶了起來。

俞秀凡一皺眉頭，道：「夫人是——」

桑花娘道：「賓館館主桑花娘。」

格格一笑，放低了聲音，接道：「俞少俠，桑花娘還未適人。」

俞秀凡只覺臉上一熱，抬頭看去，果見那桑花娘還梳着一個大辮子。

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桑姑娘是奉命來接我們一行入賓館了？」

桑花娘道：「奉命善爲接待公子。」

俞秀凡道：「我用約言換了一條命，不論造化城主如何待我，我也不會感激他。」

桑花娘道：「花娘只知奉命行事，供給公子一切，只要公子開口，花娘能夠辦到的，都不得拒絕。」

俞秀凡道：「我是一個很好對付的客人，有勞姑娘帶路了。」

桑花娘微微一笑，道：「行程不遠，公子就走幾步吧！」

舉步向前走去。

俞秀凡緊隨而行，臨行之際，回顧了身後一眼。

只見一道廳壁，橫斷了後面的景物。

這一路輪車行來，除了耳聞一些輪車滑動聲音之外，連一點內情隱密也未瞧到。

俞秀凡不得不佩服造化城主這人的心機陰沉，設計精密。

迎賓館就在里許一座淺山坡上，一圈矮松，代替了圍牆，牆到奇花燦爛，香氣撲鼻。

青石砌成了一座很大的宅院，大門內，分成四座獨立院落。

俞秀凡被帶入桂花廳內。

雖然，名叫桂花廳，但却是百花雜植的一座庭院。

桑花娘帶三人直入上房，笑一笑，道：「桂花廳是迎賓館中最豪華的一座院落。」

俞秀凡接道：「多謝桑姑娘，咱們不會在此停留的太久。」

桑花娘道：「長短隨意，花娘不敢逐客，也不敢留賓。」

俞秀凡道：「妳奉到些什麼令諭？」

桑花娘道：「公子要什麼，花娘能供奉什麼。」

俞秀凡道：「我要人。」

桑花娘接道：「有！什麼樣的都有：含苞待放、牡丹盛開、南國佳麗、北地胭脂……」

俞秀凡接道：「桑姑娘誤會了。在下所要的是造化城中人。」

桑花娘道：「男女老少，一並計算，除了眼下這兩位之外，公子還可以帶走十八個。」

顏成突然挿口說道：「等一會，俞少俠會開出一個名單。」

桑花娘冷笑一聲，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這樣身份的人，也可以胡說八道麼？」

顏成道：「這是迎賓館，對吧？」

桑花娘道：「不錯是迎賓館。不過，像你這種人，是禿子跟着月亮走，沾了人家俞少俠的光，如是單憑你這個人就算是想在院落裏，借一席露天草地坐一宵，也汚染了我主持這迎賓館了。」

顏成淡淡一笑，道：「想不到啊！造化城主對我顏某人，還有如此的記恨。」

桑花娘冷笑一聲，道：「你破壞了九刑室，犯了本門重規，城主已傳下令諭，要咱們以萬兩黃金，向俞少俠交換你回來按律治罪。」

顏成心中暗道：萬兩黃金，買我性命，俞秀凡可能會怦然心動了。

只聽見俞秀凡冷笑一聲，道：「就算造化城主傾盡造化城中的珠寶財富，也不能在俞某人手中換走顏兄，館主請替我們準備酒菜、紙硯，飯過後，在下自會開上名單要人。」

湯蘭道：「桑大姊，請退下去吧！」

桑花娘歎口氣，道：「大妹子啊！別的地方，我這作大姊的沒有法子帮忙，在這迎賓館中，妳只管吩咐想吃點什麼，喝點什麼，大姊只要有，定當爲妳辦到。」

湯蘭道：「多謝大姊啦！替咱們準備一桌上好的酒席就是。」

敢情兩人是多年的故識。

桑花娘口齒啓動，欲言又止，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湯蘭望着桑花娘的背影消失之後，才歎息一聲，道：「這女人，是江湖上有名的花娘，鑽營拍馬之術，天下無雙。想不到也被造化城主羅致了來，出任這迎賓館的館主。」

俞秀凡道：「不入大海不知水，不登泰山不知高，看來，這造化城中又豈止是藏龍臥虎之地。」

湯蘭一笑，道：「你這趟造化城中之行，至少證明了一件事。」

俞秀凡道：「什麼事？」

湯蘭道：「在劍術的造詣上，造化城主輸你三分。」

顏成道：「最重要的是，喚回了造化城中不少豪傑的人性。」

俞秀凡道：「在下江湖的閱歷太淺，不知被稱爲江湖上泰山北斗的少林、武當實力如何，造化城中的實力之强，在下是開了不少的眼界。唉！竟然有那樣多的英雄豪傑，甘受他之命，爲他爪牙，實叫人想不明白原因何在。」

湯蘭道：「俞少俠，賤妾有幾句不當之言，說出口來，俞少俠不要生氣才好。」

俞秀凡道：「姑娘說那裏話。俞某人閱歷不足，難免有意氣用事。這番進入造化城，受了不少的教訓，日後還要借重湯姑娘，才請不吝指教。」

湯蘭道：「言重了，朱少俠。」

放低了聲音接道：「朱少俠，可是眞的還要和造化城主作對麼？」

俞秀凡道：「俞某爲此而生，爲此而死，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不會放棄此志。」

湯蘭道：「唉！俞少俠，你可見過艾九靈麼？」

俞秀凡道：「姑娘又對那艾九靈知曉好多呢？」

湯蘭道：「賤妾這身份，實也不配見艾大俠，但我對他的事跡，却是聽過不少。」

俞秀凡道：「哦！」

湯蘭道：「造化城主，氣候早成。所以不肯南面稱霸，正式在武林中露面，因爲他心中還畏懼兩個人。」

俞秀凡道：「一個是金筆大俠艾九靈，還有一個是誰呢？」

湯蘭道：「那人武功如何，江湖上的傳說倒是不多。但他醫術精深，能活死人，肉白骨，奪天地造化之能。」

俞秀凡道：「有這等人物。但不知那人叫什麼名字？」

湯蘭道：「花無果。造化城主最担心的是兩人聯合起來。」

俞秀凡道：「一個是武功高强，一個是醫道精深，就算這兩人聯合起來，又能如何？」

湯蘭道：「我是姑妄言之，你們也姑妄聽之。道聽途說，本也是靠不住的事情。」

俞秀凡道：「咱們自己人說說罷了，姑娘儘管暢所欲言。」

湯蘭道：「傳說中，艾九靈和花無果，本是很要好一對朋友，兩人成就，各登極峯，但却是彼此都不肯求助。」

俞秀凡道：「他們一個在醫道有所成就，一個在武功上登峯造極，既無牽連關係，何以要相互求助呢？」

湯蘭道：「詳細情形，我就不清楚了。不過，造化城主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怕兩人携手合作起來。」

俞秀凡道：「哦！有這等事。」

湯蘭道：「這是賤妾無意中聽的一點機密，艾九靈、花無果，只要有一個人死去，造化城主就不會再有畏懼了。」

俞秀凡道：「以造化門下這等強大的實力，造化城主，何以不派高手去對付兩人？」

湯蘭道：「造化城主作事，一向隱密，不主其事者，不知內情。我想，他早已派人去過了，只是沒有得手罷了。」

顏成輕輕吁一口氣，道：「俞少俠，湯姑娘說的不錯，造化城主最怕的，就是艾九靈和花無果聯合在一起。」

這兩位江湖奇人，俞秀凡都見過，但他却忍下去未說出來。

險詐江湖，使他不得不保留一點隱密。

回顧了顏成一眼，俞秀凡緩緩說道：「顏兄，那位造化城主，看上去英俊瀟洒，年齡不到三十，這人眞的這麼年輕麼？」

顏成道：「至少他應該是古稀之年了。歲月的累積，才使他變成那麼陰險、冷酷。」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世上眞有長生術了？」

顏成道：「在下爲建造九刑室，和那造化城主幾個親信手下有所接觸，所以，對造化城主不足爲外人道的隱密，知曉不少。」

湯蘭突然飛身而起，躍出室外，在屋面上走了一圈，回來道：「還好，沒有人隱在暗中偷聽。」

顏成微微一笑，道：「姑娘很細心。」

語聲一頓，接道：「造化城主，確是一位絕代才人。他不但讀了一肚子的書，而且，精通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河圖洛書、八卦九玄、五行奇術，無不精通，更難得的是，他又通醫道。」

俞秀凡接道：「唉！如不是他這樣的才慧人物，也無法建立造化城這樣的組合。不過，在下有些奇怪。」

顏成笑道：「俞少俠可是奇怪他身懷如此才學，爲什麼不早動江湖霸主之念，是麼？」

俞秀凡道：「在下正是此意。」

顏成道：「垂暮之年，應該是早已把名利看的很淡，但是他過人的才慧害了他。」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顏成雖然是一個多變卑劣的人物，但却是一個極端聰明的人。

口中說道：「顏兄，此言由何說起？」

顏成笑一笑，道：「和公子相處，如沐春風。我顏成這一身傷疼未消，但和公子論事，却有不知傷疼之感。」

略一沉吟，接道：「這些隱密，我雖是零零星星聽來的，但由我把它連結在一處，加一系統說明，雖非絕對正確，相信亦不會相差太遠。」

這人有好口才，也有着很高智慧，只是缺少那種大英雄、大豪傑的氣度，所以，他永遠是屈爲人下，作一個謀士。

俞秀凡點點頭，道：「對造化城主多一分瞭解，就多一分制勝之機，顏兄高論，定可使兄弟獲益良深。」

顏成道：「公子言重了。」

思索一下措詞，接道：「三十歲前，他覺着人生太短促，功名利祿轉眼空，所以，他是個不爭名利，很會享受生活的人。他成長空靈無相之中，致使才慧不受蒙蔽……」

俞秀凡接道：「成長在空靈無相之中，那是說他原本是一個超然物外的人？」

顏成道：「在下是這麼聽說。三十歲前，他身懷絕技，遍歷了天下名山勝水，說禪論道，拜識了不少高人隱士。」

俞秀凡道：「這樣一位志節淸高、明月風標的人物，怎會一下子變的如此醜惡，變的如此庸俗，爭權奪利，爲害武林如此之烈，全不念生靈塗炭。」

顏成歎息一聲，道：「也許就是那說禪論道害了他，不知他遇上了一位什麼樣的高人，授予他延年益壽之術，這就使他開始追求長生術。所以三十年後，他孜孜研究長生之道，以他絕世的才智，終於衝破了一大關口。」

俞秀凡道：「什麼？你是說，他已經衝破了生死之關，習會了長生不老之術？」

顏成搖搖頭，道：「屬下不敢妄言他已求得長生不老之術，但他至少已不會再有數十年轉眼若夢的感覺。所以，他才會出生稱霸武林，唯吾獨尊的稱雄之心。聽說他謀建造化城時，是一個髮鬢斑白的花甲老人，但現在，已脫胎換骨，形如重生。」

俞秀凡點點頭，道：「這眞是六十老人學爲賊，這數十年的江湖經驗，沒有給他一點教訓、長進。」

顏成道：「他年近花甲，才出江湖，有一身驚人的武功，再加上他過人的智慧，以及那六十年的奠基工作，使他的思慮週密無比。單是建立起造化城這等規模，雖然不敢說後無來者，但向前看，却是不見古人。」

俞秀凡道：「唉！這是可惜。他這樣一位人才，如是用於正途，在朝可爲良相，在武林亦必爲極受人敬重的大俠、義人。」

顏成道：「俞少俠目下情景，已然是回首無及的局面了。對付他的辦法，也只有得而誅之，爲世除害了。」

俞秀凡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能辦到麼？」

忽然間，他發覺了自己，已經完全沒有信心。

顏成苦笑一下，道：「不知道。咱們走一步算一步吧！盡力而爲就是。」

他對造化城中的人人事事，知曉甚多，想不出當今武林之中，有什麼樣一個組合，能和造化城這樣龐大的勢力對抗。

湯蘭突然揷口說道：「顏兄，你說那造化城主很怕艾九靈和花無菓聯合在一起，咱們是不是可以從這方面着手呢？」

俞秀凡道：「我認識艾大俠，但我和造化城主立了約書，從今之後，只怕無法和艾大俠見面了。」

顏成低聲道：「公子，你眞的準備履行那些約言麼？」

俞秀凡道：「是！我自己立下的合約，而且畫了押。」

顏成沉吟了一陣，道：「俞少俠，此事重大，以後咱們再慢慢的商談吧！」

俞秀凡心中明白，此情此景之下，什麼事都可以說，但此事却不宜提出商談。

心中念轉，淡然一笑，改變了話題，道：「顏兄，你對那花無菓有多少瞭解？」

顏成道：「在下聽說，造化城主和花無菓，可能是同出一個師門。」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有這等事，這話可是當眞麼？」

顏成道：「不錯。在下確是聽人說過。」

俞秀凡道：「那花無菓乃是一代神醫，怎會和造化城主同出一處呢？」

顏成道：「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了。當今武林都知道花無菓是一位名醫，但他只是有名，人却很古怪，江湖上見過他的人不多，受他救治的事更少。」

俞秀凡道：「原來如此。」

湯蘭道：「這一點顏兄說的不錯，賤妾在江湖上行走時，只聽說花無菓這個名字，但却從未遇過被花無菓救治過的人。」

這時桑花娘去而復返，道：「俞少俠，酒宴已然擺好，俞少俠可要進用？」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那就有勞姑娘帶路了。」

湯蘭突然站起了身子，道：「桑大姊，小

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請教桑大姊。」

桑花娘人已轉了過去，但聞言突然停了下來，回頭說道：「不敢當！大妹子有什麼見教，我這作大姊的是知無不言。」

湯蘭淡淡一笑，道：「造化城主要俞少俠再帶走十八個人，是眞是假？」

桑花娘道：「千眞萬確。」

湯蘭道：「這些人，可有一個限制麼？」

桑花娘道：「有。那就是俞少俠至少要知曉那人的姓名，還要他現在造化城中。」

湯蘭笑一笑，道：「城主這一次有如此的氣度，實叫人有些意外。」

桑花娘道：「這些年來，我主持迎賓館，凡是能到此地的人，都是造化城中貴賓，受着相當的優待，但像對待俞少俠這樣優渥的，大姊也是第一次見過。」

湯蘭道：「哦！桑大姊，俞少俠也知道妳的人，那是在城主的規限之內了。」

桑花娘怔了一怔，道：「我！我！妳是說能帶我走？」

湯蘭道：「至少，俞少俠有權利帶妳離開此地，對麼？」

桑花娘道：「不錯。俞少俠有能力帶我離開，問題是他肯不肯帶我離開此地。」

湯蘭道：「俞少俠在造化城中，雖然巳認識了不少人，但他還沒有決定帶走些什麼人，大姊如是想走，應該是有很大的機會。」

桑花娘笑道：「大妹子，謝謝妳的好意，我還不想死，希望能多活些時間。」

湯蘭道：「大姊，一個人生在世上，有時活着比死了還痛苦。」

桑花娘道：「大妹子，妳好像忽然間改變了很多。」

湯蘭道：「我如是不改變，也不會跟着俞少俠走了。」

桑花娘道：「大妹子，我想這件事由我選擇。」

湯蘭奇道：「由妳選擇？」

桑花娘道：「是！我想俞少俠應該先答應我，然後由我選擇。」

湯蘭道：「這個……，那要看妳對俞少俠有些什麼幫助了？」

桑花娘道：「哼！幫助？如是加上條件，俞秀凡和造化城主，又有什麼不同？」

湯蘭道：「說的很有道理。大姊，俞少俠現在並不需要幫助；大姊，要人幫助的是我們，如是大姊這樣想，那就把事情給弄翻了。」

桑花娘沉吟了一陣，道：「大妹子，現在咱們不談這個了，讓我想一想，你們快進點酒飯。」

湯蘭微微一笑，道：「大姊多想想，想好了，再告訴我。」

桑花娘未再答話，舉步向外行去。

俞秀凡等魚貫隨在身後，行入了一座小廳之中。

那是間佈置的很雅緻的小室。

小室中早巳擺滿了一桌很豐盛的酒菜。

桑花娘笑一笑，道：「諸位，可以放心了，這酒菜之中，沒有毒。」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在下倒希望這酒酒菜之中，放有入口必死的奇毒。」

桑花娘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因爲，生命的價值，有些人是活着好，有些人是死了好。」

桑花娘道：「俞少俠，果然有很多的奇論，叫賤妾想不明白。」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肯放我離開大約是不會讓我中毒了。」

舉起筷子，大吃起來，而且遍嚐桌上所有的佳餚。

桑花娘悄然退了出去，小廳中只餘下三個人。

顏成輕輕吁一口氣，道：「俞少俠，我想請教一件事。」

俞秀凡道：「咱們邊吃邊談吧！顏兄有什麼事，儘管請說。」

顏成道：「俞少俠心中是否巳決定了帶走些什麼人？」

俞秀凡道：「人倒決定了一些，但尙有很多空額。」

顏成道：「除了造化城主的心腹之外，俞少俠帶走的人，都可能成爲日後對付造化城主的死士，所以，這二十個人很重要。」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在下倒有着不同的看法。」

顏成道：「俞少俠指教。」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的陰險，很可能會在帶走的人身上，暗下奇毒，兩位恐怕是唯一的幸運之人了。」

顏成搖搖頭，笑道：「這個，俞少俠可以放心，如果造化城主會留下藉口給你，那就不是造化城主了。」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也應該知道，造化城中人，很多都很痛恨他，一旦離開了此地，都可能變成反對他的力量。」

顏成道：「天下正邪兩道中高人，集此很多，造化城主不在乎多增加二十個敵人。」

俞秀凡點點頭道：「顏兄說的對，造化城中，可用之人太多了。」

顏成道：「在下雖不敢妄言天下英才盡集於此，但造化城中擁有的人手，就算是少林武當等大門派，聯合起來，也未足能和造化城抗拒。」

俞秀凡細想進入造化城中的經過之情，果然是有着用不盡的人才。

湯蘭歎息一聲，道：「顏兄說的不錯，像我湯蘭這樣的人，也被他們羅致於此。」

顏成道：「所以，將來抗拒造化城主的力量，仍然來自造化城中。」

俞秀凡道：「這是一條路，但用什麼辦法，才能使他們抗拒造化城主，只怕還得大費一番心機了。」

顏成道：「造化城主早巳播種下失落人心的種子，只要我們能來一陣及時雨，這些種子，都會生長出抗拒的力量。」

俞秀凡道：「話雖如此，但這一陣及時雨，必得是一位文武雙全的人才佈施才行。」

顏成道：「這有一個原則，至於詳細的辦法，咱們還得從長計議。」

突然放低了聲音，接道：「俞少俠，咱們能不能多點一些造化城中的人物出來？」

俞秀凡道：「這點造化城主不會同意。」

顏成道：「咱們可以點出四十名，只帶二十個走，大概造化城主可以答應了。」

俞秀凡道：「這做法用心何在呢？」

顏成道：「造化城主是一位奸詐多疑，但却聰明絕世的人，如是咱們點了名，仍然讓他們留在造化城中，對留下來的人，可能會造成兩個結果。」

湯蘭道：「什麼結果？」

顏成道：「造化城主原先不重用、不信任的人，可能因此獲得重用、信任，如是他原來信任的人，可能會因此動搖、被棄，這就造成了很多的怨恨。」

俞秀凡點點頭，道：「很高明的辦法。」

顏成道：「但也有問題。」

俞秀凡道：「哦！」

顏成道：「也可能給造化城主找出藉口，只給你二十個不願帶走的人。」

俞秀凡道：「這倒也是，雖是兵不厭詐，

但也不能不合道理，要人堵住了咱們之口。」

顏成道：「咱們有一件事可以確定，那就是造化城主決不會和你翻臉、毀約。」

語聲一頓，接道：「俞少俠眞正要帶走的人，有沒有十個？」

俞秀凡道：「必要帶走的人，十個也就夠了。」

顏成道：「好！俞少俠請先選十個人來，咱們再用十個不固定的人，攪亂這造化城中的組合。」

俞秀凡道：「我不明白，咱們多寫幾個人名字，就可以把造化城的關係攪亂麼？」

顏成道：「不錯。造化城主雖然是一個才慧絕世的人物，但他却逃不過一般聰明人的通病。」

俞秀凡道：「逃不過什麼？」

顏成道：「逃不過多疑之病。」

俞秀凡道：「哦！」

顏成道：「俞少俠，在下可以提供幾個人出來，會把造化城鬧的一片震動。」

湯蘭道：「顏兄，我想這件事應該從長計議。」

俞秀凡道：「我覺着，咱們還不宜鋒芒太露。」

顏成笑一笑，接道：「這叫立還顏色。」

湯蘭道：「不可以。我覺着，此刻咱們還不宜和造化城主鬧的非要分出個高低出來。」

顏成冷冷說道：「我要他知道，得罪了我顏成，就會使他寢食不安。」

俞秀凡一皺眉頭，道：「顏兄，原來你只是想逞一時之快。」

顏成道：「也讓那造化城主知道咱們不是好惹的人物，使他從此之後，對咱們不敢任意施爲。」

俞秀凡道：「那有什麼好，也使他提高了警覺之心。」

顏成道：「但也可使他對咱們有着失措的痛悔。」

俞秀凡道：「徒逞一時豪氣？」

顏成輕輕歎息了一聲，道：「俞少俠，我可以忍受這一身創疼，但忍不下心中這一口悶氣。」

俞秀凡道：「我們爭的是武林大義，人間是非，不是爭一時的意氣。顏兄如不能吞下這一口悶氣，那會妨碍武林大局。」

顏成黯然歎息一聲，道：「也許在下的手段太過激烈了一些，但這方法一定會攪得造化城雞犬不寧。」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顏兄，造化城主會不會毀約背信？」

顏成道：「很可能，他是一個只求實用效率，不太會注重信義的人。」

俞秀凡道：「我俞某人呢？」

顏成道：「信義二字，會對你有着很大的約束力量。」

俞秀凡道：「這就是了，我們是兩個不同的人，行事的手段也不相同，我無法背棄約言，造化城主在必要時很可能毀棄前約。」

顏成點點頭。

俞秀凡接道：「如若我們用的方法太過激烈，很可能使他改變心意，那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顏成呆了一呆，說道：「多謝俞少俠的教誨。」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顏兄，你是個極具才智的人，但我希望你能從大處着眼，別斤斤計較一時的意氣。」

顏成輕輕吁一口氣，道：「俞少俠，聽君一席話，顏某才自知淺薄。」

俞秀凡道：「顏兄，今後對付造化城主，借重之處正多。」

只聽桑花娘格格的笑聲，傳了進來，道：俞少俠在這裏，大法師請！」

俞秀凡呆了一呆，暗道：那裏會冒出了一個大法師來。心中念轉，桑花娘巳推門而入。

她身後，跟着一個五十上下，留着花白長髯的老者，穿着一件八卦道袍，手中執着一把寶劍。

桑花娘指着俞秀凡，道：「這一位就是俞少俠。」

執劍道人雙目盯注在俞秀凡身上瞧了一陣，突然一合掌，道：「俞施主，貧道有禮。」

俞秀凡一揮手，道：「不敢當，大法師，有何見教？」

執劍道人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你的定力如何？」

俞秀凡道：「在下的定力麼，不太好，也不太壞。」

執劍道人道：「咱們要不要試試看？」

俞秀凡奇道：「試什麼？」

執劍道人道：「試試你的定力，也試試我的法術。」

俞秀凡道：「大師是不是造化城中人？」

執劍道人點頭道：「是！貧道是造化城中人。」

俞秀凡道：「大師可是奉命而來麼？」

執劍道人搖搖頭，道：「不是，貧道自己找來的。」

俞秀凡道：「大師，可否說明白一些？」

執劍道人笑一笑，道：「聽說你劍上的造詣，十分精深，造化城主費了不少的心機對付你。」

俞秀凡道：「法師的意思是……」

執劍道人道：「貧道覺着，敝城主未免有些小題大作了。」

俞秀凡道：「怎麼說？」

執劍道人道：「貧道覺着，用一種攝魂制心大法，就可以使你聽命行事，用不着對你如此的仁厚。」

俞秀凡道：「我不明白，在下那裏得罪了你？」

執劍道人冷笑一聲，道：「你沒有得罪我的地方，貧道只是覺着敝城主這等辦法，對你是否値得。」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法師，要想證明一件事情，必需要付出代價。」

執劍道人冷笑一聲，道：「本法師就是想見識一下你的成就。」

俞秀凡緩緩站起身子，道：「好！咱們要如何證明？」

執劍道人道：「本法師有一種惑人的異術，我想證明你是否有抗拒的能力。」

俞秀凡道：「哦！要我如何抗拒？」

執劍道人道：「簡單至極，你只見着我一陣，就要改變意志。」

俞秀凡道：「有這等事，在下倒是有些不相信了。」

執劍道人道：「由現在開始，你望着貧道，如若你能撐過一頓飯工夫之久，那就算貧道輸了。」

湯蘭突然接口說道：「慢着！」

執劍道人目光轉注到湯蘭身上，接道：「姑娘是針釵湯蘭麼？」

湯蘭道：「不錯，正是小妹。」

執劍道人道：「姑娘要阻止此事，用心何在？」

湯蘭微微一笑，道：「我也不信世間眞有攝心惑人之術，小妹想先試試看。」

執劍道人哈哈一笑，道：「就憑妳麼？」

湯蘭道：「怎麼樣，俞少俠劍術、內功，

無不勝我十倍，你如是連我也勝不了，那就可以知難而退了。」

執劍道人搖搖頭，笑道：「姑娘，凡是被我攝魂大法師制心的人，他就失去了自我，忘去了自己，只要我一天不解除那些制心術，那就一天聽我之命行事。」

湯蘭道：「哦！」

執劍道人道：「妳這一輩子就可能永遠聽我之命行事。」

湯蘭道：「我不信。」

執劍道人道：「妳當眞不信，咱們就試一試好了。」

湯蘭道：「小妹正在等候。」

執劍道人道：「你眞要試麼？」

湯蘭道：「小妹雖是女流之輩，但說出口的話，從不更改。」

執劍道人冷冷說道：「好吧！本法師讓妳見識一下。」

顏成突然離位而起，移身到廳門口處，和湯蘭，兪秀凡等，佈成了一個三角形。

桑花娘低聲道：「大法師，你那制心術，能同時制服幾個人？」

執劍道人道：「一個人。」

桑花娘道：「但人家有三個人。」

執劍道人說道：「妳可替我掠陣，防人暗算。」

桑花娘道：「我不敢阻止你大法師，但更不敢違背那造化城主的令諭。」

執劍道人怒道：「妳這樣怕死，那就快給我滾出去！」

桑花娘臉色一變，似要反唇相譏，但却咬牙忍了下去，轉身快步而去。

目睹桑花娘離去之後，執劍道人突然一收長劍，低聲說道：「兪秀則你相不相信！世間有奇異、法術。」口氣忽然間變的十分溫和。

兪秀凡微微一怔，道：「常聽傳說，從未目睹。」

執劍道人突然從身上取出一個小小木盒，放在木案之上。

兪秀凡心中暗道：這道人妖裏妖氣，忽然間敵意大消，不知要什麼花樣，不可着了他的道兒，應該小心一些才是。

一面提氣戒備，一面說道：「那盒中想是迷藥一類之物了。」

執劍道人道：「不是。如是迷藥一類，兪少俠歷見甚多，也不用我來獻醜了。」

兪秀凡道：「那盒中放的什麼？」

執劍道人道：「異端奇術，不登大雅之堂，不過有時用於對敵之中，倒是實惠的很。」

兪秀凡道：「在下倒是要開開眼界，以廣見聞了。」

執劍道人伸出手中長劍，挑開木盒，只見盒中盤着一條青色小蛇。

兪秀凡道：「毒蛇在下倒是見過不少。」

執劍道人道：「此蛇不同於一般毒蛇，兪少俠看仔細了。」

但見道人咬破舌尖，一口血水，噴入木盒之中。

盒中青蛇，突然暴長，眨眼間成了一條長過一丈，粗如碗口的巨蛇，血口盆張，紅信伸縮，看上去十分可怖。

執劍道人長劍壓在蛇頭之上，巨蛇又緩緩收縮，恢復原狀，成了一條小蛇，被長劍挑入木盒。

兪秀凡全神貫注，長劍平胸戒備，直待小蛇重被挑入木盒，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果然是有些不可思議。」

執劍道人道：「貧道只是向兪少俠證明一件事。」

兪秀凡道：「你已經證明了。」

執劍道人道：「造化城中，有很多人不可思議的人物，人世之間，有很多苦讀成功的大儒，也有很多苦練武功成就卓越，但却很少有人知曉的人物。」

兪秀凡微微點頭。

執劍道人道：「但也有很多，苦苦追求人間奇術，練成了一種心靈威脅的人物，自然，這要天份、勇氣和機緣，件件湊巧，千百個追求此道的人也許只有那麼一個人有所成就。」

兪秀凡突然一抱拳，道：「多謝大法師的指教，敢問大師法號。」

執劍道人哈哈一笑，道：「貧道道號稱半癡上人至少我還有一半不痴。」

兪秀凡道：「弟子等愚昧，幾乎是全痴人物了。」

半癡上人突然低聲說道：「你能見到花無菓麼？」

兪秀凡怔了一怔，道：「晚輩見過他老人家。」

半癡上人道：「看來，貧道是沒有猜錯的了。」

兪秀凡道：「道長的思意是……」

半癡上人道：「除了花無菓，沒有一個人能把你造成這樣一位人物，你年紀太輕，就算有良師栽培，但也不應有這麼成就，但花無菓有這個能力？」

兪秀凡忽然間發覺，這半癡上人知曉的太多，一時間，竟不敢再隨便接口了。

半癡上人笑一笑，道：「你離此之後，能夠見到花無菓麼？」

兪秀凡道：「不知道。」

半癡上人道：「最好能見見他，世人都知道艾九靈，是一代大俠，却不知花無菓才是這一代最有成就的人。」

兪秀凡忍不住道：「那一方面？」

半癡上人道：「單以武功造詣而言，也許花無菓不如艾九靈，但除了武功之外，艾九靈都難及花無菓。」

兪秀凡內心之中，對那艾九靈崇敬無比，聽他批評到艾九靈，只好沉吟不語。

半癡上人道：「兪少俠，你可能不滿我的話，因你這樣一身武功，大部是艾九靈的傳授，但艾九靈也未能及你出手的快劍，兪施主，貧道可以斷言的是，你這一身武功，絕不是艾九靈獨力所能造就，至少，也得了花無菓助你一臂之力。」

兪秀凡心中暗暗吃了一驚，忖道：艾大哥帶我夜入少林寺，求見花無菓，這些事都是極端的隱密，這人怎會知道？

莫非他眞的已成了窮通吉凶，能知過去未來的江湖異人麼？

但此事重大，萬萬不能輕易承認，只好微笑不答。

半癡上人緩緩接道：「告訴艾九靈，他是江湖上最有成就的大俠，受着千萬人的敬仰，但他這等過人的成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妬忌，也激起了很多人爭勝之心，有人希望比他有更大的成就。」

兪秀凡接道：「那不可能。」

半癡上人接道：「很難有人在武林中傳得比艾九靈更大的英名，也很難有一個人在武功上比他有更高的造詣，於是自負和他一爭長短的人，別走徯徑，最傑出的兩個人，第一是造化城主，第二是貧道。」

兪秀凡長吁一聲道：「道長習的是……」

半癡上人道：「我如習練武功，這一輩子也超不過艾九靈，所以，我只走旁門邪道，希望能和他爭勝負。」

兪秀凡道：「大法師的成就很高了？」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